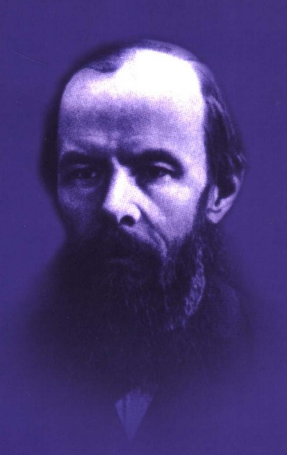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荣如德 译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次

作者的话

我在动笔为本书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之时,心情有点儿困惑。事情是这样的:虽则我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称做本书主人公,可我自己也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大伟人,因而我能预见到读者必然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例如:尊驾所写的那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竟被选作这本书的主人公?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谁知晓此人?此人因何而出名?凭什么要读者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末了那个问题最是切中要害,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您读了这部小说,也许自会明白。"可要是读完小说仍不明白,仍不认为我写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便如何是好?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已经伤心地预见到会这样。在我看来,他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我能否向读者证明这一点,本人极表怀疑。问题在于他可以说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尚未确定、有待澄清的人物。不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以明确求之于人,那也未免奇怪。有一点恐怕大可不必怀疑:那是个奇人,甚至是个怪人。但是,奇也罢,怪也罢,在引人注意这一点上多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人人力图把个别化为一般,总想从千奇百怪的现象中找出哪怕一点点共同之处的时候。而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难道不是吗?

如果读者不同意如上的论点,说"不是这样"或"不总是这样",那么,笔者在对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看法上倒是比较胆壮了。因为怪人不仅"并不总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而且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上也许还具有整体的内核,倒是其余和他同时代的人全都像遭到狂风袭击似的,不知为何一时间纷纷脱离了他……

其实,我本不想作这一番极其乏味而又模棱两可的解释,干脆免去开场白就写正文算了,读者如果喜欢的话,好歹会把它读完的。但糟糕的是,我虽然只给一个人立传,可要写的小说却有两部。主要的是第二部,那是本书主人公在我们的时代亦即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事,它几乎算不上一部小说,而只是本书主人公青年时代初期的一个瞬间。我不可能把第一部小说略去,因为那样的话,第二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便会令人莫名其妙。但是本来已在犯难的笔者却由此而越发捉襟见肘了:倘若为他立传的我自己认为,用一部小说来写这样一个不足道、不明确的人物已属多余,那又怎么能写上两部,我这种狂妄的做法又该作何解释呢?

由于想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决定索性不去解决它们,而是绕道而行。洞察幽微的读者自然早已料到我一开始便有这样的倾向,只是恼恨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些废话,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倒可以确切地回答:我一直在说些废话,浪费宝贵的时间,这首先是出于礼貌,其次也是为了要个花招——反正不能说我事先什么也没有交代。尽管如此,本书"在基本上保持整体的统一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分成上下两篇,这甚至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读者了解其上篇之后,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值不值得继续读它的下篇?当然,任何人都不受任何约束,即使上篇只看两页就把书一扔也可以,并且从此不再打开它。但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颇具涵养的读者,他们肯定要把全书看完,以免在作出不带偏见的评价方面出现失误,例如俄国所有的批评家都属于这一类。不管他们多么有始有终和不偏不倚,我还是要向他们提供十分顺理成章的口实,好让他们开卷不久就把此书撂下,这样,我在这些人面前毕竟可以少几分内疚。好了,开场白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这是多余的话,不过既然已经写下,那就让它留着吧。

现在言归正传。

献　给

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

①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本姓斯尼特金娜,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记员,1867年成为他的续弦夫人。她曾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陀氏很大帮助。陀氏死后,她又为保存对这位作家永恒的纪念作出许多贡献。除著有回忆录、1867年日记以及编辑出版过六部陀氏全集外,她还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内建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分馆,那里藏有陀氏的手稿、书籍、照片和遗物。

重要人物表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地主

德米特里(米特里、米嘉、米剑卡)·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长子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次子

阿列克塞(阿辽沙、阿辽什卡)·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幼子

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 ——米嘉的母亲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 ——伊万和阿辽沙的母亲

帕维尔·费尧多罗维奇·斯乜尔加科夫 ——卡拉马佐夫家的厨子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 ——米嘉母系的亲戚

彼得·福米奇·卡尔甘诺夫 ——米乌索夫的远亲

卡捷琳娜(卡嘉、卡笺卡)·伊万诺芙娜·维尔霍夫策娃 ——米嘉的未婚妻

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维特洛娃(格露莘卡、格露莎) ——米嘉的情妇

叶卡杰丽娜·奥西波芙娜·霍赫拉科娃 ——有钱的寡妇

丽扎(Lise、莉兹) ——霍赫拉科娃的女儿

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 ——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

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 ——格里果利的妻子

库兹马·库兹米奇·萨姆索诺夫 ——商人，格露莘卡的姘夫

穆夏洛维奇 ——格露莘卡的旧情人

符鲁布列夫斯基 ——穆夏洛维奇的同伴

佐西马神父 ——修道院长老

约西甫神父

帕伊西神父

菲拉邦特神父

米哈依尔（米沙）·奥西波维奇·拉基津 ——神学校学生

玛丽亚·康德拉企耶芙娜 ——卡拉马佐夫家的邻居

尼古拉·伊里奇·斯涅吉辽夫 ——退伍上尉

伊柳沙 ——小学生，斯涅吉辽夫的儿子

郭立亚·克拉索特金 ——伊柳沙的同学

尼古拉·帕尔菲诺维奇·涅柳多夫 ——预审推事

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 ——检察官

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马卡雷奇）·马卡罗夫 ——警察局长

马夫里基（奇）·史梅尔卓夫 ——派出所长

菲久科维奇 ——律师

赫尔岑什图贝 ——老医生

瓦尔文斯基 ——医生

彼得·伊里奇·别尔霍津 ——青年公务员

特里丰·博里塞奇 ——客栈老板

玛特辽娜 ——格露莘卡的厨娘

菲妮娅 ——格露莘卡的侍女,玛特辽娜的孙女

马克西莫夫 ——破落地主

第一卷

一户人家的历史





一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一位地主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卡拉马佐夫神秘地横死于十三年前，笔者将在以后叙述的这件血案，当时曾使此人大大出名，而且在我们那儿至今仍有人提到他。关于这位"地主"（我们那儿都管他叫"地主"，虽然他一辈子几乎从不住在自己的田庄里），眼下我只想说，那是个奇怪的主儿，不过这号人也颇不少见，其特点是不仅品性恶劣、道德败坏，而且冥顽不灵，——偏偏此等冥顽不灵者非常精于理财敛财，不过此外看来一无所长。例如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就差不多是白手起家的。他这个地主简直小得不能再小，老是东奔西走吃人家的白食，涎皮赖脸充当帮闲，可是到他死下来竟有十万卢布家产。与此同时，他一辈子却过得始终像一条最最冥顽不灵的浑虫，这在我们全县都是数得着的。我再说一遍：那不是愚蠢，这类浑虫大都相当聪明和狡猾，——可就是冥顽，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国粹。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为前妻所生；另外两个——伊万和阿列克塞——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前妻出身于相当富有的名门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本县地主。一位妆奁颇丰、长得也漂亮的小姐，外加聪明能干——如今这一代中间固然不少，但在上一代也并非没有，——怎么会嫁给这么个没出息的"孱头"（当时谁都这么叫他），我不想过于细述。不过我知道，有位属于更早时期所谓"浪漫"一代的小姐，她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顺顺当当地嫁给自己所爱的一位先生，然而经过若干年神秘的恋爱之后，她自己臆想出种种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一个风狂雨暴之夜，从悬崖状的高高陡岸上纵身投入水深流急的河中，纯粹死于她自己的怪念头，只是为了仿效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

她早已看中的那堵岩壁不那么峭拔入画，而只是一道缓坦的寻常河岸，那么自杀也许压根儿不会发生。这是真人真事，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最近半个多世纪里这样或类似这样的事情想必发生过不少。同样，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此举无疑也是受人影响、思想被俘所致。她也许想显示一下女子的独立性，置门第观念于不顾，准备冲破自己家族的专制束缚，而善于迎合的幻想使她相信（大概只有一会儿工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卑为食客，毕竟属于那个奔向美好明天的时代，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大胆、最具讽刺性的人物之一，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小丑，此外什么也不是。这段姻缘中特别够味儿的一点还在于，它是以私奔的方式实现的，这可太合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胃口了。至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即使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当时也完全会来这一手，因为他一心一意想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攀一门好亲，又得到嫁妆，那可太诱人了。要说两人之间的爱情，看来根本不存在——无论是女方还是男方，尽管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容貌姣好。这也许可算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例外。此人一辈子是个无出其右的好色之徒，随便哪个娘们只要向他一招手，他立刻会趴在对方裙下。然而唯独自己的原配夫人居然没有引起他特别强烈的情欲。

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在私奔之后，立刻就明白，除了鄙视以外，自己对丈夫再也没有别的感情。于是，结婚的后果以惊人的速度表现出来。尽管女家对这一事件甚至没过多久便认了，并且分了嫁妆给出逃的姑娘，然而这对夫妇之间却开始了最不堪的生活和无休止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这期间表现得高贵大方，很有风度，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绝对不能与之相比。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妻子的钱在她刚得到的当时便一下子让做丈夫的全给偷走了，从此这笔数额达二万五千卢布的财产对她来说犹如石沉大海。作为陪嫁，她还得到一个小村庄和一栋挺不错的城里房子，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千方百计企图通过某项适当的手续把它们转到自己名下。他一刻不停地厚着脸皮胡搅蛮缠、软磨硬逼，惹得妻子对他鄙夷至极、讨厌透顶，以致心力交瘁，只想摆脱。老实说，单单由于这个缘故，他本

来十拿九稳可以达到目的，但幸亏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亲属出来干预，那个贪心鬼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尽人皆知，他们夫妻之间经常打架，不过据传，并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打老婆，而是皮肤浅黑、敢作敢为、火爆性子而又天生强壮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倒过来揍老公。后来，她终于离家出走，跟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跑了，把三岁的米嘉丢给丈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立即在家里养起了一大帮女人，成日价纵酒狂欢。在放荡的间歇中，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所有的人哭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何把他抛弃，同时还叙述种种细节，一个做丈夫的居然好意思细说自己婚后生活中的这些事儿，也太不识羞了。主要的是，他似乎乐于在所有的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这么一个可笑的角色，还要添油加醋地着意渲染自己如何受尽委屈，这样做甚至使他感到满足。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尽管您遭到这样的不幸，可是看上去那么洋洋得意，旁人还以为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做官了呢。"许多人甚至还说，他对于自己能以翻新的小丑面目出现感到高兴，而且假装并没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滑稽，那是故意让人觉得更加可笑。不过，这也许是他的天真使然亦未可知。后来，他总算发现了出逃的妻子的踪迹。原来这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已一起迁往彼得堡，她在那里无拘无束地过起彻底解放的生活来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马上大起忙头，准备动身前往彼得堡，——去干吗？——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他也许真的就这么去了，可是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立即认为有权再肆无忌惮地痛饮一番为自己壮行。就在这个当口儿，他妻家获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已死在彼得堡。她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在某处的顶楼上死了，有的说死于伤寒，而另一种说法好像是饿死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在酒醉状态中得到妻子死讯的。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兴奋地高举双手，仰天大喊："现在放开了。"[1]可是另一些人则说，他像个小

① 这是基督教会举行葬礼时所念悼文中的语言。全句应为："主啊，现在你放开了你的仆人，使之平静地离去。"此处可以理解成费尧多尔为"上帝放开了他的妻子"或"妻子放开了他"而兴高采烈。

孩子似的嚎啕大哭，直哭得别人瞧着他甚至觉得可怜，虽然人人都讨厌他。很可能两种说法都对，他庆幸自己得到解放，也为解放他的死者哭泣——两者兼而有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得多，天真得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

二

甩掉第一个儿子

这号人会是个怎样的父亲，怎样教育孩子，当然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与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所生的一个孩子压根儿扔下不管，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做丈夫的感情受到伤害的缘故，而是干脆把他完全给忘了。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喋喋不休地向所有的人哭诉，而又把自己的家变成酒池肉林的时候，才三岁的小男孩米嘉全靠这家的忠实仆人格里果利照料。当时要不是他关心米嘉，恐怕连孩子的衬衣也没有人给换。

偏偏孩子的母系亲属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似乎也把他忘了。他的外公——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本人——当时已不在人世；他那移居莫斯科的遗孀——米嘉的外婆——实在病痛太多；阿黛拉伊达的姐妹们又都出嫁了。因此，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米嘉只得待在仆人格里果利身边，和他一起住下人的木屋。不过，即便老子还记得这个儿子(他总不可能真的不知道米嘉的存在)，他自己也会打发孩子回到木屋里去，因为他要纵欲酗酒，孩子毕竟会妨碍他。但是，死去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有位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接连住了好多年，当时他还非常年轻，不过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是个突出的人物，他挺开明，在首都和国外见过不少世面，而且可以说，一辈子都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到晚年则成为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平生先后结交过许多他那个时代自由

主义思想最鲜明的人，有俄国的，也有外国的，认识蒲鲁东[1]和巴枯宁[2]本人，到了浪游天涯行将告终之际，他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三天，并且暗示说他自己也差点儿没到街垒上去参加那次革命。那是他对青年时代保留的最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他有一份独立的田产，按老法估算，大约有一千农奴。一出我们这个小县城，就是他的十分出色的领地，与之接壤的是我们那儿一座著名修道院的土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得到遗产——那时年纪还很轻很轻——马上就开始跟那个修道院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争的是一条河里的几片捕鱼区或一处森林的若干伐木地的主权归属问题，确切情况我不了解，但他把跟"教权派"打官司甚至视为自己作为公民和文明人的一项义务。他自然记得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当初甚至还注意过她。他听说了有关这位堂妹的悲剧始末，并且了解到还有个遗孤米嘉，便勉强克制住自己年轻人的一腔怒火和对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蔑视，插手管起这件事来。于是他第一次认识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且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愿意抚养那个孩子。事后他有很久经常向人讲述这样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情况：当他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谈起米嘉的时候，身为父亲的那位有一阵子竟现出莫名其妙的样子，完全不明白所说的是哪个孩子，甚至对于他有个年幼的儿子在家里某个地方似乎感到惊讶。如果说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叙述的情况可能有所夸大，那么，其中必定仍然有近乎真实的内容。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都喜欢做戏，喜欢突然在您面前扮演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其实有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甚至会直接损害他自己，眼下这件事便是一例。不过，有这种脾气的人还非常之多，甚至是些十分聪明的人，绝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者流。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这件事办得挺利索，甚至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是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毕竟有些东西遗留下来，包括一栋房屋和田产。米嘉果然由他的堂舅领走了，但这位堂舅自

---

① 蒲鲁东(1809—1865)，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②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直侨居国外。

己并无家室，在办妥了确保自己田产收入款额事宜之后，他当即匆匆前往巴黎又住上很长一个时期，因此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一位表姑、莫斯科的地主太太。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久居巴黎的结果，特别在那次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他得到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使他终生难忘，居然也把那个孩子给忘了。莫斯科的地主太太死后，米嘉又转到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好像此后他还第四次挪过窝。这事现在我就不细说了，何况有关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这个头生儿要讲的还有许多，眼下我只限于作一些必不可少的介绍，要是连这些也略去，那我这部小说就没法起头了。

首先，这位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一怀着这样的信念长大的：反正他拥有一些财产，等到成年之后经济就可以独立。他青少年时代的岁月过得颇不像话：中学没念完，后来进了一所军校，然后来到高加索服役，曾得到提升，因与人决斗遭降级，后又被提升，大肆吃喝玩乐，花掉了许多钱。他直到成年以后才开始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得到钱，可在这以前已经债台高筑。他成年之后才头一回看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知道这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特地来到我们那个小地方跟后者谈自己的财产问题。看来，那个时候他就对老子没有好感；他在老子家里没待多久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只来得及从他那儿拿到一笔钱，并且就今后领取田产收入的问题跟老子做了一笔交易，至于那些田产价值多少，收益如何，那一回他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始终没问出什么名堂（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当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开始就发现（这一点也必须记住），米嘉对自己那份财产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另有算计。他认定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欲望不小，耐性很差，是个浪荡子，只消把握时机让他到手一些现钱，马上就太平无事，当然为时不会太久。于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抓住这一点开始加以利用，也就是施一些小恩小惠，隔一阵子寄点儿钱去，结果竟是这样：四年以后，米嘉对于这种局面感到不耐烦了，当他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小城，打算跟老子彻底清账时，突然万分惊愕地发现他已经一无所有，这账连算也很难算得过来，反正他通过提

现金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所值已经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里支取一空，没准儿还倒挂呢；根据某年某月某日及某年某月某日他自己同意的某项及某项协议，他没有权利再提出任何要求，如此等等，等等。那年轻人给震懵了，不信这是事实，怀疑其中有诈，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仿佛失去了理智。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一宗惨案的发生，而铺叙这宗惨案将构成我这第一部作为楔子的小说的主体，更确切地说，将构成它的外壳。不过，在我转入这部小说之前，还必须把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儿子即米嘉的弟弟也作一番介绍，交代一下他们的来历。

三

续弦与续弦所出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甩掉了四岁的米嘉之后，很快便续了弦。第二次婚姻持续约有八年。这第二位太太也很年轻，名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来自别的省份，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曾经为一注小买卖与一个犹太人结伴去过那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酗酒好色、纵欲无度，但从不停止投资牟利，而且买卖总是很得法，当然差不多每次都要做些手脚。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一名品行可疑的教堂执事之女，自幼失去怙恃，在一户富贵人家长大，收养抚育她的是沃洛霍夫将军的遗孀，这位老太太既是她的恩人，也是她的催命冤家。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那孤女性情十分温顺，向来唯命是从，有一回竟在阁楼的一枚钉子上挂了个绳圈投环自尽，让人给救了下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将军夫人的怪脾气和没完没了的数落，显然，这位老太太心地并不坏，只是由于无所事事而养成别人极难忍受的专横性格。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曾去求亲，但人家打听到他的情况后把他撵走了。于是他重施第一次婚姻的故伎，向孤女建议私奔。那姑娘要是能及时了解他较多的底细，极有可能不会嫁给他。但是双方不在同一个省内；再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又能懂得什么，只知道留在这位恩

人老太太那里还不如去投河。就这样，可怜的姑娘用女恩人换了个男恩人。这一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没拿到一个子儿，因为将军夫人盛怒之下什么也不给，这且不说，还把他俩诅咒了一番。不过，这一回他也没指望得到嫁妆，只是迷恋于那个纯洁少女出众的美貌，尤其是她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简直使这个好色之徒惊呆了，因为在这以前他只会用淫邪的眼光欣赏那种鄙俗的女性美。

“那一双纯真的眼睛当时就像一把剃刀在我心上刷的划了一下，”后来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每次都带着他那种令人作呕的浪笑。其实，这在一个淫棍身上也只能是一种色欲的冲动。既然没有得到任何嫁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他的太太也就不讲什么客气了，并且利用她觉得“对不起”夫君的心情，利用自己等于把她“从绳环中解救出来”这一点，此外还利用她那无与伦比的温驯和顺从，连最起码的夫妇之道他也大肆践踏。他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弄到家里来，当着妻子的面干那些伤风败俗的勾当。这里我想讲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那个仆人格里果利生性阴郁，又蠢又倔，偏偏喜欢说教，他恨以前的主母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今却站到新主母的一边，为了卫护她，格里果利不惜以不合用人身分的方式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骂，有一回甚至大闹东家的“无忧宫”，硬把各处召来的放荡女人统统轰走。这个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给吓坏的苦命女子，后来得了一种神经兮兮的病，这种病症最多见于没什么文化的乡下女人，她们因此被称为“鬼号婆娘”。患这种病的女人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十分可怕，有时甚至会丧失理性。可是她倒给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生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第一个生于结婚第一年；第二个生于三年之后。她死的时候，小阿列克塞还不满四岁，说来虽然奇怪，但我知道，后来他一辈子都记得自己的母亲——当然，那像是梦中留下的印象。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去世以后，两个男孩的遭遇跟老大米嘉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也被老子彻底丢在脑后不闻不问，还是由格里果利照看，他们同样住进了他的木屋。那位专横的老太太，曾经收养和抚育他们的母亲的将军夫人，在木屋里找到了这小哥儿俩。老太太那时依然健在，而且八年来始终咽不下人家让她受的那口气。这八年中间，关于她的索菲娅的生活状况，将

军夫人一直掌握着极其准确的情报。听说索菲娅得了病以及她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不成体统，将军夫人曾有两三回向一些仰她鼻息的女帮闲出声说过：

“她这是活该，那是上帝对她的惩罚，谁教她忘恩负义来着。”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死了三个月以后，将军夫人突然亲临我们的小城，径直来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中，在城内总共逗留半个钟头左右，却做了很多事情。那会儿正值傍晚时分。整整八年没跟老太太会过面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醉醺醺地出来见她。据传，将军夫人一看见他，没开口说一句话，马上就扇了他清脆、响亮的两个耳光，并且揪住他的一簇头发从上往下扯了三下，然后仍然一声不吭地直接到木屋里去找两个孩子。她刚一瞥见他们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样子，立即又给了格里果利一个耳光，再向他宣布，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然后领着他们出门，也不更换衣服，就用毯子一裹，登上马车，带回她自己的城市。格里果利显示出义仆本色，挨了那一下耳光，没说半句粗话，他把老太太送上马车时，还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用庄重的语气说，“上帝会为这两个没娘的孩子酬谢”她的。将军夫人在马车起步时冲他喊道：“可你还是个笨蛋！”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全部情况考虑了一遍，认为这事儿并不坏，故而后来在正式同意两个孩子由将军夫人抚养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关于所挨的两下耳光，他自己满城奔走，逢人便讲。

在这以后不久，将军夫人也告下世，不过她在遗嘱里给了两个娃娃每人一千卢布“供他们受教育，而且这些钱一定要完全花在他们身上，但必须细水长流，足以维持到他们成年，因为对于这种孩子来说，这份布施已经够可以的了，谁要是愿意，那就请他自己解囊”，如此等等。笔者本人没有看到过遗嘱，只是听说里边确实有这类奇怪的条文和过于独特的措辞。不过，老太太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倒堪称一位正人君子，他是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通了信，并且一下子就看透，想要此人掏钱供他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根本不可能，尽管他从不正面拒绝，可总是使出他应付此类情形的套路——拖，有时候甚至能做到声泪俱下。有鉴于此，叶菲姆·

彼得罗维奇便着手自己来关心那两个孤儿，而且对小的一个即阿列克塞还特别喜欢，所以阿列克塞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就像他家的人。我请求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那哥儿俩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理当没齿不忘，那么他们要感谢的正是这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一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他把将军夫人留给两个孩子的每人一千卢布为他们完整地保存起来，使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抚育他们的费用则由他自己支付，当然，花在每人身上的钱远远不止一千。对于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又不准备在此缕述，而只是介绍一些最主要的情况。关于大的那一个——伊万——我只想交代一点：他长成了一个阴郁乖僻、性格内向的少年，虽然远非胆小怕羞，但好像从十岁左右开始便明白他们哥儿俩毕竟是寄人篱下，接受人家的恩惠，他们的父亲是个简直一提起来就让他们颜面蒙羞的人，等等，等等。这孩子很早——几乎在幼儿时代（至少传说如此）——便开始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学习才能。确切的情形我不了解，但好像他十三岁便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家，去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就读，食宿则在一位经验丰富并且当时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总角之交家中。据伊万后来自己说，一切都出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那份“行善的热心”，他被这样一个主意吸引住了：如此天才横溢的少年应由一位天才的教师加以培养。不过，当伊万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那位天才的教师都已不在人世。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没有作出妥善安排，加之种种在我国万难避免的手续和拖延，使伊万迟迟拿不到专横的将军夫人遗赠的那笔钱，即已经从一千卢布带利息增至两千的教育费。这个年轻人上大学最初两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他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又得学习。必须指出，当时他甚至不想尝试与父亲通信——可能是出于傲气，出于对他的蔑视，也可能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告诉他，从父亲那里连一点点切实的帮助也不会得到。不管怎样，这个年轻人丝毫也不气馁，居然能设法打工，先是给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一回收两毛钱，后来又经常跑报社，送去一些十数行的短文章报道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据说，这些短文总是写得那

么引人入胜、富有文采，所以很快就被采用，单是这一点就充分显示出这个年轻人在智慧和实干方面都强似我国为数众多的那一部分男女青年学生——他们总是穷愁潦倒，在两大都会[①]照例从早到晚跑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翻来覆去地不是请求给些东西抄写，就是干一些从法文译成俄文的活儿，此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跟编辑们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在念大学的最后几年里，他已开始发表一些颇有才气的书评论述各种不同的专题，从而在写作圈子里甚至已小有名气。不过只是到了最后，他才偶然得以在范围大得多的读者中间引起特别的关注，这种状况有些突如其来，以致当时有好多人一下子便注意到并且记住了他。那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已经离开大学，正准备用他那两千卢布去一趟国外，忽然，他在某大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引起甚至包括非专家在内的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他对文章的主题显然一点也不熟悉，因为他学的是自然科学。文章所论乃是当时到处议论纷纷的教会法庭问题。他在分析有关这一问题已经发表的各种意见的同时，也谈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关键在于文章的调子及其异峰突起的结论。其时，教会派中许多人无保留地把文章的作者视为自己人。突然，和他们一起喝彩的不光有非宗教主义者，甚至连无神论者也加入进来。临了，某些明白人认定，该文纯粹是一场放肆的恶作剧。我之所以要提到此事，特别是因为这篇文章经过一定的时间也传到了我们城郊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内，那里对于议论中的教会法庭问题本来也感兴趣，文章传入后却引起极大的困惑。他们打听到了作者姓甚名谁，对于他原来在本城出生并且"就是那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儿子这一点也关心起来。恰恰在这个当口儿，文章的作者本人忽然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来到我们城里有何目的？——我记得，那时候就曾带着近乎不安的心情向自己提过这个问题。那次鬼使神差的家乡之行，成了一连串严重后果的发端，在这以后很长时间我未能摸清它的来龙去脉，它在我眼里几乎始终是扑朔迷离的。按常理推断也

①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

有些奇怪:一个如此有学问、自尊心那么强而且看样子处事谨慎的年轻人,突然到这样不成体统的家里去见这样的老子——做老子的一辈子没把他当过一回事,根本不了解他,也不记得他;尽管儿子若是向他要钱,不用说他是断乎、绝对不会给的,但他仍然一辈子担心他的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有朝一日会来要钱。可是,这位年轻人竟在这样的老子家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而且爷儿俩相处得甭说有多好。尤其是上述最后一点,不但使我,也使其他许多人大为惊讶。前文我提到过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前妻份上的远亲,那会儿恰好从他已经定居下来的巴黎又一次光临本地,来到他那近郊的田庄。我记得,正是他在认识伊万之后比任何人更感到诧异,他对那个年轻人非常感兴趣,他们的交谈有时实际上是双方学识的较量,结果不免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内心隐隐作痛。

"他自尊心很强,"那时他曾向我们这样谈起伊万,"任何时候都有办法自己挣到钱,他现在就有一笔够他出国的钱——那他到这儿来究竟为了什么? 人人都清楚,他来找父亲,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给钱。喝酒、玩女人他都不喜欢,可如今老头儿竟离不开他了,他俩居然相处得这么融洽!"

这是事实;那年轻人对老头儿简直有一种谁都看得出来的影响;有时候老头儿还真听他的,尽管此人性情极其乖戾,间或甚至蛮不讲理;现在他的行为居然也多少讲点儿体面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部分是应他的兄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请求为后者的事而来。伊万生平头一回知道他还有个哥哥,也几乎在这同时即此次家乡之行中才头一回见到兄长,不过,在此行之前,伊万从莫斯科已就一件主要是对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关系重大的事开始与他通信。至于那是怎么回事儿,读者到时候自会详细了解。然而,即便在我已经知道这一特殊情况之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我眼里仍然是个神秘人物,他的家乡之行也仍然是我猜不透的一个谜。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似乎在父兄之间扮演

调停人兼和事老的角色，因为那会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正打算跟老子大吵一场，甚至准备正式告他。

我再说一遍，这一家子那时破题儿头一遭聚在一块儿，它的某些成员还是生平第一回互相见面。三个儿子中只有最小的一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在这以前已在我们城里住了一年光景，所以说他比两个哥哥更早来到此地。我想趁这个阿列克塞在小说中正式出场之前，先在这番楔子式的交代中把他介绍一下，这恰恰是我最感到为难的。但是，关于他也得写一段楔子，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一个十分奇怪的情况，那就是：我在向读者介绍本书未来的主人公时，不得不让他从第一次登场开始就穿上见习修士的黑色长袍。是的，当时他在我们那儿的修道院里住了已有一年光景，看样子是准备在那里终生隐修了。

四

老三阿辽沙

那年他才二十岁（他的胞兄伊万当时二十四岁，比他俩都大的德米特里则是二十八岁）。首先我得声明，阿辽沙这位青年绝不是一个宗教狂，甚至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至少我认为不是。我不妨先说说我的全部看法：他只不过早早地有了一颗仁爱之心，他之所以会闯到修道院这条路上来，仅仅由于当时唯有这条路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那可以说是一条理想的出路，因为他的心灵急于挣脱世俗仇恨的黑暗，向往爱的光明。这条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因为当时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他认为不寻常的人物——我们的修道院长老、大名鼎鼎的佐西马，阿辽沙凭着一颗如饥似渴的心，以初恋般的热情对他爱慕备至。我不想争辩，他这人当时就已经怪异得很，这甚至从襁褓中便开始有所表现了。顺便说一下，我已经提到过他在母亲去世时还不满四岁，可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的面容和慈爱，“仿佛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这样的印象即使在年龄更小、例如两岁的孩子记忆中也能保存下来（这

是谁都知道的),但在他一生中只是像点点光斑从黑暗中显现,犹如从一幅巨大的画上撕下的一小角,画本身已经隐没、消失,只有这小小的一角除外。阿辽沙的情况恰恰就是那样:他记住了夏季里一个寂静的傍晚、洞开的窗户、夕阳的斜晖(斜晖是记得最牢的);屋角供着神像,神像前一灯如豆,母亲就跪在它前面歇斯底里地号啕痛哭,不时发出狂呼和尖叫;她双手把他抓住,紧紧地搂着,搂得他都生疼了;她为他祈求圣母,用双手把他从怀中捧向圣母,好像要把他置于圣母的庇护之下……突然,保姆跑进来,惊恐地把他从母亲手中夺走。就这么一幅画!阿辽沙就是在那一瞬间记住了母亲的面容。他说,那张脸神情狂乱,但据他所能记起的印象判断,那是很美的。不过,他不太喜欢向人谈这段回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不够开放,连话也不多,但是并非不信任、怯懦或孤僻所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出于别的原因,出于某种好像是内心的专注,它纯属个人问题,与别人不相干,但对他来说又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因此仿佛把别人给忘记了。但他对人怀有一颗爱心:他似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对人的完全信任之中,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把他当作头脑简单或幼稚天真的人看待。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使人觉得(以后毕生都是这样),他并不想当人们的裁判,他不愿承担批判的责任,也决计不会谴责任何人。他好像什么都能宽容,没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虽然时常感到痛苦和悲哀。更有甚者,在这方面他竟发展到了谁也不能使他惊讶或害怕,而那时他还刚刚步入青年时代。他未满二十岁来到父亲家,踏进了这个不折不扣的淫秽垃圾坑,每当景象不堪入目时,这个纯洁的童男只是默默地走开,却绝无半点鄙夷的表情,也决不指责任何人。做父亲的曾是惯于看别人脸色的食客,因而颇为敏感,动辄以为受辱,起初对阿辽沙抱着不相信和不欢迎的态度(按他的说法,阿辽沙是"话少心眼多"),然而结果却很快表现出来:才过了大约两个星期,老子就频频拥抱和亲吻这个儿子,而且次数多得可怕,虽然是一双醉眼闪着泪花,情感冲动带着酒意,但显然他打心眼里深深地爱上了阿辽沙,当然,像他这号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

其实,凡是阿辽沙所到之处,人人都喜欢他,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一直是这样。当初他来到自己的恩人,给他受教育的叶菲姆·彼得罗维

奇·波列诺夫家里，曾使这个家中人人都疼他，完全把他当亲骨肉看待。要知道，他进入这户人家时还是个幼儿，决不可能设想这样年龄的娃娃会工于心计、耍滑头、搞钻营，或有一套奉承、邀宠、设法招人喜欢的本领。所以，这种特别引人喜爱的禀赋是他自身具备的，可以说是天性使然，绝非矫揉造作。他在学校里的情形也是这样，虽然看起来他好像属于那一类会招来同学不信任、嘲笑乃至憎恨的孩子。比如他好沉思，似乎不大合群。他自幼就爱独处一隅看书，然而同学们是那么喜欢他，可以说他在学校里始终都是大家的宠儿。他并不贪玩，甚至难得现出欢快活泼的样子，但只要看他一眼，人人都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他的阴郁性格造成的，相反，他举止沉稳、情绪开朗。在同年伙伴中间，他从不愿意表现突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从来不惧怕任何人，而别的男孩马上就明白，他决不把自己的无畏引以为荣，他似乎并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勇敢。他从不记恨别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使受了欺负才一个小时，他也不会不答理欺负他的人，甚或能主动与之说话，而且态度大方，诚意可掬，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并不会现出偶然忘了那回事或故意原谅对方的样子，而是坦荡荡不以为忤，这一点确实令别的孩子心悦诚服。他身上只有一个特点，在中学里从最低到最高的各个年级，经常激起同学们逗他玩儿的愿望，倒不是恶意嘲笑，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乐。他这个特点便是脸皮嫩得要命，纯洁无以复加。他听不得涉及女人的某些用词和某些话语。不幸的是，这“某些”用词和话语在学校里难以根除。心灵纯洁的男学生，几乎还是一些孩子，却经常喜欢在教室里彼此之间，甚至堂而皇之谈论一些连当兵的也未必说得出口的物事、情景和形象。更有甚者，许多东西当兵的尚且不知道、不懂得，可是对于我国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一些还如此年轻的孩子来说，却已经并不新鲜。道德败坏或许还不至于，真正腐化到骨子里的那种玩世不恭也谈不上，但有这样的苗头，而这样的苗头在他们中间往往被看作某种微妙的、够味儿、带劲儿和值得模仿的事情。他们一谈起“这档子事儿”，阿辽沙（同学们都管他叫“阿辽什卡”）·卡拉马佐夫赶紧用手指塞住耳朵。看到这情形，他们有时故意在他身旁围拢来，硬把他的手从耳朵上扳开，冲他的

左右两耳大喊脏话，阿辽什卡则使劲挣扎，在地上坐下、躺倒，极力想躲起来，而在这同时却不对他们说一句话，也不骂人，只是默默地忍受欺负。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饶了他，不再用“小姑娘”的绰号逗他，甚至瞧着他觉得怪可怜的。附带说一下：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从没有得过第一。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去世之后，阿辽沙在省立中学又读了两年书。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太太悲痛之余，在他死后不久即携全家（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前往意大利居住很长一个时期，阿辽沙则到了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两位女士家里，她们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亲，至于费用由谁负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从不关心自己的衣食靠何人供给，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他跟自己的胞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恰恰相反，后者在上大学的最初两年受过穷，不得不自食其力，而且从小就痛感自己是吃恩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但是，对于阿列克塞性格上的这一奇怪的特点，似乎也不能十分苛责，因为任何人只要对他稍有了解，碰上这个问题时马上可以肯定，阿列克塞无疑属于那种傻里巴唧的青年，要是他蓦地发了一笔大财，他会毫不犹豫地响应第一个请求，或者用于办好事，或者没准儿就这样给狡猾的坏蛋骗了去，如果坏蛋向他要的话。总而言之，他好像全然不知钱的价值，当然，此话并非就其字面意义而言。他自己从来不向谁要钱，每当别人给他零花钱的时候，他要么几个星期留着不知怎么花，要么稀里哗啦一下子便花得一文不剩。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在涉及钱和资产阶级的信誉问题上是个相当敏感的人。若干年后，经过对阿列克塞的冷眼观察，有一次他谈到这个青年时用了如下的比喻：

“这可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倘若您突然让他身无分文、孤零零一个人待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异乡城市的广场上，他决不会活不下去，不会饿死、冻死，因为马上会有人给他东西吃，安顿他住下；万一别人不给安置，他自己也能立刻找到栖身之所，这对他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无须忍受任何屈辱，而让他安身的人也不会感到任何负担，反而认为这是件愉快的事情。”

他没有念完中学；在还剩下整整一年的学业时，他突然向那两位女士宣布，他想到了一件事，要上他父亲那儿去。两位女士心中老大不忍放他走。由于路费有限得很，她们没让他典押恩人一家去国外前送给他的一块表，并且给了他绰绰有余的盘缠，还有里里外外的新衣服。可是他还了一半钱给她们，说是一定只要三等座位。他到了我们的小城，老子一再诘问："你还没毕业就上这儿来干嘛？"——起初他什么也不回答，据说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显得很不寻常。不久事情便明白了：他在寻访母亲的坟地。当时他自己也承认，就为这件事而来。但这未必是促成他此行的全部原因。八成那个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也决计不可能解释：究竟是什么一下子从他心中升起，并且不可抗拒地把他引向一条陌生的、吉凶未卜、但已经无法避免的道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没法向他指点埋葬第二个妻子的地方，因为棺材入土以后他从来没有到她坟上去过，事隔这么多年已经完全忘了当时埋葬她的地点……

这里不妨来谈谈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这以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住在我们城里。续弦死了三四年之后，他动身前往南俄，辗转来到敖德萨，在那里一连住了好些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先是结识了"许多老犹太、中犹太、小犹太和犹太崽子"，到后来不光是普通犹太佬，"连犹太大财主也接待"他。估计他正是在一生的这个时期练就了一套积攒和榨取钱财的特殊本领。他最终又回到我们这个小城只是阿辽沙来此之前两三年的事。过去的熟人发现他老了好多好多，虽然论年龄他还不算太大。他的所作所为比之过去不是体面了些，而是更加厚颜无耻。比方说，这位以前的小丑如今有了一种恬不知耻的需求——要别人扮演小丑。他不但照旧爱跟女人恣意胡来，甚至干得好像越发令人作呕了。不久，他便在县里新开了许多家酒馆。看得出，他可能有十万卢布，即使不足也所差无几，城里和县里好多人马上开始向他借钱，不消说得，那都有十分可靠的财物作抵押。最近他看上去体态浮肿，好像不大能够控制自己的动作，对所言所行自己心中无数，甚至变得稀里糊涂，这一档子才开了个头又转到另一档子，万事都抱脚踏西瓜皮的态度，而且愈来愈频繁地喝醉；还是那个仆人格里果利，他到那会儿也老多了，有时候就像家庭教师似的管着东家，——要是没有格里果利，费

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许免不了种种特别的麻烦。阿辽沙的来临对未老先衰的父亲似乎在精神上产生了影响，早已在他心中归于死寂的感情好像有些萌动了。

“你可知道，”近来他常常注视着阿辽沙，对他说：“你像她，像那个鬼号婆娘，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称呼死去的续弦夫人即阿辽沙的母亲。最后，还是仆人格里果利给阿辽沙指点了“鬼号婆娘”的坟地。格里果利带他去了我城的公墓，在那儿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价钱不贵，但样子还过得去的铸铁墓碑，上面有死者的姓名、所属阶层、生卒年份，下面还刻着四行诗，不出中等人家坟台上常用的古诗范围。说来令人惊讶，这碑还是格里果利立的呢。他曾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提过不知多少回修坟的事，后来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甩手索性去了敖德萨，别说修坟的事不管，连所有的回忆也一古脑儿给抛到九霄云外，于是格里果利便自己掏钱在可怜的“鬼号婆娘”坟上竖了这块碑。阿辽沙在母亲坟前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他只是听格里果利郑重其事而又不厌其详地叙述立碑的经过，低头站了一会儿，然后离去，一句话也没有说。自那以后，也许有一年之久，阿辽沙没有去过公墓。然而这一小小的插曲对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起了作用，而且是非常奇特的作用。他突然拿了一千卢布，送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去为妻子追荐亡魂，但不是为第二个妻子即阿辽沙的母亲亦即那个“鬼号婆娘”，而是为第一个妻子即那位曾经揍他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当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却冲阿辽沙大骂那些修道士。他自己远非笃信宗教之辈，大概连五戈比一支的蜡烛也从未在神像前点过。这号人就是会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发生如此奇怪的感情冲动。

我已经说过，他浮肿得厉害。他的一副尊容在那时已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以往全部生活的特征和实质。他那双永远不识羞和充满猜疑、嘲弄的小眼睛底下长出了长长的眼包儿，他那张小而肥的脸上出现了好多深深的皱纹，除此以外，他那尖尖的下巴颏儿下边还悬着个大喉结，肉鼓鼓、长溜溜的，像个钱包，使他具有一副令人恶心的淫邪相。这模样还得加上一张贪欲的大口，从两片肥厚的嘴唇后边露出差不多已经烂掉的黑牙剩下的几颗小小残冠。他一开口说话便唾沫四溅。他自

己也爱拿自己的脸打哈哈，不过对这张脸好像还挺满意。他特别要指出自己的鼻子，此鼻并不太大，但是细长，呈非常突出的鹰钩状。“真正的罗马式，”他常说，“配上这喉结，便是衰落时期古罗马贵族的正宗相貌。”[①]看样子，他为此感到自豪。

就在找到母亲的坟墓之后不久，阿辽沙忽然向父亲宣布要进修道院，并说那里准备让他当一名见习修士。他同时作了解释，说这是他渴望实现的心愿，所以恳求父亲以相应的身分郑重表示许可。老头儿已经知道，在修道院里隐居修行的佐西马长老给他的这个“斯文的孩子”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当然，这位长老是他们那儿最正直的修士，”他默默地听完了阿辽沙的话之后，带着深思的表情说，不过，对于儿子提出的请求几乎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嗬，敢情你是想到那个地方去，我的斯文的孩子！”

他正处于半醉状态之中，突然露出一副持续时间很长、半醉不醒、但醉意中不乏狡狯神情的笑容。

“嗬，其实我已经预感到你早晚会走到这一步，你信不信？你是一心想往那儿去。那好吧，反正你自己有两千卢布，这就算是给你的陪嫁；我也决不会对你撒手不管，我的天使，现在我就愿意为你向那边缴必要的费用，如果他们要的话。可如果他们不要，咱们何必硬去巴结人家，你说是不？反正你花钱简直像金丝雀啄食，一星期才吃两小颗……嗬。告诉你吧，有一座修道院在城外搞了一处小村庄，那儿人人都知道村里住的全是‘修士的婆娘’（那儿就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我想大概有三十个这样的婆娘……我到过那里，说真的，挺有意思，当然不是一般的有意思，可以换换口味。可就有一桩太煞风景，那股俄国味儿太冲了，法国娘们一个也没有，其实完全可以搞一些个，他们有的是钱。等猫儿闻到了腥味，会去的。不过这儿没有这档子事，这儿没有修士的婆娘，修士有二百来人。挺正派。守清规。我承认……嗬。这么说，你是想当修士？我倒是舍不得你，阿辽沙，真的，你信不？我已经喜欢上你

---

① 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特征是道德严重败坏，享乐别出心裁，生活穷奢极侈。这正是费尧多尔·卡拉马佐夫心向往之的黄金时代。

了……不过，这倒也方便：你可以为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多多祈祷，我们待在这儿造的孽太多了。我老是在寻思：将来谁能为我祈祷哇？亲爱的孩子，要知道在这方面我笨得要命，你也许不信吧？确实要命。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方面尽管很笨，可我还是寻思着，还是寻思着，当然只是有时候这样，而不是整天这样。我寻思着：等我咽气的时候，魔鬼们总不可能忘了用钩子把我拖去吧。于是我就纳这个闷儿：钩子？他们哪来的钩子？用什么做的？铁钩？在哪儿打的？难道他们那儿有工场？修道院里的出家人想必认为，比方说，地狱是有顶的。我倒是愿意相信有地狱，可不要带顶的，这样好像雅致些、文明些，也就是说，比较接近新教路德宗的风格。其实，有顶无顶还不是一回事儿？可是该死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要是没有顶，也就不会有钩子。要是没有钩子，那就什么都不在话下，不是没有谁会用钩子来拖我了吗？可这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要是不用钩子把我拖走，那还成什么样子？世上哪儿还有天理正义？Il faudrait les inventer,[①]专门为我一个人也得把钩子造出来，因为，阿辽沙，你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浑蛋！……”

“那里没有钩子。”阿辽沙注视着父亲，轻声而又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

“是啊，是啊，只有钩子的影子。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法国人曾经这样描述地狱：‘J 'ai vu l 'ombre d 'un cocher, qui avec l 'ombre d 'une brosse frottait l 'ombre d 'une carrosse.’[②]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没有钩子呢？你在修士们中间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唱另一种调子了。不过，你去吧，上那儿去找到了真理，就来告诉我。离开人世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如果确实知道那里是怎么个样子，心里终归要好受些。再说，到修士们那儿去也比在这儿跟一个老酒鬼和小娘们待在一起体面些……尽管你是个天使，什么也不能使你动心。想必，那儿也没有什么能使你动心，我之所以允许你去，就指望着这一点。你的智慧没让魔鬼吃掉。你像一团火，烧上一阵子也就熄灭了，等治好了病会回来的。我将等着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世上唯一不责骂我的人，我亲爱的孩子，这

① 法语：必须把它们造出来。（参见本书第 279 页注。）
② 法语：我见到一个车夫的影子用一把刷子的影子刷一辆马车的影子。

一点我感觉得到，我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

他甚至抽抽搭搭哭了起来。他容易动感情。他心地邪恶，感情脆弱。

五

长　老

读者中有人也许认为，我写的那位年轻人是个病态、狂热、发育不良的主儿，是个面色苍白的空想家、骨瘦如柴的痨病鬼。不，相反，那时的阿辽沙是个身材匀称、面色红润、目光明亮、体魄健壮的十九岁小伙子。甚至可以说，那时他长得很英俊，体态优美，中高个儿；棕色头发，脸型端正，尽管呈稍稍偏长的椭圆形；一双眶距较宽的深灰色眼睛奕奕有神；他十分好深思，显然也十分沉着。也许有人会说，脸色红润的人照样能陷入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可我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任何人更贴近现实主义。哦，当然，在修道院里他对于种种奇迹深信不疑，但我认为奇迹从来难不倒现实主义者。促使现实主义者产生信仰的不是奇迹。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信神的话，总有勇气和办法不相信奇迹；即使奇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他宁可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器官，也不承认这是事实。如果承认，也只承认那是一种自然的、不过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的事实。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并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产生奇迹。一旦现实主义者接受了信仰，那么，正是根据他的现实主义他一定也得承认奇迹。使徒多马宣称，若非亲眼目睹他就不信；及至看到以后，才说：“我的主，我的上帝！”[①]是奇迹使他相信的吗？很可能并非如此，他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他愿意相信，也许，他在说“我非看见……我总不信”时，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信了。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多马不信耶稣曾死而复活，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八日后，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见《新约·约翰福音》第20章第24至28节。

也许有人会说，阿辽沙生性迟钝，智力没有得到开发，中学未曾毕业，等等。他没有完成学业，这是事实；但说他迟钝或愚笨，那就太不公平了。我只想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他走上这条道路，仅仅由于当时只有这条路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心灵挣脱黑暗，奔往光明的理想出路。您还得加上一点：他部分地已经是当代青年，也就是说，禀性正直、渴求真理、寻觅真理并且信仰真理，而一旦有了信仰，便切盼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切盼迅速干一番大事业，为此必定愿意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不幸的是，这些青年并不懂得，在很多情况下，舍身也许是所有的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而从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中拿出五六年来埋头苦学，做点学问，哪怕只是为了十倍地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为他追求的真理服务，为他心向往之并且引为己任的大事业服务，——这样的牺牲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几乎完全做不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

阿辽沙选择的是一条和大家相反的道路，但他也同样渴望迅速建功立业。他经过认真思索，刚一确信灵魂是不灭的，上帝是存在的，随即很自然地对自己说："我要为灵魂不灭而活着，决不接受折中式的妥协。"同样，设若他认定灵魂无法不灭，上帝并不存在，那就马上去加入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个劳工问题或所谓第四等级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无神论问题，是无神论在当代的表现以及恰恰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比伦塔[①]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阿辽沙认为，继续像原来那样生活简直是奇怪和不可能的。圣经上写着："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舍掉你所有的……跟从我。"[②]阿辽沙则对自己说："既然要舍掉'所有的'，我就不能只舍掉两卢布；既然要'跟从我'，我就不能只去做晨祷。"也许，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中保存着关于我们城郊那个修道院的某些印象，他母亲可能带他去那里做过晨祷。也许，他那害"鬼号病"的母亲把他捧向神像的情景和夕阳的斜晖

① 见《旧约·创世记》第11章第1至第9节。
②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

也起了作用。阿辽沙若有所思地来到我们的小城，也许纯粹为了看一下：这里果真值得他舍掉“所有的”，还是只可舍“两卢布”，于是——在修道院里遇上了那位长老……

前边我已经说过，这位长老就是佐西马长老。在此本该费一些笔墨总的介绍一下我国修道院里的“长老”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本人自知在这方面才疏学浅，把握不大。不过，我还是想试试用不多的篇幅作一些肤浅的概述。

首先，根据专家权威的见解，长老的出现和长老制的设立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仅仅是不久以前的事，甚至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整个信奉正教的东方，尤其是西奈[①]和阿索斯山[②]，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有人认为，在遥远的古代，我们俄国也曾存在或者势必存在过长老制，但由于俄国迭遭灾难，鞑靼人主，内乱频仍，君士坦丁堡陷落[③]后与东方的传统往来中断，这一制度在我国被遗忘了，长老就断了代。自十八世纪末叶起，长老制由帕伊西・维利契科夫斯基（人称“伟大的苦行者”）及其门徒在我国重新建立，但是，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至今设置长老的修道院仍然不多，有时这做法甚至还被当作在俄国闻所未闻的怪事而遭到排斥。在我们俄国，长老制在一座著名的荒野隐修院——科泽尔斯克的奥普塔修道院——特别取得成功。我们城郊那座修道院的长老制是在什么时候，由何人引进，我说不上，只知道那里已先后有过三任长老，佐西马长老是最近的一任，他因体弱多病也快要死了，可是由谁来接替他还不知道。这问题对我们的修道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修道院迄今为止并无其他出名的理由：那里既没有圣徒的骸骨，也没有会显灵的神像；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传说把它和我国历史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历史功绩和对祖国的贡献可以记在它的账上。该修道院香火鼎盛、名扬全俄，正是由于它的历任长老的缘故，朝圣者成群结队、不远千

① 西南亚一半岛，今属埃及。
② 希腊东北部伸入爱琴海中一半岛。
③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攻占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灭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圣城，因为基督教正是从那里于十世纪传入俄国的。

里从俄国各地纷纷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长老的仙颜，聆听长老的教诲。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老呢？长老就是能把你的灵魂、你的意志纳人他的灵魂和意志的人。一旦选定了长老，你就不再有自己的意志，自愿舍弃一切，完全交与长老，由他作主。受戒者自愿接受这种考验，接受这种可怕的试炼，希望在长期的考验之后战胜自我、控制自我，直至通过终生修炼最后能达到完全自由即不受自身制约的境界，免蹈一辈子始终未能找到自我的那些人的覆辙。

这一制度，即设置长老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而是在东方从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对长老的义务并不是一般的“修炼”，这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是向来就有的。凡立志受戒者必须永远向长老忏悔，施戒者与受戒者之间有不容破坏的师徒关系。

例如，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的古代，据说有这样的一名见习修士，有一次他没有完成长老给他布置的某项修炼课业，便离开长老和修道院远走他乡，由叙利亚前往埃及。他在异国经过长期的苦行，由于功业卓著，最后称得上历尽磨难，殉道以终。当教会追认他为圣者，为他举行葬礼时，随着执事发出“非我教徒，一律退出”的一声喊，突然，——棺材连同里边殉道者的尸体拔地而起被扔出教堂，如是者竟达三次之多。后来才知道这位受难的圣者曾经违背绝对服从的誓约，离开了自己的长老，而未经长老许可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即使功业卓著亦不例外。直到那位长老被请来解除了他的誓约，他的安葬仪式才得以圆满结束。

当然，这一切只是古老的传奇，然而也有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一个事例。

我国当代有一位教士在阿索斯山隐修，他从自己心灵深处喜爱这个神圣、宁谧的安身之处；忽然，他的长老吩咐他离开阿索斯山，先上耶路撒冷朝拜圣地，尔后返回俄国，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去。“你应该到那里去，而不是待在此地。”教士震惊和伤心之余，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普世牧首，恳求解除他的誓约。可是，正教世界的这位最高主宰回答他说，一旦长老规定了他必须服从的义务，不但作为总主教的普世牧首无法解除他的誓约，而且全世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权力能解除这种誓约，只有那位长老本人才有此权力。

由此可见，长老拥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限制和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如此，长老制在我国许多修道院起初遭到排斥，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长老们旋即开始受到民众的高度敬仰。比如，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来觐见长老的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显赫的贵人，为的是匍匐在长老脚下，向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痛苦，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长老指点迷津。见此情景，长老的反对者们在提出其他种种责难的同时还叫嚷道，忏悔的圣礼被轻率地恣意庸俗化了；其实，见习修士或在家人不间断地向长老倾诉自己的心事，根本不是作为圣礼仪式进行的。然而，结果却是长老制站稳了脚跟，并且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得到确立。这种经过千年考验的工具使人获得新生，由精神奴役向自由和道德完善升华；诚然，它也可能变成一件双刃利器，把某些人不是引向温顺和完全的自制，相反，会引向十足魔鬼式的傲慢，换言之，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锁链。

佐西马长老时年六十五岁上下，地主出身，少壮时当过军人，曾作为尉官在高加索服役。毋庸置疑，他以自己心灵的某种特殊素质征服了阿辽沙。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室内，因为长老十分喜欢他，所以收他为入室弟子。必须指出，阿辽沙那时虽住在修道院内，却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走出修道院去任何地方，哪怕整天不回去也行；如果说他身穿修士的长袍，那也是自愿的，为的是在修道院里不显得与众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从他的长老身上不断放射出来的力量和荣耀之光，对阿辽沙年轻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佐西马长老，许多人说，这么多年凡是来向他忏悔，渴望他提出忠告，企盼他用良言治心病的人，他从不拒之门外；他纳入自己心中的衷曲、隐痛、自白如此之多，到后来已练就一种明察秋毫的本能，他只要对来求见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能猜到那人抱着什么目的而来，需要什么，甚至能猜到是什么样的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有时不等来者开口，长老对他心中的秘密已了如指掌，使来者感到诧异、困惑乃至惊慌。

阿辽沙注意到，许多第一次来求长老单独谈话的人，进去时惶恐不安，而出来时的神情几乎总是豁然开朗，即使满面愁容，也会变得喜气洋洋。还有一点也使阿辽沙异常心折，那就是：长老绝不严厉，相反，他

对人的态度向来近乎欣悦。修士们谈到长老时常说，他最牵挂的恰恰是罪过较重的人；谁的罪孽最深最重，他对谁倾注的爱也最多。即使到了长老行将下世的残年，修士中也还有一些憎恨他、妒忌他的人，但为数已经很少，而且他们保持沉默，尽管其中有几位在修道院里地位十分显要，如年事最高的修士之一便是，此人以缄口默修和斋戒谨严著称。但毕竟绝大多数人无疑是拥护佐西马长老的，其中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全心全意、热烈而真诚地爱他，某些人对他的好感几乎带有迷信色彩。后面那些人干脆说（不过并非大声宣布）他是圣者，认为这一点已毫无疑义，他们眼看长老即将谢世，甚至预料立即会有奇迹显现，修道院亦将由于藏有圣者的遗骸而在不久的未来享有非同小可的光荣。

对于这位长老神奇的力量，阿辽沙也绝对相信，正如他绝对相信棺材飞出教堂的故事一样。他见过许多人带着病孩或有病的成年亲属前来，求长老把手按在他们头上，为他们做祈祷，而这些人不久便又再来，有些甚至第二天便来跪在长老面前，热泪滚滚地感谢长老治好了他们亲人的病。

究竟是确实治好了，还是病情仅仅自然而然地有所好转，——对于阿辽沙来说这不存在问题，因为他已完全相信他的师父的精神力量，连师父的荣誉也好像是他自己的胜利。那些平民百姓中的香客从俄国各地专程前来，守在修道院大门口等候接见，以便瞻仰长老的慈容并得到他的祝福；每当长老出来与人群见面时，阿辽沙的心总是颤动得特别厉害，而且他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那些老百姓在长老面前纷纷趴下，热泪纵横，吻他的脚，吻他站着的地，放声大哭；妇人们捧着自己的孩子向他递去，也有的把患病的“鬼号婆娘”带到他跟前。长老跟他们交谈，为他们念一段简短的祷文并加以祝福，然后让他们离去。近来，由于连连发病，他有时变得十分虚弱，几乎连迈出修室的力气都没有，于是香客们便在修道院内等上几天才得见他出来。他们为何这样敬爱长老，为何一见他的面便匍匐在他脚下感激涕零，——在阿辽沙看来，一概不成问题。哦，他十分清楚地懂得，俄国老百姓饱尝劳累和忧患之苦，尤其是一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一贯身受自己的和人世间的罪过折磨，他们最大的需要和安慰莫过于目睹一件圣物或一位圣者，对之匍匐膜拜。

“如果说我们周围是罪过、不义和诱惑，那么地上某处终究有一位圣者贤人；他那儿有公道正义，他知道真理；这就是说，真理在地上不会消亡，那么它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们身边，像预言所许诺的那样统治整个大地。”

阿辽沙知道这正是人民心中的感受，甚至知道他们正是如此思考的。对此他能理解，而长老在人民心目中正是这样的圣者，并且保存着上帝的真理——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半点怀疑，和那些痛哭流涕的劳苦汉子一样，和他们患病的老婆一样，和那些把孩子捧向长老的妇人一样。阿辽沙心中可能比修道院内任何人更加坚信，长老圆寂后将给修道院带来殊荣。总之，最近一个时期，似乎有一种深藏在内而又如火如荼的欣喜在他心中燃烧，其势越来越旺。至于这位长老毕竟只是他面前独一无二的例子，阿辽沙却毫不在意。

“这不打紧。他是神圣的，他心中藏着能使所有的人获得新生的秘密，藏着最终将在世上确立真理的那股伟力，那时人人都是圣贤，都将相亲相爱，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真正的基督王国也就来临了。”

这便是阿辽沙心向往之的梦想。

两位兄长的到来给阿辽沙的印象似乎十分强烈。在这以前，阿辽沙对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与异母的长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比跟同胞的次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相互熟悉得更快，也更为接近，尽管伊万先于德米特里来到我市。阿辽沙渴望了解胞兄伊万，然而，伊万已经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他们也没少见面，可还是没能彼此接近。阿辽沙自己话也不多，他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有些难为情似的。虽然阿辽沙曾暗暗察觉胞兄伊万起初常以好奇的眼光对他注视良久，但很快就好像对他毫无兴趣了。阿辽沙注意到这一点，多少觉得有些窘。他把胞兄的冷淡归因于他俩年龄上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上的差距。但阿辽沙也有另一种想法：伊万对他如此漠不关心，可能由于阿辽沙一无所知的某种原因。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伊万心有所专，专于某一件别人不摸底的重要事情，力图达到某种目标，这目标可能很不容易实现，所以顾不上弟弟，这就是他在对阿辽沙的态度上心不在焉的唯一原因。

阿辽沙还考虑过这一层：那位有学问的无神论者兴许瞧不起他这么个傻里傻气的见习修士吧？（他完全知道胞兄是个无神论者）若确实是这样，他不能为此怄气，但总是怀着某种自己也莫名其妙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胞兄会愿意接近他。长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对次兄伊万的看法包含极深刻的敬意，他谈起伊万来特别有感情。近来，一件重要的事情使他的两位兄长结成了颇为密切的关系，此事的全部细节他还是从德米特里那儿了解到的。在阿辽沙看来，德米特里对伊万赞不绝口的评价特别耐人寻味，因为跟伊万相比，德米特里简直毫无知识，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无论人品还是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照，恐怕再也想象不出有哪两个人比他俩更不相似的了。

这一家子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举行了一次会晤，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一个不祥和之家的全体成员在佐西马长老修室内的一次家庭碰头会，因为这位长老对阿辽沙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这次碰头的缘由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正是在那个时候，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与他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之间在遗产和财产账目问题上的分歧，显然发展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两人的关系极度紧张，再也无法忍受。好像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首先提出，而且好像是闹着玩儿出了这么个主意：大家在佐西马长老的修室里集合，即使不求他直接插手，毕竟可以比较体面地谈到一块儿，同时长老的神职人员身分和面子也会起到某种劝解和调停作用。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从未到过长老的居处，甚至从未看见过他，自然认为父亲想利用长老来吓唬他；但由于他自己暗暗责备自己，最近一个时期在与父亲的争端中不少做法失诸过火，便接受了这一安排。顺便指出，他并没有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中，而是单独住在小城的另一端。偏偏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当时正好从国外回来，一听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主意，立刻抓住不放。这位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一贯拥护思想解放和无神论，他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想开开心，在这件事情上非常起劲。他忽然想瞧瞧那座修道院和那位“圣者”。由于他跟修道院长期以来的争端还在继续，有关两造的领地界限，有关伐木权、捕鱼权等等的官司还一直在打，他立刻把这一点加以利用，托称他本人

有意跟院长神父谈谈，看能不能想办法友好解决他们双方的争端。抱着这样善良的愿望去修道院访问，当然会比纯粹出于好奇前往受到更认真、更殷勤的接待。本来，长老因病最近几乎已经不出修室一步，甚至不见一般来访者；但由于米乌索夫放出了那样的空气，修道院内部可能对长老曾施加某些影响。结果，长老表示同意，日子也定了下来。

“谁指定过我充当他们之间的仲裁人?”他只是含笑对阿辽沙说了这么一句。

阿辽沙知道了要举行会晤的事，非常不安。如果说卷入讼争或纠葛的这些人中间有谁认真看待这次聚会的话，那么无疑只有长兄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余的人赴会的动机都不纯，对于长老可以说是大不敬，——阿辽沙明白这一点。胞兄伊万和米乌索夫出于好奇而来，这种好奇心也许是极不健康的；而他父亲的目的大概是作一番小丑式的表演。哦，阿辽沙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对父亲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我再说一遍，这小伙子完全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头脑简单。他等候约定的日期来临，心情是沉重的。毫无疑问，他内心渴望所有这些家庭纠纷能得到解决。然而他最关心的却是长老：他为长老，为他的荣誉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怕他受到侮辱，尤其担心米乌索夫表面上很有礼貌、骨子里相当尖刻的嘲讽，还有博学的伊万那种居高临下、吞吞吐吐的语调，——这一切都是他想象得出来的。他甚至想冒一下险，预先把可能会来的那几个人向长老作一番概述，让他也好提防一二，但经过考虑，还是没说。到了约定日期的前一天，他仅通过一位熟人给长兄德米特里捎了句话，说自己非常爱他，期待着他履行诺言。德米特里陷入了沉思，因为他想不起自己向阿辽沙许诺过什么，于是便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尽全力克制自己不干“丢人现眼”的事，并且说，尽管他对长老和二弟伊万深怀敬意，但他确信这里面要么是对他设下什么圈套，要么是一出不成体统的闹剧。

“不管怎样，我宁愿咬断自己的舌头吞下去，也不愿冒犯你如此敬重的一位圣贤。”德米特里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此信没有给阿辽沙带来太大的欣慰。



第二卷

不该举行的聚会





一

到达修道院

那是一个温煦、晴朗的好日子。时值八月之末。事先商定午前晨祷之后就与长老会晤，时间大约在十一点半。不过，我们所说的那几位去修道院并没有参加礼拜，而是刚好在仪式结束时到达。他们分乘两辆马车；第一辆是漂亮的敞篷车，套着两匹非常昂贵的马，坐这辆车来临的是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和他的远亲，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彼得·福米奇·卡尔甘诺夫。这位年轻人准备上大学，不知何故眼下住在米乌索夫家里，而主人却怂恿年轻人跟他一起出国，去瑞士的苏黎世或德国的耶拿，在那里的大学读书、毕业。年轻人尚未拿定主意。他若有所思，似乎心不在焉。他的相貌不坏，体格结实，身材相当高大。他的目光往往异样地凝滞：就像一切分心得厉害的人那样，有时他会盯着您瞧上好半天，实际上根本没看见您。他言语不多，而且有些木讷，可有时候，——不过那一定是跟某人单独在一起时，——他会一下子变得口若悬河、热情奔放、笑声不绝，天知道究竟有什么可笑的。但他的亢奋状态其来也倏，其去也忽。他向来衣冠楚楚，甚至可以说刻意讲究穿着；他已经拥有若干可以自主的财产，而可望拥有的还要多得多。他是阿辽沙的朋友。

第二辆落在米乌索夫的敞篷车后面很远，那是一辆相当破旧、嘎嘎作响、但容积颇大的街车，由两匹青灰中透出淡红色的老马拉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偕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就是坐它来的。会晤的时间昨天就通知了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但他还没有到。客人们在栅栏外的招待所下车，然后步行进入修道院的大门。除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其余三位大概从来没见过任何修道院，而米乌索夫恐怕有三十年连教堂也没进去过。他怀着几分好奇心四顾张望，多少有点儿故作随便的样子。他的观察力很强，但是，除了一些极普通的教堂建筑

和生活房舍，修道院内没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来做礼拜的人已快走完，最后几个摘下帽子画着十字正在离开教堂。人群中大都是平民，也有少数来自较上层社会——两三位女士、一位很老的将军；他们都住在招待所里。乞丐马上把我们的那几位客人围住，但没人给他们钱。只有彼得·卡尔甘诺夫从小钱包里取出一枚十戈比的硬币，天知道为什么显得很尴尬的样子，急急忙忙把它塞给一名女丐，很快地说了一句："拿去平分吧。"同来的人谁也没有说他什么，所以他根本用不到难为情；然而他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反而更增添几分尴尬。

不过，这就怪了：按说应该有人迎接他们，也许还应该是比较隆重的，要知道其中一位前不久刚输币一千卢布，而另一位则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和所谓的饱学之士，他的态度会影响那场捕鱼权讼事今后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修道院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可是，居然没有人作为修道院的正式代表迎接他们。

米乌索夫漫不经心地瞧着教堂近旁的一块块墓石，本欲指出这些墓穴想必让死者的亲属大大破费了，否则哪儿能有权葬在如此"神圣的"地方，——但他没说出口，因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寻常的冷嘲热讽正在他心中发生质变，眼看就要燃起一腔怒火。

"见鬼，这儿到底谁管事？简直不可理喻……这事必须决定，因为时间在流失。"他突然像是在自言自语。

倏忽之间，一位上了年纪、头有些秃的先生向他们走了过来。此人穿一件宽松的夏季外套，一对小眼睛现出巴结的神情。他举帽行礼，带着甜丝丝的咬舌音向所有的人介绍自己是土拉省的地主马克西莫夫。他一下子便关心起我们那几位客人来了。

"佐西马长老住在隐修所里，那儿清静，离修道院大约四百步，要过一片疏林，过一片疏林……"

"我知道要过一片疏林，"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接茬道，"可我们不太记得该怎么走，很久没来了。"

"只要出这道门，直接穿过疏林……穿过疏林。请跟我来。如不嫌弃的话……在下可以……我自己也想……请这边走，这边走……"

他们走出大门，从树林中走过去。地主马克西莫夫虽然已是六十

岁左右的人了，可他并不在走，几乎可以说是在一旁跑，同时把他们一一打量，那种好奇之状已近乎神经质，简直到了失礼的程度。他的眼珠子都快瞪到眶外来了。

“是这么回事：我们有事要见那位长老，”米乌索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此公’特许约见的，因此，尽管我们感谢您指引路径，但还是请您不要一起进去。”

“我去过了，去过了，我已经见过……Un chevalier parfait！”[①]说着，这位地主向空中打了个榧子。

“您说的 chevalier[②] 是谁？”米乌索夫问。

“长老，卓越的长老……修道院的光荣和骄傲佐西马长老。这样一位长老……”

但他语无伦次的话被后面赶来的一名小修士打断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和米乌索夫当即止步。那修士头戴高顶帽，身材较矮，面色枯黄，他极有礼貌、深可及腰地鞠了一躬，说：

“先生们，院长神父恭请诸位在访问隐修所之后到他那儿用餐。时间请不要晚于一点钟。您也请一起来，”他转向马克西莫夫补了一句。

“这我一定遵命！”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闻请大为高兴，立刻大声应允。“一定遵命！说真的，我们大家都作了保证，在此地一定规规矩矩……怎么样，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您愿意光临吗？”

“怎么会不愿意呢？我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看看他们这儿的各种惯例习俗吗！只是有件事让我为难，那就是：我现在跟您在一起，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

“对，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还没有到。”

“要是他临阵脱逃，那才妙呢！难道我乐意听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纠纷？何况还有您！”然后他转而对小修士说，“我们午餐时准到，请向院长神父致谢。”

“不，我有责任带领你们去见长老。”小修士答道。

---

① 法语：一位不折不扣的骑士！
② 法语：骑士。

“既然这样，那我就直接先去院长神父那里，先去院长神父那里。”地主马克西莫夫叽叽喳喳地说。

“院长神父此刻正忙着，不过，还是悉请尊便……”小修士说，语气有点儿犹豫。

“这老头儿够讨人嫌的。”米乌索夫出声说，其时马克西莫夫已往回向修道院跑去。

“像冯·仲。”[1]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冷不丁地说。

“您就知道这事儿……他怎么会像冯·仲？您自己见过冯·仲没有？”

“见过他的相片。倒不是五官相似，而是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他活脱是冯·仲的翻版。我单看面相就知道，准没错。”

“也许吧，这方面您在行。不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刚才您自己提到了我们曾保证规规矩矩，请记住。我对您说，您得管住自己。要是您开始出洋相，我可不想让这里的人把我跟您看作一路货……”他转而对小修士说，“瞧，他就是这么个人，我实在害怕跟他一起去见正派人。”

小修士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默默地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其中不无几分狡黠，但他没答碴儿，可以看出，他保持沉默是出于自尊感，这一点简直太清楚了。于是米乌索夫更加皱紧眉头。

“哦，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这儿让人看到的只是如法炮制了千百年的表面文章，而骨子里却是江湖骗术和信口雌黄！”他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隐修所，我们到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大声说，“四周有围墙，大门还上锁。”

接着，他面向绘在大门上方和大门两侧的圣者像连连画十字，动作的幅度很大。

“进别人的修道院可不兴带自己的一套规矩，”他说，“这个隐修所里共有二十五位圣者隐居修道，整天你瞧着我，我瞅着你，吃卷心菜。

---

[1] 1869年末，官吏冯·仲在莫斯科一家妓院里被害。后文还将提到这一案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让一个女人进这道门。事实上确是这样。可我怎么听说长老也接见女士的呢？”他出其不意地问小修士。

“来自平民的女性现在这里也有，就躺在回廊那边等候。至于有身分的女宾，有两个小房间是专为她们搭建的，跟回廊相连，不过在围墙外侧，瞧，那些窗户便是。长老精神较好的时候，从里边的通道出来见她们，当然还是要经过围墙的。眼下那里就有一位哈尔科夫的地主霍赫拉科娃太太，带着她病得厉害的女儿在候见。想必，长老已经答应见她们，尽管最近一个时期他身子非常虚弱，绝少露面。”

“如此说来，还是有一条暗道能从隐修所里通到太太们那儿。修士神父，别以为我有什么想法，我不过说说罢了。您听说过没有，在阿索斯不但谢绝女客，也不准任何雌性的禽畜像母鸡、母火鸡、小母牛……”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我回去了，让您一个人留在此地，我可以预先告诉您，等我走了以后，您会从这儿被拉出去的。”

“我哪儿招您惹您啦，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瞧，”他蓦地叫了起来，人已经跨到隐修所的围墙里边，“瞧，敢情他们住在这么个玫瑰山谷里呀！”

确实，虽然目前没有玫瑰，却有许多初秋的奇花异葩，凡是能栽种的地方到处可见。莳弄这些花草的人显然很有经验。花坛布置在教堂四周和坟茔之间。长老修室所在的小木屋是平房，门前有回廊，周围也种满鲜花。

“前任长老瓦尔索诺菲在的时候是这样的吗？听说那一位可不喜欢风雅，会突然蹦起来用拐棍打人，甚至女的也要打。”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边说，一边登上台阶。

“瓦尔索诺菲长老有时候确实好像疯疯癫癫，不过传闻中也有许多是无稽之谈。他从来没有用拐棍打过任何人，”小修士回答说，“诸位，现在请少待片刻，我去通报一声。”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最后一次提醒您，别忘了有约在先，听见没有？注意自重，小心我跟您算账。”米乌索夫赶紧又一次低声提出警告。

“真弄不明白，您干吗这么激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用嘲弄的

口吻说，“莫非您担心自己的罪过露馅？据说，他从人家的眼睛就能知道来者的心事。不过，您也太看重长老的想法了，像您这样的巴黎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生会这么当真，简直令我吃惊，这就是我要说的！”

但是米乌索夫没来得及对这番讽刺以牙还牙，里边已经有请。他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些被激怒……

“这下我能料到自己的表现：我心中窝火，定会跟人争论……然后开始发脾气——结果是我自己和我的信条一齐掉价。”他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二

老 小 丑

他们几乎和长老同时走进一间屋子，他们一到，长老立即从卧室里出来。比他们先到修室内等候长老的有隐修所的两位司祭级修士：一位是管理图书的神父；另一位帕伊西神父是个病人，年纪虽不算老，但据说很有学问。此外，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站在角落里等候（后来也一直站着），看上去二十二岁上下，身穿在家人的常礼服，他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准备进神学院深造，不知为什么目前住在修道院里由众修士给予关照。他身材颇高，滋润的脸上颧骨宽隆，一双栗色的细长眼睛显得聪明而又专心。他的面部表情极其恭敬，但还算得体，看不出奉承巴结之状。他甚至没有向进来的客人行鞠躬礼，因为他不具备与来客平等的身分，而是处在从属、依附的地位。

佐西马长老在阿辽沙和另一位见习修士陪同下走出来。两位司祭修士站起来，手指触地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接受祝福并且吻他的手。长老为他们祝福以后，向他们每人同样深深一躬还礼，并且请求他们每个人也都为他祝福。全部礼仪过程极其认真，一点也不像例行公事，几乎是怀着感情进行的。然而米乌索夫却觉得一切都像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他站在与他同来的人最前面。“不管抱有什么信条，”还

在昨天晚上他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既然此地有这样的惯例，那么纯粹出于礼貌也得走过去请求长老祝福，即使不行吻手礼，至少得接受祝福。”但此时看到了两位司祭修士又是打躬又是吻手的全套礼仪，他顷刻之间改变主意，只是神态庄重而严肃地按俗礼深深鞠了一躬，便走到一把椅子旁边。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依样画葫芦，这一回倒是像只猴子完全照搬米乌索夫的做法。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庄重而有礼貌地鞠了躬，但两手也贴着裤缝；卡尔甘诺夫则慌得甚至根本没有鞠躬。长老放下已举起来准备祝福的手，向他们又鞠了一躬，请大家坐下。阿辽沙两颊通红，他感到羞愧。他不祥的预感应验了。

长老在一张式样古老的单人红木皮沙发上坐下，请修士以外的客人们并排坐在对面靠墙四把包革磨损得很厉害的红木椅子上。两位神父修士分坐两边，一位近门，一位靠窗。宗教学校毕业生阿辽沙和见习修士一直站着。整个修室颇不宽敞，还有些死气沉沉。家具陈设粗糙、简陋，除最必要的以外，了无长物。窗台上有两盆花，屋角供着许多神像——其中之一是很大的圣母像，可能还是分裂运动[①]之前很久画的。圣母像前点着一小盏油灯。它旁边的另外两幅像上的圣者身穿光彩夺目的法衣，再旁边则是一些小天使的雕像、瓷蛋、一个天主教的象牙十字架（连带抱尸哀悼的圣母），还有几幅外国人像雕版画，其蓝本都是过去若干世纪里几位意大利大画家的作品。与这些精美的版画珍品为邻的却是几张最粗俗不过的俄国石印画——圣徒、殉道者等等的像，这些画像在所有的市集上花几戈比就能买到。也有一些俄国当代和过去的主教、大主教石印画像，但已是在另外的几面墙上。

米乌索夫对所有这些“官样文章”匆匆浏览一过，便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长老。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充分相信自己的眼力，这个弱点在他身上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考虑到他已经五十岁了的话，因为到这样的年龄，一个生活优裕、社交广泛的聪明人照例会变得更加敬重自己，有时甚至是不由自主的。

他才看第一眼便对长老的印象不佳。的确，长老的长相会使许多

---

① 俄国十七世纪反对官方教会的社会宗教运动。

人不喜欢，不只是米乌索夫一人如此。长老身材矮小，弯腰曲背，两条腿虚软乏力，才六十五岁，可是由于病魔缠身看上去要老得多，至少有七十五岁。他那枯瘦干瘪的脸整个儿布满细细的皱纹，而眼眶周围尤多。一双浅色的小眼睛灵活、晶亮，像是两个闪闪发光的句号。花白的头发仅在两鬓残留少许，稀稀拉拉的一小撮胡子呈尖劈状，不时泛出淡淡笑意的嘴唇薄得像两条带子。鼻子不算太长，可是尖尖的，活像鸟喙。

“一切迹象表明，那是个歹毒、傲慢而又浅薄的小人，”这是在米乌索夫头脑里一掠而过的想法。总之，他对自己很不满意。

时钟敲响的当当声促成了谈话开始。一座廉价的锤式小挂钟节奏很快地敲了十二下。

“咱们非常准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高声说，“可是我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还没有来。我代替他表示歉意，神圣的长老！”阿辽沙听到“神圣的长老”这称呼禁不住全身打了个寒战。“我本人一向准时，一分钟也不迟到，因为我牢记‘准时为帝王之礼貌’这一条……”

“可您至少不是帝王。”米乌索夫立刻沉不住气，嘀咕了一句。

“说得对，的确不是帝王。其实，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我自己也知道，真的！我说话总是这样不合时宜！尊敬的大师！”他带着某种刹那间燃烧起来的激情慷慨陈辞。“您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我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这是老习惯了，唉！至于我有时候不合时宜地信口开河，那甚至是故意的，故意逗人发笑和讨人喜欢。必须得讨人喜欢，难道不是吗？七年前我到过一个小城，去那儿做些买卖，我结交了几个商人。我们一起去见警察局长，因为有些事情求他，并请他到我们那儿吃饭。警察局长接见了我们，那是个又高又胖、头发浅黄、脸色阴沉的主儿，——那号人在这类场合是最危险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肝，他们的肝火特旺。知道吗，我摆出一副交际场中十分洒脱的样子开门见山对他说：‘警察局长先生，请您来当我们的纳普拉夫尼克！’他问道：‘什么纳普拉夫尼克？’从最初的半秒钟我就看出这一招不灵，因为他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还是一本正经，不见松动。我说：‘我是想

开个玩笑，让大家伙儿轻松轻松，因为纳普拉夫尼克先生是我们俄国著名的乐队指挥，而我们也恰恰需要一位类似乐队指挥那样的人来协调我们的买卖……'[1]我这不是已经把我的比喻解释得头头是道了吗？可是他说：'对不起，我是警察局长，我不允许别人用我的头衔做双关俏皮话的材料。'说完，他扭头就走。我跟在他后面大喊大叫：'对，对，您是警察局长，不是纳普拉夫尼克！'他说：'不，既然已经这么说了，那我就是纳普拉夫尼克。'请想象一下，我们那档子事儿就这么黄了！我这人总是这样，老是这样。我想讨好人家，结果一定是跟自己过不去！有一回，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对一位颇有势力的人士说：'尊夫人是一位怕痒痒[2]的女性，'——我是指看重名节，在品行方面从不马虎，——可他冷不防冲我问道：'您胳肢过她？'我一下子憋不住了，心想得讨人家好，我就说：'是的，胳肢过，'——于是，他把我当场'胳肢'了一顿……不过那已是过去很久的事了，现在说出来也没什么难为情；我老是这样跟自己过不去！"

"您现在就是这样。"米乌索夫十分厌恶地轻声抢白了他一句。

长老默默地瞧瞧这个，又瞅瞅那个。

"太对了！信不信由您，我连这一点也明白，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甚至可以说，我事先预感到，只要话匣子一打开就会这样，还预感到您会第一个向我指出这一点。此时此刻，我看得出，我的玩笑开得并不成功。尊敬的大师，我的两侧腮帮子开始跟下边的牙床粘连了，简直像在抽风；我打年轻的时候起便这样，那时我在贵族人家帮闲蹭饭。我是个根深蒂固的小丑，生来如此，尊敬的大师，这跟疯子没什么两样；要说也许有魔鬼附在我身上，我也不想争辩，不过那位仁兄也不是大款，讲究点儿的会另挑一个躯壳寓居，但不会挑您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您的躯壳作为魔鬼的寓所也不够气派。话得说回来，我可是有信仰

---

① 纳普拉夫尼克(1839—1916)，捷克裔俄国指挥家、作曲家。1869年起任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首席指挥，也是俄国音乐协会交响音乐会的艺术总监。旧时"警察局长"一词在俄语中的读音为"伊斯普拉夫尼克"。老卡拉马佐夫就利用这么一点近似之处开了个蹩脚的玩笑。

② 俄语中"怕痒痒"一词也有"斤斤计较"、"一丝不苟"的意思。

的，我信仰上帝。我只是最近才有点儿疑惑，可我这会儿还是坐在此地等候恭听伟大的至理名言。尊敬的大师，我就像哲学家狄德罗。您可知道，至圣的神父，在叶卡特琳娜女皇[①]时代，哲学家狄德罗曾去见普拉东都主教。他一进去马上就说：'上帝是没有的。'伟大的先圣都主教听了这话，举起一个指头，回答说：'疯子只在自己心里说：没有上帝！'狄德罗立即跪倒在他脚下，大声嚷道：'我信了，我愿意受洗入教。'[②]于是当场就给他施了洗礼，由公爵夫人达什科娃[③]充当教母，波将金[④]当教父……"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您明明知道自己在瞎编乱造，这个愚蠢的故事完全是一派胡言，为什么您要出这种洋相?"米乌索夫已经完全无法克制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已颤抖。

"我一辈子都预感到那是一派胡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越发来劲地喊道，"不过，诸位，我要说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长老了不起！请原谅，上面那段狄德罗受洗的故事是我自己编造的，就是刚才那会儿现说现编的，以前可连想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想给大家添一些调料。我在这儿出洋相，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为了让人觉得我更加可爱。不过，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至于狄德罗的故事，我年轻时在本地的一些地主家里当食客的时候，就从他们那儿听到过不下二十次；顺便提一下，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也听令姑母玛芙拉·福米尼什娜说过。他们至今个个确信，目无神明的狄德罗去找过普拉东都主教辩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

米乌索夫霍地站起来，他不仅失去了耐性，甚至有些失态了。他怒火中烧，并且知道自己因此而显得可笑。

---

① 指叶卡特琳娜二世(1729—1796)，原系一德国公爵之女，1745 年与沙皇彼得三世结婚，后废彼得三世自立，为 1762 至 1796 年的俄国女皇。

②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曾于 1773 年访问俄国并劝说叶卡特琳娜二世进行改革。但这里所引哲学家与都主教的对话是俄国贵族阶层虚构的，旨在否定狄德罗的无神论。

③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1744—1810)，曾支持叶卡特琳娜二世废彼得三世自立的政变，后担任俄国科学院院长。

④ 波将金公爵(1739—1791)，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1787 至 1791 年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任俄军总司令。

的确，此刻修室内发生的事情委实不可思议。还在前面几代长老任期内，这修室就一直接待来访的客人，迄今已有四五十年，来客总是满怀崇敬，虔诚至极，别无他念。经许可来此的人，走进修室时几乎都懂得，这对他们是莫大的荣幸。许多人跪在地上，觐见时自始至终不站起来。有不少是“上层的”乃至学富五车的人士，这且不说，还有某些主张思想解放者，他们或出于好奇，或另有原因来到此地，但在跟大伙一起或得到单独接见走进修室时，无一例外地都给自己立下了必须首先遵守的规矩，那就是在整个觐见时间内，态度绝对恭敬，举止绝对文雅，尤其是因为这里不涉及钱的问题，一方只有仁爱和慈悲，另一方只有悔罪和渴望——渴望解决某个棘手的灵魂问题或自己内心世界的什么危机。

正因为如此，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所在之地大不敬的丑态，使在场的人——至少其中几个——莫名其妙、大为惊讶。两位司祭修士不动声色，注意集中在长老会说些什么，但是看上去已准备像米乌索夫一样站起来。阿辽沙低头站在一旁，直想哭。他觉得最奇怪的是：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胞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身上，因为他是唯一能制止父亲胡来的人，别人谁也不拥有那样的影响，讵料这时他竟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眼睛朝下，显然抱着一种近乎求知欲的好奇心等着瞧这一切如何收场，仿佛他自己在这儿完全是个局外人。阿辽沙对宗教学校毕业生拉基津也很了解，两人差不多可以说挺要好，现在阿辽沙甚至不敢朝他看一眼，因为他知道拉基津在想些什么，虽然整个修道院里只有阿辽沙一人知道。

“请原谅……”米乌索夫向长老说，“您也许认为我也参与了这种不体面的恶作剧。我的错误在于我竟相信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么个人，在拜访如此受人尊敬的长者时会懂得自己应该遵守的准则……我不曾料到，自己不得不为和他一起进来这件事请求原谅……”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话没说完，已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正想从屋子里走出去。

“不要激动，我请求您，”长老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靠两条瘦弱的腿支撑身体，然后拉住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两只手，让他重又坐到椅子上。“定一定神，我请求您。我特别请您做我的客人。”说完，他鞠

了一躬转过身去，仍在自己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伟大的长老，请问：我的风趣的表演是否冒犯您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突然嚷道，他双手抓住椅子的扶手，似乎准备从椅子上蹦起来，具体须视别人如何回答而定。

“我诚恳地请您也不要激动，不必拘束，”长老字字都有分量地对他说，“请不必拘束，完全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主要的是不必那么自惭形秽，因为一切都由此而起。”

“完全像在家里一样？也就是说，保持本来面目？哦，这有点儿过分，太过分了，但是——我心领了！我说，有福的神父，您可别劝我现出本来面目，别冒这个险……我自己也不敢走得那么远。这一点我预先说清楚，为的是保护您。我这个人其余各个方面依然云山雾罩，尽管某些人想往我脸上抹黑。我这指的是您，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至于对您，至神至圣的贤人，我要宣泄一下洋溢在胸中的敬佩之情！”他站起来，高举双手，说道：“‘曾经怀过你的那个肚子和喂过你的那两个奶头真有福哇，特别是奶头！’[①]刚才您说：‘不必那么自惭形秽，因为一切都由此而起，’——您这话简直把我从前心到后背一下子捅穿了，把我的底细全看透了。我在人前确实总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比谁都卑鄙，谁都把我当作小丑，于是我心想：‘那我就真的扮演小丑吧，你们怎么看，怎么想，我都不在乎，因为你们个个比我更卑鄙！’所以我成了小丑，由于羞惭而成了小丑，伟大的长老，是由于羞惭！我纯粹是因为过于敏感而耍赖。要是我来到人前时相信，大家都会把我当作最可爱、最聪明的人接待，——哦，上帝啊！那我肯定能成为一个大好人！大师！”他骤然跪倒在地。“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

直到现在仍然难以判断：他究竟在恶作剧，还是果真深受感动一至于此？

长老抬起眼皮朝他看看，含笑说：

“该做什么您自己早就知道，您有足够的智慧。勿酗酒，勿饶舌，勿

---

① 《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7节记载了一个女人赞美耶稣和圣母的话。但老卡拉马佐夫竟会“别出心裁”地加以篡改，用来恭维长老，令人肉麻而又恶心。

纵欲，尤其是勿贪财，关闭您的酒店，如果不能全部歇业，哪怕关掉两三家也好。而主要的一点，最最主要的一点是——勿说谎。”

“您是不是指狄德罗的故事?”

“不，不是指狄德罗的故事。主要的是勿对自己说谎。对自己说谎和听自己说谎的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周围，即使有真理，他也无法辨别，结果将是既不自重，也不尊重别人。一个人如果对谁也不尊重，也就没有了爱；在没有爱的情况下想要消遣取乐，无非放纵情欲，耽于原始的感官享受，在罪恶的泥淖中完全堕落成畜类，而一切都始于不断地对人和对己说谎。对自己说谎的人最容易怄气。要知道怄气有时是很开心的，对不对？一个人明明知道谁也没有冒犯他，而是他无端臆想自己受到了冒犯，信口雌黄故作姿态，夸大细节混淆视听，抓住只言片语大做文章，——这些他自己也知道，可还是动不动就怄气，怄得有滋有味，怄得其乐无穷，就这样直到真的怀恨在心……还是站起来吧，坐下，我恳切地请求您，要知道这一切也都是虚伪的姿态……”

“有福的人哪！让我吻一下您的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骨碌爬了起来，迅速亲了一下长老骨瘦如柴的手。“说得对，怄气确实开心。您这话说得真好，我还没听到过如此精辟的见解。不错，我这辈子怄气确实觉得开心，我是为了美学上的需要而怄气，因为有时候扮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不但开心，还有美感；——这一点您忘记了，伟大的长老，那就是：美感！我要把它记在本子上！我说谎端的说了一辈子，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不说谎。千真万确，我就是谎话，是谎话之父！不，好像不是谎话之父，我老是把原文记错，就算是谎话之子吧，那也够可以的了。不过……我的天使……有时候谈谈狄德罗也无妨！狄德罗坏不了事，可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坏事。伟大的长老，我差点儿忘了，其实打前年起我就一直想上这儿打听一件事，就是说，到这儿来详细了解，认真请教——只是请别让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我的话。伟大的长老，请问有没有这回事：不知哪一卷《圣徒言行录》中介绍过一位圣者显灵的故事，这位圣者为了信仰受尽折磨，在他终于被砍头以后，他竟站起来，把自己的脑袋捡起来‘作亲吻状’，并且捧着它走了很

长时间,一路'作亲吻状'。尊敬的各位神父,这件事真实不真实?"

"不,不真实。"长老说。

"所有的《圣徒言行录》里都没有类似的记载。您说的《言行录》上记的是哪一位圣者的事迹?"管理图书的那位司祭修士问。

"我也不知道是哪位。我不知道,不清楚。我上当了,是别人说的。我听到了,知道是谁说的吗?就是这位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刚才他还为狄德罗发火来着,这件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我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这件事,我向来不跟您说话,根本不交谈。"

"不错,您没有对我讲过;但您是当着一群人讲的,我就在这群人中间,那是大前年的事。我之所以旧事重提,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因为您讲的这个滑稽的故事动摇了我的信仰。这一点您并不知道,并不了解,可我回到家中信仰发生了动摇,而且从那以后便每况愈下。是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由于您的缘故,一个人堕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可不是狄德罗!"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激昂慷慨地越说越来劲儿,其实人人都十分清楚,他又在演戏。但米乌索夫到底还是被刺着了,刺得很痛。

"一派胡言,全是胡言乱语,"他嘟哝道。"也许我在某个时候确实说过……只是没有对您说过。这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在巴黎听一个法国人说,那是我国教堂里晨祷时从《圣徒言行录》中向教徒宣读的……这位法国人很有学问,他专门研究过俄国的统计资料……在俄国住过很长时间……我自己没读过《圣徒言行录》……也不会去读……人们在餐桌上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当时我们正在进餐……"

"是啊,当时您在用餐,可我却失去了信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还在挑逗。

"您的信仰与我什么相干!"米乌索夫本想大喝一声,但在倏忽之间克制住了自己,只是轻蔑地说:"您真是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弄脏。"

长老突然离座起身。

"请原谅,我要暂时离开诸位几分钟,"他向所有的客人说,"有人在你们之前就已经来了,一直在那里等我。至于您,还是不要说谎吧,"临了还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补上一句,说时脸上的神情倒是挺高

兴的。

他从修室里走出来，阿辽沙和另一名见习修士赶紧跟上，以便搀扶他下台阶。阿辽沙紧张得简直气也喘不过来，他庆幸能够离开，但也庆幸长老非但没有见怪，而且还显得挺高兴的样子。长老向回廊走去，准备为在那儿等他的人们祝福。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还是在门口把他叫住了。

“最最有福的人哪！”他声情激越地喊道，“请允许我再一次吻您的手！不，跟您还是可以谈谈的，可以相处的！您以为我总是这样说谎和扮演小丑的吗？实话对您说吧，刚才我一直在演戏，那是故意试试您。我一直在对您进行试探：能不能跟您相处？以您的尊严是否容得下我的谦卑？现在我要给您颁发及格证书：跟您是可以相处的！从现在开始我要保持沉默，一直不开口。我回去坐在椅子上，不说话。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轮到您说了，这儿留下的人中间您是唱主角的……可以唱十分钟。”

三

信　女

台阶下面靠围墙外侧搭建的回廊旁边，麇集着约莫二十个信徒，全是女的，大都属劳苦百姓。她们被告知，说长老终于要来了，所以她们聚集在廊边等候。女地主霍赫拉科娃母女俩也走到回廊上，她们也来求见长老，不过是在专门招待有身分的女宾的房间里等候。母亲霍赫拉科娃太太是位富有的女士，衣着总是高雅有致，还相当年轻，相貌很不俗，有几分憔悴，一双很有生气的眼睛几乎是全黑的。她顶多不过三十三岁，却已经寡居五年。她那十四岁的女儿下肢瘫痪。可怜的少女已经半年不能走路，由别人用一辆长长的躺式轮椅推行代步。姑娘有一张俊俏的脸蛋，只是因病而略显得消瘦，但很精神。她那双睫毛很长的深色大眼睛闪耀着调皮的神情。母亲从春天起就打算带她到国外

去，但夏季因处理田产庄园的事务耽搁了时日。她们在我们的小城逗留都快一个星期了，主要是办事，不是进香，但三天前已经拜谒过长老。现在她们忽然又来了，虽然明知长老几乎已不能接见任何人，可是这母女俩苦苦恳求给予她们再次“一睹神医风采的荣幸”。

在等候长老出来时，母亲坐在女儿轮椅旁的一把椅子上，与她相距两步站着非本地修道院的一名老修士，来自遥远的北方一座鲜为人知的修道院。他也想得到长老的祝福。

但是，长老在回廊上刚一露面，首先就直接走到平民那里。人群挤向连接低矮的回廊与平地的三级台阶。长老站在上面一级台阶上，套上圣带，开始为向他这边挤过来的妇女们祝福。有人拉住一个“鬼号婆娘”的两只手，把她拖到长老跟前。她一见长老，就突然打起嗝来，同时发出莫名其妙的尖叫，全身扭曲哆嗦，好像在发临产时的抽风病。长老把圣带按在她头上，为她念了一段简短的祈祷文，病人马上停止号叫，安生了。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怎样，但我幼年时经常在乡下和修道院里看见这些女人，并听到她们的狂号乱叫。别人把她们拉去做礼拜，她们不是尖叫，便是像狗一样狂吠，声震整个教堂；可是当圣餐给端了出来，别人把她们拉过去领圣餐时，“魔鬼附身”会立刻停止，病人照例能安生若干时间。我小时候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震惊和诧异。但当时我听某些地主说，特别是听城里的老师对我的疑问回答说，这都是假装的，为的是可以不干活，并且说采取必要的严厉手段肯定能根治这种现象。他们还援引种种趣闻轶事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但后来我很惊讶地从一些医学专家那儿了解到，根本不存在任何做假的问题，这是一种可怕的妇女病，好像多见于我们俄国，它表明我国农村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悲惨。这种病的起因是：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用土法熬过难产，产后又过早地干重活；此外，对于无处宣泄的悲苦、丈夫的殴打等等，也有些妇女始终不能像大多数同命人那样逆来顺受。可是大叫大闹、撒泼打滚的女人只要给带到圣餐前便霍然而愈——对这种奇怪的现象，过去人家总是向我解释说那是假装的，更有人简直把它说成是“教权派”在故弄玄虚；其实，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可能也是十分自然的。把患者拖去领圣餐的其他女人，更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如同相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

般完全相信：只要患者被带到圣餐前按下头去凑近圣餐，附在患者身上作祟的魔鬼一定受不了。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神经质的，当然也是属于病态心理的女人来说，在圣餐前被按倒的一刹那，她的全身机制必然受到震撼，这种震撼是由期待显圣除病的奇迹以及绝对相信奇迹会出现的心理引起的。于是奇迹出现了，虽然只管用一会儿工夫。

此刻的情形正是这样。长老刚把圣带盖在患者头上，奇迹就出现了。

许多挤在他跟前的妇女在这霎时间的效果影响下，因感动和欣喜而热泪纷纷；另一些女人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哪怕吻一下他的衣服边沿也是好的；还有一些则像唱歌似的哭喊着。

长老为她们一一祝福，跟某些人还交谈几句。那个"鬼号婆娘"他认识，她是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给带来的，离修道院不过六里（约六点四公里）[1]地，以前也曾来过。

"这一位可是远道而来的！"他指着一个还完全算不上年老、却干瘪得只剩皮包骨的女人说。那女人的脸不是一般的晒黑，而是彻底变黑，她跪倒在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老。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狂乱的邪气。

"老远来的，老爷子，老远来的，离这儿有三百里（约三百公里）地。老远哪，神父，老远哪！"那女人拉长声调说，脑袋不紧不慢地左右摇晃，手掌托着一边腮帮子。她说话像是在哭亲人。

老百姓的悲痛有长期积在心中默默忍受的；它深沉内向，无声无息。但也有向外宣泄的悲痛；它会以眼泪的形式迸发出来，从那一刻起便转为连带哀诉的号哭。这种悲痛尤其多见于女人。但它并不比无言的悲伤好受些。号哭只能痛快于一时，其代价则是进一步刺激和撕裂心中的创伤。这样的悲痛甚至不愿别人给予安慰，它自知无法解脱，索性以痛攻痛。号哭只是一种不断刺激创伤的需要。

"想必是在城里做营生吧？"长老继续垂问，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那个女人。

---

① 书中的度量衡名称绝大部分为旧制，如俄里、俄尺、俄升、俄斤等，为方便我国读者，译者一般在括号中换算成今制。如此处的"六里"实为"六俄里"，一俄里等于1.0668公里。

"我们是城里人,神父,城里人;论出身是农民,可是住在城里。我是专为瞅您来的,神父。我们听人家说您来着,神父,说您来着。我的儿子没养大就死了,我把他埋了以后,便出门烧香求神。我去过三座修道院,那儿都指点我说:娜斯塔秀什卡,上这儿来吧,就是说,让我来找您,亲爱的,来找您。我就来了,昨天做了站立礼拜,今天瞅您来啦。"

"你为什么哭?"

"心疼儿子啊,老爷子,他都快三岁了,只差三个月就满三岁了。我为儿子伤心,神父,为儿子。那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我跟尼基图什卡有过四个孩子,可我们家留不住孩子,好人哪,留不住哇。头仨我埋了,倒也不怎么心疼他们,可这最后一个我埋了以后老是忘不了。他就像站在我前面似的,总不走开。把我的心都熬干了。我瞅着他的小睡衣、小衬衫、小靴子,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把他留下的东西一件件全都摆出来,瞅着瞅着,就哭起来了。我对我的丈夫尼基图什卡说:当家的,你让我出去烧烧香、求求上帝吧。他是个马车夫,我们不穷,神父,不穷,我们赶自己的马车载客,马是自己的,车也是自己的。可如今我们还要它干吗?我不在家,我的尼基图什卡就整天喝酒。我知道他一定会的,过去也是这样:我只要一转身,他就管不住自己。而如今我压根儿不去想他。我离家已经两个多月。我把他忘了,我什么都忘了,也不想记起来;往后我跟他还有什么奔头?我跟他算是完了,我所有的亲人都完了。如今我也不想瞅瞅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产,反正我是什么也瞅不见的了!"

"听着,大嫂,"长老说,"古时候有位大圣人,一天在寺院里看见一个像你这样做母亲的在哭,因为她唯一的小孩也被上帝召去了。大圣人对她说:'莫非你不知道,这些小孩在上帝的宝座前面胆儿有多大?天国里甚至没有谁比他们的胆儿更大的。他们对上帝说:"主啊,你把生命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刚睁眼看到生命,你又把它从我们身上拿回去了。"他们就是不怕,硬是向主请求,于是上帝立刻赐给他们天使头衔。所以,'大圣人说,'你做母亲的该高兴才是,不要哭泣,你的孩子此刻也在上帝身边位列天使。'古时候圣人对失去孩子而哭泣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位大圣人,决不会对她说假话。所以,你也要明白,

大嫂，你的孩子此刻一定也在上帝的宝座前，又高兴又快活，并且在为你向上帝祈祷。所以我劝你也要这样：在哭泣的同时应当高兴。"

那女人手托腮颊，低首垂目听长老说完。她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尼基图什卡也是这样安慰我的，跟您的话一个样。他说：'你这个糊涂娘们，你哭什么呀？咱们的儿子这会儿定然在上帝身边跟天使们一起唱诗呢。'他对我是这么说，可我瞅见他自己也在哭，跟我一样在哭。我说：'我知道，尼基图什卡，除了在上帝身边，他还能在哪儿？只不过眼下这儿没有他，尼基图什卡，他不跟咱们在一起，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咱们身旁！'但愿能让我再瞅他一回，哪怕只瞅那么一眼，我不向他走过去，不吭一声，我躲在角落里，只要瞅那么一小会儿，听一听他的声音，以前他在院子里玩儿，会自己走到家门口，扯起他的小嗓门儿叫唤：'妈妈，你在哪儿？'但愿能让我再听他在屋子里走一回，只要再听一回他的脚步声，笃，笃！我记得他时常冲我跑过来，一边嚷一边笑，不知有多少回！我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可是他没了，老爷子，没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这是他的小腰带，可是他——没了，我再也见不着他，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她从怀里抽出儿子的镶金银丝绦的小腰带，才对它一看，马上抽噎着哆嗦起来，并用手遮住眼睛，可是眼泪却如泉水一下子从她的指缝中往外迸涌。

"这就像《圣经》上记载的，"长老说，"古代的'拉结哭她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①] 你们做母亲的在世上注定就是这样的命。不必寻找安慰，你需要的不是安慰，还是不要寻找安慰，哭吧，只是每当你哭的时候，一定得想起你的儿子是上帝的天使中的一个，他正从天上向你遥望并且看见了你，瞧着你的眼泪很是高兴，还让上帝看你流泪。你这种伟大的母亲的哭泣还会持续很久，但最终将化为心平气和的喜悦，你的眼泪将不再是苦的，而只是慈祥和蔼的热泪，能拯救心灵免于罪过并且得到净化。至于你的孩子，我要为他作安魂祈祷。他叫什么名字？"

---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8节。

“叫阿列克塞，老爷子。”

“名字很可爱。是依圣徒阿列克塞取的吧?”

“对，老爷子，对，正是依圣徒阿列克塞取的名!”

“多好的圣人哪！我一定为你的孩子祈祷，大嫂，我也要在祷告中提到你的悲哀，还要祝愿你的丈夫健康。不过，你撇下他不管可是罪过。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好好照看他。你的孩子要是从天国里看到你抛弃他的父亲，他将为你而哭泣；你为什么要扰乱他的幸福呢？要知道他还活着，活着，因为灵魂是永生的，他虽不在家里，可是他总在你身边，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倘若你说你恨自己的家，那他怎么能进家门呢？倘若不能看到你们俩——父亲和母亲——在一起，那他上门去找谁呢？眼下你老是梦见他，觉得很痛苦，可是将来他会给你送去宁静的好梦。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大嫂，今天就动身。”

“我回去，亲人哪，我听您的话，回去。您解开了我心上的疙瘩。尼基图什卡，你一定在等我吧，我的尼基图什卡，亲爱的，你一定在等我吧!”

那女人又拉长声调唱上了，但长老已经转向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妇人。老妇人的衣着像是城里人，不是香客打扮。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她有心事，是来诉说什么事情的。她自称是一名军士的遗孀，住得不远，就在我们城里。她的儿子瓦先卡在军需部门供职，去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他从那儿写来过两封信，可是最近已有一年音信全无。她想打听儿子的情况，但实际上她连该去哪儿打听都不知道。

“前些日子斯杰潘尼达·伊利尼什娜·别德里亚金娜——她丈夫是个商人，很有钱——对我说：‘普罗霍罗夫娜，你把你儿子的名字写在亡魂册上，送到教堂去，就当他死了祈祷他安息吧。他的灵魂要是感到不安，他就会写信了。’斯杰潘尼达·伊利尼什娜说这办法别人试过好多次了，灵得很。不过我心里不太踏实……您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您说，这样做好不好？这是正路还是邪道?”

“这等事连想也不该想。甚至这样问都是可耻的。怎么能为一个活人做安魂祈祷呢？何况你还是他的生身母亲！这是极大的罪过，跟妖术魔法差不多，若不是念你无知，是不能宽恕的。你最好还是祈求圣

母，她很快就会保护和帮助你，祈求她保佑你的儿子平安健康，也祈求她宽恕你的一念之差。我还有几句话对你说，普罗霍罗夫娜。你的儿子不久就会回来看你，要不，一定会写信来的。你记住我的话。走吧，从此你放心就是。我告诉你，你的儿子活着。”

“您真是我们的大好人，愿上帝给您奖赏，您是我们的恩人，在上帝面前有您为我们大家祈祷，担待我们的罪过……”

而长老已经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个劳累过度、看上去害肺病、尽管年纪还轻的农妇两次向他投来炽热的目光。她默默地望着，眼神似有所求，但是她好像不敢往这边靠近。

“你有什么事，我的孩子？”

“解救一下我的灵魂吧，神父。”她声音不大、不紧不慢地说，随即双膝跪倒，向长老叩头。

“我犯下了罪过，亲爱的神父，我的罪过使我害怕。”

长老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坐下，那女人膝行向他靠近，始终没有站起来。

“我丈夫去世两年多了，”她开始说，声音轻得近乎耳语，身体像是在颤抖。“我嫁过去以后的日子非常难过，丈夫年纪大了，老是狠狠地打我。后来他病倒了，我瞧着他，心想：要是他病好了，又能下地打我，那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我脑瓜里钻进了这个念头……”

“等一下。”长老说着把自己的耳朵一直凑到她嘴边。底下的话那女人便说得声音更轻了，旁人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楚。她很快就讲完了。

“有两年多了？”长老问。

“有两年多了。起初我并不想，可是近来老是病病歪歪的，心里就犯疑惑了。”

“你是从远地方来的？”

“离这儿有五百里地。”

“忏悔时说了没有？”

“说了，都忏悔过两回了。”

“圣餐礼让你参加了没有？”

“参加了。我害怕；我怕会死去。”

“什么也别怕，任何时候都不用怕，也不必犯疑。只要悔过之意在你心中不淡薄下去，那么，上帝一切都能宽恕。对于真诚悔过的人，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罪过是上帝不能加以宽恕的。再说，一个人也不可能犯那么大的罪过，大得能耗竭上帝无比博大的爱。难道有哪一种罪过能大过上帝所能宽恕的限度？你只要不断地忏悔，把害怕从心中彻底赶走。要相信，上帝对你的爱是你无法想象的，哪怕你有罪过，哪怕你陷在罪过之中，上帝还是爱你的。至于天国喜欢一个悔过的罪人胜过喜欢十个规矩人，这已经是常言古话了。去吧，不用害怕。不要恼恨他人，受了委屈不要生气。死去的丈夫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要在心里一笔勾销，真心诚意地跟他和好。既然你有悔过之心，也就有了爱心。只要有爱心，你就是上帝的人……爱能赎一切罪过，能拯救一切。既然我这么个和你一样有罪的凡人能为你的诚心感动，能怜悯你，更不必说上帝了。爱是无价之宝，用它能赎买整个世界，别说自己的罪能赎，就连别人的罪也能赎。去吧，不用害怕。”

他为那女人画了三次十字，从自己脖子上取下一个小小神像给她戴上。那女人一躬到地，默然向他行礼。长老从台阶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向一个怀抱吃奶婴儿的健壮妇女看了看。

“我打维舍果里耶来，亲爱的神父。”

“离这儿有六里地呢，抱着个孩子可把你累坏了。你来有什么事？”

“来看看您。我来过您这儿，您忘了吗？您的记性可不怎么样，会把我给忘了。我们那儿说您病了，我心想：我得去亲自看望他一下。现在我看见您了，您哪儿有什么病啊？您还能活二十年，真的，愿上帝保佑您！有那么多的人在为您祈祷，您哪儿能病呢？”

“谢谢你，亲爱的，为了这一切。”

“顺便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儿是六十戈比，亲爱的神父，您把这点儿钱拿去送给比我更苦的女人吧。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心想：还是交给他更好，他知道应当给什么人。”

“谢谢，亲爱的，谢谢，好心人。我认为你想得很对。你抱的是个女孩吧？”

“是女孩，敬爱的神父，叫伊丽莎白。”

“愿主赐福给你们俩——你和你的孩子伊丽莎白。你使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大嫂。再见了，亲爱的人们；再见了，我的孩子们；再见了，善良的人们。”

他给所有的人祝福，并向所有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四

一位信仰不坚定的女士

外地来的女地主把长老与平民交谈、为平民祝福的一幕全都看在眼里，不禁悄悄地泫然泪下，便用手绢抹去。她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上流社会女士，在许多方面具有真诚善良的品质。当长老终于向她这边走过来时，她立即感奋地迎上去说：

“看到如此感人的情景，我得出了好多好多的……”她激动得连话也讲不利索。“哦，我明白了人民对您的爱戴，我自己也爱人民，我愿意爱他们，怎么能不爱人民，怎么能不爱我们出色的、伟大而又质朴的俄罗斯人民！”

“令嫒的健康怎样了？您又想跟我谈谈？”

“哦，我再三央告、恳求，我愿意跪下，哪怕在您的窗前跪上三天也愿意，直到您接见我。伟大的神医，我们特来向您表示我们的满腔感佩之意。是您把我的丽扎给治好了，完全治好了，全靠星期四您为她做了祈祷，并且把您的双手按在她头上，我们迫不及待地赶来，就是想把您的这双手好好吻个够，表示一下我们对您的感恩之情和崇敬之心。”

“怎么说治好了呢？她不是还躺在椅子上吗？”

“但是夜里的寒热完全没有了，从星期四开始已经有两昼夜一切正常，”这位女士急急地说，“不但如此，她的腿也比前硬实了。今天早晨她起身时精神很好，她整夜睡得很香，您瞧她红润的脸色，瞧她亮闪闪的眼睛。原先她老是哭，而现在笑口常开，高高兴兴，欢欢喜喜。今天她定要自己站一会，结果她单独站了整整一分钟，不依靠任何支持。她

跟我打赌，说再过两个星期就能跳四对方舞了。我请来了本地的赫尔岑什图贝大夫；他耸耸肩膀说：'令人惊讶，难以置信。'试想，我们怎么能不来打扰您，怎么能不飞也似的赶到这里来向您致谢？Lise，[1]快谢谢，谢呀！"

Lise笑盈盈的俏脸庞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她在躺椅上尽可能欠起身子，眼睛看着长老，两手在他面前对合，但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笑的是他，是他！"她指了指阿辽沙，同时孩子气地恼恨自己没能忍住，还是笑了起来。此时如果有谁看一下站在长老后面保持一步之隔的阿辽沙，定然会发现他脸上很快泛起了红潮，一眨眼就染遍他的两颊。他的眼睛刷的一亮，随即低下去看着地上。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受托有事要向您交代……您好。"母亲忽然转而对阿辽沙说，并向他伸出戴着很雅致的手套的一只手。

长老转过头来，忽然凝神看着阿辽沙。阿辽沙走到丽扎跟前，有些奇怪和不好意思地笑着也向她伸出一只手。Lise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让我给您捎来了这个，"她把很小的一封信交给阿辽沙。"她特别关照请您上她那儿去一趟，越快越好，希望您不要使她失望，一定得去。"

"她要我去一趟？要我上她那儿去？……究竟为什么？"阿辽沙深感诧异地喃喃自语。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

"哦，都是为了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和……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做母亲的约略解释道。"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目前已定下一个主意……但这事她一定要跟您面谈……为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但她要您尽快去一趟。您会这么做的，一定会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我总共只见过她一面。"阿辽沙仍然困惑不解地说。

"哦，她是那么高尚，那么无与伦比！……光凭她遭的罪就……请想象一下她曾经忍受和现在正忍受着的是什么样的痛苦，想象一下等

---

[1] 她女儿名字丽扎的法国化叫法，音译为"莉兹"。

待着她的又将是什么……这一切实在可怕，太可怕了！”

“好吧，我去。”阿辽沙定下主意说，他已把那封神秘的短简匆匆读了一遍，信中除恳请他去以外，没有作任何说明。

“啊，您真是太热心、太慷慨了！”Lise 大为振奋，一下子欢呼起来。“我还对妈妈说呢：‘他决不会去的，他在修道。’您真是个好人！不过我一直认为您是个好人，现在我很高兴把我的看法告诉您！”

“Lise！”母亲在一旁提醒女儿注意不要失态，但旋即微微一笑。

“您把我们也给忘了，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就是不愿意上我们家去，可 Lise 对我说过两次，只有跟您在一起她才觉得快活。”

阿辽沙举起低垂的双目，一下子又涨红了脸，而且又憨然一笑，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不过，长老已不在观察他。前文曾经提到，有一位非本院的修士在 Lise 的轮椅附近候见长老，此时佐西马长老便在与他交谈。来者显然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修士，也就是说，出身平民，目光短浅，世界观一成不变，但很虔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很固执。他自称来自鄂毕多尔斯克的圣西尔维斯特——一座地处遥远的北方、总共只有九名修士的穷修道院。长老为他祝福，并邀请这位修士到他修室去坐坐，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您怎么敢揽这样的事？”修士突然问道，一边郑重其事地指指 Lise。他指的是长老怎么有把握“治好”她的病。

“当然，现在谈这事为时尚早。好转还不是痊愈，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但如果能够奏效，那不是谁的力量，只能是上帝的意旨。一切都出自上帝的安排。来看我吧，神父，”临了他对修士说，“我不是什么时候都撑得起来的。我三天两头闹病，我知道自己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哦，不，不！上帝不会把您从我们这儿夺走的，您还能活很久很久，”女地主大声说，“再说，您哪儿有病啊？您看上去那么清健，那么精神，那么幸福。”

“今天我觉得比前几日好得多，不过我知道这仅仅是回光返照。现在我对自己的病已经明白无误。如果说您觉得我精神很好，那么最使我高兴的事在任何时候都莫过于听您指出这一点。因为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谁要是十分幸福，他就有资格对自己说：‘我在这世上实现了上帝

的意旨。'所有虔诚的教友，所有的圣徒，所有神圣的殉道者都是幸福的。”

“哦，您说得真精彩！多么有胆识、多么崇高的言语！”女地主赞叹道，“您的话像匕首一样锋利。然而幸福，幸福在哪里呢？谁又能说自己是幸福的呢？哦，既然承蒙您允许我们今天再次见您，那就请您听我把上一回没完全说透、也不敢说的话一齐抖出来，听我说说我所忍受的痛苦，忍受了很久很久的痛苦！我很痛苦，请原谅，我很痛苦……”

说到这里，一阵强烈的情感冲动促使她在长老面前把自己的双手合在一起。

“究竟是什么？”

“我的痛苦在于……不信……”

“不信上帝？”

“哦，不，不，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可是未来的生活——这实在是个难猜的谜！这问题谁也解答不了！请听我说，您会治病，您对人的灵魂了如指掌；我当然不敢奢望您完全相信我的话，但我十分郑重地向您保证，我现在说这话并非由于轻率，人死了以后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这个念头一直使我激动，甚至使我痛苦，使我恐惧、惊慌……所以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一辈子都不敢跟谁讲……现在斗胆向您求助……哦，天哪，现在您不知会把我看作什么样的女人！”

她情不自禁地两手拍了一下。

“不必管我会怎么想，”长老答道，“我完全相信您的苦恼是真实的。”

“哦，我对您不胜感激！请听我说。我闭上眼睛，心想：既然人人都有信仰，那么这是从何而起的呢？有人认为，这一切最初是由恐惧而起，人们害怕森严的自然现象，便产生出种种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的。我在想：照这么说，即使我一辈子都有信仰，我死了以后照样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坟上会长出牛蒡草来’，像我从一位作家的书上读到的那样。这太可怕了！怎样才能把信仰找回来？事实上，我仅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信过，那时反正什么都信，自己什么也不想……怎样能证明其存在？现在我来到此地，就是为了匍匐在您面前

求您这件事。如果我再错过眼前这次机会的话，那么此生没有人能回答我了。拿什么来证明其存在？怎样才能确信无疑？哦，我真是太不幸了！我举目四顾，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对什么都无所谓，差不多人人如此，现在谁也不关心此事，只有我一个人受不了。这真是要命，真是要命！"

"毫无疑问，是这样。但要证明实在办不到，确信其存在则是可能的。"

"怎样确信？通过什么？"

"通过切实的爱的经验。您要设法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去爱世人。随着您在爱世人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功，您也就会逐步相信上帝确实存在，相信您的灵魂确实永生不灭。如果您在爱世人的努力中达到完全忘我的境界，那时您必将坚信不移，任何疑惑哪怕想窥探您的心灵都不可能。这是经过了验证的，确实如此。"

"切实的爱？这又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要知道，我是那么热爱人类，信不信由您，有时候我梦想能抛开一切，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撇下 Lise，去当一名护士。我闭上眼睛，想着想着，就会心驰神往，在那样的时刻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无论什么创伤，无论什么化脓的溃疡都吓不倒我。我会亲手加以包扎、清洗，我可以看护那些病人，我愿意吻那些脓疮……"

"您所梦想的是这个而非其他，这就相当不错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您真的能作出什么善举来。"

"是的，但在这样的生活中我能熬多久呢？"女地主热切和近乎狂乱地继续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最使我苦恼的一个问题。我闭上眼睛，自己问自己：你在这条道路上能长期坚持吗？如果你给一个病人清洗脓疮，他不是马上向你表示感激，相反，还变着法儿折磨你，不赏识、不理会你仁爱为怀的服务精神，冲你大叫大嚷，粗暴地要这要那，甚至向某一位上司告状（这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身上是屡见不鲜的），——那怎么办？你的爱还维持得下去维持不下去？于是，您知道不，我胆战心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会使我切切实实爱人类的一片热忱变得冰冷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别人毫无感恩之心。总

之，我是施恩图报的，我要求立刻得到报答，也就是得到赞许和以爱还爱。否则我没法爱任何人！”

她处在阵发性的亢奋之中，十分真诚地鞭挞着自己。完了以后，她望着长老，坚定的目光不无挑战的意味。

“这跟一位医生跟我谈过的情形一模一样，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长老说，“他已经上了年纪，是位无可争辩的有识之士。他说得也像您一样坦率，虽然用了开玩笑的口吻，但那是辛酸的玩笑。他说：‘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难道只能陷于绝望？”

“不，因为您在为此深感苦恼，有您这份心意就足够了。只要尽力而为，会给您记上一笔的。您已经做了很多，否则您不可能如此深刻地认识自己！可如果您现在对我如此坦诚相告，目的也只是要我对您的直率表示赞许，而且刚才您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赞许，那么，您在切实地爱世人的行动中当然达不到什么境界，一切仍将停留在您的梦想之中，整个一生会像幻影似的倏然消逝。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灵魂不灭的问题您自然也会淡忘的，最后您自己凑合着也就平静下来了。”

“您使我彻底垮了！此刻，就在您说话的一刹那，我方始明白，刚才我告诉您我受不了毫无感恩的表示时，我确实只想得到您对我的真诚的嘉许。您使我看清了自己，您抓住了我的要害，并且向我本人把我剖析得一清二楚。”

“您这是真心话吗？听了您这番自白以后，现在我相信您是真诚

的，心地是善良的。即使您达不到幸福的境界，请永远记住您是走在正道上，要努力不偏离这条路。主要的是力戒作假，力戒一切弄虚作假，尤其要力戒向自己作假。您得提防这一点，每时每刻加以警惕。此外，既不要嫌弃别人，也不要嫌弃自己。凡是您觉得自己内心存在什么要不得的想法，那么，您自己发现这一点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净化了。您还要力戒恐惧，虽然恐惧只是一切作假的后果。在爱的征途上永远不要害怕您自己的怯懦心理，甚至对您在这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也不必怕得要命。很抱歉，我不能对您说什么动听的话，因为与梦想中的爱比较起来，切实的爱是一件严酷和令人生畏的事情。梦想中的爱图的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渴望做出人人注目的壮举。怀着这样的梦想确实连命也舍得，只要这过程不持续很久，而是像在舞台上那样快快结束，只要人人都瞧着他表示赞许。切实的爱则需要工作和毅力，对于某些人来说兴许还是一门学问。但我可以预言，一旦您惊恐地发现，尽管您作了一切努力，您非但没有向目标靠近，反而像是离得更远了，——恰恰在那个时刻，我可以向您预言，您将一下子达到目的，并将在自己的上方清楚地看到上帝神奇的力量，他一直在爱护您，一直在冥冥中指导您的行动。恕我不能继续奉陪了，有人还在等我。再见。”

这位太太哭了。

“Lise，Lise，”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全身猛地一震，“祝福，您还得为她祝福呢！”

“她根本不值得爱。我看到她一直在淘气，”长老用打趣的口吻说，“小姐，您为什么老在取笑阿列克塞？”

Lise 确实一直在拿他开心。她早就注意到（从上次来访开始），阿辽沙在她面前十分腼腆，总是尽可能不对她瞧，这在她看来实在太逗了。她便聚精会神地等着捕捉阿辽沙的视线。阿辽沙顶不住别人死死盯着自己的目光，在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下隔一阵子就情不自禁地向她瞥上一眼，而 Lise 马上会冲他露出得意的笑容。于是阿辽沙更觉得难为情，更加心烦意乱。最后阿辽沙索性转身不再面朝着她，而是躲到长老背后去了。几分钟后，他还是被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又转过脸去瞧瞧别人是否在注视他，只见 Lise 几乎探身到椅外从侧面

盯着他，一心一意等阿辽沙朝她那边张望。Lise 捕捉到他的视线后，纵声大笑，连长老也忍不住了，问道：

“淘气的小姐，您为什么这样捉弄他?”

Lise 出人意料地一下子涨红了脸，双眸一闪，面部表情变得异常严肃，她突然用愤激的口吻振振有词地抱怨起来，语调很快，还有些神经质。

“可他为什么把过去的事全忘了？我小时候他抱过我，我跟他一起玩儿来着。他还上我家来教过我书，这您知道吗？两年前他来辞行的时候，说他决不会忘记我们是永久的朋友，永久的，永久的！而现在他忽然怕起我来了，莫非我会吃了他不成？干吗他不愿接近我？干吗他不跟我说话？干吗他不肯去我们家？难道是您不让？可我们明明知道别处他哪儿都去。我不便请他来，他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应该首先想到。偏偏他就是想不着，他如今是在修道啦！您干吗要让他穿上这件长袍？……他跑起来会摔倒的……”

忽然，她忍不住以手掩面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全身震动，久久不能止住，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无声的大笑。长老面带笑容听她说完，然后慈祥地为她祝福。当 Lise 吻他的手时，突然把长老的一只手紧紧按在自己眼睛上，哭了，并且说：

“您别生我的气，我是个傻瓜、一文不值的废物……阿辽沙不愿来看我这么个可笑的丫头，也许他做得对，做得很对。”

长老当即表示：

“我一定打发他去。”

五

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长老离开修室大约有二十五分钟。时间已过了十二点半，而这次聚会的当事人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却还没有来。但是大家几乎像

是把他给忘了，所以当长老返回修室时，发现他的客人们相互间谈兴正浓。居中心地位的首先是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两位司祭修士。米乌索夫也想加入谈话，其热切之状显而易见，可是他又不走运，看得出只处于次要地位，别人甚至很少答理他，这一情况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只能在他窝着的一肚子火上浇油。事情是这样的：以前他跟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学识方面也作过几次较量，一直不大能够冷静地忍受伊万对他不够重视的态度。

"至少迄今为止，我始终站在欧洲一切先进思潮的前列，可这新的一代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忖道。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自己作了保证要坐在椅子上缄口不语，有一段时间他确实保持沉默，但是面带嘲讽的冷笑注意着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窝火的神态显然感到高兴。他早就打算回敬米乌索夫一二，现在可不想错过机会。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弯腰挨到他的邻座米乌索夫肩旁，压低嗓门再一次逗他：

"您刚才因何不来一个'作亲吻状'然后离去，而居然愿意留下与如此不体面的一群为伍呢？因为您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和损害，所以留下来想展现一下才智作为报复。现在您非向他们展现您的才智不可，否则是不会走的。"

"您又来了？相反，我马上就走。"

"走在最后，比所有的人都晚！"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又刺了他一下。这几乎正好是在长老回来的一刹那。

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长老在原位上坐下后，向大家环顾一周，仿佛在殷勤相请他们继续谈下去。阿辽沙对长老的面部表情研究有素，他清楚地看到长老疲惫已极，是在强打精神应付。他的病发展到最近一个时期，已多次出现因精疲力竭而昏厥的现象。差不多正是昏厥前那样的惨白此刻正在他脸上扩散。但他显然不愿请来客散去；他对这次聚会似乎抱有自己的目的，——究竟什么目的呢？阿辽沙在留神观察。

"我们正在谈论这位先生的一篇极有意思的文章，"管理图书的司祭修士约西甫神父指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对长老说，"他提出了许多

新的见解，不过中心思想好像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一位神职人员就教会社会法庭及其权限的问题写过整整一本书，而这位先生针对该书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很抱歉，足下的文章尚未拜读，但我听说过。”长老道，同时以专注而犀利的目光凝视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这位先生的立论极有意思，”管理图书的那位神父继续说，“看来他在有关教会社会法庭的问题上对于政教分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这很有意思，但究竟怎么个否定法？”长老问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后者终于对长老的提问作出了反应，态度也并不像阿辽沙从昨天起就担心的那样客客气气中包含俯就的意味，倒是谦虚而又沉稳，显然很有礼貌，一点也不像别有用心。

“鄙人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两种成分——即教会的实质和国家的实质——彼此间的这种混淆，无疑将是永久的，尽管这种状态是不可思议的，非但永远不可能使之转变为正常状态，甚至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协调都办不到，因为其基础是虚伪。在诸如司法之类的问题上，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妥协，依在下愚见，从真正和纯粹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作为拙文对立面的那位神职人员声称，教会在国家中占有明确和肯定的地位。鄙人则以为不然，并向他指出：相反，教会应当把整个国家包含在自身之内，而不是仅仅在国家中占一席之地；即使由于某种原因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从本质上说，无疑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整个基督社会今后发展的直接目标和首要目标。”

“完全正确！”寡言少语、颇有学问的修士帕伊西神父说，语气十分坚决，甚至有些激烈。

“不折不扣的教皇极权论！”①米乌索夫大声指出，同时不耐烦地倒换一下他跷起的二郎腿。

“嗳，我们这儿可没有山！”约西甫神父当即作出反应，接着面向

① “教皇极权论”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其基本词义为“山那边”，指的是阿尔卑斯山之南即意大利一边，后来演化成主张把神权与世俗政权集于教皇一身的理论。俄国东正教会并不隶属于罗马天主教廷，米乌索夫是借用此词替代教会极权主义。

长老继续说："他的文章回答了对手——请注意，是一位神职人员——的好多论点，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根本性和实质性的'论点。论点之一：'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把权力据为己有，以支配其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论点之二：'刑事与民事裁判权不应属于教会，因为教会无论作为神职机构，还是作为人们为宗教目的而结成的联合体，这都是与它的性质不相容的。'最后，论点之三：'教会乃不属于人世间的天国。'……"

"一个神职人员从事这样的文字游戏简直荒谬绝伦！"帕伊西神父又听不下去了，便插言道，"足下反对的那本书我读过，"他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一名神职人员竟然说出'教会乃不属于人世间的天国'这样的话，当时我就惊讶不置。既然不属于人世间，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世上。《圣经》福音书中'不属人世间'一语不是在那样的意义上使用的。任意玩弄这样的词句实在太不应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到世上来立教的。顾名思义，天国自然不属于人间，而是在天上；但要进入天国，除了通过建立在地上的教会，没有其他途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做世俗的文字游戏是荒谬和无聊的。教会是真正的王国，是受命进行统治的，而且最终无疑将成为统治整个大地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得到上帝许诺的……"

他一下子不作声了，像是克制住了自己。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恭敬而认真地听他说完，然后非常沉着但依旧和颜悦色、坦荡诚恳地面向长老继续说：

"拙文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古时候，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的三个世纪内，基督教仅以教会形式出现在世上，也仅仅是教会。当异教的罗马国有意成为基督教国家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局面：罗马成了基督教国家后，只是把教会包容在自身之内，但它本身在非常之多的活动中仍和以前一样是个异教国家。其实，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在罗马这样一个国家内，异教文明和异教学问留下的东西太多了，例如国家的目的和基础便是。基督教会进入这个国家后，无疑不能放弃它的任何一条宗旨，不能偏离立教的基石，只能认定自己的目标走下去，那是上帝亲自给它指出的铁定目标，其中一项就是使全世界以及整个异教古

国向教会转化。由此可见(我是说如果放眼未来的话),不应该由教会作为‘任何社会集团’或‘人们为宗教目的而结成的联合体’(拙文的论战对手提到教会时的用语)在国家内为自己谋一席之地,而是相反,地上的任何国家以后都必须完全向教会转化,并且只能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凡是与教会目标不一致的任何目标一概加以排除。这一切丝毫不会辱没了它,不会剥夺它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名誉和光荣,不会使它的统治者丢面子,只会把它从虚伪的,仍然是异教的歧路引上通向永恒目标的唯一正道。因此,《论教会社会法庭之基础》一书的作者,如果在寻求并端出这些基础时,把它们仅仅看作一种权宜之计,看作在我们这个有罪和不完善的时代还少不了的一种妥协,那么,他的观点就对了。可是一旦该书的作者擅敢宣称,他现在端出的,其中一部分刚才帕伊西神父已经列举的那些基础,乃是坚如磐石、浑然天成和亘古不变的基础,那就直接背离了教会,背离了教会亘古不变和坚如磐石的神圣使命。这便是拙文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它的一份完整的提纲。"

"简言之,"帕伊西神父又说了,他在每一个字上都用了强音,"按照在我们这个十九世纪暴露得太清楚的某些理论,教会应当蜕变为国家,仿佛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然后消失在国家内,让位于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教会不干并且进行抵抗,那就在国家内划一个角落给它作为补偿,——在现今的欧洲大地上到处都是这样。按照俄国的观念和意愿,不应当让教会蜕变成国家并视之为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化,相反,应当让国家最终有幸成为教会,只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哦,说实在的,听了你们刚才的话,我倒是不那么气馁了,"米乌索夫笑道,同时又倒换了一下他的二郎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实现这样的理想是无限遥远的前景,除非基督第二次降临人世。反正是理想,怎么想都可以。是啊,美妙的乌托邦式空想,那时战争、外交家、银行都将消失。甚至有点儿像社会主义。我本来还以为这一切都是真格的,以为教会现在就要干起来了,比如审理刑事案件,判处笞责和苦役,也许还有死刑。"

"如果现在只有教会社会法庭而没有其他法庭,那么教会现在也不

会把犯人送去服苦役或处死。犯罪行为以及对犯罪的看法将来肯定会改变,当然是逐步改变,不是一蹴而就,但也是相当快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从容不迫地说,连眼睛也没眨一下。

"您真的这么想?"米乌索夫凝神看了他一眼。

"如果一切都成了教会,那么教会可以把犯罪和桀骜不驯的人革出教门,而不必砍头,"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继续说,"请问,被革出教门的人有哪里可去?要知道,到那时不但必须像现在这样离开人们,而且还必须离开基督。因为他犯了罪不仅与人们为敌,也是跟基督教会作对。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现在也是这样,但毕竟没有明文规定,所以现今的罪犯与自己的良心相互妥协的情况层出不穷。现今的罪犯几乎都对自己这样说:'我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但我并不反对教会,不是基督的敌人。'可要是教会取代了国家的位置,那时罪犯再要说这样的话就难了,除非他把人世间的教会一概否定。'人人都错了,人人都偏离了正道,全人类都是冒牌的教会,唯独我一个凶手兼盗贼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到底是很难的,需要具备许多特殊的条件,需要各种很少遇到的情况凑在一起。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面来探讨一下教会本身对于犯罪的观念。难道教会不应当摒弃目前这种近乎异教的态度?如今为了保护社会,对于受感染的肢体只是把它截去了事,难道教会不应当改一改这种机械的做法?不应当转变观念(不是弄虚作假,而是彻底转变),对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获救、再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弄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打断了他的话,"又是什么空想。轮廓模糊得很,听也听不懂。革出教门是怎么回事?怎么个革法?我怀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您是在拿别人开心。"

"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长老忽然开言道,于是大家马上都朝他转过脸去,"要知道,如果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犯为非作歹便没有任何制约,甚至事后不会受到惩罚——我说的是真正的而不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机械的惩罚。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刺激心灵,而真正的惩罚才是唯一有效、唯一能起威慑和驯化作用的办法,它包含在人们自身的良知中。"

"敢问此话怎讲?"米乌索夫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问。

"事情是这样的，"长老开始说，"包括流刑、苦役在内的处罚——过去还要加以鞭笞——其实并不能使任何人改邪归正，主要的是几乎没有一个罪犯怕这样的刑罚，因而罪案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愈来愈多。这一点您不会不同意吧。由此可见，社会并没有得到什么保护，因为有害的部分虽然被机械地切除，流放到远处去了，算是眼不见为净，但立刻会出现另一个罪犯来取而代之，也许会出现两个。如果说在我们的时代有什么在保护社会，甚至使罪犯改恶从善，变成另一个人，那么仍然唯有表现为人们自身良知的基督之法。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社会即教会的儿子犯了过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即教会犯了过错。可见，现代罪犯只有面对教会，而不是面对国家，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如果裁判权属于作为教会的社会，社会便知道该把哪些被革出教门的人拉回来，重新加以接纳。现在的教会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裁判权，只有从道义上加以谴责的权力，自己置身于实实在在地惩罚罪犯的事务之外。教会不开除罪犯的教籍，反而像慈父一般不断地规劝他。不但如此，教会还努力保持与罪犯的各种教务接触：让他参加教堂的礼拜、领圣餐，给予施舍，对待他与其说像犯人，不如说更像俘虏。现在世俗法律对罪犯采取排斥和切除的办法，如果连基督社会即教会也像世俗法律那样排斥他，哦，主啊，那他会怎么样呢？如果在每一次国法制裁之后教会也紧接着以开除教籍来惩罚他，那会怎么样呢？没有比这更走投无路的绝境了，至少对俄国的罪犯如此，因为俄国的罪犯还有信仰。不过，也难说，那时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罪犯绝望的心中也许会丧失信仰，那怎么办？

"但教会作为慈爱的母亲自己不参与实实在在的惩罚，因为罪犯受到的国法制裁已经太痛苦了，总该有人可怜可怜他吧。教会不参与惩罚，主要因为教会法庭是唯一包含真理的法庭，因而在实质上和道义上不能与任何其他法庭相结合，即使达成暂时的妥协也不能。在这方面不能做交易。据说，外国的罪犯很少悔过，因为现代的各种学说使他确信，他的罪行并非罪行，而只是对不公正的压迫势力的反抗。社会运用对罪犯占有优势的力量十分机械地把他从自己身上加以切除，在切除的同时还伴之以憎恶(至少欧洲人自己关于他们欧洲的情况是这样叙

述的)，——伴之以憎恶和遗忘，丝毫不关心作为自己兄弟的他今后命运如何。

“由此看来，一切都由缺乏教会最起码的怜悯而起，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那里已经根本没有教会，剩下的只是一些教会工作人员和壮丽的教堂，而那里的教会本身早就在热衷于从教会这种低级形态向国家这种高级形态过渡，将来无非是完全消失在国家之内，至少在信奉新教路德宗的国土上看来是这样。在罗马，宣告由国家取代教会则已有一千年了。[①] 故而罪犯自己已不觉得自己是教会的一员，被开除教籍的结果是破罐子破摔。这种人一旦重返社会，往往满怀仇恨，好像是社会本身把他开除出社会的。这会导致何种结局，您可以自己推断。在许多情况下，我国似乎也是这样。但问题恰恰在于：除了设置的法庭，我国还有教会，它始终把罪犯作为自己亲爱的并且仍然视为宝贝的儿子与之保持接触；此外，教会法庭也还保留着，哪怕仅仅保留在头脑里，虽然不是实实在在的法庭，但毕竟作为未来的一种梦想存在着，而且连罪犯自己凭着灵魂的直觉无疑也是承认的。

“刚才在这里谈到，如果教会裁判权真的实行起来并且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都变成教会，那么，不仅教会法庭能对罪犯的改恶从善产生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影响，而且犯罪行为本身也可能真的会减少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这话有道理。再者，教会对于未来的罪犯和未来的罪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也将与现在的观念完全不同，教会将有办法使被弃绝者重返社会，使图谋不轨者悬崖勒马，使堕落者获得新生。

“诚然，”长老淡然一笑，“目前基督社会本身还没有作好准备，仅靠七位贤人撑着；但由于这样的贤人不会减少，教会仍将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以期从几乎还是异教联合体的社会完全转变为全球统一、主宰一切的教会。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即使等到地老天荒亦无妨，因为

① 公元 756 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将腊万纳至罗马的一带地方赠予教皇，是为教皇国之始，定都罗马。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领土逐渐缩小，1870 年全部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退居罗马城西北之梵蒂冈。1929 年，意大利政府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

只有此事才是注定要实现的！不必为时间和期限犯愁，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在于上帝的睿智，在于他的预见和他的爱。按照凡人的估计，也许还邈乎其远的事情，根据上帝的意旨，也许已到了门口，呼之欲出。上述局面定当实现！”

“定当如此，定当如此！”帕伊西神父虔敬而又严肃地连声附和。

“奇怪，太奇怪了！”米乌索夫说，他的口气与其说火爆冲动，不如说潜藏着愤怒。

“究竟哪一点使您觉得如此奇怪？”约西甫神父小心翼翼地问。

“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米乌索夫大声说，像是一下子发作了，“把国家撇在一边，把教会抬到国家的位置上！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教皇极权论，这简直是通天教皇极权论！这是连教皇格列高利七世[①]也不曾梦想过的！”

“您完全倒过来理解了！”帕伊西神父正色道，“不是教会变成国家，这一点必须明白。那是罗马，是罗马的梦想。那是魔鬼的第三次诱惑！正相反，是国家向教会转变，国家上升到教会并在全世界成为教会，——这就与教皇极权论，与罗马，与您的解释完全相反，这恰恰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此星将从东方升起。”

米乌索夫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他的整个姿态显示出不寻常的自尊感。他的嘴角泛起一丝倨傲俯就的浅笑。阿辽沙提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注视着他。整个这一席谈话使阿辽沙全身心激动非凡。他偶然向拉基津瞥了一眼，只见拉基津仍站在门口老地方一动也不动，认真谛听，留神观看，尽管垂着眼睛。但从他两颊活泼泼的红晕阿辽沙猜到拉基津也很激动，看来程度不下于他。阿辽沙知道拉基津激动的原因。

“请允许我向诸位讲一个小故事，”米乌索夫忽然摆出一副特别堂皇的气派，郑重其事地说，“在巴黎，那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就在十二月政变[②]后不久，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当时位居要津的大人物，在他家

---

① 格列高利七世（约 1020—1085），罗马教皇，意大利人。宣扬教皇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可以废除君王。

② 指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1851 年 12 月 2 日举行的反革命政变。

中遇见一位极有意思的先生。此人不是一般的密探，好像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可以说，是个相当有势力的官儿。我抓住这个机会，出于十分强烈的好奇心与他交谈起来。他不是作为熟人受到接待，而是作为下属来向上司报告公务的，由于看见了我在他的上峰家中受到的礼遇，他算是瞧得起我，多多少少表现得比较坦率，——当然喽，那是有一定限度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客气，而不是坦率，法国人就是善于这样子表示客气，何况他发现我是个外国人。但我很理解他的意思。我们的话题是社会革命党人，顺便提一下，当时社会革命党人正受到迫害。谈话的主要内容这里就略去了，我只想引用从那位先生口中突然冒出来的一通绝妙高论。他说：‘其实，对于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和革命党人——我们并不怎么担心；我们有人监视他们，他们有什么动静我们全知道。但其中有一些——虽然为数不多——是特殊人物，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最担心的正是他们，这些人很可怕！基督徒社会主义者比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更可怕。’这番话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刚才听了诸位所言，我忽然把他的话记起来了……”

“您是不是把他的话用到我们身上来，把我们当做社会主义者了？”帕伊西神父单刀直入地问。

但是，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没想出该如何回答，门开了，迟到那么多时间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走了进来。说实在的，大家好像已不再等他，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在最初一刹那反倒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惊讶。

六

干吗让这号人活在世上?!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中等身材，相貌也给人好感，不过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肌肉发达，不难猜想他

的膂力过人，然而他的脸上却似乎呈现着几分病容。他的面孔瘦削，两颊凹陷，泛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一双相当大的黑色凸眼睛目光虽然刚毅、执著，但总有那么点儿迷离恍惚。即使在他情绪激动和怒气冲冲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似乎也不听心境的使唤，其表情往往是另一回事儿，有时与此情此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跟他交谈过的人间或表示有这样的印象："很难了解他在想些什么"。有人明明看到他的眼睛现出一种若有所思和闷闷不乐的神情，冷不防会给他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一跳，这说明恰恰在他看上去郁郁寡欢的时刻，他脑海中盘旋着的却是轻松愉快的念头。不过，眼下他脸上的几分病容倒是可以理解的：人人都知道或听说，最近他在我们城里很不安分，生活放荡；同样，大家也了解，他为了钱财纠纷与父亲闹翻，目前肝火特别旺。这方面已经有几则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他的性子确实相当暴躁，我城的调解法官谢苗恩·伊万诺维奇·卡恰尔尼科夫在一次聚会上曾经说他"头脑容易发热而又缺乏条理"，可谓一语中的。

他进来时的一身打扮非常入时，完全无可挑剔：常礼服扣得齐齐整整，戴一副黑手套，圆筒大礼帽拿在手里。作为一名退伍不久的军人，他仍留有唇髭，而把胡子刮得光光的。他的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鬓脚是朝前梳的。他的步子迈得很大，一派沙场英豪的风度。他在门口立定片刻，先用目光向所有的人一扫，料到长老是这儿的主人，便径直向他走去。他向长老深深鞠了一躬，并请求祝福。长老站起来为他祝福；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恭恭敬敬吻了他的手，然后异常激动地、简直是恼火地说：

"让诸位久等了，请恕罪。可是，我一再问过父亲派来的听差斯乜尔加科夫，他两次都十分明确地回答说，时间定在一点钟。现在我才忽然明白……"

"请宽心，"长老打断了他的话，"没关系，您迟到了一会儿，问题不大……"

"非常感谢，我就知道您一向仁爱宽厚。"

言毕，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又鞠了一躬，接着突然朝他父亲那边转过身去，同样恭敬地向他也深深鞠了一躬。看得出，他是事先经过

考虑，然后才由衷决定这样做的，认为自己有义务以此表示礼貌和诚意。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虽然猝不及防，却当即有了独特的应招：一见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冲他行礼，他连忙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向儿子还了同样深深的一鞠躬。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庄重严肃起来，结果却使他显得十分凶恶。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随后默默地向室内所有的人行了个总礼，迈着坚定的大步走到窗前，在帕伊西神父近旁仅剩的一把椅子上就坐，整个身体向前探出，立刻摆好姿势，准备聆听被他打断的谈话继续下去。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从进来到坐下为时至多两分钟，谈话自然旋即恢复。但这一回对于帕伊西神父固执的、几乎有些恼人的提问，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没有必要回答。

"请允许我把这个题目撇开吧，"他略带社交老手的淡漠口吻说。"这题目还够伤脑筋的。瞧，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正在笑我们呢，他对此定有高见。您还是去问他。"

"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看法，"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当即应道，"总的来说，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乃至咱们俄国的自由主义票友，往往而且早已把社会主义的最后结果与基督教的终极目标混为一谈。这个荒唐透顶的结论当然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混为一谈的却不光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票友们，在许多情况下跟他们一样的还有宪兵，我说的自然是外国的宪兵。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讲的那段巴黎轶事相当说明问题。"

"我再次请求这个题目就别再谈下去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道，"诸位，还是让我来给你们另外讲一则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自己的轶事吧，那是极其有意思而又极其说明问题的。仅仅五天以前，本地有一次以女士居多的聚会，他在那里的争论中郑重其事地宣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人们爱其同类，人爱人类这样的自然法则根本不存在，如果说迄今为止世上有爱或有过爱，那并不是自然法则使然，而纯粹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永生。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到这里作了一点补充：全部自然法则尽在于此，所以，倘若把人类认为自己可以

永生的信念加以摧毁，那么，不仅人类身上的爱会枯竭，而且人类赖以维持尘世生活的一切生命力都将枯竭。这且不说。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是不道德的了，到那时将无所不可，甚至可以吃人肉。但这还没完。最后他断言，对于每一位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己能永生的个人来说，如我们现在便是，自然的道德法则必须马上一反过去的宗教法则；人的利己主义，哪怕是罪恶行为，不但应当允许，甚至应当承认处在他的境地那是不可避免的、最合情合理的、简直无比高尚的解决办法。诸位，根据这番怪论你们不难推断，我们亲爱的奇谭怪论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所发表的以及他也许还打算发表的其余种种是些什么了。"

"对不起，"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突然大声说，"不知我有没有听错：'罪恶行为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承认，对于每一个不信神的人来说那是必然的和最合理的出路'！是不是这样？"

"正是这样。"帕伊西神父说。

"我一定记住。"

说完，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突然缄口不语，就像刚才插话时一样出人意料。大家都向他投去好奇的一瞥。

"难道您果真确信，人们如不再相信他们的灵魂不灭，后果便会那样？"长老忽然问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是的，我是这样看的。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

"您有这样的信念是有福的，或者是非常不幸的！"

"为什么不幸？"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含笑问道。

"因为十之八九您自己既不相信您的灵魂不灭，也不相信您在文章中关于教会和教会法庭问题所写的那些话。"

"也许您说得对！……但我毕竟不完全是开玩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突然奇怪地承认道，而且很快涨红了脸。

"您不完全是开玩笑，确实如此。这个问题在您心中还没有解决，并且在折磨着您的心。但是受难者有时喜欢拿自己的绝望取乐，这好像也是由于绝望的缘故。眼下您也是由于绝望而在苦中作乐——又是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又是在社交场中与人辩论，其实您自己并不信服自己的论点，并且忍着心中的痛楚在暗自发笑……在您思想上这个问题

并没有解决，这是您的大悲哀，因为它执著地要求得到解答……”

“可是这问题在我思想上能解决吗？能得到肯定的解答吗?”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继续奇怪地问道，同时始终面带莫名其妙的微笑望着长老。

“如果得不到肯定的解答，也就永远得不到否定的解答，您知道自己的心有这一特点，而这正是您的心的全部痛苦所在。但您得感谢造物主给了您一颗高超的、能够这样子痛苦的心，‘思辨尚奥，求索务高，因为我们的归宿在凌霄。’愿上帝保佑您的心在地上就能找到答案，愿上帝一路赐福予您。”

长老举起一只手，想从原地画一个十字为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祝福。但不料后者竟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长老跟前，接受他的祝福，在吻过他的手以后，又默默地回到原位上。他的神态坚定而严肃。这一举动以及刚才他跟长老交谈时所说的那些很难想象出自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之口的话，有一种神秘和庄严的色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以致有一会儿工夫大家都不则声，而阿辽沙脸上现出的几乎是惊骇的表情。但是米乌索夫骤然间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至神至圣的长老哇!”他喊道，并且指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这是我的儿子，他和我血肉相连，是我最心爱的亲骨肉！可以这样说，他是最孝顺我的卡尔·摩尔。而刚刚进来的另一个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是最不孝的弗兰茨·摩尔，今天我就是来求您治治他的。他俩都出自席勒笔下的《强盗》，而我，我本人则是 Regierender Graf von Moor[①]！请您作出公断，救救我们吧！我们不仅需要您的祈祷，还需要您的预言。”

“有话好说，不要拿腔作势，也不要开口就侮辱您的家庭成员。”长老回答时声音虚弱，有气无力。看得出，他越来越感到疲劳，精力明显不支。

“一出不体面的闹剧，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就预感到了!”德米特

① 德语：领主冯·摩尔伯爵。

里·费尧多罗维奇气愤地大声说，并且也从座位上跳起来。“请原谅，我崇敬的神父，”他转过去面向长老，“我是个粗人，甚至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但是您受骗了，您的心地过于善良，其实不该让我们在您这里聚会。我父亲只想惹是生非，至于为什么——他心中自有计较。他老是在打这样那样的算盘。不过，现在我大概已经明白是为了什么……”

“他们全都派我的不是，谁都这么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拔高嗓门嚷道，“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指责我。您指责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指责了！”他忽然转过身去面对米乌索夫，尽管后者根本不想打断他的话。“谁都指责我把孩子的钱藏在靴筒里吞没了。可是我倒要请问：难道没有法院吗？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根据您的亲笔收条、信件和协议书法院会为您算一笔账：您原先有多少钱？您花掉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何不发表意见？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对他来说又不是陌路人。因为大家都跟我过不去，其实，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还倒欠我钱呢，况且不是什么区区小数，而是好几千，我是有凭有据的！他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闹得全城鸡犬不宁！在他从军服役的地方，他曾不止一次破费一两千卢布遮盖引诱良家女子的丑事；这一切我们连最秘密的细节也一清二楚，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我会证明的……至圣的神父，说来简直难以相信：他让一位名门闺秀爱上了他，人家是富贵小姐，父亲是他以前的上峰、一位英勇功高的上校，得过安娜勋章。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曾许诺要娶那位小姐，使她的名声大受影响。如今她成了孤女，来到此地，算是他的未婚妻；可是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竟在她眼皮底下常去向本地的一位绝色佳人献殷勤。这位佳人虽然与一位体面人物处于所谓的世俗婚姻关系，[①]却有独立的性格，对任何人都是一座无从攻破的堡垒，跟合法婚姻的有夫之妇没什么两样，因为她自爱自重，——是的！诸位神父，她自爱自重！可是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想用金钥匙打开这座堡垒，所以他现在对我耍赖，想从我这儿搂钱，眼下他在这位佳

① 在基督教社会中，“世俗婚姻”指未经教会举行仪式而结成的婚姻关系，有时也用作“姘居”的委婉说法。

人身上已经花了好几千；为此，他不断东挪西借。顺便提一下，你们可知道他向谁告贷？要不要说出来，米嘉？”

“住口！”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大喝一声，“等一下，让我先出去，不许当着我的面败坏一位极其高尚的小姐的名声……您要是敢提到她，那就是她的耻辱……我决不允许！”

他激愤得上气不接下气。

“米嘉！米嘉！”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装出一副声泪俱下的可怜相呼叫着，“难道父亲的祝福就一文不值了吗？要是我以诅咒代替祝福，那会怎样？”

“厚颜无耻，装腔作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怒不可遏地吼道。

“他竟这样骂父亲，骂父亲！对别人更不知会怎样呢！诸位，请你们想象一下：本地有个贫穷但受尊敬的人，是一位退役的上尉，他遭到了不幸，给免去军职，但没有公开宣布，没有经过军法审判，名誉丝毫无损，可是家里人口多，负担沉重。三个星期以前，我们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在小酒店里竟揪住那人的胡子，把他拖到街上当众一顿痛打，而一切只是因为我有一笔业务让那个上尉充当了非正式的代理人。”

“一派胡言！表面上像真的，其实全是谎话！”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气得浑身发抖。“父亲哪！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是的，我现在当众认错：我对待那个上尉的态度简直像野兽，现在我很后悔，并为这种野兽般的愤怒而鄙视自己。但是您的那个上尉，您的代理人，正是到被您称做绝色佳人的那位小姐家里去，代表您建议她接受您所持有的我立下的一些借据，如果我坚持要您结算财产，就让她去告我，凭这些借据叫我吃官司。您现在指责我钟情于那位小姐，实际上是您自己教她来勾引我的！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一边说，一边还笑您呢！您想让我吃官司，只是因为您妒忌我，因为您自己向那个女人吊起膀子来了，这一切我也知道，而且她又笑了，——听着，——她一边笑您，一边把这一切全抖出来。瞧，圣人们，就是这个人，这就是那个责备儿子放荡的父亲！诸位都看到了，请原谅我的愤怒，但我

预感到，这个诡计多端的老头儿请你们大家到这儿来是要制造事端。我来此的目的本想表示宽恕，如果他向我作出姿态的话；既表示宽恕，也请求宽恕！但由于他刚才不仅侮辱了我，还侮辱了一位十分贤德的小姐（我出于对她的崇敬甚至不敢平白道出她的名姓），我决定公开揭露他玩弄的全部把戏，尽管他是我的父亲！……”

他不能再往下说了。他的双目亮得异样，呼吸很不顺畅。修室内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除了长老，大家都不安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位司祭修士表情严峻，不过他们还是在等长老拿主意。佐西马长老坐在原位上，脸色煞白，但不是由于激动，而是病体虚弱的缘故。他的嘴角泛起一丝恳求的微笑；他几次把一只手举到一半，似乎想制止这闹得不成体统的父子俩。当然，他只要做一个手势，这幕丑剧就会停演；但长老好像还在等什么情况出现，一直凝神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仿佛还想了解什么，仿佛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弄明白。最后，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觉得自己彻底掉了身价和受了侮辱。

“对于刚才发生的丑事我们都有责任，”他忿忿然说，“尽管我知道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但我来的时候没有预见到竟会这样……必须马上结束这种局面！尊敬的长老，请您相信，刚才抖出来的那些详情细节我并不清楚，也不愿相信，我这才第一次听说……为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父亲吃儿子的醋，自己又跟那贱货合谋要儿子吃官司……我给硬拉到此地来竟是与这样的人为伍……我上当了，我向大家声明，我也是受骗的……”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突然失声号叫起来，“您如果不是我的儿子，我立刻要求跟您决斗……用手枪，只隔三步……拼个你死我活！拼个你死我活！”他双脚乱跺道。

有些一辈子都在演戏的扯谎老手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他们完全进入了角色，以致真的气得又是哆嗦，又是流泪。事实上就在这一刹那（或者仅在片刻之后），他们会暗暗对自己说：“你明明心口不一，不要脸的老东西，这会儿你仍在演戏，尽管你把握住‘神圣的’发作时机，表现了‘神圣的’愤怒。”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脸色阴沉得可怕，他瞧着父亲，目光中那份轻蔑是无法形容的。

“我原以为……我原以为，”他轻声说，像是在克制自己，“带着心上的天使——我的未婚妻——来到故乡，好让他老来得享天伦之乐，可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腐化堕落的色鬼、无耻至极的小丑！”

“决斗！”那老贼再次号叫，说话时气急败坏，唾沫四溅。“至于您，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刚才竟敢把一个女人叫做贱货，可是我告诉您，先生，在您的整个家族里，过去和现在恐怕没有谁比她更高尚，比她更正派——听着，她就是正派！而您，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却为了这个‘贱货’把未婚妻撇下不管，可见，在您自己眼里您的未婚妻跟她比起来一文不值，这就是那个‘贱货’的身价！”

“可耻！”约西甫神父忍不住说了一句。

“可耻，丢脸！”一直保持缄默的卡尔甘诺夫忽然喊道，他满脸通红，还处在少年期的嗓音因激动而颤抖。

“干吗让这号人活在世上？！”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发出低沉的咆哮，他气得都快发疯了，两肩不知为什么耸得很高，因而显得简直像个驼背，“不，请你们说说，能不能再让他继续玷污这个世界。”他指着老头环顾众人，一字一顿说得很慢。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修士们，他要杀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冲到约西甫神父面前。“这就是对您那句‘可耻’所作的回答！有什么可耻的？那个‘贱货’，那个‘品行不端的女人’没准儿比你们还神圣呢，我说司祭修士先生们！她在少女时代也许堕落过，那是受到环境腐蚀的缘故，但她‘博爱多情’，而对于博爱多情的女人基督也曾宽恕过……”

“基督宽恕的可不是这种爱……”性情温顺的约西甫神父实在听不下去了，这话便脱口而出。

“不，就是这种，正是这种，修士们，没错！你们在这里吃卷心菜修道，以为自己有多么虔诚！你们每天吃一条小猫鱼，想用这办法讨好上帝！”

“太放肆了！太放肆了！”修室内群情激愤。

但是，这一幕越来越不像话的丑剧十分出人意料地给刹住了。长老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为长老以及所有的人担忧而几乎完全不知所措的阿辽沙，赶紧扶住他的胳膊。长老朝着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迈出几步，一直走到他身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阿辽沙原以为长老因体力不支而摔倒了，但并非如此。长老跪在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脚下，神志清醒、毫不含糊地向他行一全礼，脑门儿甚至触到了地面。阿辽沙完全惊呆了，以致当长老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甚至没来得及搀他一把。长老的唇边隐约闪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请原谅！请大家原谅！”他说着向左右前后的客人们连连鞠躬。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有几秒钟工夫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别人向他一躬到地——这是怎么回事？最后他蓦地大叫一声：“哦，上帝啊！”然后双手掩面从屋里跑了出去。客人们也跟在他后面一拥而出，慌乱中甚至没有向主人道别和行礼。只有两位司祭修士仍走到长老面前请他祝福。

“他干吗跪下？这是不是一种什么象征？”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试图找些话说，不过他并不敢正面跟某人谈。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平静了下来。此刻他们大伙正在走出隐修所的围墙。

“我不能对疯人院和疯子负责，”米乌索夫当即抢白他，“不过我不必与您为伍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而且请相信：永远不必了。刚才那个修士哪儿去了？……”

“那个修士”——就是刚才邀请他们到院长那儿去用午餐的——并没让他们等待。客人们刚下长老修室的台阶，他立刻迎上前来，像是始终在外面等候他们。

“尊敬的神父，麻烦您向院长神父转达我深深的敬意，并请代我米乌索夫向院长阁下请求原谅，由于突然出现了无法预见的情况，我碍难接受他的宴请，虽然我衷心希望享此殊荣。”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窝着一肚子火向那修士说。

“所谓无法预见的情况——指的就是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马上接过话茬，“要知道，神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愿和我一起

留下，否则他立刻就会去的。您会去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尊驾上院长神父那儿去吧，而且——祝您胃口好！听我说，谢绝宴请的是我，不是您。我回家去，回家去吃，在这儿我吃不下，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的情深谊长的亲戚。”

“我不是您的亲戚，从来不是，您这个卑鄙小人！”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为的是惹您发火，因为您不认亲谊，然而，无论您怎样否认，您终归是亲戚，我能根据教历的记录证明这一点。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你要是愿意，也可以留下，回头我会派马车来接你。至于您，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只得去见院长神父，为咱们在那儿拆的烂污去道一声歉……”

“您真的走吗？不是撒谎？”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还敢？刚才我忘形了，诸位，请原谅，我一时忘形了！何况，我受到这样大的震动还没有定下神来！而且挺难为情的。诸位，有的人胆儿大得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可有的人胆儿小得像小狗菲德尔卡。我的就跟小狗菲德尔卡的差不多。我可鼓不起勇气来！出了这么大的洋相怎么好意思再去赴宴，大啖其修道院的美味？太难为情了，我没这份勇气，请原谅！”

“鬼知道他是什么心思！会不会又在骗人？”米乌索夫停下来考虑，同时满怀疑惑目送老小丑渐渐去远。那老东西回过头来，发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注视着他，便向他送了一个飞吻。

“您去院长那儿不？”米乌索夫生硬地问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为什么不去？况且我昨天就接到了院长的特别邀请。”

“真倒霉，我确实觉得非去赴这该死的宴会不可，”米乌索夫仍怨气冲天地继续说，甚至不顾小修士在一旁听着，“至少得为刚才的失礼行为道歉，并且说明那不是我们干的……您意下如何？”

“对，应当说明那不是我们干的。再说，家父又不去。”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

“谁还愿意跟令尊大人一起去?！这该死的宴会！”

然而，大家还是去了。小修士默默地听着。在穿过疏林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院长神父恭候已久，时间已经晚了半个钟点。客人们

没有答碴儿。米乌索夫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投去憎恨的一瞥，心想：

“他居然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去赴宴！十足的麻木不仁，卡拉马佐夫家传的没心肝！”

七

野心勃勃的宗教学校毕业生

阿辽沙把长老搀进卧房，让他坐在床上。这是一间了无长物的斗室。一张窄小的铁床上铺着毡子充作垫褥。屋角圣像下边有一张诵经台，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和一本福音书。长老坐到床上时已精疲力竭；他双目闪光，呼吸急促。坐定后，他凝神看了一下阿辽沙，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

“去吧，亲爱的，去吧，我这儿有波尔菲里就可以了，你赶紧去吧。那边需要你，到院长神父那儿去侍候他们用膳。”

“请允许我留在这儿吧。”阿辽沙央求道。

“那边更需要你。那边不祥和。你去侍候，会用得着的。万一邪魔作祟，你就念祈祷文。听我说，我的儿（长老对他喜欢用这样的称呼），今后这里也不是你待的地方。记住这话，我的儿。一旦上帝把我召去，你就离开修道院。永远离开。”

阿辽沙打了个寒战。

“你怎么啦？目前你不该待在这里。我祝福你在尘世刻苦修炼。你要行的路还很长很长。将来你也该成家，应该这样。你必须经受一切磨难，才能回来。要做的事有许许多多。但我对你很放心，所以派你去干。基督与你同在。要维护基督，他也会保佑你的。你将看到大悲苦，并将在悲苦中领悟幸福。这就是我给你的赠言：到悲苦中去寻找幸福。努力干，不断地努力！往后要记住我的话，因为我虽然还会跟你交谈，可是现在非但我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连钟点也屈指可数了。”

阿辽沙脸上的表情再次反映出他的心潮汹涌澎湃。他的嘴唇在哆嗦。

“你又怎么啦?”长老蔼然一笑,“虽则在家人用眼泪向死者告别,可我们这儿却为神父行将离去而高兴。为他高兴,并为他祈祷。别待在这儿。我要做祷告了。去吧,快走。你该到兄长那儿去。不要只跟一个兄长接近,两个都要接近。”

长老举手为他祝福。不走是不可能的,尽管阿辽沙非常想留下。他还想提问,甚至话已经到了舌尖上:“刚才向德米特里兄长一躬到地是什么意思?”——但他没敢问。他知道,如果可以的话,即使不问,长老也会主动向他解释的。可见长老无意于此。然而,这一鞠躬使阿辽沙太震惊了;他毫无保留地深信其中必有神秘的意思。不仅神秘,也许还是可怕的。

他走出隐修所的围墙,准备在院长的宴会开始前赶到修道院(当然只是去作席间侍应),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楚,于是停了下来。耳际仿佛又响起了长老预言自己大限已近的话。长老既已预言,而且还说得如此确切,那是无疑一定要发生的了。阿辽沙神圣地相信这一点。可是,长老死后,他的面容再也看不见了,他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那他——阿辽沙——怎么活下去呢?他该到何处去呢?长老叮嘱他不要哭,并且离开修道院。哦,上帝啊!阿辽沙已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忧伤。他加快脚步穿越把隐修所和修道院隔开的那片疏林,由于沉重的思绪压得他简直不胜负担,他只得顾盼林间小路两旁的古松。这段路并不长,约莫五百来步,不会更多。按说这时候是不会遇见什么人的,但在小路的第一个弯折处他忽然看到了拉基津。他在等什么人。

“你不是在等我吧?”阿辽沙走到他身旁问。

“正是等你,”拉基津似笑非笑道,“你急着到院长神父那儿去。我知道;他那儿有宴会。自从院长招待大主教和帕哈托夫将军的那个时候以来,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宴会呢,你记得不?我不到那儿去,你去吧,去端盘子递瓶子。阿列克塞,有一件事你得告诉我:那一招是什么意思?我就想问你这事儿。”

“哪一招?”

“就是向令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一躬到地行的那个礼。脑门子不是还着了地吗?”

“你是说佐西马神父?”

“是的,就是佐西马神父。”

“脑门子着地?”

“哦,这样说有些不敬!算了,不敬就不敬吧。你说说,那一招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米沙。”

“我就知道他不会对你解释这事儿。当然,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奥妙,恐怕照例是故作惊人之笔罢了。不过这次把戏是成心玩的。你瞧着吧,城里所有的道学家马上就会议论这件事并在全省传开:‘那一招是什么意思?’依我看,老头儿确实很有洞察力:他嗅到了刑事案件的味儿。那味儿就在府上。”

“什么刑事案件?”

拉基津显然有话想说。

“刑事案件将发生在你们家中,在两位令兄和有钱的令尊之间。所以佐西马神父磕了个响头以防万一。要是以后出了什么事,人家会说:‘啊,敢情神圣的长老已经未卜先知,他不是早就预言了吗!’——其实,他磕一个头怎能算是预言?可那些人愣说:‘不,那是有象征意义的,是一种讽示。’鬼知道还会说成什么!于是他名声大噪,人们将会记住:‘他预料到罪行将要发生,先把罪犯指出来了。’装疯卖傻的‘高僧’都是一路货:见了酒馆画十字,冲着圣殿扔石块。你的那位长老也不例外:对好人打棍子,向凶犯磕响头。”

“什么罪行?哪个凶犯?你在说些什么?”阿辽沙呆若木鸡,拉基津也站住了。

“哪个?你可真会装蒜!我敢打赌,这一点你自己已经考虑到了。顺便提一下,这事儿还真有意思。我说,阿辽沙,你是一贯讲真话的,虽然你总是脚踏两只船。你回答:这一点你考虑到还是没有考虑到?”

“我考虑到了,”阿辽沙低声答道。这样一来,拉基津反倒有些困惑。

“什么？难道你也考虑到了？”他失声惊呼。

“我……说不上已经考虑到，”阿辽沙嗫嚅道，“刚才你提起这事的时候说得好奇怪，使我一下子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自己对这一点已经考虑到了。”

“可不，可不？你已经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今天，你瞅着你的爸爸和你的哥哥米剑卡的时候，你考虑到将要发生罪行了？这么说，我没有猜错？”

“等一下，等一下，”阿辽沙慌忙打断他的话，“这一切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为什么你对这事如此感兴趣，这是我首先想知道的。”

“你提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情理之中。我将一一回答。我是怎么看出来的？本来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可是今天我突然对令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有了彻底的了解，一下子完全明白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从某一个性格特征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全部本质。跟这些十分诚实但又充满情欲的人打交道，有一条界线是万万不能越过的。否则——否则他对自己的老子也会捅刀子。偏偏做老子的是个纵酒好色之徒，什么事情都不知分寸——要是两个人都不能克制自己，结果势必两败俱伤……”

“不，米沙，不，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你倒让我宽心了。事情不会弄到这一步的。”

“你干吗浑身直哆嗦？有个道理你可明白？尽管他——米剑卡——是个诚实的人(他愚蠢，但是诚实)，可他好色。这就是他的主要本质和全部内涵。是父亲把下流的好色性格传给了他。可就是你，阿辽沙，使我纳闷：你怎么还是个童男？你不也是卡拉马佐夫家的一员吗？按说在你们的家族中，这种性格已达到色情狂的程度。现在那三个色鬼一个个你盯着我，我盯着你……靴筒里还藏着刀子。他们仨的脑门子都碰到一块儿了，而你恐怕就是第四个。”

“关于那个女人的事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德米特里……瞧不起她。”阿辽沙说时好像打了个寒颤。

“对格露莘卡？不，老弟，不会瞧不起的。一个人明明为了她而抛弃自己的未婚妻，那可不是瞧不起。这里头……老弟，这里头有些道理

你现在还无法理解。一个人若是爱上了某一种美色，爱上了女人的肉体，甚或只是女人肉体的某一部分（这一点色鬼能理解），那人为她甚至舍得自己的孩子，可以卖掉自己的父母，连俄罗斯和祖国也能出卖。往常诚实的会去偷；向来温顺的会杀人；一贯忠诚的会背叛。普希金是女人下肢的歌者，曾写诗赞美她们的双足；别人虽然不唱赞歌，可是看女人的腿却没法不哆嗦。要知道还不单单是两条腿……老弟，哪怕他确实瞧不起格露莘卡，那也不顶事。他心里瞧不起，身体却离不开。”

“这我懂得。”阿辽沙忽然说了一句。

“是吗？既然你一听就表示懂得，看来你是真懂，”拉基津别有用心地说，“刚才你是无意间说的，所谓脱口而出。那倒是更加难得的自白。如此说来，这题目对你并不陌生，你已经思考过色欲的问题。你呀，好一个童男！阿辽什卡，你不声不响，你是圣洁的，这我承认，可你在不声不响中鬼知道已经想过多少事情，恐怕没有什么你不懂的了！一个童男竟连这么深奥的学问也搞通了，——我早就在对你进行观察。你也姓卡拉马佐夫，你是地地道道的卡拉马佐夫——可见，血统和配种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按父系是色鬼，按母系是疯癫。你干吗发抖？让我一语道破了，是不是？告诉你吧，格露莘卡求过我：‘你把他带来（她指的是你），瞧我不把他的黑长袍给扒下来。’她缠得可厉害呢，一个劲儿地对我说：‘你把他带来，你把他带来！’我心想：她为什么对你这样感兴趣？要知道，她也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你替我谢绝了吧，说我不去，”阿辽沙很不自然地笑道，“米哈依尔，把你刚才的话说下去，回头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很清楚。老弟，这些全是千年古调。既然连你的躯壳里也包着个色鬼，那你的胞兄伊万又会怎么样呢？他不也姓卡拉马佐夫吗？这就是你们卡拉马佐夫家的全部问题所在：好色、贪财、疯癫的一家子！眼下令兄伊万经常发表一些神学方面的游戏文章，也不知出于什么愚不可及的动机，其实他本人是个无神论者，而且自己也承认这是卑鄙的恶作剧——令兄伊万便是这么个人。此外，他还想把大哥米嘉的未婚妻弄到手，看来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而且这事儿还是米剑卡本人同意的，因为米剑卡自愿把未婚妻让给他，为的

是甩掉她以后尽快投向格露莘卡。有一点你得注意:这一切都是在双方都自认为高尚和无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人恰恰是最不可救药的!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卑鄙行为,另一方面又拼命干卑鄙的勾当!你再往下听:眼下给米剑卡挡道的是令尊大人。因为老头儿一下子为格露莘卡掉了魂儿,他只要一瞅见那女人,就会淌口水。刚才他大闹修室也正是为了她,就因为米乌索夫说她是贱货。老头儿现在发情的势头比公猫还厉害。以前,格露莘卡只是受雇于他,干一些不大光彩的以及跟酒馆有关的小买卖,可后来老头儿一下子对她吃透了,看准了,便发起狂来,一个劲儿地向她求婚许愿,当然是没有诚意的。这下老子跟儿子是要狭路相逢了。不过,格露莘卡既不厚此,也不薄彼,暂时还在敷衍周旋,把这爷儿俩逗得心痒难熬,其实她是在观察哪个更有利可图。虽然从老子那里能捞很多钱,可老头不会正式娶她,临了恐怕难免会抠起门来把钱包一锁了之。相比之下,米嘉也有一定的价值。米嘉没钱,可是会娶她。是的,会娶她。宁可放弃美艳无比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位有钱的贵族千金、上校的女儿,也要娶格露莘卡,一个粗俗好色的老商人和县议会议长萨姆索诺夫过去的姘头。这一切确实有可能导致一场人命关天的冲突。而这正是你的伊万哥哥期待着的事情,这对他简直是太美了:既能得到他朝思暮想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又可以把她的六万卢布陪嫁装进腰包。像他这样一个小人物、穷光蛋,有这样的开端够可以的了。你还得注意一点:米嘉非但不会对他记恨,反而到死都会感激他,因为我确实知道,上星期米嘉跟一些吉卜赛女人在酒馆里,他喝醉了以后自己大声嚷嚷,说配不上他的未婚妻卡嘉,倒是弟弟伊万配得上她。至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到头来当然不会拒绝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这样有吸引力的主儿。其实,她现在已经在这哥儿俩之间举棋不定。我真不明白,这个伊万凭什么把你们所有的人摆弄得晕头转向,使你们一个个都对他敬若神明?可他内心在嘲笑你们:'瞧,我吃香的喝辣的,你们都做了冤大头。'"

"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阿辽沙忽然皱眉厉声问道。

"为什么你现在既要问,又害怕听我的回答。这就是说,你自己也

承认，我说的是事实。”

“你不喜欢伊万。伊万可不贪财。”

“是吗？那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美貌呢？这里不光是钱财，尽管六万卢布的诱惑力也不小。”

“伊万的境界比这要高。钱再多伊万也不贪。伊万追求的不是钱财，不是安逸。他追求的可能是苦难。”

“这又是什么梦话？哦，你们这些……贵族！”

“唉，米沙，你不了解，他心中翻腾着怒涛狂浪。他的思想给束缚住了。他头脑里有个大大的疙瘩没有解开。有些人不需要百万家私，一心只想解开疙瘩一通百通，他便属于这一类。”

“这是剽窃，阿辽什卡。你拾了长老的牙慧。啊，伊万这个谜让你们绞尽脑汁了吧！”拉基津凶相毕露地嚷道。他的脸都变了，嘴唇扭曲作狞笑状。“偏偏这是个无聊的谜，没什么可猜的。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能明白。他那篇文章可笑而又荒唐。难道刚才你没听到他的愚蠢的理论：‘不存在灵魂不灭，也没有美德可言，因而无所不可。’（顺便提一下，你该记得，当时令兄米剑卡大声说了一句：‘我一定记住！’）这是一种对于浑蛋们颇具诱惑力的理论……我骂人了，这很愚蠢……那就不叫浑蛋，而叫‘思想上有些深奥的难题不得其解’的吹牛学者吧。一个大言不惭的小人，说来说去无非是：‘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不得不坦言！’他的理论完全是骗人的！人类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力量，即使不信灵魂不灭，也能活得合乎美德的标准！这力量源于自由、平等、博爱……”

拉基津一时冲动，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但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就此打住。

“够了，”他现出比先前更为狞恶的冷笑，“你笑什么？你以为我是个鄙陋的俗物？”

“以为你是鄙陋的俗物？不，我压根儿没这样想过。你挺聪明，但是……你别介意，我那是傻笑。我明白，你可能沉不住气，米沙。从你那股热切劲儿我猜到，你自己钟情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老兄，对于这一点我久有疑心，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你不喜欢我二哥伊万。你妒

忌他?”

“我还觊觎她的钱财? 干吗说半句留半句?”

“不,关于钱财的事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不想伤害你。”

“我相信,因为是你说的,不过你的二哥伊万实在让人腻味透了,你和他都见鬼去吧! 你们谁也不理解,即使撇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谈,也完全有理由讨厌他。我干吗要喜欢他,真见鬼! 承蒙他看得起在那里骂我,你知道不? 为什么我就没有权利骂他?”

“我从来没听见他说过你什么,好话坏话都没有。他根本不谈论你。”

“可是我却听到,前天他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儿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他对鄙人颇感兴趣呢。那么,老弟,究竟谁在妒忌谁——我没法说! 此君表达了一种意见,认为我在不远的将来会同意担任修道院院长,并且决心剃发当一名僧侣,否则一定去彼得堡为一家大型杂志撰稿,而且一定专搞评论,我会写上十来年评论文章,最后把杂志接过来自己办下去,那必定是自由主义和无神论的路子,带点儿社会主义色彩,甚至抛上一层社会主义的光泽,但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其实是八面玲珑、处处讨好,只遮傻瓜耳目。按照令兄的推论,我的事业的最终前景将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色彩并不妨碍我把收订杂志的款项存起来,在某一个精明的犹太佬指导下等机会投资生息,直到我在彼得堡盖起一栋巍峨的大楼,然后把编辑部搬进去,其余各层租给住户。他连大楼的地址也为我选好了:在涅瓦河上的新石桥附近,据说彼得堡正在规划造这座桥,把李捷依内大街跟维堡区连接起来……”

“啊,米沙,这一切难道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吗? 甚至分毫不差!”阿辽沙一下子叫了起来,同时忍俊不禁。

“连您也挖苦我,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

“不,不,我是闹着玩儿的 ,对不起。我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我倒想问:是谁把这些话那么详详细细告诉你的? 你能从什么人那儿听到这许多细节? 伊万谈论你的时候,你本人总不可能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儿吧?”

“我不在,可当时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在,是我从德米特里·

费尧多罗维奇口中亲耳所闻。如果你想知道，那不是他告诉我，而是被我听到的，当然，我不是故意偷听，因为我坐在格露莘卡的卧室里，而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在隔壁房间里，我一直没法出去。"

"哦，是啊，我忘了她是你的亲戚……"

"亲戚？格露莘卡是我亲戚？"拉基津顿时满脸通红急叫起来。"你疯了还是怎么着？脑子出了毛病。"

"怎么？难道不是亲戚？我是听说的……"

"你能从哪儿听到这样的说法？不，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大人先生们，把自己装扮成世代簪缨的贵族，其实你父亲专门扮小丑、吃白食，人家是像施舍一样让他在厨房里蹭饭。不错，我只是个教士的儿子，在你们贵族眼里无异于一堆垃圾，但是你们不该这样放肆地侮辱我，拿我开心。我也有自己的人格，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格露莘卡是个婊子，我不可能跟她沾亲，这一点请理解。"

拉基津的情绪愤激异常。

"看在上帝份上，原谅我，我万万没有想到，再说，她怎么会是个婊子？难道她……真是这样的？"阿辽沙一下子脸红了，"我再说一遍，我曾听说她是你的亲戚。你常去看她，而且你自己对我说过，你跟她没有暧昧关系……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这样鄙视她！难道她应该遭到鄙视？"

"我去看她有我的理由，这你就别管了。至于说到亲谊，很可能你的哥哥，甚至你的老子会使她跟你——而不是跟我——沾亲的。哟，咱们到了。你最好到厨房里去。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来迟了吗？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已散席！莫非卡拉马佐夫一家子又惹事了？肯定是这样。瞧，那是你老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跟在他后面。他们从院长那儿跑了出来。瞧，伊西多尔神父从台阶上冲他们喊着什么。你的老子一边嚷着，一边双手乱挥，八成在骂人。哇，米乌索夫也坐马车走了，看见没有，那是他的车。地主马克西莫夫在奔跑——这儿一定演了一出丑剧；这就是说，宴会没有开成！他们会不会把院长揍了一顿？或者他们自己挨了揍？那倒是活该！……"

拉基津并没有瞎起哄。丑剧确实演出了，而且是闻所未闻、出人意

料的。事情都由“灵机一动”而起。

八

丑　剧

当米乌索夫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一起来到院长那里时，作为一个真正顾体面、讲礼貌的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曾迅速出现一个内省过程，他为自己沉不住气感到愧疚。现在他觉得，对待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烂小人，他其实应该持不屑一顾的态度，那就不应该在长老修室内发脾气，结果弄得自己失态。“至少这不能怪修士们，”他在院长居室前的台阶上忽然作如是想，“如果这儿的人规矩正派（这位院长尼古拉神父好像也是贵族出身），何不对他们表示友好、亲善、礼貌？……我非但不跟他们争执，还要点头称是，以友善的姿态赢得好感，并且……并且……还要向他们证明，我跟那个言行乖张、厚颜无耻的小丑不是一路货，是身不由己给卷进去的，跟他们一样……”

那些有争议的伐木权和捕鱼权他决定彻底让给他们，一言为定，今天就表明态度，撤回一切控告修道院的词讼。其实，事情究竟涉及哪处树林，哪条河流，他自己也不清楚，何况这一切所值也有限得很。

进入院长神父的餐厅以后，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上述诚意越发坚定了。不过，院长并没有什么餐厅，因为他的居处实际上总共只有两间屋子，当然，比起长老那儿要宽敞得多，舒适得多。但室内的陈设同样算不上特别讲究：二十年代的老式红木家具以皮革作面料，地板也不涂漆，然而处处一尘不染，令人赏心悦目。窗台上摆着好多名贵花草，不过此刻最气派的自然是布置得颇为华丽的餐桌，尽管这也只能相对而言：桌布洁净，餐具锃亮；席上摆有三种面包、两瓶葡萄酒、两瓶修道院自酿的上好蜂蜜酒，一大玻璃缸克瓦斯①也是修道院自制的，在周

① 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一种酸甜饮料。

围地区名气不小。伏特加可没有。据拉基津事后报道，这次宴席共有五道菜：鲟鱼汤加鱼糜饺子；接着是一种烹调方法有独到之处的炖鱼；然后是鲑肉丸子；第四道是冰镇果汁与糖渍干果；最后是杏仁冻糕。这都是拉基津心痒难熬特意到院长膳食房去刺探来的，他在那里有熟人。拉基津到处都有熟人，哪儿都能打听消息。他极其好事，妒忌心也极重。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具有可观的才能，然而在自我评价时总是神经质地加以夸大。他认定自己将成为某一方面的大人物，但是对他很有好感的阿辽沙却为一件事苦恼：他的朋友拉基津并不诚实，而且自己丝毫也不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认为，只要他不偷别人放在桌上的钱，那他便毫无疑问是再诚实不过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别说是阿辽沙，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拉基津是个小角色，不可能被邀请赴宴，不过约西甫神父、帕伊西神父以及另外还有一位司祭修士得到了邀请。当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尔甘诺夫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走进院长的餐厅时，那几位神父已然等在那里。在一旁等候的还有地主马克西莫夫。院长神父走到屋子中央迎接客人。这是一位高大、瘦削，但还硬朗的老者，黑发已染上不少银霜，长长的脸给人清心寡欲、庄重严肃的印象。他默默地与客人们互相行礼，但这一回客人们都走到他跟前接受祝福。米乌索夫甚至试图吻一下手，但院长及时把手缩了回去，结果吻手礼没有行成。不过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卡尔甘诺夫这一回却完成了全套礼仪，十分至诚地按平民信徒的方式吻了手。

"我们必须请您大大恕罪，院长阁下，"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笑容可掬地开言道，但语气还是稳重和恭敬的，"原谅我们没有和您所邀请的我们的同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起来；他不得不谢绝您的盛情款待，原因是明摆着的。刚才在佐西马神父阁下的修室内，他因与长子之间不幸的家庭纠纷一时冲动，说了一些极不得体……总之是极不体面的话……看来此事(他向司祭修士们瞥了一眼)院长阁下已经知道。因此，他在认识过错和真诚后悔的同时，感到愧不可当，便要我们——即鄙人和他的次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向您表示由衷的歉意、遗憾和追悔……总而言之，他希望并愿意在今后将功补过，而现在，他恳

求得到您的祝福,并请您忘掉所发生的一切……”

米乌索夫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些。言毕,他对自己十分满意,以至于刚才的火气连一点儿痕迹也没在心上留下。他又充分地、真诚地爱人类了。

院长认真听他说完,微微垂首答道:

“他没有来我深以为憾。也许,在我们共同进餐时他会喜欢我们的,同样我们也会喜欢他。诸位,请就座用餐吧。”

他站到圣像前,开始出声祈祷。大家都恭恭敬敬低下头来,而地主马克西莫夫还特别靠前,两手作船状合拢以示诚惶诚恐。

就在这个当口儿,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表演了他的临去秋波。应当指出,他本来确实想回家去,他在长老修室内做出这般丢脸的举动之后,再若无其事地去院长那儿赴宴,他确实觉得已不可能。倒不是他那么知耻识羞和深刻自责,不,也许恰恰相反;但他毕竟感到赴宴未免离谱。可是,车夫刚把他雇的那辆破车赶过来停在招待所门前的台阶旁,他已经准备上车了,倏忽间又遽然止步。他想起了自己在长老那儿说过的话:“我在人前总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比谁都卑鄙,谁都把我当作小丑,——那好吧,我就真的扮演小丑,因为你们个个比我更无聊、更卑鄙。”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为自己的丑恶行径向所有的人报复。此刻他蓦地想起,以前曾有人问他:“您为什么这样恨某某人?”当时他那小丑式的无赖腔正要到自我陶醉的份儿上,竟回答说:“我可以告诉您:他虽然没有什么地方跟我过不去,可我对他干过的一档子事儿,那简直要多损有多损。而且,刚一干完,我立刻为这档子事儿记恨他。”

现在他想起这番话来,心里在作短暂的思考,脸上现出无声的冷笑。他的眼睛不怀好意地顿时一亮,甚至嘴唇也开始发颤。

“那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吧。”他一下子拿定了主意。

在这一瞬间,他藏得最深的心思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

“反正这下已甭想挽回名誉,那我就索性撕破这张脸皮,再冲他们啐上几口,让他们知道:老子在他们面前没什么难为情的,就这么回事儿!”

他吩咐车夫稍等片刻,自己快步回到修道院内,直奔院长的居所。

他还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是知道他已不能控制自己，只消外力一推，立刻就会迫近某一令人作呕之举的最后界限。不过，那仅仅是令人作呕之举，而绝非犯罪或法庭能加以制裁的行为。到了最后的节骨眼上，他总是善于约束自己，有时他在这方面显示的能耐连他自己也惊讶不置。

就这样，他来到了院长的餐厅，正好是祈祷结束，宾主入席的当口儿。他在门口站住，目光把在场的人一一扫遍，然后肆无忌惮地面对大家，发出一长串十足无赖的狞笑。

"他们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我又来了！"他冲整个餐厅大声嚷嚷。

刹那间，大家都把目光盯着他，却没有人说话；大家突然感觉到，马上要发生可憎可厌、荒乎其唐的事情，肯定是一幕丑剧。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顿时由心平气和转为怒不可遏。他心中原已平息下来的火气一下子死灰复燃，直往上冒。

"不，这我不能忍受！"他大声说，"我完全不能而且……绝对不能忍受！"

血往他脑袋里涌。他气得话也说不利索，但此时已顾不上斟酌措辞，他拿起自己的帽子。

"他不能什么？"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嚷道，"什么'决计不能和绝对不能'？院长阁下，我可以进来吗？您是否接纳我共进午餐？"

"竭诚欢迎，"院长回答道，"诸位！恕我冒昧，"接着他忽然说，"但我真心诚意地请求你们撇开你们一时的分歧，一起向上帝祷告，在我们平心静气地进餐的过程中促进友爱，敦睦亲谊……"

"不，不，办不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刻作出异常激烈的反应。

"既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办不到，那我也办不到，我不打算留下。我来就为这件事。往后我到哪儿都要跟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共进退：要是您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也走；您留下，那我也留下。院长神父，刚才您提到敦睦亲谊那句话最伤他的尊严，因为他不认我这个亲戚！是不是这样，冯·仲？站在那边的不是冯·仲吗？你好，冯·仲！"

“您……是指我?”地主马克西莫夫嗫嚅道,他感到非常惊讶。

“当然指你,”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喊道,“还能指谁?院长神父总不可能是冯·仲吧!”

“可我也不是冯·仲啊,我是马克西莫夫。”

“不,你是冯·仲。院长阁下,您知道冯·仲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一桩刑事案件:冯·仲给人杀死在色相陷阱内——你们好像是这样称呼那些去处的。他被人杀了、抢了,尽管已经上了年纪,可还是给塞进一只箱子,钉得严严实实,然后装在行李车上从彼得堡托运发往莫斯科。在钉箱子的时候,那些出卖色相的女子弹琴、唱歌,闹得正欢。冯·仲就是这么档子事儿。难道他死去以后又活过来了,那个冯·仲?”

“这究竟算什么事儿啊?怎么能这样?”那几位司祭修士在一起议论纷纷。

“咱们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向卡尔甘诺夫大声说。

“不,对不起!”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尖叫一声插言道,同时又向屋内跨了一步,“对不起,让我把话说完。刚才在那边修室内,就因为我说了吃猫鱼什么的,你们骂我失礼。我这位亲戚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说话 plus de noblesse que de sincerité,[1]可我相反,我说话 plus de sincerité que de noblesse,[2]管它什么 noblesse![3] 是不是这样,冯·仲?对不起,院长神父,我虽然是个小丑,而且这会儿正演着小丑,但我是个重名誉的人,有话就是要说。对,我是个重名誉的人,而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斤斤计较的只是自尊心受了点儿伤害。今天我到这儿来,也许是想瞧瞧,然后谈谈看法。我有个儿子阿列克塞在此地当见习修士;我这个做父亲的关心他的命运,这是我的责任。我在作小丑表演的同时始终在仔细地听,偷偷地瞧,现在我就想把最后一幕演给你们看。你们以为我们怎么着?摔了一交,就趴在地上?一旦摔倒了,就永远趴在那儿?没门儿!我要站起来。我要

① 法语:重高雅,轻坦率。
② 法语:重坦率,轻高雅。
③ 法语:高雅。

向圣父控告，你们使我感到愤慨！忏悔是一项庄严的圣礼，对之我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愿五体投地以行。可是在那边修室里，人人都跪着出声忏悔。难道允许出声忏悔吗？秘密忏悔是至圣的神父们定下的规矩，只有这样，你们的忏悔才成其为圣礼，自古以来一贯如此。试问，我怎么能当众向他交代我干了这，干了那……那话儿你们明白不？有些事儿说出来太不成体统。那不是十足的丑闻吗？不行，神父们，在这儿跟你们厮混没准儿会陷入歪门邪道的……我一有机会就要上书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还要把我的儿子阿列克塞领回家……”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些情况。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如何揪人家的辫子这点上确实有一手。有一个时期曾经流言蜚语四起，一直传到主教那里，说是对长老们敬重过了头(不仅仅指我们那座修道院，也指确立了长老制的其他修道院)，甚至有损院长的威信，还说长老们举行忏悔圣礼过滥，等等，等等。那些荒唐的指责无论在我们那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已不攻自破。但是愚蠢的魔鬼缠住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让他自己的神经载着他向可耻的深渊不断滑下去。正是这个魔鬼撺掇他翻出这本陈年旧账来，其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自己对于此项责难一窍不通，甚至没法把它表述得头头是道，何况这一回在长老修室内谁也没有下跪作出声忏悔，故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根本不可能亲眼看到任何类似的现象，他只是凭记忆中一些往昔的谣传信口开河。然而，胡话一经说出，他就感觉到过于离谱，于是又忽发奇想，决意立即向在场的人，特别是向他自己证明：他绝非胡言乱语。尽管他知道得很清楚，再往下说，他就会在已经出口的胡话上添加更多，更荒诞的胡话，——但他已不可能悬崖勒马，于是便从山巅上直冲下去。

“太卑鄙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厉声指出。

“请原谅，”院长忽然说，“自古道：‘许多人开始对我有微词，说我的坏话。我听到以后便警告自己：这是主耶稣开的药方，是他派人送来医治我的虚荣心的。’所以我们恭顺地向您表示感谢，尊贵的客人！”

说完，他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深深鞠了一躬。

“啧啧啧！假惺惺，老一套！老调子，老姿态！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例行公事的打躬作揖！这等鞠躬我们早已看穿！就像席勒的

《强盗》中卡尔的一句台词：'迎着嘴唇接个吻，对准心脏捅一刀。'各位神父，我不喜欢作假，而要真理！但是吃猫鱼并不能求得真理，这话我已经公开说过！神父修士们，你们何必持斋呢？你们何必指望到天国为此获得奖赏呢？老实说，能得到这样的奖赏，要我持斋也干！不，神圣的修士，你不妨试试在人世间行善积德，造福社会，不要把自己关在修道院内吃现成饭，也不要指望到天上获得奖赏，——这可就不那么容易喽。院长神父，耍嘴皮子我也会。我来瞧瞧，这儿准备了什么好吃的？"他走到餐桌前。"名牌的陈年红葡萄酒，叶利谢耶夫兄弟酿制的蜂蜜酒。嚄！我说诸位神父，这跟猫鱼可就比不得了。哇，摆了那么多瓶酒，嘿嘿！请问，所有这些东西是谁供给的？是俄国的劳苦百姓，他们把胼手胝足挣得的钱硬是从家用国需中撙节下来往这儿送！你们哪，圣洁的神父，是在吸民众的血！"

"您这样实在太不成体统。"约西甫神父说。

帕伊西神父始终保持缄默。米乌索夫从屋里跑了出去，卡尔甘诺夫跟着也走了。

"好了，诸位神父，我也跟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走！我再也不上你们这儿来了，你们跪在地上求我也不来。我给你们送来了一千卢布，于是你们伸长了脖子还想要，嘿嘿！不，我不多捐了。我要为我逝去的青春，为我所受的全部屈辱报复！"他一时演得性起，竟用拳头捶起桌子来了。"这座破修道院对我的一生影响可大了！它没让我少流伤心的眼泪！你们调唆我的妻子鬼号婆娘跟我作对。你们在无数次宗教事务会议上诅咒我，在这一带到处散布谣言把我搞臭！够了，神父们，如今是自由主义的时代，是轮船和铁路的时代。别说一千，就是一百卢布、一百戈比、一个子儿你们也甭想从我这儿得到！"

这里又得说明一下。我们的修道院对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也没让他流过一滴伤心的眼泪。倒是他那份装出来的激情对他本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以致有那么一眨眼的工夫他自己差点儿信以为真，感动得简直要哭了。但就在这同一瞬间，他意识到现在是收兵回营的时候了。

听了他这一通恶毒的诽谤，院长行了个垂首礼，再次以给人深刻印

象的语气说：

“我要说的还是古话：‘要谨慎而愉快地忍受施加于你的无端辱骂，勿惊慌失措，勿憎恨辱骂你的人。’我们就这样做。”

“啧啧啧！又是反躬自省之类的陈词滥调！你们反躬自省吧，诸位神父，我可要走了。我还要行使家长的权力，永远从这里带走我的儿子阿列克塞。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我最孝顺的儿子，请允许我命令您跟我走！冯·仲，你还待在这儿干吗？立刻到城里上我家去。我那儿好快活。才一里地，我请你吃乳猪肉麦糊，那可不是这儿的素黄油；咱们好好吃一顿，先上白兰地，再喝甜酒，我有云莓酒……喂，冯·仲，好机会别错过啦！”

他一边嚷嚷，一边比划着走出去。正是在这一刹那，拉基津瞧见他出来，并且指给阿辽沙看。

“阿列克塞！”父亲瞥见了阿辽沙，老远冲他喊道。“你今天就搬到我那儿去，把枕头和床垫也带走，再也不要待在此地。”

阿辽沙像钉在地上的桩子一般站住不动，默默地留神观看在他眼前展开的场景。其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已先上车，在他之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一声不吭、面色阴沉地也准备登车，他甚至没有回过头来向阿辽沙道别。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滑稽突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给这出闹剧添上绝妙的尾声。马车的脚磴旁突然冒出了地主马克西莫夫。他跑得气喘吁吁，唯恐赶不上。拉基津和阿辽沙看见他奔跑的样子。他急得要命，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左脚还没有离磴跨进车厢，他已迫不及待地举脚踩磴，抓住车帮就往车上跳。

“我也去，我也跟你们去！”他边跳边叫，同时发出格格的欢笑声，脸上是一副横下心来及时行乐的表情。“把我也带走！”

“我说他是冯·仲么！”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乐不可支地嚷道，“这是真正的冯·仲复活了！你是怎么从那儿逃出来的？你在那边怎么个冯·仲法来着？你怎么逃的席？这可非得有一张厚脸皮不可哇！我的脸皮够厚的，可你的还是让我吃惊，老兄！跳哇，快跳哇！伊万，让他上来，挺开心的。就让他躺在我们脚边将就一会儿。你能将就吗？冯·仲？要不，就让他坐在赶车的旁边？……喂，冯·仲，跳到车夫座

上去！……”

但是，已经坐好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一语不发，突然对准马克西莫夫胸前全力一推，后者倒退了一丈(俄丈，两米多)远。如果说他没有摔倒，那纯粹是运气。

“走！”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怒气冲冲向车夫大喝一声。

“你怎么啦？怎么啦？干吗你这样对他？”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大不以为然。

但马车已经起步，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置之不理。

“你这个人哪！”沉默两分钟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瞟了儿子一眼，又开腔道，“这一回到修道院来是你自己出的主意，是你极力怂恿、大力鼓吹的，现在你又生什么气呀？”

“您的废话说得够多了，现在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声色俱厉地抢白他。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又沉默了大约两分钟。

“这会儿来点儿白兰地该有多好。”他用一句话概括此刻的心绪。但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不理他。

“到家后你也喝点儿。”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仍不作声。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又等了约莫两分钟。

“我还是要把阿辽什卡从修道院里带走，尽管这会使您很不愉快，我最孝顺的卡尔·冯·摩尔。”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轻蔑地耸耸肩膀，侧过身去望着路上。接下来一直到家他们都没有开口。



第三卷

酒色之徒





一

下　房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居宅并不在市中心,但也不算太偏僻。房子已经很旧,不过外表还不错:外墙刷成灰色的平房仅中部有楼,上盖红色的铁皮屋顶,没准儿还能支持很久。它的容积挺大,住在里边相当安乐。宅内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贮藏室、各种各样的秘密壁柜和意想不到的楼梯通道。宅内有不少大老鼠。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不特别生它们的气。"晚上一个人待着至少不那么冷清。"他确实有打发仆人到偏屋去过夜的习惯,整夜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正屋内。偏屋坐落在院子里,既宽敞又牢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厨房也设在那儿,尽管正屋内也有厨房,因为他不喜欢庖厨的气味,所以不分冬夏饭菜都得穿过院子送来。当初盖这座宅子是供大家庭住的,无论主子还是仆役,皆可容纳五倍于现今之数。在本书所叙的那个时候,住在正屋内的只有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偏屋下房内只有三名仆人:老格里果利、他的老伴玛尔法和一个名叫斯乜尔加科夫的年轻人。关于这三名仆人,有必要说得详细一点。其中老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是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人,会固执而笔直地朝他认定的目标走去,只要这个目标由于某种原因(往往是出奇地不合逻辑的原因)被他看作颠扑不破的真理。总的说来,他为人正直,不可收买。他的妻子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虽然一辈子唯丈夫的意志是从,然而在农奴刚得到解放时,她也曾不知多少次苦劝丈夫离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做点儿小买卖(他们攒了几个钱);但格里果利当即一成不变地认定他的婆娘在胡言乱语,"因为所有的婆娘都不本分",认为他们不该离开旧主,不管他是怎么个人,"因为这是他们现今的职责"。

"你懂得什么叫职责吗?"他问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

“职责我懂，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可是为什么留在此地就是咱们的职责，这我一点儿也不懂。”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回答也不含糊。

“不懂就别管，反正得这么办。往后少开口。”

结果便是这样：他们没有离去，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给他们定了工薪，数额不大，倒是付的。此外，格里果利知道自己对老爷拥有无可置疑的影响。他意识到这一点，这也合乎事实，因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狡狯而又顽固的小丑，按他自己的说法，“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很有主见，可是在生活中另一些方面简直窝囊得要命，他自己也纳这个闷儿。他自己知道是在哪些方面，所以害怕很多事情。在生活中某些方面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要是没有可靠的人那可够呛，而格里果利这人绝对可靠。甚至有这样的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中曾经好多次可能被打，而且是痛打，却照例都是格里果利救了他，尽管每次事后都要对他说教一通。但光是挨揍还不能把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吓住。有些情况更为严重，甚至非常微妙、非常复杂，那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恐怕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会在顷刻之间莫名其妙地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需要，需要有个可靠的、接近他的人。那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现象。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生活极其放荡，在纵欲这点上常常像毒虫一般残忍，可有时喝醉了，会一下子感到直透灵魂深处的恐惧和能使精神崩溃的震荡，这种感觉在他心中有具体的反应，几乎触摸得到。“那几回我的心就像在嗓子眼里直跳。”他不止一次这样说。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他喜欢有这样一个忠诚而有主见的人在附近，哪怕不在同一间屋子，而是在偏屋里也好，这个人跟他迥然不同，不是酒色之徒，虽然把他的荒淫生活全都看在眼里，了解他所有的秘密，但出于忠心，还是能容忍这一切，不加违抗，最重要的是不埋怨，不以今生或身后必遭恶报之类的话警告他；必要时还能卫护他，——对付谁？对付他自己也不知是谁、但是可怕而危险的某人。问题就在于一定得有另一个人，一个非常熟悉又可充分信赖的人，以便在发病的时候把他叫来，只是为了看看他的脸，或许再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如果他不介意，不生气，那么心中就好受些；如果他生气，那就更不是滋味。有时候(不过这

种情况次数极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夜里会到偏屋里去把格里果利叫醒，要他到正屋里来一下。他来了，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却说些毫无意义的琐事闲话，不一会儿就把他打发走，间或还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自己啐一口唾沫，上床睡觉，这一觉就能睡得十分安稳。自从阿辽沙来到这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便曾有过类似的情形。阿辽沙"刺穿了"他的心，因为阿辽沙"住在家里，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也不责怪"。另外，从未有人像阿辽沙那样对待他，是阿辽沙带来了这种态度：对老头儿绝对不加鄙视，相反，总是对他表示亲切和极其自然、发自内心的依恋，而这个老子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值得依恋的。凡此种种，完全出乎这个不知人间有天伦之乐的老浪荡鬼意料之外，对于向来只爱"下三路"的他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在阿辽沙走后，他暗自承认，明白了若干过去一直不愿弄明白的道理。

在本书的卷首，笔者曾经提到格里果利憎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第一个妻子即他的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母亲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相反，却总是卫护他的第二个妻子即鬼号婆娘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并不惜为她得罪老爷，谁要是说她半句坏话或欠斟酌的只言片语，格里果利就对谁不客气。他对这个苦命女人的同情变成了一种神乎其神的观念，以致时隔二十年之后他仍容不得任何人提到她时言语稍有侮慢，而且会当场抢白出言不逊者。从表面看，格里果利这人冷冰冰的，一本正经，寡言少语，说话却有分量，不信口开河。同样，单凭粗略的印象，也不可能判断他到底爱不爱他那百依百顺的老婆，实际上格里果利是爱她的，而玛尔法自然也明白这一点。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这个女人非但不愚蠢，或许比丈夫还聪明些，至少在一些家常事务方面比他更明智。然而，从他们一开始共同生活时起，她就无条件服从丈夫，从来没有怨言，始终毫无异议地尊重他，认为他在精神上比自己高出一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口子一辈子极少交谈，除非在日常生活中遇上不开口不行的场合。严肃而自尊的格里果利有什么问题和心事总是独自思量，故而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早就习以为常，知道丈夫完全不需要跟她商量。她觉得丈夫器重她的沉默，并为此而承认她有头脑。格里果利从不打老婆，仅有一次除外，那也是很轻

的。在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嫁给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第一年，有一回在乡下，当时还是农奴的村里姑娘和婆娘们给召集到主人家院子里唱唱歌跳跳舞。大伙儿唱起了《绿草地》，忽然那时还是个少妇的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蹦出来站到合唱的人群前，以独特的步法跳起了俄罗斯舞，不是像乡下婆娘那样跳法，而是按她在富有的米乌索夫家当使唤丫头时在地主宅院内私人剧团里那样跳，那时有从莫斯科请来的专业舞蹈教师教演员们跳舞。格里果利看了妻子跳的舞，一小时后在自己家的农舍里教训了她一顿——稍稍扯了几下她的头发。但是"打老婆"这回事却也就此永远结束，再没有发生过第二回，况且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此后决不再跳舞了。

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孩子，曾经有过一个男孩，可是死了。格里果利显然很喜欢孩子，他也不掩饰这一点，也就是并不羞于说出来。当初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私奔的时候，格里果利把三岁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接过手，照管了他将近一年，自己给他梳头发，还自己给他在木盆里洗澡。后来他也照管过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并为此挨过一巴掌。不过这些我都已叙述过了。自己的孩子给他的喜悦仅仅是一个希望，那还是在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怀孕的时候。及至生了下来，悲伤和恐怖却使他心如刀绞。问题在于，那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六指头。格里果利一见此情伤心极了，非但一语不发直至施洗礼的那天，还故意到瓜果园去避开所有的人。时值春季，他在园里刨了三天瓜菜地。第三天，该为孩子施洗了；其时格里果利已经想出了什么名堂。他走进家门，教堂里的神父执事已经到齐，客人们也来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还亲自前来充当教父，这时格里果利忽然宣布孩子"压根儿用不着受洗"。他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多余的话，好像是从牙缝里勉强吐出来的，只是用呆滞的眼神凝视着神父。

"为什么这样?"神父以轻松的语调惊讶地问。

"因为这是个……孽障……"格里果利嗫嚅道。

"什么孽障，什么孽障?"

格里果利半晌没吭声。

"反正是阴错阳差吧……"他嘟哝了一句，虽然声音含糊，但口气很

坚决，显然，不愿再谈此事。

人们笑了一通，当然，还是给那个可怜的孩子施了洗礼。格里果利在洗礼用的圣水盘旁做了祈祷，但他对新生婴儿的看法没有改变。不过，他并不阻止别人的任何做法，只是在那病婴活着的两个星期内，格里果利几乎没看他一眼，甚至不愿理会他的存在，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待在家里。然而，两星期后那男婴死于鹅口疮时，格里果利却亲自把他放进小棺材，满怀深沉的哀伤瞧着他。到了棺材放入挖得不太深的小小墓穴后往坑里填土时，格里果利双膝跪下，向那小小坟茔一躬到地。此后好多年，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自己的这个孩子，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也从不在他面前忆及孩子，偶尔跟别的什么人谈到她那"娃子"时，总是把嗓门压得很低，即便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不在场也一样。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发现，从那个小小坟茔前回来以后，他一头扎进了"神学"，阅读《圣徒言行录》，多半是一个人默默地看，每次都戴上他那副银边框大圆眼镜，难得念出声来，除非是大斋期。他喜欢《圣经》中的《约伯记》，还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册"心怀上帝的叙利亚修士伊萨克神父"的箴言及布道录，孜孜不倦地读了多年，里边讲些什么他几乎一窍不通，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最看重、最喜爱这本书。最近一个时期，他偶然接触到在附近举行集会的鞭身教派，[①]开始倾听、琢磨他们的教义，显然，受到不小的震动，但改换另一种信仰他认为是要不得的。经年累月地钻研"神学"的结果，自然使他的面相越发显得一本正经。

或许，他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可是他的六指头孩子的出世与夭折，偏偏跟另一件十分奇特和出人意料的怪事碰在一起，后来有一次他自己曾说，那件事在他心上留下了"烙印"。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就在六指小孩下葬的同一天，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夜间醒来，仿佛听到新生婴儿的哭声。她吓了一跳，便叫醒丈夫。格里果利侧耳听了一阵，认为这更像是什么人在哼哼，"像是个女的"。他起身穿好衣服。那是一个相当暖和的五月之夜。他走到台阶上，听清楚哼哼之声是从花园里传

① 自十七世纪中叶起在俄国出现的一个教派。其主要教义认为，通过剧烈的身体动作可达到宗教狂喜，使基督现形于人。该派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往往围着盛水的大木桶唱歌、跳舞、鞭打自身。

来的。但园门夜间是从院子这边上锁的，除了这个口子哪儿也进不去，因为整个花园四周有高而牢固的围墙。格里果利回到家里，点了一盏灯，取了园门钥匙，虽然妻子吓得魂不附体，再三说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而且准是她的娃子在哭，在呼唤她，格里果利仍置之不理，一语不发往花园里走去。这下他可弄明白了，呻吟来自园内离门不远的澡堂，而且肯定是个女人在呻吟。他把澡堂门打开，眼前的一幅景象竟使他呆若木鸡：城里有个流浪街头的痴呆女，全城人都知道她的诨名叫黎萨维塔·斯乜尔加夏娅（浑身发臭的黎萨维塔），竟溜进了他们的澡堂，刚产下一个婴儿。那婴儿就躺在她身边，而产妇则在一旁行将咽气。她什么也没说，因为她压根儿不会说话。不过这件事必须另行细述。

二

黎萨维塔·斯乜尔加夏娅

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使格里果利深感震惊。他原先就存有疑心，现在这种极不愉快、令人作呕的怀疑已得到证实。这个黎萨维塔·斯乜尔加夏娅是个非常矮小的女子，“才两尺（约一米四十）挂零”——在她死后，我们城里不少虔信上帝的老太太谈起她时往往用怜悯的口吻这样说。她长到了二十岁，一张宽脸盘红润健康，却是十足的痴呆相；两眼目光呆滞，虽然温顺，却令人不快。她一辈子无论寒暑总是光着脚，身上只套一件麻布贴身罩衣。她那几乎是黑色的头发极其浓密，鬈如羊毛，堆在她脑袋上像一顶巨大的帽子。她的头发永远沾着尘土、泥浆、树叶、木片、刨花，因为她老是睡在地上、泥浆里。她父亲伊立亚是个无家可归的破产小市民，体弱多病而又酗酒成性，多年来一直给我市一户富裕的商贾当帮工。黎萨维塔的母亲早已去世。老是病病歪歪的伊立亚脾气又很坏，黎萨维塔每次到他那儿去，总要遭他毒打。反正黎萨维塔也难得上他那儿去，因为她是个痴呆，在全城到处为家，大家也都看在上帝份上给她些吃的喝的。伊立亚的雇主、伊立亚自己以及城

里好多富有同情心的人(主要是买卖人家),曾不止 一次尝试让黎萨维塔穿得比光套一件罩衣稍许体面些,到了冬天总是给她身上穿羊皮袄,脚上穿靴子。她照例依头顺脑地让人家把这一切给她穿上,可是走了以后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往往在教堂门前——把施舍给她的一切脱下来,裙子也好,羊皮袄也好,靴子也好,乃至围脖头巾,统统放在那里,仍然光着脚、身上只剩一件贴身罩衣径自离去。有一回,我省新上任的省长到我市视察,看到黎萨维塔这模样,他那高洁的情操受到很大的伤害,虽然从下属的报告中了解到那是个痴呆女,可还是作了训示:一个年轻女子只套一件罩衣到处流浪,毕竟有碍观瞻,今后不得再有此等情状。但省长走后,对黎萨维塔仍听其自然。后来,她父亲死了,从此城里上帝的信徒们对她越发慈悲了,因为她成了孤儿。的确,好像大家都疼她,甚至那些男孩子也不捉弄她,不欺负她,而我们城里的男孩子,尤其是学生,都够调皮捣蛋的。黎萨维塔走进陌生人家,谁也不会撵她,相反,总是和言悦色相待,还会给她一个铜子儿。人家给她钱,她收下后马上就会拿去投入施舍箱捐给教会或犯人。如果在集市上人家给她一个面包圈什么的,她一准会拿去送给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小孩,甚至会拦住城里某一位富得冒油的阔太太,把面包圈给她;而太太们也欣然接受。她自己光靠黑面包和水充饥解渴,不吃别的。如果她走进某一家高级店铺坐下来,尽管那里摆着昂贵的商品,还有不少钱,店主对她从来不存任何戒心,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当着她的面把几千卢布随便一放,过后又忘了,她也决不会从中拿走一戈比。黎萨维塔难得进教堂,睡觉或者在教堂门廊上,或者翻越篱笆去睡在哪家的菜园里(我们那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家没筑围墙,只有篱笆)。她大约一星期回家一次(所谓"回家"其实是到她父亲生前帮工的人家),冬天虽然每天回去,但只是过夜,或在过道里,或在牛棚里。人们深感诧异的是,她居然受得了这样的生活,不过她已经习惯了;虽则个儿矮小,可身体非常结实。我们那儿也有几位爷们断言,她这些做法只是出于一种傲气;然而,此说与实际情形总有点儿对不拢来,因为她一句话也不会说,只是偶尔摆动舌头呜噜呜噜作声,——哪有什么傲气可言?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那已经很久了。在一个天气晴和的九月之

夜，一轮满月高挂，按我们那儿的习惯来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本城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爷们，大约五六个浪荡鬼，从俱乐部里出来，抄街后小路回家去。僻巷两侧都是篱笆，围着附近人家的菜园；小路通向架在一条长长的臭水沟上的木桥，我们那儿有时也管这条水沟叫小河。在篱笆旁边的荨麻和牛蒡草丛中，这帮爷们看到了睡着的黎萨维塔。浪荡鬼们纵声笑着在她身旁站停下来，开始大耍贫嘴，什么乌七八糟的话都说得出口。一名纨绔少年忽发奇想，提出一个怪诞而又荒唐的问题："是否有人，不论他是谁，能把这东西当作一个女人，并且现在就……"如此这般。所有的人都高傲地以不屑的口吻表示不可能。但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在这一伙之内，他立刻跳出来，表示把她当作女人，不但可能，甚至还别有风味，等等，等等。应当指出，彼时他在我们城里扮演帮闲小丑的角色实在太卖劲了，老是喜欢跳出来博有钱的爷们一笑，当然，表面上似乎与他们平起平坐，骨子里十足是他们的奴才。那时正值他得到来自彼得堡的消息，知道他的第一个妻子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已经死了，他在帽子上套着黑纱的服丧期间照样恣意狂饮，胡天胡地，连城里一些个最有名的不正经瞧着他也感到恶心。

那帮酒徒听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说出如此与众不同的见解，当然笑得前仰后合，其中一位甚至怂恿他干，但其余的人纷纷作出更加厌恶的反应，尽管还是在开没有分寸的玩笑。最后，大家各自打道回府。事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信誓旦旦地声称，当时他也跟大伙一起走了。或许确实如此，这事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也永远没有人知道。然而五六个月以后，城里开始谈论黎萨维塔怀了孕，大家都表示由衷和异常的愤慨，彼此询问，互相打听：这是谁造的孽，污辱她的是什么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流言一下子在全城传开，说污辱她的正是那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流言从何而起？那帮寻欢作乐的爷们其时只有一个人还在城里，而且恰恰是位上了年纪、受人尊敬的五等文官，他有家室，几个女儿都已成年，即使确有此等事情，他也决不会四处张扬；其余五人则已星散到外地去了。然而，流言偏偏直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且势猛不减。当然，对此他甚至没有作出什么强烈的反应，一些买卖人和小市民说三道四他可以置之不理。那个时候他

正拿架子，除了他自己那个官吏和贵族圈子里的人物（也是他极力使之开心的那些人），根本不屑跟其他人交谈。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格里果利奋起拼命为他的主人辩护，不仅力排众议，还为他跟人家唇枪舌剑地争论乃至对骂，曾使不少人改变了看法。“那是她自找的，这贱货。”格里果利以肯定的语气说，并认为干这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螺旋鲤”——那时有一名可怕的囚犯从省监狱里逃了出来，潜藏在我们城里，他这个绰号城里人都知道。这一猜测听来有点儿道理，人们记得在临近秋天的那些个夜晚，“螺旋鲤”曾在城里东流西窜，打劫过三个路人。不过，整个这一事件以及所有的议论，非但没有冲淡对可怜的痴呆女的普遍同情，大家反而比过去更加爱护她。一位商界富孀康德拉启耶娃甚至作出这样的安排：还在四月底就让黎萨维塔住到她家去，准备在分娩之前不许她外出。在那段时间里一直有人看着她；然而，看管虽严，到了最后一天黎萨维塔还是突然从康德拉启耶娃家溜出来，进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的花园。她身怀六甲怎样能越过又高又牢固的围墙，这始终是个未能彻底解开的谜。一说是有人“帮她爬过去”的；另一说则是她给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托过去”的。比较可信的解释还是这样：黎萨维塔向来善于越过篱笆到人家菜园子里去过夜，她也有办法爬上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的围墙跳进花园，不过对自己临产的身体却造成了损伤——这么说，虽然有点儿玄，毕竟不涉神怪。

格里果利赶紧回家，叫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去照管黎萨维塔，他自己跑去叫住得不远的一个老稳婆。婴孩总算得救，黎萨维塔却在拂晓前咽了气。格里果利接过孩子抱回家去，让妻子坐下，让婴儿躺在她怀里，说：“孤儿是上帝的孩子，也是大家的亲人，对咱俩更不用说了。是咱们那个死去的儿子派来了这孤儿，他的父亲虽是恶魔之子，母亲却是好人。你就奶他吧，往后也别哭了。”

就这样，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抚养了这婴儿。受洗时他被命名为帕维尔，至于父名嘛，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称之为费尧多罗维奇（意即“费尧多尔的儿子”）。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丝毫不以为忤，还认为这事儿挺逗的，尽管仍继续否认自己与这一切有什么瓜葛。城里的人

认为他收留遗孤这一点还算不错。后来,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还根据那遗孤的母亲黎萨维塔的诨名斯乜尔加夏娅(“发臭的”)为他杜撰了一个姓氏:斯乜尔加科夫。

这个斯乜尔加科夫成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一名仆人,在本书所叙述的故事开始时,他跟格里果利、玛尔法老两口一起住在偏屋下房里。他干的是厨子。关于这个斯乜尔加科夫实在很有必要专门作一番介绍,但我把本书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几名寻常的仆役身上已经太久了,真不好意思,所以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希望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会水到渠成,那时再行交代斯乜尔加科夫的情况。

三

一颗炽热的心的自白(诗体)

阿辽沙听到父亲离开修道院时从马车里冲他喊的话,命他回家,有一阵子待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倒不是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并没有愣住。尽管心中忐忑不安,他还是立即到院长的厨房里去了解他老子究竟在上边惹了什么是非。然后他抱着这样的希望出发进城:路上也许能解开折磨着他的那个疑团。在此笔者想先说明一下:父亲大喊大叫命他搬回家去并且“把枕头和床垫也带走”这番话,他一点儿也不怕。他心里透亮,这样高声嚷嚷故意让人听见的父命无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可以说只是要一耍威风,——正像前不久我市一个买卖人那样,他在自己的命名日喝得太多了,却因为别人不给他更多的伏特加而大发脾气,便当着客人的面摔他自己的杯盘盆碟,撕自己的和老婆的衣服,砸屋里的家具,后来连玻璃窗也砸,一切都是为了耍威风。第二天,那买卖人酒醒以后,自然对摔破、砸坏的东西感到心疼。毫无疑问,刚才父亲的命令也是这么回事。阿辽沙知道,到明天老头儿定会让他返回修道院,没准儿今天就能放他。阿辽沙还有充分的把握:父亲可能会伤害别人,但决不愿伤害他。阿辽沙确信,世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

愿意伤害他，非但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这是他的信条，一旦确立便决不踟蹰，他就怀着这种信念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

但此刻在他胸中蠕动的是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害怕心理，他自己也说不清其所以然，因而更觉得苦恼。他害怕一个女人，具体说是怕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刚才由霍赫拉科娃太太转交给阿辽沙的一封短简便是她写的，信上她再三恳求阿辽沙去见她谈一件事。这一要求以及必须立刻前往的情势，一下子在他心中产生某种十分难受的感觉。整个上午，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痛苦，尽管接下来在长老修室内以及刚才在院长那儿发生了一连串这样那样的事件。阿辽沙的疑虑不在于他不知道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要跟他谈什么以及他该如何回答。他也并不害怕对方是个女人。诚然，对女人他知之甚少，但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进修道院之前，他毕竟一直是跟女人们在一起过的。他怕的是这个女人，他就是怕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时候起，阿辽沙就怕她。他总共只见过她一两次，也许是三次吧，有一回偶然还跟她交谈了几句。她留在阿辽沙记忆中的形象是一位美丽、傲慢、颐指气使的小姐。但令阿辽沙苦恼的并非她的美貌，而是别的什么。正因为说不清他究竟怕什么，所以现在他心中怕得更厉害。这位小姐的动机是极其高尚的，这一点阿辽沙明白；她想要救阿辽沙的长兄德米特里，这样做纯粹出于宽容大度，尽管德米特里已经有负于她。阿辽沙认识到这一点，也不能不公正地评价所有这些美好和宽厚的感情，然而，当他一步步走近她家的时候，仍禁不住阵阵寒栗侵入他的脊梁。

他考虑过了，他不会在她那儿遇见胞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伊万跟她过从虽密，但这时他一定与父亲在一起。阿辽沙可以更加肯定不会遇见德米特里，他已经预感到那是为什么。也就是说，阿辽沙和她谈话将没有别人在场。真想在他怕得要命的这次面谈之前先跑去见一见德米特里。阿辽沙可以不出示那封信跟他谈几句。但是德米特里的住处较远，这时候八成也不在家。阿辽沙站住片刻，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以习惯的动作在自己胸前匆匆画了个十字，随即不知冲什么微微一笑，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去见他如此害怕的那位小姐。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他认识。但如果走城中大街，再穿过广场等一些地方，路是相当远的。我们的小城布局极其松散，虽说都在城内，有时候两地的距离实在不近。何况父亲正在等他，也许还没有忘记自己下的命令，可能要发脾气，因而必须赶紧，两处都不要到得太晚。经过这一番思考，阿辽沙决定走小道抄近路，而对于城里的小路他了如指掌。所谓小路其实几乎没有路，这意味着在冷僻的小巷里沿着围墙走，有时还得翻越人家的篱笆，经过人家的院子，不过那里反正人人都认识他，都会跟他打招呼。他这样走到城中大街能近一半。

途中有一处他得在离父亲住宅很近的地方经过，就是说，必须经过与父亲毗邻的一座花园，它附属于一所仅有四个窗户、已破旧得开始倾斜的小屋。据阿辽沙所知，小屋的主人是一位瘫痪的老太太，属小市民阶层；与她同住的女儿在首都当过高级侍女，不太久以前还住在达官贵人的公馆里，自从回家来服侍缠绵病榻的老母亲至今已将近一年，却还经常穿着漂亮的衣裳招摇过市。这母女俩如今穷得够呛，甚至每天上毗邻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厨房要些面包和汤，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总是欣然相助。不过，女儿尽管常来要汤，她那些衣服却一件也没卖掉，其中甚至有后裾老长老长的曳地裙。上述情况中末了的一节，阿辽沙自然是在完全无意间从他的朋友拉基津那儿听说的，这个小城里的事情拉基津可谓无所不晓。当时阿辽沙随听随忘，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现在走到这户邻居的园外，阿辽沙忽然想起的恰恰是曳地长裙，他原先搭拉着陷入深思的脑袋迅速抬了起来……蓦地竟与一个人不期而遇。

他的长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站在邻家花园的篱笆后面，脚不知踏在什么东西上，正探出上身拼命向他打手势，示意他走过去，显然不敢叫唤，甚至不敢出声说话，怕别人听见。阿辽沙立刻跑到篱笆前面。

“还好，你自己抬头看见了我，我差点儿要冲你喊叫了，”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高兴地向他低语，但说得很快，“你爬过来！快！啊，你来得太好了。我正想你来着……”

阿辽沙自己也很高兴，只是不知如何翻越这道篱笆。但米嘉用孔武有力的手臂抓住阿辽沙的胳膊肘，帮了他一把。阿辽沙撩起长袍，像

光脚的街头顽童一般矫捷地跳了过去。

“好样儿的，这下好了，跟我来！”米嘉兴致勃勃地低声说。

“去哪儿？”阿辽沙也压低嗓门问。他四顾张望，发现自己在一座空荡荡的园里，除了他俩，一个人也没有。园虽小，可是主人的房屋跟他们至少还有五十步的距离。“这儿又没有人，你干吗小声说话？”

“干吗小声？啊，见鬼！”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忽然扯开嗓子喊起来。“是啊，我干吗要小声说话？你瞧，造化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在这儿是秘密的，是在窥探一个秘密。原因以后再解释，但是，我明白这是秘密，于是说话也鬼鬼祟祟压低嗓门，像个傻瓜，其实没有必要。咱们走！到那边去！在这以前先别开口。我想吻吻你！

荣耀归于人世间的至高无上者，
荣耀归于我心中的至高无上者！……

刚才你来之前，我就坐在这儿反复吟诵这两句……”

这花园占地大约一公顷或稍多一些，但仅在周围沿着四边樊篱种树——有几棵苹果树，有槭树、椴树、桦树。园子中央是长着青草的空地，夏季可从这块草地上收割几普特（每普特合十六点三公斤）干草。每年开春以后，女主人把草地租出去换几个卢布。园内也有几畦树莓、刺李、黑醋栗，也都在篱边；紧靠小屋的几畦菜蔬是不久前才翻垦栽种的。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把弟弟带到离房屋最远的一个角落。在那里挤成一簇的几棵椴树和种植多年的黑醋栗、接骨木、佛头花、紫丁香丛中，突然现出一座老掉牙的绿色亭子，它已经发了黑，东歪西斜，跟一堆废墟差不太多，但是有顶和镂空墙壁，还能避避雨。这亭子天知道造了已有多久，据说，是五十年前当时的房屋主人，退伍中校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冯·施米特所建。里边什么都烂了，地板都会下陷，朽木散发出霉味。亭内有一张四腿插入地里的绿漆木头桌子，桌子周围的板凳也都是绿的，还可以坐人。阿辽沙一下子便注意到长兄的情绪处于亢奋状态，走进亭子一看，原来桌上放着半瓶白兰地和一只小酒杯。

“这是白兰地！”米嘉纵声大笑，“你的表情已经在说：‘又猛灌了！’

对不对？别相信幻觉。

> 别信虚情假意的芸芸众生，
> 忘掉自己的疑虑犹豫……①

我不是猛灌，只是在‘品味’，就像你的拉基津那头猪所说的那样；他将来做了五等文官，可还老是要说‘品味’。坐下。阿辽什卡，我真想把你紧紧搂在怀里，直到把你的骨架挤碎，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我真正……真——心——诚——意……（你要听明白了！你要听明白了！）爱的只有你！”

末了那句话他是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说的。

“只有你，还有一个‘坏女人’，我恋上了她，而且从此我也就没治了。但是恋上谁不等于爱谁。即使恨某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恋上这人。你要记住！这会儿我还有说有笑！你在桌旁坐下，我坐在你身边，让我一边瞧着你，一边说话。你不要开口，我要不停地说话，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过，是这样的，我考虑了一下，觉得确实应当小声说话，因为这儿……这儿……指不定隔墙有耳。我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就像通常所说：听我一一道来。我为什么急着见你？为什么这些日子我一直如饥似渴地想念你，而且刚才还想你来着？（我在这儿下锚已经五天了）为什么这些日子一直想你？因为我要把一切只告诉你一个人，因为需要这样，因为我需要你，因为明天我将从云端飞下去，因为明天将是生命的结束和开始。你有没有体验过，有没有在梦中经历过从悬崖上向深渊中坠落下去那种感觉？现时我不在做梦，可我正在飞坠下去。我不怕，你也别怕。说得确切一些，我是怕的，可我觉得舒服。那也不是舒服，而是一种狂喜……见鬼，反正怎么说都可以，不去管它！咱们来赞美大自然吧：瞧，阳光多么灿烂，天空多么晴朗，草木郁郁葱葱，还是一派夏日美景，下午三点多钟也算良辰，周围一片寂静！你刚才要上哪

① 引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发表于1846年的一首诗《从谬误的蒙昧中……》。

儿去?”

“去见父亲,不过我想先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儿去一趟。”

“去见她,还要去见父亲!巧极了!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为什么想你?为什么我的九曲回肠甚至每一根肋骨都在眼巴巴地盼着你?正是想派你代我去见父亲,然后再去见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以此了结跟她以及跟父亲的一切瓜葛。派一名天使去。我本可以差遣随便什么人去,但我需要派一名天使前往。凑巧你自己也要去见她和父亲。”

“难道你想派我去?”阿辽沙脱口问道,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

“且慢,这事你知道。我看得出,你一下子就全明白了。不过你别开口,暂时先别开口。你不用后悔,也不要哭!”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站起来作沉思状,他把一个指头按在脑门上,说:

“是她自己叫你的,她给你写了信,或者通过别的办法,所以你去见她,否则你是不会去的,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封信。”阿辽沙从兜里取出短简,米嘉很快地看了一遍。

“于是你就走小道!哦,各路神仙哪!感谢你们指引他走了小道,他才让我给逮住,就像童话中金鱼落到那个渔夫老傻瓜网里一样。听着,阿辽沙,听着,兄弟。现在我打算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因为总得让某个人知道这一切。我已经告诉过天上的天使,但也要告诉人间的天使。你是人间的天使。你会听我说完,你会作出判断,你会宽恕一切……而我需要的正是有一位高尚纯洁的人能宽恕我。听我说:如果有两个人忽然摆脱尘世的一切羁绊,飞向一片空濛,或者至少其中一人在飞坠或灭亡之前,来到另一人跟前,说:求你为我做这样或那样的事,这等事一般是决不会求任何人做的,只有临终的人才会提出这等请求,——难道被求的人会拒绝照办?……如果那是他的朋友,他的兄弟……”

“我照办,但你得告诉我是什么事,赶紧告诉我。”阿辽沙说。

“赶紧……嗯!别急嘛,阿辽沙,你急得很,而且心神不定。现在不用着急了。现在已经豁然开朗。唉,阿辽沙,可惜你不懂得什么是狂喜!不,我这话不着边际!你怎么会不懂得狂喜!我真浑,竟说:

> 人哪，你应当是高尚的！[1]

这是谁的诗？”

阿辽沙决定等一下。他明白，也许这里正是他最应该来的地方。米嘉用胳膊肘抵着桌面，手掌托住脑袋沉思片时。两人都不作声。

“阿辽沙，”米嘉说，“只有你才不会取笑！我想以……席勒的《欢乐颂》为……我的自白开个头。An die Freude![2] 我不懂德文，只知道 An die Freude 这个题目。你也不要以为我喝醉了在说胡话。我一点儿没醉。白兰地的确喝过，但少于两瓶我是不会醉的，——

> 红光满面的西勒诺斯[3]
> 骑着一头尽打趔趄的驴子，——

我喝了还不到小半瓶，比不得西勒诺斯。我不是醉仙骑瘸驴，而是铁心吐壮语，因为我拿定了覆水难收的主意。原谅我要贫嘴，今天你得原谅我许多事情，不光是要贫嘴。你别不耐烦，我不是东拉西扯，我说的是正事，而且马上就转到正题上去。我不再卖关子。等一下，接着是……”

他昂首想了想，忽然用亢奋的语调开始朗诵：

> 胆怯、裸体、穴居的野蛮人
> 躲藏在岩洞里。
> 游牧民在田野上左冲右突，
> 足迹所至留下一片荒芜。
> 捕猎者持弓箭、执长矛，
> 横行在密林……

---

① 引自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的一首诗《神圣》(1783)：人哪，你应当高尚/乐于助人，有一副热心肠/因为你与万物/唯一的区别/就在这点上。

② 席勒《欢乐颂》的德文原题。

③ 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养父，也是森林诸神的领袖。

漂泊到异乡的人们
在举目无亲的海岸上饱受恓惶！

失去女儿的母亲刻瑞斯，[1]
为追被劫的普洛塞庇娜，[2]
从奥林匹斯山巅上下来，
呈现在她眼前的世界一片荒凉。
没有一处地方
款待这位女神；
没有一座庙宇
证明那里敬神。

没有谷物、瓜果、葡萄
琳琅满目摆在宴席上；
唯有在劫难逃的血肉
从祭坛上冒着热气。
刻瑞斯忧伤的目光
无论投向何方，
到处都看见
深受屈辱的人！

猛然间，一声号哭从米嘉胸中迸发出来。他紧紧抓住阿辽沙的手。

"朋友，朋友，现在也蒙受着屈辱，现在也蒙受着屈辱。人活在世上必须忍受的不幸实在太多了，简直多得可怕！别以为我只是个空有军官头衔、整天沉湎酒色的浑虫。兄弟，除了这件事我几乎什么也不想，我想的只是这个蒙受屈辱的人，如果我不是胡说的话。上帝保佑，现在可别让我胡说八道，也不要吹嘘自己。我之所以尽在想这个人，因为我

① 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和耕作女神。
② 刻瑞斯与主神朱庇特之女，被冥王普路托劫走，强娶为后。

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人要把自己的灵魂
从卑污中拯救出来，
必须与古老的大地母亲
永远结合在一起。①

但是问题在于：我怎么才能和大地永远结合？我不吻大地，我也不劈开她的胸膛；莫非要我去当农夫或牧人不成？我走着，走着，可是心中没底：我是掉进了粪坑和耻辱呢，还是在奔向光明和欢乐。糟就糟在世上的一切都让人猜不透！有时候，我在淫乱的耻辱中陷得很深很深（我一直都是那样），我总是读这首关于刻瑞斯和人的诗。它使我改邪归正没有？一次也没有！因为我是卡拉马佐夫。因为我反正要坠入深渊，那就干脆脑袋朝下，脚底朝天，甚至为自己正是以这样的丑态掉下去而得意，认为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美。就在身陷这样的耻辱之际，我忽然开始写一首颂歌。就算我是遭诅咒的，就算我下流、卑鄙，可总得让我也吻一下我的上帝外衣的下摆哇。就算我在这同时跟着魔鬼走，但我毕竟也是你的儿子，而且，主啊，我也是爱你的，我也能感受到世界赖以维系、否则就无法存在的那种欢乐。

永恒的欢乐女神
哺育着众生的心，
她那神秘的发酵力
能让生命的酒杯燃烧；
她令小草朝向光明，
从占星家视野以外的

①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表示要以《欢乐颂》（1795）开始他的自白，但他首先背诵的却是席勒的另一诗篇《依洛西亚的节日》（1798）。该诗共有二十四节主歌及三节合唱副歌，以上所引（自“胆怯、裸体……”起）为该诗的第一、二、三节及第六节的一半。诗的俄译者为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1783—1852）。

一片混沌中
发展出太阳系。

凡是能呼吸的一切
都在大自然的怀中吮吸欢乐；
欢乐女神所到之处，
吸引着所有的飞禽走兽爬虫；
她给人们的是患难之交，
是葡萄汁，是花环，
给虫子的是情欲，
让天使得以见到上帝。

不过，作为开场白的诗就到此为止了！我淌了眼泪，你就让我哭一场吧。尽管这是愚蠢的，人人都会加以嘲笑，可是你不会。瞧，你的眼睛也亮起来了。定场诗已经念完。现在我想跟你谈谈上帝赐给了它们情欲的一种'虫子'：

给虫子的是情欲！[①]

兄弟，我便是这样一只虫子，那话指的就是我。咱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都是这样，你虽然是天使，可是在你身上也潜伏着这虫子，它会在你的血液中兴风作浪。对，确实会兴风作浪，因为情欲就是狂风恶浪，甚至比这更凶猛！美是很可怕的，怪吓人的！之所以可怕，因为它神秘莫测；之所以神秘莫测，是因为上帝尽出些让人猜不透的谜。这里好多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兄弟，我没什么学问，但我对这事儿想得很多。其中的奥秘多得不得了！世上有太多太多的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你得想尽办法去解答，还得干干净净脱身。美！

① 以上所引（自"永恒的欢乐女神……"起）为《欢乐颂》（共八节）的第四节及第三节（无合唱引子）。诗的俄译者为俄国诗人丘特切夫（1803—1873）。

不过，有的人心地高尚，智慧出众，他们眼里的美以圣洁的理想开始，却以肉欲的化身告终，那我实在受不了。更可怕的是：有的人心中已经有了肉欲的化身，却又不否定圣洁的理想，而且他的心也能为之而燃烧，就像在白璧无瑕的少年时代那样不折不扣地燃烧。确实如此，人的想法幅度宽得很，简直太宽了，可惜我没法使它变得窄一些。鬼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理智认为是耻辱的，感情偏偏当作绝对的美。美是否意味着肉欲？相信我，对于很大很大一部分人来说，美就在肉欲之中，——这奥秘你知不知道？要命的是：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真没办法，人有什么心病，他就尽说这病。听着，现在进入正题儿。”

四

一颗炽热的心的自白（故事体）

“那时我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刚才父亲说我曾经因为引诱良家女子花了几千卢布遮丑。只有猪才说得出这等胡话，这是连影儿也没有的事，即使有，我也不是为了‘这档子事儿’需要钱。对我来说，钱是道具，是释放心中一团火的手段，是身外之物。今天她是我的相好，明天取代她的也许是拉客的野鸡。我让相好和野鸡都快活，大把大把地花钱，乐声悠扬，人声喧嚷，还有吉卜赛姑娘。有时候我也把钱给妞儿，因为她们照拿不误，她们拿钱的那股劲头儿可大着呢，这一点必须承认，真是又高兴，又感激。那些个妞儿爱我，不是个个都爱，有爱我的。我向来喜欢胡同小巷，喜欢僻静幽暗的旮旯，远离大庭广众，——那儿有妙情奇遇，那儿有意外收获，那儿有埋在沙土里的天然金玉。小弟，我用的是比喻的说法。咱们这个小城里并没有这种具体的小巷，可是有精神上的小巷。你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你就会明白这种精神上的小巷意味着什么。我性好放荡，也爱制造放荡的丑闻。我以残忍为乐：难道我不是臭虫？难道我不是可恶的虫子？谁让我是卡拉马佐夫呢！有

一回我们倾城而出去郊外野餐，大伙分乘七张爬犁，每一张爬犁都套着三匹马。黑暗中——当时是冬天——我在爬犁上使劲捏着邻座一个姑娘的手，硬要她跟我亲吻。那姑娘是一名公务员的女儿，小家碧玉，十分温顺，任我摆布。黑暗中我占了她好多好多便宜，她一声不吭。这小可怜儿还以为第二天我会去向她求婚呢(要知道，想钓我这金龟婿的大有人在)。然而，在这以后有五个月我没跟她说过一句话。逢到有舞会的场合(我们那儿经常跳舞)，我总能看到她的眼睛从舞厅角落里在注视着我，那双眼睛闪耀着光芒——敢怒而不敢言的光芒。这游戏只能激发我在自己心中养殖的虫子的情欲。五个月以后，她和外地的一个公务员结了婚，远嫁的时候怀着一腔怨恨，也许还在暗暗地爱着我……如今他们生活得和和美美。注意，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没有败坏过她的名声；尽管我有满脑子卑下的愿望，尽管我性好下流，但我还是有良心的。你脸红了，你的眼睛在发亮。这些乌七八糟的内容已经够你受的。所有这一切还只是保罗·德科克[1]风格的几朵小花儿，尽管残忍的虫子在我心中已经长大，已经养肥。小弟，我的记忆里藏着厚厚一大本纪念册。愿上帝保佑她们——那些可人儿。我在跟她们分手的时候不喜欢大吵大闹。我从不张扬跟她们的关系，从不败坏任何一个妞儿的名声。好了，到此为止吧。难道你以为我把你叫到这儿来就为了讲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不，我要对你说的比这更有意思；不过你可别觉得奇怪，我说给你听非但不害臊，甚至还挺高兴的。”

“你是因为见我脸红才这么说的，”阿辽沙忽然指出，“我不是听了你的话而脸红，也不是为你的那些事儿，我脸红是因为我也跟你一样。”

“你？哦，这可有点儿扯远了。”

“不，不远，”阿辽沙声情激越地说，(看得出，这个想法在他头脑里由来已久)“你我登的是同样的阶梯。我在最低的一级，你在上面，大概第十三级左右吧。这就是我对这事的看法，可这没什么两样，本质上完全相同。谁要是踏上最低的一级，他迟早一定会登上最高

---

① 夏尔·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通俗小说家，作品格调低下，但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很流行。

的一级。”

“这么说,压根儿就不该踏上去?”

“要是做得到,的确压根儿就不该踏上去。”

“那么你做得到不?”

“恐怕做不到。”

“别说了,阿辽沙,别说了,我想亲一下你的手,你使我太感动了。那个人精格露莘卡非常善于识人,她曾经对我说过,有朝一日她会把你吃掉。我不说了,我不说了!粗鄙的话头就此打住,咱们离开这片苍蝇拉了好多屎的垃圾场,转到我的悲剧上去,那也是苍蝇拉了不少屎的一片垃圾场,就是说,也尽是些让人恶心的内容。问题在于,老家伙虽然胡说八道,什么诱骗黄花闺女等等,但就我的悲剧而言,实质上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尽管只有一次,而且连这一次也没干成。老头儿尽拿些没影儿的谣言指责我,其实他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会儿我要第一个对你讲,当然,伊万不算在内,伊万全知道。他在你之前早就知道了。不过伊万这个人是守口如瓶的。”

“伊万守口如瓶?”

“是的。”

阿辽沙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虽然在戍边营里当准尉,可还是像流放犯那样受到监视。然而我在驻地的那个小城受到的接待好得不得了。我大手大脚地花钱,人家都相信我很富有,连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不过,想必我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赢得他们的好感。尽管他们对我的品行连连摇头,可是挺喜欢我。我的上司,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中校,不知为什么瞧我觉得不顺眼。他老是找我的碴儿。可是我有后台,再说,全城的人都站在我这边,所以也没法跟我太过不去。都怪我自己不好,我故意不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是我的傲气在作怪。

“这个老顽固其实人不坏,心肠挺好,很热情,先后有过两个妻子,两个都去世了。第一个妻子是寻常人家出身,给他生了个女儿,也很纯朴。我在那里的时候,她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跟父亲和姨

妈——她已故母亲的姐姐——住在一起。姨妈属于那种百依百顺的纯朴型；外甥女，也就是中校的长女，表现的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单纯。我喜欢用美好的语言回忆往事。亲爱的小弟，以前我从未遇见过有哪一个女人性格比这姑娘更可爱的，她叫阿嘉菲娅，连同父名是阿嘉菲娅·伊万诺芙娜。她的模样也相当可以，俄罗斯风韵：高高的个儿，结实、丰满，眼睛挺漂亮，相貌嘛，是粗点儿。她还没有出嫁，虽然有两家来提过亲，都让她给拒绝了，过后她照旧乐乐和和的。我跟她相交了——可不是相好，不，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纯粹是朋友。我跟女人相交的方式往往一清二白，并不越出友谊的范围。

"我跟她谈话的内容倒是毫无顾忌，坦率得惊人！她只是笑声不断。不少女人喜欢坦率，可是别忘了她还是姑娘家，这一点在我看来特别有趣。还得指出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怎么也没法把她当作一位小姐对待。

"她和姨妈都住在她父亲家里，她们好像有点儿自愿降低身分，不把自己摆在和其余的人平等的地位上。别人都喜欢她，需要她，因为她是个很有名气的裁缝——在这门手艺上她有出众的才能，给人家做衣服并不要钱，只是做个人情，但如果人家给钱，她也不拒绝。至于中校嘛——可就大不相同了！中校是我们那地方的头面人物。他十分好客，广交全城名流，常在家里举行晚宴和舞会。我到那里入营的时候，整个小城都在谈论，中校的次女很快将从首都光临该城，她可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当时刚毕业于京里一所贵族女子学校。这位二小姐——她就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为中校的续弦夫人所生。而这位续弦夫人也已经去世，她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将军之家，然而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她也没有给中校带去任何钱财。就是说，娶这么一位续弦夫人只是名义上攀了一门高亲，如此而已，要就是对前程也许有所裨益，实惠可是一点儿也没有。

"不过，这位贵族女校的学生来了以后（她只是来住一阵子，并不是定居），我们那座小城简直焕发了新的生命。城里最有头有脸的女士们——先是两位将军夫人、一位上校夫人，继她们之后更是所有大户人家的女主人竞相邀请她参加各种游乐活动，选她当舞会、野餐会的皇

后，举办帮助某些穷困女家庭教师的造型剧[1]义演。我装聋作哑，照旧吃喝玩乐，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干了一件全城为之哗然的惊人之举。有一次在连长家里的晚会上，我发现她在对我上下打量，当时我没有走上前去，表示自己不屑与她相识。不久以后，也是在一个晚会上，我才走过去跟她交谈。她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架势，小嘴儿轻蔑地一撇。我在心里暗暗说：等着瞧，我非报复不可！

“当时我在大多数场合的表现都像个不折不扣的二百五，连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感到这位二小姐——人们都亲昵地叫她‘卡笺卡’——并不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寄宿生，而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高傲而又十分正派，特别是聪明而且很有教养，可是这些品质我都不具备。你以为我打算向她求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报复一下，因为面对我这样的一表人才她竟然如同泥塑木雕。

“且说我依然纵酒滋事，胡天胡地，直到中校把我抓起来关了三天禁闭。恰恰在那个当口儿，父亲给我寄来了六千卢布，在这以前我曾给他寄去一份正式文件，表示愿意放弃一切的一切，也就是说，我跟他算是彼此‘两清’，我再也不会提出任何别的要求。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小弟，直到我这次回来之前，甚至直到最近几天，也许可以说，直到今天之前，对于我跟父亲之间所有这些在钱财问题上的纠葛，我始终一窍不通。不过这事儿先去它妈的，以后再谈。

“就在我收到那六千卢布以后，突然从朋友的一封来信中十分肯定地获悉一桩使我极感兴趣的事情。我了解到，上峰对我们的中校相当不满，怀疑他有问题，总而言之，他的敌人正准备整他。果不其然，师长来到我们营里，把中校骂了个狗血喷头。此后过不多久，上头便发下话来要他退役。我不想对你细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经过。确实有人跟他作对。顿时，城里对中校和他全家的态度极其反常地冷了下来，人们一下子跟退潮似的再也不理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我

---

[1] 一种由人体通过姿态和服装表现特定场景的造型艺术，一般没有台词和动作，类似静物画。又称“活画”。

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我遇见了一向和我保持着友谊的阿嘉菲娅·伊万诺芙娜，我说：

"'令尊的账上少了四千五百卢布公款，您知道不？'

"'你这话从何说起？前不久将军来过，钱明明都在……'

"'那个时候钱在，可现在没了。'

"她大惊失色，说：

"'请别吓唬我，您是听谁说的？'

"'您放心，'我说，'我对谁也不说。您知道我在这方面是守口如瓶的。不过，我也想附带向您进一言，就算是以防万一吧。如果向令尊追查四千五百卢布的时候，万一他缴不出这笔款子，那么，为了使他免受审判，然后这么一大把年纪再被贬为士兵，最好悄悄地打发你们那位贵族学校的寄宿生去找我。凑巧有人刚给我寄来一笔钱，八成我会从中取出四千五百交给她，而且保守这一神圣的秘密。'

"'啊，你这个恶棍！'她真的这么说！'你这个幸灾乐祸的恶棍！竟敢如此放肆！'

"她走的时候真是怒火中烧，可我冲着她的背影又喊了一遍：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保守这个神圣的秘密，我得先说明一下：那两个直肠子女人——阿嘉菲娅和她的姨妈——在这件事情上自始至终就像纯洁的天使，她俩打心眼里疼爱那个傲慢的卡笺卡，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侍候她……不过，那档子事儿，也就是我和阿嘉菲娅的谈话，她当时就告诉了妹妹。这一切后来我了解得一清二楚。阿嘉菲娅没有隐瞒，而对我来说，自然正中下怀。

"突然，上面新派下一名少校来接替营长职务。在办移交的时候，老中校一下子病了，没法出门，在家里呆了两天两夜，却不缴出公款。我们营的军医克拉夫琴科声称中校的确有病。其实我从秘密渠道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而且早就了解内情：每次上峰查过账目之后，公家的钱款就会暂时失踪，已经连续四年一直是这样的状况。原来中校屡次把公款借给一个绝对靠得住的人——我们城里的商人特里方诺夫，那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大胡子老鳏夫。特里方诺夫到市场上去，用这笔钱做他认为合适的买卖，然后立即如数还给中校，还

钱的同时会从市场上带去礼物，除了礼物，还有利息。但是这一次（事情的经过当时我完全是偶然听特里方诺夫的儿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说的，老鳏夫的这位继承人简直是世上最最道德败坏的浪荡子）——现在把话头收回来，这一次特里方诺夫把资金投入市场周转以后，却什么也没有还给中校。中校向他要钱，可得到的回答竟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您的什么款子，也根本不可能收到。’就这样，我们的中校待在家里，用毛巾裹住自己的脑袋，三个家里人不时往他颅顶上放冰块。忽然，一名传令兵带着签收簿送来一道命令：立即、马上、两小时内缴出营里的公款。

“中校签了字（后来我在签收簿上看到了他的签名），站起身来，说要去穿上军服，便跑进自己的卧室，拿起他的一支双筒猎枪，装进一发军用子弹，然后脱去右脚的靴子，把枪口抵住胸膛，想用脚趾扣动扳机。而阿嘉菲娅已经起了疑心，她记着我先前对她说的话，所以蹑手蹑脚走到父亲卧室门口，及时往里偷看了一眼：她冲进卧室，从背后扑上去把父亲抱住，一声枪响，子弹朝上射进天花板，没伤着任何人。其余的人也跑进来夺走了那支枪，抓住中校的双手不放……这一切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包括每一个细节。当时我在家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穿好衣服，梳了一下头发，往手绢上洒了些香水，戴上军帽，正要出去。这时门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她来到了我的寓所。

“世上有些事情还真奇怪：当时街上竟然谁也没有注意到她走进我的寓所，故而这件事在城里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我向两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租了一处住所，房东兼管杂役，她们是公务员的家属，非常恭顺，什么都听我的。遵照我的命令，她俩后来只字不提此事，像两根铁柱子一样保持沉默。当然，一见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我就全明白了。她进得门来便正视着我，一双黑眼睛目光坚定，甚至有挑战的味道，但是，我看得出，她的嘴角唇边有几分举棋不定的神情。

“‘姐姐告诉我，您会给我四千五百卢布，只要我……本人上您这儿来取。我来了……您给钱吧！……’

“说到这里，她害怕了，再也无法强装镇静，呼吸变得急促，声音突然中断，嘴角和唇沿开始哆嗦。喂，阿辽沙，你在听吗？是不是睡着了？”

“米嘉，我知道你一定会把全部真相和盘托出。”阿辽沙激动地说。

“我这不是在告诉你吗？既然和盘托出全部真相，我也就不顾自己的颜面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卡拉马佐夫式的。小弟，有一回我让蜈蚣给蜇了，害得我发高烧躺了两个星期。那天也是如此，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心好像给蜈蚣那样的害人虫蜇了，你理解不？我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你见过她没有？她可是个美人儿。当时她表现出来的不是一般的美。那会儿她的美表现在她十分高尚，而我是卑鄙小人；她因胸襟开阔和为父亲作出牺牲而显得伟大，而我活像一只臭虫！偏偏她这么个人，从头到脚包括灵魂和肉体，整个儿都攥在我——卑鄙小人和臭虫——的手心里。她已经无路可走。我可以坦率告诉你：这个念头，这条蜈蚣计，美美地蒙住了我的心，差点儿就要销魂蚀骨了。看来，压根儿不会出现任何反抗；我只消像臭虫，像毒蜘蛛那样行事，毫不怜悯……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听着，我当然第二天就会去登门求亲，通过正大光明的方式把这件事办圆满，而当天的隐秘不让任何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虽然情操卑下，但讲究诚实。

“可就在这同一秒钟，突然有一个声音向我耳语：‘要知道，到明天你去求亲的时候，这位小姐非但不会出来见你，还要吩咐车夫把你赶出院子。她会冲你大喊：“你尽管满街满城去公开诽谤，我不怕你！”’我向姑娘瞅了一眼，心想，那个声音说得有道理，情况毫无疑问将是那样。我一定会给臭骂一顿撵出院子，这一点根据现在她脸上的表情便可以断定。

“于是我的恶向胆边生，我真想来一手最卑鄙、最没人味儿的做买卖花招——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趁她站在我面前的当口儿，用只有买卖人会使的腔调一下子叫她晕头转向：

“‘四五千卢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只不过说了句玩笑话，你们就当真啦？小姐，您的口气未免太大了点儿。要是二百卢布，我也许就豁

出去了，甚至十分乐意。可四五千卢布，小姐，那绝不是小菜一碟，可以这样稀里糊涂随手一扔的。您实在是枉驾了。'

"倘若我真的这么说，当然也就什么都完了，她当然会逃走。但是反过来，这样能满足残酷的报复欲望，其余的一切都可以不去管它。此后一辈子由于悔恨而呼天抢地、痛哭流涕也在所不惜，反正眼下我只想来这么一手！信不信由你，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居然在这样的时刻我会满怀仇恨瞅着她。我可以起誓，当时我怀着可怕的仇恨心理向她瞧了有三五秒钟，而从那份恨到爱，到最最疯狂的爱，只有一根头发丝儿的距离！

"我走到窗前，脑门子贴在结着冰花的玻璃上，我记得，当时冰像火一样烫着我的前额。别着急，我没有把她撂在一边太久，便转过身来走到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一张五千卢布的五厘利不记名票据(我把它夹在一本法语词典中间)。先是默默地让她看了看，然后折起来交给她。我自己为她打开通往过道的门，接着退后一步，毕恭毕敬、至诚至恳地向她深深鞠了一躬。相信我，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她浑身打了一个寒颤，凝神注视着我有一秒钟工夫，脸色煞白，白得怪可怕的，紧接着，她同样一句话也不说，并不大起大落，而是款款地、深深地、文静地整个儿匍匐在我脚边——那不是寄宿学校教的屈膝礼，而是俄罗斯大礼，前额着地！礼毕，她霍地站起来，就跑了出去。当时我身上挂着佩剑。我拔出剑来，本想立即刺穿自己的胸膛。为什么？不知道。当然，这是极端愚蠢的。不过，想必是出于狂喜吧。不知你能否理解，有时候出于狂喜是会自杀的。但我并没有刺穿自己的胸膛，只是吻了一下佩剑，又把它插回剑鞘——其实，这一节本来不必向你提及。现在我把种种内心冲突向你叙述，好像稍稍渲染过头了，是在夸耀自己。那就随它去吧，让所有刺探心灵秘密的间谍都见鬼去吧！关于我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过去的'那档子事儿'讲完了。目前除了二弟伊万以外，只有你知道！"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站起来，激动地走了一步、两步，掏出手绢抹去额上的汗，然后重又坐下，但并没有回到原先坐的地方，而是换到对面另一堵墙边的长凳上，因此阿辽沙必须向他转过身来。

五

一颗炽热的心的自白(局面倒了个过儿)

“现在,”阿辽沙说,“这件事的上半部分我明白了。”

“上半部分你明白了。这是正剧,它发生在那边。下半部分是悲剧,它将发生在本地。”

“下半部分我到目前为止还什么都不明白,”阿辽沙说。

“那我呢?我又何尝明白?”

“等一下,德米特里,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告诉我:你不是订婚了吗?现在是否仍有婚约?”

“我们不是马上就订婚,而是在和那件事相隔三个月之后才订婚的。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对自己说,戏已经收场,没有什么下回分解了。登门求亲在我看来格调太低下。而她呢,此后在城里又逗留了六个星期,这六个星期里始终没有她的消息。诚然,有一个情况是例外:她来访后的第二天,她家的一名女仆悄悄溜进我的寓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某某亲启。我拆开一看——里边是五千卢布票据的找头。需要的金额是四千五,那张五千卢布的票据贴现时损失二百多卢布。她派人给我送来好像有二百六十卢布,我记不太清楚。信封里只有钱,没有信,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试图在信封里边寻找用铅笔写的只言片语,然而——什么也没有!好吧,暂且我就用剩下的钱寻欢作乐,酗酒闹事,以致新来的少校最后不得不给我警告处分。

“至于中校嘛,他顺顺当当交出了公款,这使所有的人都大为惊讶,因为已经没有人相信那笔钱他还能如数凑齐。办完移交后他就病倒了,躺了三个星期,随即又突然得了脑软化症,五天之后便去世了。他的葬礼仍按军人礼仪举行,因为他还没有获准退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姐妹和姨妈,在安葬中校之后仅隔十天左右,便到莫斯科去了。

直到她们动身之前，即出发的当天（我没有见到她们，也没有去送行），我才收到一个很小很小的蓝色信封，薄薄的花笺上只有一行铅笔字：‘我会给您写信的，请等着。K。’完了。

“现在我把其余的情况向你扼要交代一下。到了莫斯科，她们的命运一下子否极泰来，其变化之快犹如闪电，离奇的程度则不亚于天方夜谭。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至亲是一位将军夫人，她原有两个侄女是享有优先继承权的近亲，不料两个侄女在同一星期内竟先后死于天花。遭此打击的老太太对于卡嘉的来临高兴极了，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欢迎，当救命宝贝一样牢牢抓住不放，马上以卡嘉为受益人重立遗嘱。不过这要将来才能得到，眼前先给八万供她现花，算是陪嫁，完全由她自己支配。将军夫人是个歇斯底里的老太太，后来我在莫斯科对她作过观察。

“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收到由邮局汇来的四千五百卢布。可想而知，我一下子感到摸不着头脑，完全给惊呆了。过了三天，先前许诺的信终于寄到。这封信现在我处，我一直保存着，死也要带着它走。要不要我拿给你看？你一定得读一读。她在信中以身相许，主动提出和我订婚。她说：‘我疯狂地爱您，即使您不爱我——也不在乎，只要您做我的丈夫。别害怕，我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拖累您，我只想充当您的一件家具，充当一块地毯，让您在上面走来走去……我要永远爱您，我要拯救您挣脱自我……’阿辽沙，我甚至不配用我粗鄙的言词、粗鄙的语调来转述那些字句，我的语调老是那么粗鄙，怎么也改不了！直到今天以前，这封信始终像一把利刃扎在我心上。难道现在我就轻松了？难道今天我好受了？当时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我实在不可能自己去莫斯科）。我是用泪水写那封信的。有一点使我终生感到羞愧：我提到她如今发了，还拥有嫁妆，而我只是个穷光蛋。我竟然提到了钱！我本该默默吞下这枚苦果，可还是忍不住写了出来。当时我紧接着写信给在莫斯科的伊万，尽我所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一共写了六张纸，信上还叫伊万去见她。你干嘛这样瞧我？你干嘛这样瞪着我？是的，伊万爱上了她，现在还爱着，这我知道，在世人眼里，我干了件蠢事。不过，现在也许只有这件蠢事能救我们大家！嗐！你没瞧见，她有多么器重伊万，多

么尊敬伊万？只要把我们俩一比较，她难道能爱我这样的人？何况此地又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可我确信她爱你这样的人，而不是他那样的。”

“她爱的是自己的高尚品德，而不是我。”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情不自禁、但又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他发出一阵干笑，然而仅过了一秒钟，他就双目闪光，满脸通红，并且用拳头在桌面上猛捶了一下。

“我发誓，阿辽沙，”他怒喝一声，这怒气很可怕，但并非做作，是冲他自己发的，“信不信由你，我凭着神圣的上帝，凭着主耶稣基督发誓，刚才我虽然挖苦过她的高尚情操，可是我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卑微渺小，及不上她的百万分之一，也知道她的高尚情操如天使一般纯真！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可悲就可悲在这里。一个人说话有时带那么一点儿舞台腔，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有时就带舞台腔。要知道我是真诚的，是心口一致的。至于伊万，我可以理解他现在该如何诅咒人的本性，况且他有着这样的头脑！选择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了谁呢？倾向了哪一边呢？

“倾向了一个恶魔，这恶魔明明已经有了未婚妻，而且人人的眼光都盯着他，却还是不能收敛自己胡天胡地的德性，甚至当着未婚妻的面也依然故我！中选的竟是我这号人，他却落选了。这到底为什么？就因为那姑娘感恩图报，想要违心地牺牲自己的终身和命运！荒唐！这层意思我从来没有向伊万说起过。自然，关于这一点伊万对我也只字不提，连一点点暗示也没有。但是，命中注定的局面终究会确立起来，优秀者定能得其所哉，下流坯必将销声匿迹，永远消失在脏臭的小胡同里，那是他所钟爱的、也是最合适于他的地方，在那儿的污泥浊水中，他将心甘情愿地毁灭自己。

“我想必又在瞎说一气，那些字眼都让我给用滥了，只好信口开河，但是将来的结果一定会像我说的那样。我将淹没在小胡同里，而她将嫁给伊万。”

“等一下，大哥，”阿辽沙异常焦虑地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有一件事你还是没向我解释清楚：你毕竟和她订了婚，难道不是吗？如果她——你的未婚妻——不愿解约，你怎么可以单方面毁约呢？”

“我们确实正式订过婚，接受过祝福，地点在莫斯科，时间在我到达

那里之后。仪式相当隆重，我们都吻了神像，一切安排得十分妥帖。将军夫人为卡嘉祝了福，甚至向她表示祝贺（你也许不相信），说：'你挑了个好女婿，我对他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你也许又没法相信）她对伊万没有好感，也没有跟他互相道贺。在莫斯科，我跟卡嘉反复谈过好多次，我抱着磊落、诚恳的态度向她如实描述自己究竟是怎么个人。她都仔细听了。

曾有可爱的困惑，
曾有温柔的话语……

不过也曾有豪言壮语。当时她一定要我庄严地保证改过自新。我作了保证。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今天我叫你，把你带到这儿来（今天这个日子你可得记住了！）为的是派你去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且今天就去……"

"做什么？"

"去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再去见她，说我要你代我向她致意。"

"这怎么可能呢？"

"正因为不可能，所以我才派你代我去。要不然，我自己怎么能对她说呢？"

"那么你要上哪儿去？"

"到小胡同里去。"

"敢情是到格露莘卡那儿去呀！"阿辽沙双手一拍，发出痛心的惊呼。"难道拉基津说的果真是事实？我还以为你只是上她那儿去走走，现在已经断了呢。"

"一个订了婚的人去那种地方'走走'？这怎么可能呢？再说，未婚妻又是这样的身分，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可不是不顾他人名声的主儿。从我刚上格露莘卡那儿走动时起，我就没有资格做未婚夫和正人君子，这个道理我总该懂得。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告诉你吧，我最初是想去揍她的。当时我听说，现在已确实知道，父亲通过那个上尉把我

出具的一张借据交给了格露莘卡要我还债,目的是逼我就范,跟她了断。他们想吓唬我。我动身去找格露莘卡,准备揍她一顿。以前我瞥见过她一眼。她没有那种能一下子把人镇住的魅力。我知道她跟一个老商人的关系,如今那老头儿还有病,瘫痪在床,但还是会留给她一大笔钱的。我也知道她贪财,拼命捞钱,放高利贷,是个心狠手辣的女吸血鬼。我去的时候目的是想揍她,结果却在那儿留下了。一场暴雨自天而降,对我来说,那是一场瘟疫,我染上以后直到现在不能自拔。我知道什么都完了,而且我将永世不得翻身。所谓在劫难逃——这便是我的态度。也是活该有事,偏偏那时候我这个穷光蛋兜里竟会有三千卢布。我和她一起前往离这儿有二十五里(约二十六公里)地的莫克罗耶镇,还弄来了男男女女一大帮吉卜赛人、香槟,请那儿的乡下人开怀畅饮,包括所有的娘们和女孩,三千卢布花得比烧还快。三天以后,钱花了个精光,可我也够风光的。你大概认为,如此风光的大爷该达到什么目的了吧?这女魔王从远处都没让我看一下。告诉你:我指的是曲线。格露莘卡的身段有一条独特的曲线,这在她的小腿上也能反映出来,甚至在左脚的小脚趾上也得到表现。我看到了,并且吻了,但到此为止——我可以对天赌咒!她说:'你是个穷光蛋,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嫁给你。只要说你决不打我,而且什么都听我的,我爱怎么干都行,那我也许可以嫁给你。'然后她放声大笑。而且现在也在笑!"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几乎是恶狠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喝醉了似的。他的眼睛顿时布满血丝。

"那你真的想要娶她?"

"只要她愿意,我立马就娶;要是不愿意,我也不离开她,留在她家院子里当看门的。你……你,阿辽沙……"他突然走到阿辽沙面前站住,抓住弟弟的双肩使劲摇撼,"知道吗,你这个童男,所有这一切全是梦话,难以想象的梦话,因为那是悲剧!要知道,阿列克塞,我可能是一个卑劣的人,有着种种卑鄙下流的欲念,但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永远不可能当扒手、白日撞。好,现在我来告诉你:我确实是个贼,确实是掏包的扒手、顺手牵羊的白日撞!恰恰在我去揍格露莘卡之前的那天上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派人来把我叫去,求我上一趟省城,这事

得严守秘密，暂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为什么非得如此，我不知道，反正她自有这样做的理由）。她托我从那里往莫斯科汇三千卢布给阿嘉菲娅·伊万诺芙娜，之所以要上省城去汇，就是为了不让这儿的人知道。那天，我正是揣着这三千卢布来到格露莘卡家里，接着我们一起用这笔钱去了莫克罗耶。事后我假装上省城去过了，但没有把邮局的收据交给她。我说钱已经汇出，收据以后带来，可是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送去，忘了呗。

“现在，你猜怎么着？你今天去对她说：‘大哥要我向您致意。’她会问你：‘钱呢？’你还可以对她说：‘他是卑鄙的酒色之徒、纵欲的下流东西。那天他没有把您的钱汇去，而是胡乱花掉了，因为他像动物一样不能控制自己。’不过你还是可以添上几句：‘但他不是贼，这是您的三千卢布，他派我来还给您，您自己给阿嘉菲娅·伊万诺芙娜汇去，他要我转达对您的问候。’可是她会问：‘钱在哪儿？’”

“米嘉，你真不幸，是的！但毕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不幸。不要灰心绝望，别想不开！”

“怎么，你以为我弄不到三千卢布就会开枪自杀？问题是我不会自杀。现在我没有勇气，将来也许有，现在我要上格露莘卡那儿去了……反正破罐破摔吧！”

“去做什么？”

“做她的丈夫，如果她愿意俯就的话。要是来了她的姘头，我就到隔壁房间里去。我可以给她的相好们擦雨靴，生茶炉子，跑腿儿……”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切都能理解，”阿辽沙忽然以庄重的语气说，“她能理解这是多么深刻的悲哀，然后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她聪敏过人，因为悲哀莫大于你的不幸，这点她自己一定看得出来。”

“她不可能什么都原谅，”米嘉苦笑道，“小弟，对某些事情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宽容，这里头就有这样的因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吗？”

“什么？”

“还给她三千卢布。”

“打哪儿去弄钱呢？听着，我有两千，伊万再出一千，那就有三千

了。你拿去还给人家。”

“你说的三千卢布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哇？再说，你还没有成年，可是无论如何你今天就得去代我向她珍重道别，还钱也罢，不还钱也罢，反正一定得去，因为事情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明天可就晚了。我派你找父亲去。”

“找父亲？”

“是的，去见她之前先找父亲。你去向父亲要三千卢布。”

“米嘉，他是不会给的。”

“会给才怪呢！我知道他不肯给钱的。阿列克塞，你知道什么叫穷途末路吗？”

“知道。”

“听我说：从法律上讲，他什么也不欠我的。能索取的，我都向他索取了，这我知道。但是从道义上讲，他还是欠我的，是不是这样？他从母亲的两万八千起家，赚到了十万。现在只要他从两万八里头拿出三千给我，就能把我的灵魂从地狱里拽出来，这么做可以抵消他的许多罪孽！有了这三千卢布，我向你庄严保证，一定了结我们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他再也不会听到我的任何要求。我给他最后一次当老子的机会。告诉他，这次机会是上帝亲自赐给他的。”

“米嘉，说什么他也不会给的。”

“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太了解他了。尤其是现在。另外，我还知道：现在，就在前几天，也许仅仅是昨天，他才头一回得到**可靠**消息（注意，是可靠消息）——格露莘卡也许不是开玩笑，她可能真的会嫁给我。老头子了解她的性格，知道这只猫的脾气。他自己正为格露莘卡神魂颠倒，难道还会拿出钱来给我，从而促成这件事？这仍然不是全部理由，我还可以给你举出一些来。我知道，大约五天前他就从银行兑取三千卢布，统统换成一百卢布的钞票装进一只大信封，盖了三个封印，外面再用粉红色丝带交叉扎好。瞧，我连这些细节都知道！信封上写着：‘给我的天使格露莘卡，只要她愿意光临。’这是他背着人不声不响亲笔题写的，谁也不知道他屋里藏着钱，只有用人斯乜尔加科夫除外，而他相信这用人的诚实，就跟相信自己一个样。他已经连续三四天一直在

等格露莘卡,希望她来取那个信封。他给格露莘卡捎去了信儿,而格露莘卡也表示‘也许会来’。试问,如果她上老头儿那里去了,难道我还能娶她吗?现在你可明白,我为什么猫在这儿不让别人知道?你可明白,我究竟在守候什么目标?”

“她?”

“对,正是她。福马向那些臭婆娘——这儿的房东——租了一间小屋子。福马以前是我们营的士兵,从我们的驻地来。他为房东家干活,夜里当门房,白天背着猎枪去打松鸡,以此谋生。我就在他这儿落脚。他和房东都不知道这个秘密——我是说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这儿守候的目标。”

“只有斯乜尔加科夫一个人知道?”

“对,就他知道。要是格露莘卡到老头儿那里去,他会给我报信的。”

“信封的事就是他告诉你的?”

“对。这是个绝密情报。连伊万也不知道钱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老头儿要打发伊万出门两三天去一趟切尔马什尼亚。有一个买主愿出八千卢布买一片小树林的采伐权,老头儿央求伊万:‘帮帮忙,去跑一趟吧。’大概要两三天。老头儿的用意是要让格露莘卡来的时候伊万不在家。”

“那么,他今天也在等格露莘卡喽?”

“不,有迹象表明今天她不会去。肯定不会!”米嘉忽然叫了起来。“斯乜尔加科夫也认为如此。父亲此刻正泡在酒坛子里,和伊万坐在桌子旁边。去吧,阿列克塞,去向他要那三千卢布……”

“米嘉,亲爱的,你怎么啦?”阿辽沙惊呼一声,从座位上跳起来,注视着神情狂乱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霎时间他以为米嘉发疯了。

“你干嘛?我脑子没出毛病,”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说,他的目光专注,甚至有点儿严肃,“别害怕,我差你去见父亲,自然心中有数。我相信奇迹。”

“奇迹?”

“我相信神明显灵的奇迹。上帝知我心,上帝看到我已山穷水尽。

他是明察秋毫的。他岂能坐视惨剧发生？阿辽沙，我相信奇迹，去吧！”

“我去。告诉我，你会在这儿等我吗？”

“会的。我明白，事情快不了，不能就这样跑去开门见山向他要钱。他现在喝醉了。我可以等上三小时，四小时，五小时，六小时，七小时，但是你得记住，今天，哪怕深更半夜，你也必须去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管带不带钱都得去，并且对她说：‘他嘱咐我向您致意。’我要你照此直说：‘他嘱咐我向您致意。’”

“米嘉，万一格露莘卡今天去了……就算不是今天，而是明天或者后天，万一她去了呢？”

“格露莘卡？要是给我候着了，我会闯进去阻止……”

“万一……”

“万一出现这样的‘万一’，我就杀人。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要杀谁？”

“老头儿。我不杀她。”

“大哥，你在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不知道……也许不会，也许会下手。怕只怕到那时他的那张面孔突然使我怒从心上起。我痛恨他的喉结、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那恬不知耻的奸笑。我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所担心的。我担心会无法控制自己……”

“我去，米嘉。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作出最妥当的安排，不让惨剧发生。”

“我会待在这儿等候奇迹出现。但要是没有奇迹出现，那……”

阿辽沙心事重重地出发去见父亲。

六

斯乜尔加科夫

阿辽沙到那儿时，发现父亲果然还坐在餐桌旁。宅内虽有真正

的餐室，但是餐桌照例总是摆在厅堂里。厅堂是宅内最大的一间屋子，布置陈设似在刻意追求古色古香的情调。家具是白色的，极其老派，饰以红色的夹丝织物面料，也都老掉牙了。窗户之间的内壁上嵌有大镜子，雕工过于精巧的老式镜框也是白色镀金的。白色的棉质壁布好多地方已经裂开，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肖像：一幅是位公爵，三十年前曾任本省省长；另一幅则是一位谢世已久的主教。门口一角供有几尊神像，神像前人夜点着一盏长明灯，与其说是敬神，不如说为了夜间照亮屋子。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每天夜里上床都很晚，总在凌晨三点乃至四点左右，而上床之前老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或者坐在扶手椅上动脑筋。这已经成了习惯。有不少个夜晚他是独自一人在正屋里度过的，把用人都打发到侧屋下房里去；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有斯乜尔加科夫和他一起留在正屋里过夜，这名用人就睡在走廊里的箱凳上。

阿辽沙进去的时候，正餐已经结束，但又上了蜜饯和咖啡。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餐后喜欢吃一点甜食，往咖啡里加些许白兰地。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同样在座，也在喝咖啡。两名仆人格里果利和斯乜尔加科夫侍立桌旁。主仆四人显然都异常兴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不时纵声狂笑；阿辽沙还没进门，就听到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尖声大笑，并根据笑声立即断定，目前只能说父亲正“渐入佳境”，离那个真正的醉字还早着呢。

“瞧，他来了，他来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见阿辽沙，就高兴非凡，大声欢呼。“快坐过来，和我们一起喝咖啡。咖啡是素的，不违反斋规，还是热腾腾的，煮得好极了！白兰地我不请你喝，你是持斋的。想不想尝尝，要不要来一点？不，我还是让你喝果子酒吧，那可是好货色！斯乜尔加科夫，去打开食品柜，右边第二档搁板上，把钥匙拿去，快！”

阿辽沙正欲谢绝果子酒。

“让他们端上来吧，你不要，就给我们，”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兴致很高，“等一下，你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阿辽沙说。其实，他在修道院长的膳食房里总共才吃了

一片面包，喝了一杯克瓦斯。“我很乐意喝杯热咖啡。”

“乖孩子！好样的！那就喝杯咖啡。要不要热一下？哦，不，还滚烫的呢。咖啡煮得极好，是斯乜尔加科夫的手艺。煮咖啡、烤鱼糜馅长饼，我这儿斯乜尔加科夫是一把好手，当然，还有熬鱼汤。什么时候你来尝尝他熬的鱼汤，只要先打个招呼……等等，我想起来了，上午我不是才对你说过，叫你今天就带着铺盖卷儿搬回来住吗？铺盖卷儿带来了没有？嘻嘻！……”

“没有，没带来。”阿辽沙也笑道。

“啊，把你吓着了，今儿上午的事把你吓着了，对不对？你呀，宝贝儿，我能让你受委屈吗？听我说，伊万，他这副一眼不眨、笑容满面的表情真招人疼，我没法儿不喜欢。一见他的模样儿，我就心花怒放，我实在爱他！阿辽沙，让我给你一个父亲的祝福。”

阿辽沙站起来，但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已经改变了主意。

“不，不，暂时我先只给你画一个十字，对，就这样，你坐下。好了，现在可以让你乐上一乐，这题目正好合你的口味。准保你笑得前俯后仰。咱们那头巴兰的驴开口说话了，[①]而且说得有趣极了！”

原来，巴兰的驴指的是斯乜尔加科夫。此人还年轻，才二十四岁，生性十分孤僻，绝少说话。他倒不是怕羞或者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相反，他的性格相当傲慢，似乎瞧不起所有的人。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介绍一下有关此人的情况，哪怕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由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和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抚养长大的，但这孩子从小乖僻，格里果利说他“十足的忘恩负义”，总是用阴沉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小时候他特别喜欢把猫吊死，然后郑重其事地为它们举行葬礼。为此目的，他会把一条床单披在身上权充法衣，一边唱歌一边举着什么东西当香炉在死猫上方舞动。这一切都是背着人以极端诡秘的方式进行的。有一次他在玩这种把戏的时候，让格里果利逮住了，用树条狠狠地抽了一顿。他躲到角落里，有一个星期老是从

① 《旧约·民数记》第22章记述巴兰用杖打他所骑驴子、耶和华让驴子说话的故事。“巴兰的驴”通常用来形容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开口却能语惊四座的人。

那儿对谁都侧目而视。

“他不喜欢咱俩，这个恶魔，”格里果利对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说，“他谁也不喜欢。”格里果利突然转向斯乜尔加科夫，直接冲他道：“你难道是人？你不是人，你是从发了霉的澡堂子里冒出来的，你就是这等货色……”

后来的情况表明，斯乜尔加科夫始终不能原谅他的这句话。格里果利教会了他认字，到他满十二岁以后，又开始教他读《圣经》。然而这件事旋即不了了之。一天，才上到第二课或第三课的时候，这男孩忽然暗暗发笑。

“你笑什么？”格里果利问，同时从眼镜上边严厉地瞅着他。

“没什么。上帝头一日创造了光，第四日才造日月星辰。那么头一日的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格里果利被问得目瞪口呆。那男孩面带嘲讽的表情望着老师。甚至他的眼神里也有一股居高临下的傲气。格里果利咽不下这口气。

“从这儿来的！”他大喝一声，同时给了他这个学生狠狠的一巴掌。

男孩挨了这一巴掌，没有顶半句嘴，但是又缩进角落好几天。事有凑巧，一星期后出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羊痫风发作，这病从此伴随了他整整一辈子。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听说此事以后，似乎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过去，他对那孩子比较冷漠，尽管从不骂他，遇见时也总要给他一个戈比。逢到心境好的时候，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会吩咐把餐桌上好吃的给孩子送一些去。然而，自从知道他有这病，便特别关心起来，请了一位大夫给治，可这病是不可能治好的。他平均一个月有一次发作，间隔的时间并不相同。发作的厉害程度也不一样，有时比较轻，有时非常严重。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从此严禁格里果利对孩子施加体罚，并开始让他上楼到自己房间里来。暂时他也不准格里果利教他任何东西。不过有一回，那时他大约已经十五岁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发现，他在书橱前转来转去，隔着玻璃读书名。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里书倒是不少，约莫有一百多本吧，但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他自己读书。他当即把书橱的

钥匙交给斯乜尔加科夫，说：

“读吧，你就当我的图书管理员，别整天在院子里闲逛，还是坐下来读读书，”说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抽出一本《狄康卡近乡夜话》[1]给他，“你就读这一本。”

少年读了，但是并不满意，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读完后反倒紧皱眉头。

“怎么样？不可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问。

斯乜尔加科夫不做声。

“回答呀，傻瓜。”

“里边都不是真有的事，”斯乜尔加科夫阴阳怪气地勉强挤出这么一句。

“见你的鬼去吧，你只配当奴才！等一下，给你这本斯马拉格多夫的《通史》，[2]里边全是真有的事，拿去读。”

但斯乜尔加科夫连十页也没读完，觉得枯燥无味。于是，书橱重又成了摆设。

不久，玛尔法和格里果利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禀告，说斯乜尔加科夫不知怎么的渐渐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洁癖：他坐下来喝汤，先是拿起勺子在汤盆里找呀找的，再低下头去仔细察看，然后舀起一勺汤来举到亮处。

“是不是有蟑螂？”格里果利曾这样问。

“也许是苍蝇。”玛尔法说。

这个过分讲究卫生的少年从不回答，但无论吃面包还是吃肉，对所有的食物他都一视同仁：用叉子叉住一块，举到亮处仔仔细细地瞧，像是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考虑再三，这才入口。

“哪来的公子哥儿！”格里果利瞧着他，有时不免嘀咕一句。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听说斯乜尔加科夫有此新的怪癖，立即决定让他当自己的厨子，并且把他送往莫斯科学艺。他学了几年手艺，回

---

①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早期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② 1845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学通史简编》，编者是一位中学教员。

来时面目全非。他好像一下子老了许许多多，甚至满面皱纹，脸色发黄，看上去像个阉割派[①]教徒，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从性格上说，他从莫斯科归来后与当初去那儿之前几乎一模一样：依然那么孤僻，不跟任何人交往，连一点点这样的愿望也没有。后来听别人说，他在莫斯科也始终沉默寡言。莫斯科本身能引起他兴趣的事情非常之少，因而他在那儿的见闻实在有限得很，其余的一切他都不注意。他上过一回剧场，但回来时不说话，也不高兴。不过，他从莫斯科回到我们这个小城来，衣着却很讲究，外套和衬衫干干净净。自己的衣服他照例每天要用刷子十分仔细地刷两次，而他的那双漂亮的小牛皮靴子他更是爱用一种特别的英国鞋油擦得跟镜子一般锃亮。他成了一名出色的厨师。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给他定了一份工资，斯乜尔加科夫把这份工资几乎悉数用在衣着、发蜡、香水之类的花销上。但是，对女性他似乎跟对男性一样蔑视，谨慎地与之保持距离，女人简直无法接近他。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已开始对他青眼有加。事情是这样的：他的癫痫症病情加重了，逢到他发病的日子便由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掌厨，可是她做的饭菜完全不合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口味。

“你发病的次数怎么多起来了？”有时他睨视着新厨子的脸问道，“你还是娶个老婆吧。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

但斯乜尔加科夫对这些话的反应只是悻悻然面色煞白，却什么也不回答。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不耐烦地把手一甩，便走开了。有一点十分重要：他确信斯乜尔加科夫诚实可靠，确信他什么也不会拿，不会偷，而且这信心永不动摇。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醉醺醺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刚收到的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掉在自家院子的泥塘里了，直到次日才发觉丢了钱，正急急忙忙在衣服口袋里寻找，钞票却已经放在他桌上，三张钞票一张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斯乜尔加科夫捡到后昨天就拿来了。

“嗨，老弟，像你这样的人我可没见到过，”当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很痛快地说，并且赏给他十卢布。

---

① 十八世纪末开始在俄国出现的一个教派，鼓吹通过阉割手段放弃肉欲以“拯救灵魂”。

必须补上几句，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不单单确信他的诚实，甚至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还挺喜欢他，尽管那小子对他也侧目而视，就像对别人一样，而且老是不声不响。他难得开口。倘若那时候有谁要问：这小伙子对什么感兴趣？他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什么？那么，说实在的，任何人看着他都答不上来。事实上，在主人楼内，甚至在院子里或街上，有时候他会把脚步停下来沉思默想，往往这样一站就是十来分钟。相家端详他的面貌后会说，这既非深思，亦无熟虑，而是一种默想。画家克拉姆斯科伊[①]有一幅出色的画，标题叫做《默想者》。画的是冬日的森林，林中路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农夫，上身穿长长的破小褂，脚下是树皮编的鞋，他在无比深沉的孤寂中迷了路，于是站在那儿，似乎陷入了沉思。但他并无所思，而是在“默想”。如果有人推他一下，他会猛然一震，如梦初醒般瞧着你，但是什么也不明白。诚然，他随即就会定下神来，可要是问他站在这儿想什么来着，他肯定什么都记不得了，然而他一定会把刚才默想时笼罩自己的那份印象在心中藏起来。这些印象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他一定会悄悄地、甚至无意识地把它们积攒起来，——至于理由何在，目的何在，他当然也不知道。或许把多年的印象攒够了，有朝一日他会撇下一切，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修身自救。或许他会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家园。或许两者都干亦未可知。默想者在老百姓中间有的是。想必斯乜尔加科夫就是这样一个默想者，想必他也在贪婪地积攒自己的印象，而自己几乎还不知道为了什么。

七

争　论

但是，巴兰的驴忽然开口说话了。话题有些怪：早晨格里果利在卢

①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俄罗斯画家，十九世纪末叶巡回展览画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代表作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章中描述的名画《默想者》外，还有《无法安慰的悲哀》等。

基扬诺夫铺子里买东西的时候，从他那儿听到一名俄国士兵的故事。那士兵在遥远的边疆让那里的亚洲人俘虏了，他们胁迫他背弃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否则立即用酷刑将他处死。他拒绝改变自己的信仰，受了酷刑，听任敌人活剥其皮而死，临刑还在赞美和颂扬基督。这一壮烈的事迹刚好上了当天收到的报纸。格里果利在侍候主人用餐时谈起此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素来喜欢在每次正餐后进甜食的时候说说笑笑，哪怕跟格里果利也行。这天，他心境舒畅，情绪轻松。他呷着白兰地听完这条报道后指出，这样的士兵应该立即尊为圣徒，而他那张圣皮则应当供到一座修道院里去。

"包管那里人山人海，财源茂盛。"他说。

格里果利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发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丝毫没有受到感动，而是一仍旧贯，又开始亵渎神圣。这时，站在门口的斯乜尔加科夫忽然扑哧一笑。斯乜尔加科夫过去也经常被允许站在餐桌旁边，那多半是在食事快要结束的时候。自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来到我们的小城，斯乜尔加科夫几乎每次都来侍候主人用餐。

"你怎么啦？"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问道，他迅即注意到厨子的窃笑，并且明白斯乜尔加科夫无疑是在笑格里果利。

"我是这么个意思，"斯乜尔加科夫出人意料地开始大声发表看法，"这名士兵的事迹固然可歌可泣、十分伟大，不过在这种形势下，比方说，他即使背弃基督教义和自己受过的洗礼，从而把一条命保全下来做好事，以经年累月的积德抵偿自己的怯懦，依我看，这也算不上什么罪过。"

"这怎么不是罪过？你在胡说八道，冲这一点你就会直接下地狱给当做羊肉烤。"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接过这话茬。

阿辽沙正是在这个当口走进厅堂。如我们所知，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见到阿辽沙，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的话题你会感兴趣的，会感兴趣的！"他乐呵呵地嘻嘻笑着，让阿辽沙坐下来听。

"说到当羊肉烤，那是不会的，为这事没有这么干的，而且，要是公平合理的话，也不该这么干。"斯乜尔加科夫郑重指出。

“这叫公平合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更加开心地嚷道,同时用膝盖捅了阿辽沙一下。

“他是个混蛋,不是别的!”格里果利忽然迸出这么一句。他愤怒地直瞪着斯乜尔加科夫。

“您且慢骂混蛋,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斯乜尔加科夫不慌不忙、沉稳克制地把这话顶回去,“最好还是好好想一想:既然我被基督教的仇敌俘虏了,他们要我诅咒上帝的名字,背弃神圣的洗礼,那时我已由自己的理智授以全权,这样做并不是什么罪过。”

“这话你说过了,不用多做文章,你得证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个劲儿地叫喊。

“熬汤仔!”格里果利轻蔑地嘟哝道。

“您也且慢骂熬汤仔,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还是心平气和地好好想想。因为,只要我一开口对敌人说我不是基督徒,我诅咒我真正的上帝,那么,至高无上的上帝审判庭立刻会宣布把我革出教门,作为一名邪教徒永远开除出神圣的教会,甚至不等我开口,而是在我刚产生这样说的念头时,要不了四分之一秒钟的工夫,我就被教会开除了,——是不是这样,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

他显然很得意地面向格里果利说话,其实回答的明明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问题,而且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故意装作这些问题好像是格里果利提的。

“伊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突然叫了一声,“附耳过来。这一切他都是特意为你安排的,目的是要你夸他。你就夸他几句吧。”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十分认真地听完老爸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这一秘密。

“等一下,斯乜尔加科夫,你暂且不要说话,”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重又提高嗓门,“伊万,你再附耳过来。”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再一次郑重其事地遵命把耳朵凑过去。

“我喜欢你,就像喜欢阿辽沙一样。你别以为我不喜欢你。要白兰地吗?”

“好吧。”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谛视着父亲,心想:“你自己可已经灌

了不少啦。”对于斯乜尔加科夫，他一直怀着不寻常的好奇心在进行观察。

“你现在就该被革出教门，”格里果利顿时勃然大怒。“你居然还敢在这儿夸夸其谈，混蛋，既然……”

“别骂人，格里果利，别骂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立刻加以阻止。

“您少安毋躁，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只要等一小会儿，继续往下听，因为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在我遭到上帝诛谴的时候，就在那具有无上权威的一瞬间，我已经成了邪教徒，我受过的洗礼也随之失效，对我毫无约束力了，——至少是这样吧？”

“快把结论说出来，老弟，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催促道，同时津津有味地从酒杯里呷了一口白兰地。

“既然我已不是基督徒，那么，当敌人逼问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谎，因为上帝已亲自撤销我的基督教籍，理由是我头脑里出现了这一闪念，甚至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敌人之前已经撤销了。而既然我已被革去教籍，那么有什么理由，凭哪家的公道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要追究我作为基督教徒的责任，算我背弃基督的账？事实上在声明背弃之前，单单由于那一闪念，我受过的洗礼对我已经没有约束力了。既然我已不是基督徒，那就是说我不可能背弃基督，因为那时我没有什么可以背弃的。谁会因一个异教鞑靼人生下来不是基督徒跟他算账，哪怕在另一个世界？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谁也不会因此而处罚他，理由是从一头牛身上剥不下两张皮来。即便万能的上帝在鞑靼人死后要跟他算账，我估计那将是极轻的处罚（因为完全不处罚也不行），应该考虑到他由异教的父母生下来就是异教徒，这不是他的过错。万能的上帝总不能硬把一个鞑靼人抓去，说他曾经是个基督徒吧？如果这样，那么万能的上帝说的将是十足的谎言。主宰天地的上帝怎么能说谎呢，哪怕只是一句谎话？”

格里果利惊呆了，瞪出一双眼珠子望着演说者。他虽然不太清楚别人在说些什么，但从这一派胡言中恍然悟出某种意思，因而像一个前额突然撞在墙上的人那样愣住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杯中的酒

喝干,发出一阵尖笑。

"阿辽什卡,阿辽沙,怎么样?瞧这个诡辩家!伊万,他肯定曾经在哪儿和耶稣会士①混在一起。啊,你这个臭耶稣会士,是谁教你的?但你是在胡说,诡辩家,胡说,胡说,胡说。别哭,格里果利,咱们马上就能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喂,驴儿,你听我说。即使你在敌人面前没错,但你思想上还是背弃了自己的信仰,你自己也说在那一刻已遭诛谴,革出教门,既然已被革出教门,到地狱里就不会有你好果子吃。你对此有何高见,可爱的耶稣会士?"

"我思想上已经背弃信仰,这一点并无疑问,但这毕竟不能构成任何特殊的罪名。即使有一点小小的过错,也是极其平常的。"

"居然还极其平常!"

"满口胡话,该死的业障!"格里果利恨得直咬牙。

"您想想,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斯乜尔加科夫语调平稳、不急不躁地继续发表意见,他已经意识到胜券在握,但好像故意对他的手下败将宽大为怀,"您想想,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圣经》上写着,只要您有信仰,哪怕只是芥菜籽儿那么一丁点儿,那么,您对一座山说:到海上去,山一听到您的命令就会移到海上去。如此说来,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既然我不信上帝,而您又是那么虔诚,甚至一直在不停地骂我,那么您自己不妨试试对一座山说,也不必叫它移到海上去(因为这儿离海太远),只要叫它移到咱们花园后面那条臭河浜里去。您自己马上就能看到,什么也不会移动;无论您怎样大喊大叫,一切仍将维持原状。这表明您也不够虔诚,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您只是口口声声骂别人不信上帝。再考虑到,在咱们这个时代,任何人,不光是您,从地位最高的人物一直到最卑微的农夫,确确实实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脚把一座山踹进大海。也许,全世界只有一个、顶多两个人例外,即便有,这样的人也是隐姓埋名躲在埃及的沙漠里修身自救,所以根本无法找到。既然如此,既然其余的人个个都没有信仰,难道有着众所周

① 耶稣会是十六世纪欧洲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耶稣会士"后来常被用作"阴险者"、"伪善者"的同义语。

知的慈悲心肠的上帝会对其余的人——除了个别沙漠隐修者以外全世界所有的居民——统统加以诛谴，一个也不宽恕？所以，即使曾经一度动摇，我只消掉几滴忏悔的眼泪，也能得到宽恕，对此我深信不疑。”

“打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乐不可支地尖声叫道，“你毕竟认为有那么两个人能够移山，是不是？伊万，把这记下来。俄国人的性格不是整个儿都表现出来了吗？”

“您说得完全正确，这是人民信仰的典型特征。”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面带赞许的笑容表示同意。

“你同意了！既然你同意了，那准没错！阿辽什卡，难道不是吗？这不是地道俄国式的信仰吗？”

“不，斯乜尔加科夫的信仰根本不是俄国式的。”阿辽沙严肃而又坚定地说。

“我不是说他的信仰，我是指这种特征，指的是那两个沙漠隐修者，仅仅指这种特征！这难道不是俄罗斯的，不是俄国式的？”

“对，这种特征是俄国式的。”阿辽沙含笑道。

“驴儿，你的话值一个金币，我今天就赏给你，但在其他方面你仍然在胡说，胡说，胡说。告诉你，傻瓜，世人之所以缺乏信仰，无非轻率所致，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首先，事情太忙；其次，上帝给的时间太少，规定一天才二十四个小时，连好好睡一觉都不够，甭说忏悔了。而你在敌人面前失节，是因为当时除了信仰，你没有旁的事情可想，而恰恰在那个时候应当显示你的信仰，对不？所以我认为，老弟，这足以构成罪过，你说呢？”

“构成是足以构成，但您想想，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正因为这构成罪过，才更应当从轻发落。要知道，倘若当时我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信仰真理，那么，我拒不殉教并且改宗穆罕默德的邪教确实是罪过。然而当时并不会出现非殉难不可的局面，因为只要我对那座山说：‘移动起来，把敌人压死！’顷刻之间它就会移动起来，顷刻之间就会把敌人压死，像踩死蟑螂一样，我便可以唱着颂扬上帝的赞歌扬长而去。可是，偏偏在那个时刻这些招数我都试过了，并且特地向着那座山高喊：‘压死这些刽子手！’——奈何它就是不压。请问：那时我能不动摇？

在如此可怕的时刻，面对偌大的死亡威胁，我能不动摇？我知道自己反正不可能完完全全达到进入天国的目标（因为山没有照我的话移动起来，这表明那边不太相信我的虔诚，也就是说，在另一个世界没有太大的奖赏在等着我），那我干嘛还要在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让人家扒我的皮？因为我的皮即使已经从背上给扒下一半，那座山也不会遵照我的言语或喊叫移动起来。人到那样的关头别说是发生动摇，甚至由于害怕而丧失理智也有可能，所以想要仔细考虑根本做不到。既然在这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我哪儿都捞不到好处，得不到奖赏，那么，如果我选择了至少还能保住自己一张皮的做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过错？正因为如此，在对上帝的仁慈深信不疑的同时，我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会得到完全的宽恕……"

八

微醺之余

争论结束了，但说也奇怪，刚才那么兴高采烈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临了脸色突然阴了下来。他阴着脸，把白兰地一饮而尽。这一杯完全是多余的了。

"你们这些耶稣会士，给我滚，"他冲两名仆人大喝，"滚，斯乜尔加科夫。今天许下的一个金币我会赏给你的，可你给我滚开！别哭，格里果利，回到玛尔法那儿去，让她安慰你，安排你睡觉。"

"妈的，也不让人饭后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在两名仆人按他的命令随即退下后，他忽然悻悻然抱怨道，"如今斯乜尔加科夫也每次在用餐时间往这儿钻，令他如此感兴趣的是你，"接着他面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你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他产生这样的吸引力？"

"什么也没有，"伊万回答道，"是他对我产生了仰慕之意；无非是一名奴仆。附带说一下：时机一到，这批人就是唱帽儿戏的。"

"帽儿戏？"

“会有其他更好的角儿，但也有这样的。先上这样的，在他们之后才是角儿。”

“那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到？”

“烟火点着了，也许没有燃完就灭了。目前老百姓不太喜欢听这些熬汤仔的言论。”

“怪不得，老弟，这头巴兰的驴儿老是在那儿想呀，想呀，鬼知道他不声不响会想出什么名堂来。”

“他在积聚思想。”伊万淡然一笑。

“听着，我知道他也讨厌我，就像讨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讨厌你，尽管你以为他对你‘产生了仰慕之意’。阿辽沙更不在话下。他压根儿瞧不起阿辽沙。反正他不偷东西，不搬弄是非，不言不语，家里的丑事不外扬，又烤得一手出色的鱼糜馅长饼，其余的一切就见它的鬼去！说实在的，他的事值得这样谈论吗？”

“当然不值得。”

“至于他不声不响会想出什么鬼名堂，我认为，一般说来，俄国的农民得用树条抽。我一向主张这样。咱们的农民心眼儿鬼着呢，不值得怜悯，好在至今有时候还有人抽他们。俄罗斯大地的坚实有赖于白桦树。要是把树林砍光了，俄罗斯大地要遭殃。我拥护聪明人的高见。咱们已不再责打农民，这是非常明智的，然而他们自己却还在抽打自己。打得好。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总而言之，一报还一报。俄国实在是一堆臭垃圾。我的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恨俄国……应该说，我不是恨俄国，而是恨所有这些劣根性……不过，没准儿也恨俄国。Tout cela c'est de la cochonnerie.①知道吗，我喜欢什么？喜欢奇思妙想。”

“您又喝了一杯。您喝得够多了。”

“等一等，我再喝一杯，完了再来一杯，然后就结束。不，等一下，你打断了我的话。我经过莫克罗耶的时候问过一个老头儿，他回答说：‘我们最喜欢判决用树条抽打姑娘，这差使都交给小伙子干。今儿小伙

① 法语：全是垃圾。

子抽打了哪个姑娘，明儿他就上哪家求亲娶谁做老婆。这样，我们这儿的姑娘自己也乐意。'这不比德·萨德侯爵[①]差劲吧？不管怎样，这主意妙。咱们也去瞧瞧，怎么样？阿辽沙，你脸红了？不用害臊，孩子。可惜今儿我没有在修道院长那儿吃饭，否则一定给那些修士讲讲莫罗克耶的姑娘们。阿辽沙，别为今儿我冒犯了你的修道院长而生气。老弟，我没能克制住自己。如果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我当然有错并且应该负责；但如果上帝压根儿就没有，那还要他们——你的那些神父——干嘛？要知道，如果那样的话，即使砍了他们的脑袋也不够，因为他们拖了发展的后腿。信不信由你，伊万，我一直为这事感到苦恼。是的，你不信，因为从你的眼神我看得出来。你相信人们的话，人们说我不过是个小丑。阿辽沙，你相信我仅仅是个小丑吗？"

"我相信您不仅仅是个小丑。"

"我信你的话，相信这是你的真心话。你的眼神是真诚的，说的也是真心话。伊万可不是这样。伊万自高自大……不过，我还是想把你那个破修道院撤销。我真想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永远取缔一切装神弄鬼的货色，让所有的傻瓜彻底恢复理智。那该有多少黄金白银送进造币厂啊！"

"噢，原来这就是取缔的目的。"伊万说。

"为了使真理早日大放光芒，不为别的。"

"可要是这真理放了光芒，那么您头一个就会给抢劫一空，然后再……取缔。"

"嗄！你或许说得有理。嗐，我真是头蠢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自己脑门上轻轻一拍，霍地跳了起来。"好吧，那就让你的破修道院留着吧。而咱们这些聪明人仍将暖暖和和地坐着享用白兰地。知道吗，伊万，想必，是上帝亲自故意这样安排的，是不是？伊万，你说：到底有没有上帝？不，你一定得说，认认真真地说！你又在笑什么？"

"我是在笑刚才您自己的妙论，关于斯乜尔加科夫相信世上有两位

---

① 德·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侯爵(一说为伯爵)，军人出身，所著长篇小说《美德的厄运》、《朱丽叶特》等充斥性欲倒错的色情描写。他本人曾因变态性虐待行为多次遭监禁。"虐待狂"一词从字面直译即为"萨德主义"。

贤人也许能够移山，当时您说得真妙。”

“难道跟这会儿的情形有点儿像？”

“很像。”

“这就是说，我也是俄罗斯人，我也有俄罗斯性格特征。而在你身上同样可以抓住类似的特征，尽管你是哲学家。要不要我抓给你瞧瞧？咱们可以打赌，我明天就能抓住。你还是得说说：有没有上帝？不过得认认真真说！我要你现在拿出正经样儿来。”

“不，没有上帝。”

“阿辽沙，有上帝吗？”

“有上帝。”

“伊万，有没有灵魂不灭之类的玩意儿，哪怕是一点儿，只是一丁点儿，有没有？”

“也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是彻头彻尾一个零，还是有点儿什么？也许还有点儿什么？那终究不等于零吧！”

“彻头彻尾的零。”

“阿辽什卡，有没有灵魂不灭这回事？”

“有。”

“有上帝，还有灵魂不灭？”

“既有上帝，也有灵魂不灭。灵魂不灭就在于有上帝。”

“唔。八成伊万是对的。天哪，简直难以想象，人类献出了多少虔诚，把多少心力、精力、物力白白浪费在这个幻想上，而这已经有几千年了！是谁在这样捉弄人？伊万！我要你最后一次并且毫不含糊地说：上帝有还是没有？我最后一次问你！”

“最后还是没有。”

“究竟是谁在捉弄人，伊万？”

“想必是魔鬼吧。”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淡然一笑。

“那么魔鬼有没有呢？”

“不，魔鬼也没有。”

“遗憾。妈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我该怎样处置最初造出上帝来的那个人呢！就是把他吊死在苦杨树上也太便宜他了。”

“如果没有人造出上帝来，也就根本没有文明。”

“没有文明？没有上帝就没有文明？”

“是的。也就不会有白兰地。不过我不得不把您的白兰地拿走了。”

“等一等，等一等，亲爱的，再给我一小杯。我伤害了阿辽沙的感情。阿列克塞，你不生气吧？我亲爱的小阿列克塞，阿列克塞小宝贝儿！”

“不，我不生气。我了解您的思路。您的心比您的头脑更好。”

“我的心比头脑好？喔，天哪，这话还是谁说的！伊万，你爱阿辽沙吗？”

“我爱。”

“爱吧。”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已醉得厉害，“听着，阿辽沙，今天我在你的长老面前言语粗鲁。我当时太激动了。不过，那位长老倒颇有机智。你觉得怎么样，伊万？”

“也许吧。”

“有，有，il y a du Piron là-dedans。[1] 他是个耶稣会教士，不过是俄国式的。作为一个正派人，他其实窝着一肚子火，因为不得不装模作样……把自己扮做圣贤。”

“可他是信奉上帝的。”

“信个屁。你不知道？他自己对所有的人——不，应该是对所有去朝拜的聪明人——都是这么说的。他对省长舒尔茨就直截了当说过：credo，[2]可不知信什么。”

“真的？”

“正是这样。但我尊敬他。他身上有一股梅非斯托费尔[3]的味道，

---

① 法语：有几分皮隆余韵。（皮隆：法国作家，生于 1689 年，卒于 1773 年，详见本书第 503 页。）

② 拉丁文：我相信。

③ 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所著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

确切些说应该是《当代英雄》里的人物……阿尔贝宁[1]或者那个叫什么来着……也就是说，他是个好色之徒。他太好色了，若是我的女儿或妻子去向他忏悔，我就得为她们担心。知道吗，一旦他讲起故事来……前年，他曾招待我们去喝茶，还有果子酒（女施主会给他送去果子酒），他讲起往日的故事来，把我们的肚子也笑破了……尤其是讲他怎样把一个瘫痪女病人给治好这件事。他说：'要不是我的腿脚酸痛，我会跳一支舞让你们瞧瞧。'你们有何感想？他还说：'我这辈子干的好事儿多着呢。'他从商人杰米多夫那儿一下子捞了六万。"

"怎么，是偷的？"

"杰米多夫以为他是好人，把六万卢布拿去交给他，说：'老哥，你替我保管起来，明天要抄我的家。'他便收下了，说：'你这是给教会捐的款。'我对他说：你是个混蛋。他说：不，我不是混蛋，我是海量……不过，这不是他……这是另一个人。我不知不觉把他跟另一个人给搅混了……好吧，再来一小杯就不喝了。把瓶子拿走，伊万。刚才我在瞎说，你怎么不让我打住，伊万？……怎么不告诉我在说瞎话？"

"我知道您自己会打住的。"

"胡说，你这是不怀好意，没别的。你鄙视我。你来到我这儿，在我的家里鄙视我。"

"我这就走；您白兰地喝多了。"

"我以基督的名义求你上一趟切尔马什尼亚……只要一两天，可你就是不去。"

"我明天就去，既然您这样坚持。"

"你不会去的。你要在这儿监视我，这才是你愿意干的，你这坏东西，所以你不去，难道不是吗？"

老头儿还是不依不饶。他的醉态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往往在这以前并不胡来的酒徒，到了这个份儿上会忽然想要大闹一场给人瞧瞧。

"干嘛这样瞅我？你的眼神是什么意思？你的眼睛瞅着我，明明在

①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所著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毕乔林，而阿尔贝宁则是莱蒙托夫所著诗剧《假面舞会》的主人公。

说:‘你是个不要脸的醉鬼。’你的眼睛疑神疑鬼,你的眼睛瞧不起人……你来到此地是别有用心的。阿辽沙看我可不像你,他的眼睛纯净明亮。阿辽沙不鄙视我。阿列克塞,你不要爱伊万……”

“不要对二哥发火!别再说伤害他的话了,”阿辽沙突然执着地说。

“那好吧,我也许……哎唷,我的头好疼。把白兰地拿走,伊万,我这是说第三遍了。”他沉吟片时,蓦地咧嘴现出狡猾的一笑。“别生我这老废物的气,伊万。我知道你不爱我,不过还是别生气。你没有理由爱我。你上切尔马什尼亚去一趟,我会亲自上那儿去找你,带一份好礼物给你。我要让你瞧瞧那儿的一个小妞儿,我早就留意了。眼下她还是个光脚丫头。你不用害怕光脚丫头,别瞧不起她们——那可是珍珠!……”

说着,他啧的一声在自己手上吻了一下。

“在我眼里,”他刚刚触及自己心爱的题目,便一下子活跃起来,转瞬间仿佛醉意全消,“在我眼里……嗐,你们这些毛孩子!你们这些小猪崽子还嫩着呢!……在我眼里……可以说,一辈子没有一个丑女人,这是我的一贯看法!你们能懂这意思吗?你们当然没法懂这意思:你们血管里流的还是奶,不是血,小鸡仔还没出壳哩!照我的一贯看法,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能发现妙不可言的东西,这是你在别的女人那儿找不到的,——只要善于发现,这是关键!这是天才!在我眼里根本不存在‘末尾什卡’。[1] 只要她是个女人,事儿就成了一半……你们当然懂不了!甚至在‘味儿非尔卡’[2]身上有时也能找到这样的东西,足以让你百思不得其解:其余的男人怎么都是傻瓜,竟然让她年华老去而至今未能识宝!

“对付光脚丫头或‘末尾什卡’,一开始就得让她感到惊讶,把她镇住——这是对付她的首要一招。你不知道吧?必须镇得她心醉神迷、直透脏腑,镇得她羞愧难当,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大爷竟会爱上她这么个粗笨丫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世上总是有主子和奴才,这真是美妙!

---

① 法语 mauvais(蹩脚的、要不得的)一词的俄国变种音译。
② 法语 vieille fille(老处女)一词的俄国变种音译。

总是有擦地板的女佣，也总是有她的主人，这正是人生享乐所需要的！

“等一下……听我说，阿辽沙，我总能让你死去的母亲感到惊讶，不过那是另一种方式。我从不跟她亲热，但时机一到，我会一下子拼命讨好她，跪在地上爬，吻她的脚，每次都这样——这情景我记得很真切，就像刚刚发生一样——每次我总能逗她发出那种细碎、清脆、神经兮兮、别具一格的轻声浅笑。只有她会发出这种笑声。我知道她总是这样开始发病的，明天她便将开始鬼号，知道此刻这种轻声浅笑并不意味着任何真正的欢欣，但尽管虚假，这毕竟是一种欢欣。所以说，凡事凡物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善于发现这种特点是一门学问！

“有一回，别立亚夫斯基——他是本地的美男子，又有钱，老是向她献殷勤，经常上我家来——忽然在我家里打了我一个耳光，还当着她的面。一向柔顺如绵羊的她竟冲我大发雷霆，她说：‘你挨了打，你挨了打，你挨了他一个耳光！你想把我卖给他……他竟敢当我的面打你！我再也不准你靠近我，决不！你马上跑去要他和你决斗……’我想她为这个耳光会痛打我一顿的。就这样，当时我把她送到修道院去让她安静下来，神父们为她念消灾经。但我可以对上帝起誓，阿辽沙，我从来没有欺侮过我的鬼号婆娘！只除了一回，那还是在第一年。当时她已经非常勤于祷告，尤其遵守圣母节日的各种戒律，逢到这样的日子便把我撵到书房里去，不让进她的屋子。我心想，我得打破她这些神秘兮兮的清规戒律！

“‘你瞧，’我说，‘你瞧，这是你的圣像，我这就把它摘下来。你瞧着，你把它当作会显灵的宝贝，可我这就当你的面冲它唾口沫，我这么干照样什么事儿也没有！……’

“她看见了，天哪，我心想：这下她非杀了我不可。但她只是霍地站起来，两手扭绞在一起，接着突然双手掩面，浑身发抖，倒在地上……缩做一团……阿辽沙，阿辽沙！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老头儿吓得从座位上直跳起来。从他开始讲阿辽沙母亲的事那一刻起，阿辽沙的脸便渐渐变色。他涨红了脸，眼睛闪着异光，嘴唇发颤……老醉鬼只顾说得唾沫四溅，什么也没有觉察，直至阿辽沙身上突然出现某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刚才老头儿所述“鬼号婆娘”的种种情

状，一下子在阿辽沙身上丝毫不差地得到重现。阿辽沙蓦地从桌旁站起来，与描述中他母亲一模一样地两手扭绞在一起，接着用双手掩面，颓然跌倒在椅子上，霎时间，那种撼人心魄、泣不成声的歇斯底里大发作使他浑身颤抖不已。如此酷似他母亲的举动使老头儿格外震惊。

“伊万，伊万！快拿水来！这跟她一样，完完全全跟他母亲一个样！你用水喷他，当年我也是这样做的。他这都是为了他的母亲，为了他的母亲……”老头儿向伊万喃喃说道。

“可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您说是不是？”伊万无法按捺愤怒和蔑视，终于发作了。

在他如炬的目光下，老头儿打了个寒颤。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尽管为时只有短短的一秒钟：阿辽沙的母亲就是伊万的母亲，这一事实似乎真的从他脑海中溜走了……

“怎么是你的母亲？”他莫名其妙地嘀咕道，“这话从何说起？你说什么母亲来着？……难道她……啊，见鬼！对了，她也是你的母亲！啊，见鬼！这是一时糊涂，老弟，我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对不起，伊万，我以为……嘻嘻！”他没有再往下说。一种醉意昭然、近乎傻笑的表情在他脸上全面铺开。

就在这个当口儿，过道里忽然传来可怕的喧闹声，可以听到有人狂叫大喊。紧接着，门被打开，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闯进了厅堂。老头儿惊恐地扑到伊万身边。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别把我交给他！”他尖叫着死死揪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上衣前襟。

九

色 情 狂

紧随在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后面，格里果利和斯乜尔加科夫也跑进了厅堂。他俩在过道里便与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扭作一

团，不让他进来（因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几天前已有指示）。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闯进厅堂后，站住片刻，环顾四周，格里果利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绕到餐桌后面，关上正对入口通往内室的两扇门，然后抄着手站在关好的门前，为守卫内通道摆出甘洒最后一滴血的架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见状，不是扯开嗓门大吼，而是发出一声尖叫，直扑格里果利。

“这么说，她在里边！你们把她藏在里边！滚开，混蛋！”

他要把格里果利拽开，但老仆把他推回去。怒不可遏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使出全力抡臂猛击格里果利。老仆猝然倒下，德米特里从他身上跨过去，冲进内门。斯乜尔加科夫留在厅内另一端，紧挨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面色煞白，哆嗦不已。

“她在这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嚷着，“刚才我亲眼看见她朝这宅院走来，只是没赶上。她在哪儿？她在哪儿？”

这一声“她在这儿”的叫嚷，对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产生了令人不可理解的效应。所有的恐惧倏地离开了他。

“抓住他，抓住他！”他拼命喊着冲上去追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

其时，格里果利从地上爬了起来，但好像还没有缓过神来。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奔过去追父亲。从第三间屋子里响起什么东西突然掉在地上打破了的碎裂声：这是安在大理石底座上的一只玻璃大花瓶（并不珍贵），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打旁边跑过时把它给碰了下来。

“逮住他！”老头儿喊道。“快来人哪！”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阿辽沙追上了老头儿，硬把他拖回厅堂。

“您干嘛去追他？他真的会当场把您给杀了！”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冲他父亲大声怒喝。

“好伊万，小阿辽沙，那么她是在这儿。格露莘卡在这儿，他自己说他看见格露莘卡跑来了……”

老头儿上气不接下气。此时他本没料想格露莘卡会来，而现在突然听说她在这儿，老头儿一下子差点儿晕了过去。

“可您明明知道她没有来过!”伊万嚷道。

“会不会从边门进来?”

“边门不是锁着吗,钥匙又在您那儿……”

德米特里突然又出现在厅堂里。他当然发现边门上了锁,而上锁的边门钥匙确实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口袋里。所有的房间里所有的窗户也都关着,因而格露莘卡既不可能通过任何一道门走进来,也不可能从任何一扇窗外跳进来。

“抓住他!”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见德米特里又来了,立即尖声叫喊,“他偷了我卧室里的钱!”

他从伊万手中挣脱出来,重又向德米特里扑去。但德米特里举起双手,一下子揪住老头儿鬓角仅存的最后两撮头发,往下一扯,訇然一声把他打翻在地,又用脚后跟在倒下的老子面门上踩了两三下。老头儿痛得尖声直叫。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虽然力气不如德米特里,还是用双手抱住哥哥,把他从老头儿身旁拖开。阿辽沙也从前面抱住长兄,使出全部吃奶的力气帮助二哥。

“疯子,你把他杀死了!”伊万喊道。

“活该!”德米特里气喘吁吁地高呼,“他不死,我还要来杀他。你们防不胜防!”

“德米特里!马上从这儿出去!”阿辽沙威严地喝道。

“阿列克塞!告诉我,我只相信你:刚才她是不是在这儿?我亲眼看见刚才她沿着树篱从胡同里往这一边溜了过来。我喊了一声,她就跑了……”

“我向你发誓,她没有来过,这儿根本没有人在等她!”

“可我明明看见她了……这么说,她……我马上就能弄清楚她在哪儿……再见,阿列克塞!钱的事现在你一个字也甭向老鬼提了。可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边必须立刻就去,你一定得说:‘他嘱咐我向您致意,向您致意!精诚致意,珍重道别!’你把刚才那一幕向她描述一番。”

其时,伊万和格里果利把老头儿搀起来,让他坐在扶手椅里。老头儿满脸是血,但神志清醒,并且竖起耳朵听着德米特里的大叫大嚷。他

仍然觉得格露莘卡果真在宅内什么地方。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临走时满怀仇恨瞪了他一眼。

“放了你的血我不后悔!”他大声说,“小心,老头儿,小心你的美梦,因为我也有一个美梦!我诅咒你,并且跟你一刀两断……”

他从厅堂里跑了出去。

“她在这儿,她一定在这儿!斯乜尔加科夫,斯乜尔加科夫。”老头儿说话声音嘶哑,几不可闻,同时伸出一个手指向斯乜尔加科夫示意。

“她不在这儿,不在,老疯子,”伊万向他厉声呵责,“啊,他晕过去了!拿水来,还要毛巾!别磨蹭,斯乜尔加科夫!”

斯乜尔加科夫急忙跑去取水。老头儿总算被脱去外衣,抬进卧室放到床上。他们用湿毛巾缠在他头上。白兰地、精神上受到的强烈刺激以及肉体上所挨的一顿打,把老头儿折腾得疲惫不堪,所以,脑袋才搁到枕头上,他便两眼一翻昏睡过去。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回到厅内。斯乜尔加科夫在收拾打破的花瓶碎片,格里果利则紧皱眉头站在餐桌一旁。

“你最好也敷一块湿毛巾在头上去躺下睡吧,”阿辽沙对格里果利说,“父亲有我跟二哥在这儿照看。刚才大哥给你的那一下非常厉害……打在脑袋上。”

“他竟对我动粗!”格里果利沉着脸咬字清楚地说。

“他对父亲也‘动粗’,甭说对你了!”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把嘴一撇向他指出。

“我用木盆子给他洗过澡……他竟对我动粗!”格里果利又说了一遍。

“见鬼,要不是我把他拖开,恐怕真的出人命了。这老小丑哪儿禁得起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悄悄对阿辽沙说。

“上帝保佑!”阿辽沙发出一声感叹。

“求上帝保佑做什么?”伊万继续悄声说,刻毒的表情使他的面部轮廓走了形。“一条爬虫吃掉另一条爬虫,两个恶棍都该下地狱!”

阿辽沙打了个冷战。

“自然,我不会让命案发生的,就像刚才没让发生一样。你待在这

儿，阿辽沙，我到院子里去走走，我的头疼起来了。”

阿辽沙到父亲卧室里去，在屏风后面他的床头坐了有个把钟点。老头儿忽然睁开眼睛，默默地向阿辽沙注视良久，显然在追想和考虑。骤然间，他脸上现出非常激动的神色。

“阿辽沙，”他提心吊胆地低声说，“伊万在哪儿?”

“在院子里，他头疼。他在为您放哨。”

“把小镜子拿过来，在那儿，递给我。”

阿辽沙把支在抽屉柜上的一面折叠式小圆镜递给他。老头儿往镜子里照了一下：鼻子肿得够呛，前额左眉上方有一大块深红色的淤血。

“伊万怎么说？阿辽沙，亲爱的，我唯一的儿子，我怕伊万。伊万比另一个更令我害怕。只有你不使我感到可怕。”

“您也不用怕伊万，伊万在生气，但他会保护您的。”

“阿辽沙，那另一个呢？他跑去找格露莘卡了！亲爱的，我的天使，告诉我实情：刚才格露莘卡是不是来过?”

“谁也没有看见她。这是错觉，她没来过!”

“要知道，米嘉想要娶她，娶她!”

“她不会嫁给米嘉的。”

“不嫁，不嫁，不嫁，绝对不嫁！……”老头儿兴奋得整个身体摇晃起来，仿佛此刻没有什么更能使他开心的了。他欣喜地抓起阿辽沙的手紧紧贴着自己的心口。他的眼睛里甚至闪起了泪花。

“那个圣母像，就是刚才我谈到的，”他说，“你把它拿去，带走。你要回修道院我也不阻拦……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儿的，你别生气。我头疼，阿辽沙……好阿辽沙，你来给我的心解解渴，做一个天使，对我说真话!”

“您还要问她来过没有?”阿辽沙痛苦地说。

“不，不，不，我相信你，我是想说：你去一趟格露莘卡家，或者设法见到她。你赶快盘问她，越快越好，用你自己的眼力猜测她究竟想嫁给谁：他还是我？啊？怎么样？你能行吗?”

“要是见到她，我就问。”阿辽沙尴尬地勉强应道。

“不，她不会告诉你的，”老头儿截住他的话头，“她的心像风车。她

会把你亲了又亲，对你说她想嫁给你。她是个骗子，她没羞没臊，不，你不能去找她，不行！”

“再说，这也不合适，爹，实在不合适。”

“刚才他逃跑时大叫大嚷，要你上哪儿去？”

“他派我去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

“去要钱？向她乞讨？”

“不，不是要钱。”

“他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听着，阿辽沙，我要躺一宿思考一下，你走吧。也许你会遇到她……不过明天上午你一定得上我这儿来一趟，一定来。明天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你来吗？”

“我来。”

“你来的时候得装做是你自己来的，是为了看望我。别告诉任何人是我叫你来的。对伊万一个字儿也别说。”

“好。”

“再见，天使，刚才你卫护了我，我一辈子忘不了。明天我要对你说一句话……不过还得想一想……”

“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明天，明天我就能下地走路，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硬硬朗朗，完全健康！……”

穿过院子的时候，阿辽沙遇见了次兄伊万，他坐在大门口的长椅上，用铅笔往记事本里记些什么。阿辽沙告诉伊万，老头儿已经醒来，恢复了知觉，让他回修道院去睡觉。

“阿辽沙，明天上午我非常乐意跟你见面。”伊万欠身说，如此客气，使阿辽沙大感意外。

“明天我要去霍赫拉科娃家，”阿辽沙答道，“另外，要是我现在碰不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明天我也许还会去找她……”

“你现在还要去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去‘珍重道别’？”伊万忽然微微一笑。

阿辽沙显得挺尴尬。

“根据他刚才大叫大嚷的话，还有以前的只言片语，我大概全明白

了。想必德米特里求你上她那儿去转告,说他……唔……总之一句话,'精诚致意'吧?"

"二哥!父亲跟德米特里这种可怕的关系会闹出什么结果来呢?"阿辽沙不胜感叹。

"说不准。也许什么结果也没有,不了了之呗。那个女人是野兽。不管怎样,必须让老头儿呆在家里,而且不准德米特里进门。"

"二哥,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任何人瞧着其余所有的人,是否都有权作出判断:他们中谁有资格活在世上,谁不太有这种资格?"

"为什么要把有没有资格的事扯进来?这问题多半在人们心中解决,完全不是依据有没有资格,而是以另外一些具体得多的理由为依据。至于说到权利,谁都有权心存愿望,你说是不是?"

"该不是但愿别人死吧?"

"即便如此又怎样?看到所有的人都这样活着,而且恐怕不可能换一种活法,又何必对自己撒谎呢?你是指我刚才说过有关两条爬虫自相残杀的话吧?那么,允许我也向你提问:你是否认为我也和德米特里一样会要老小丑流血,会杀他,啊?"

"你怎么这样说,伊万?我从来没有半点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德米特里也不……"

"至少为这一点得谢谢你,"伊万说着淡然一笑,"你放心,我会一直保护他的。但说到我的愿望,我在这个问题上保留充分的自由。明天见。不要谴责我,不要把我看作一个恶棍。"末了他还含笑补上一句。

他们互相紧紧握手,这在以前还从未有过。阿辽沙感觉到伊万主动向他迈了一步,伊万这样做肯定有某种意图。

十

她俩都在那儿

阿辽沙离开父亲的宅院时,心情比刚才来见父亲时更加郁闷,更加

沮丧。他的思绪也仿佛七零八落、纷乱不堪,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怕将凌乱的残片连缀起来,从这一天他所体验的种种痛苦和矛盾中构成一个总的概念。阿辽沙心中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这是从未有过的。像一座大山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那个要命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父亲和德米特里跟那个可怕的女人的关系会闹出什么结果?刚才他自己已亲眼目睹。他当时在场,看到了他俩如何彼此面对。然而,真正倒霉透顶、惨不忍睹的只可能是长兄德米特里:等着他的是不容置疑的灾难。

这一切还涉及另外一些人,关联的程度也许远远大于阿辽沙原先的想象。情况甚至有些扑朔迷离。二哥伊万向阿辽沙迈出了他期待已久的一步,而他自己此刻却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感觉:这向他靠拢的一步使他害怕。还有那些女人!奇怪:刚才他出发去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时候,觉得十分尴尬,现在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相反,他自己急于见到她,好像指望得到她的指点。然而,向她转达口信现在显然比刚才更令人心情沉重,因为三千卢布一事已无法挽回,长兄德米特里感到自己如此不幸而且毫无希望,必然会破罐子破摔,一滑到底。此外,他还关照把刚才发生在父亲家里的那一幕告诉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

阿辽沙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七点钟,天快黑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眼下占用县城大街上一所很宽敞而又舒适的房子。阿辽沙知道她和两位亲戚住在一起。其中一位其实只是她姐姐阿嘉菲娅·伊万诺芙娜的姨妈,当初她从寄宿学校到父亲家里度假,就是这位任劳任怨的姨妈和阿嘉菲娅一起侍候她的。另一位论起来非姑即姨的亲戚虽然家道贫寒,却是个很讲究品位和气派的莫斯科太太。听说这两位亲戚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处处唯命是从,她们在她身边只是礼节上需要,如此而已。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只听从她的恩人、因病留在莫斯科的将军夫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每星期必须寄两封信向她作详细汇报。

当阿辽沙进入走廊,请给他开门的女仆为之通报时,客厅里显然已经知道他的来临(可能已从窗内先看到他了)。反正阿辽沙忽然听到不

知什么响声，还有女人很快的脚步声、窸窸窣窣的衣裳声。也许一下子有两三位女士急急忙忙从里边走出来。

阿辽沙很是纳闷儿，怎么自己来到这里会引起这样的骚动。不过，他随即被引进客厅。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家具着实不少，陈设相当雅致，与外省风格大异其趣。有很多沙发、躺椅、长椅和大小桌儿。墙上挂着好几幅画，桌上摆有各种器皿和灯具。室内繁花似锦，窗前还有一缸金鱼。由于暮色苍茫，屋里光线较暗。阿辽沙看出，显然刚才还有人坐的沙发上扔着一件丝绸披肩，而沙发前的长几上放着两杯没喝完的巧克力、饼干，一只车料玻璃盆里是绿色的葡萄干，另一盆是糖果。看样子像是在招待什么人。阿辽沙这才明白自己撞上了别的客人，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

就在这一瞬间，门帘卷起，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步履匆匆走了进来，面带欣悦的笑容向阿辽沙伸出双手。与此同时，女仆拿来两支点亮的蜡烛放到桌上。

"感谢上帝，您终于来了！我整天都在向上帝祈祷，就盼着您来！请坐。"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美还在以前就给阿辽沙留下极深的印象。大约三个星期前，按照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的殷切愿望，德米特里曾把阿辽沙带来介绍给她，这是他们第一次互相认识。不过，那次会面他们之间未能好好交谈。那回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估计阿辽沙是怕羞得厉害，似乎不忍叫他受罪，就老是跟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说话。阿辽沙沉默不语，但对很多情况观察得非常精细。他惊诧于这位小姐的那份颐指气使的自信和心高气傲的洒脱。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阿辽沙觉得自己并没有夸大。他认为，小姐那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很美，与她苍白甚至略带几分蜡黄的鹅蛋脸特别相配。这双眼睛和线条优美的嘴唇一样，当然具有足以使他长兄倾倒入魔的魅力，但是对它们的爱不可能持久。那次造访后德米特里死缠住阿辽沙，定要他把见了未来的嫂子所得到的印象实话实说，阿辽沙几乎无保留地向德米特里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跟她在一起将得到幸福，但也许……是一种不平静的幸福。"

“说得对，小弟，这种人本性难移，总是不肯向命运屈服。你是认为我不会永远爱她喽?”

“不，你也许会永远爱她，但你跟她在一起未必永远幸福……”

阿辽沙红着脸谈了自己的见解，暗暗埋怨自己不该碍于长兄的再三恳求“大放厥词”。因为他的见解刚说出口，他自己当即觉得极端愚蠢。他为自己如此煞有介事地发表对一个女人的看法而羞愧。此刻，他向急忙出来迎接自己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才看了第一眼，便越发惊异地感到，以前他说的话也许大谬不然。这一回她脸上洋溢着并非做作的纯朴和善良、率直而热烈的真诚。先前曾使阿辽沙如此震惊的“心高气傲”，现在仅仅表现为无私无畏的活力和坦荡坚强的自信。阿辽沙一看她的神情，一听她的言词立刻明白，在对待她如此钟情的那个人的态度上，她深知自己的处境极其可悲，她也许已经什么都知道了，真的洞悉一切。尽管这样，她脸上仍然有如许光明，对未来仍然有如许信心。阿辽沙突然觉得自己十分对不起她，而且是明知故犯。他被征服了、吸引住了。除了这一切以外，阿辽沙从她最初的几句话便注意到，她的情绪非常激动(在她身上可能是很不寻常的)，激动得甚至已近乎亢奋。

“我之所以如此盼您来，是因为现在我可以从您口中了解全部真情——我只想听您说!”

“我来……”阿辽沙哩哩罗罗不知从何说起，“我……他差遣我来……”

“啊，是他差遣您来的，我就预感到会是这样。现在我全明白了，全明白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声说着，眼睛顿时闪闪发光，“等一下，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先听我说我为什么如此盼着您来。您瞧，我知道的情况也许比您自己所知道的多得多;我不需要您告诉我什么消息。我需要了解的是您本人对他的最新印象，我需要您以最直截了当、不加修饰甚至粗率的方式对我说(哦，无论怎么粗率都行!)——您今天跟他见过面以后，此时此刻您自己对他和他的处境有什么看法?这样也许比我和他本人面谈更好，其实他已不愿再来见我。我想从您这儿了解什么，您明白了吗?现在先说他派您给我捎什么口信(我就知

道他会派您来的!)——您就照实说,用他的原话! ……”

“他嘱咐我向您……致意,说他永远不再来了……要我向您精诚致意! ……”

“致意? 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他的原话?”

“是的。”

“会不会他一时疏忽用词不当?”

“不,他特地关照,要我转达这几个字——‘精诚致意’。他再三要求我别忘了转达。”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刷地涨红了脸。

“现在请帮帮我,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现在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您,您只要对此发表意见,告诉我这想法对还是不对。您听着:如果他是随口要您向我致意,并没坚持转达那几个字,也不强调那几个字,那就完了……那倒意味着一切都完了! 但是,既然他特别坚持这几个字,既然他再三叮嘱您别忘了向我**精诚致意**,——那就是说,他处于狂躁的状态,无法控制自己,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作出了决定,又害怕自己的决定! 他不是迈着坚定的步子离开我,而是从山上飞身跳下去。他强调这几个字只能意味着虚张声势……”

“对,对!”阿辽沙热烈地表示赞同,“现在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

“既然如此,那么他还有救! 他只是感到绝望,但我还能救他。等一下! 他有没有向您提到有关钱的事,有关三千卢布的事?”

“他不但说了,而且可能正是这件事最使他痛心疾首。他说现在已经名誉扫地,什么都不在乎了,”阿辽沙热切地回答,同时强烈感到希望正在注入他的心田,也许真的还有办法,他的长兄真的还有救。“难道您……知道钱的事?”他补上这一句后骤然止住。

“我早已知道,而且知道得很确切。我曾发电报到莫斯科问过,早已知道钱没有收到。他没有把钱汇去,但我保持沉默。最近一周内我了解到,他仍需要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我只定下一个目标:让他知道该回到什么人身边去,谁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不,他不愿相信我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不愿了解我,他只把我当作一个女人看待。整整一个星

期我为一件事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他不为花了那三千卢布而羞于见我?确切地说,他应该愧对所有其余的人,甚至愧对自己,但他不该羞于见我。他什么都能对上帝说而不感到羞愧。为了他,我几乎什么都能忍受,为何他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了解我?在经过已发生的一切之后,他怎么还不了解我,这是不能容忍的!我要救他永远脱离苦海。让他忘掉我是他的未婚妻!他是害怕在我面前出丑!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他不是向您和盘托出了吗?为什么我直到现在没有获得同样的信任呢?"

末了那句话她是噙着眼泪说的。只见泪珠从她的双眸夺眶而出。

"我应当让您知道,"阿辽沙说时声音也在颤抖,"刚才他跟父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阿辽沙把那一幕从头讲了一遍,讲到自己是被差去要钱的,可是长兄闯了进来,把父亲痛打一顿,之后又一次向阿辽沙特别强调,嘱咐他上此地来"精诚致意"。

"他自己到那个女人那儿去了……"最后阿辽沙补上这么一句,声音很轻。

"您以为我无法容忍那个女人?他以为我无法容忍?但是他不会娶那个女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蓦然间神经质地哈哈大笑,"卡拉马佐夫难道能保持这样的欲望之火永久燃烧?这是欲望的冲动,不是爱情。他不会娶那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不可能嫁给他……"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又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他也许会娶的。"阿辽沙低眉垂目忧郁地说。

"我说不会娶的!那姑娘是个天使,这您知道不?您得知道这一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下子改用异常热情的口吻说,"这是世间奇人中最奇特的一位!我知道她很有魅力,但我也知道她是多么善良、坚强、高尚。您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也许,您对我的话表示惊讶?也许,您不相信我?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的天使!"她忽然面向隔壁一间屋子冲什么人叫了一声,"出来吧。这位是大好人阿辽沙。我们的事他全知道。来跟他见个面吧!"

“我一直躲在门帘后面等您叫我来着。”说话的是一个温柔的、甚至有些甜兮兮的女人声音。

门帘撩开处，只见……格露莘卡本人笑盈盈、喜孜孜地走到桌子跟前。

阿辽沙突然间好像起了一阵痉挛。他直愣愣地注视着格露莘卡，无法把视线移开。这就是她，那个可怕的女人——半小时前被二哥伊万脱口而出骂为“野兽”的就是她。然而，站在阿辽沙面前的，看上去却像是极其寻常、极其普通的人——一个善良可亲的女性，可以说挺漂亮，且与所有别的“寻常”漂亮女人又如此相似！诚然，她长得美，甚至很美很美，——那是风魔了芸芸众生的俄罗斯女性美。她的身材相当高，不过稍逊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后者可完完全全归为高个儿)，——体态丰腴，婀娜的动作简直无声无息，仿佛也被软化到了甜兮兮的特殊火候上，和她的声音一样。她走路不像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样大步流星，相反是悄没声儿的。她的脚走在地板上听不到一丝儿响动。她轻盈地在扶手椅上落座，蓬松的黑绸百褶连衣裙发出一阵轻悠悠的窸窣声，把丰满的粉颈和宽阔的肩膀裹在昂贵的黑色羊毛围巾里的动作也是那样娇柔。她二十二岁，她的容颜看上去正是这个年龄。她的脸很白，两颊上端泛出一抹妃色的红晕。她的面部轮廓似乎过于宽阔，而下颌又稍稍突前了些。上唇较薄，下唇微翘，比上唇要厚一倍，好像有点儿肿。但是，雾一般浓的深棕色秀发、乌黑柔密的蛾眉和睫毛长长的灰蓝色明眸，能使最缺情趣、最不经意的人怦然心动，即便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间也会对这样一张脸驻足谛视，尔后又久萦于怀。最令阿辽沙惊异的是这张脸上孩子般纯真的表情。她的眼神像个孩子，看见什么心有所喜也像个孩子，她走到桌子跟前时便是这种“喜孜孜”的情态，此刻也正孩子气十足地以急切、好奇、信赖的心情期待着什么。她的目光令人欣悦，——这一点阿辽沙已经觉得。她身上还有某种特点阿辽沙无法或不善于加以界定，但是可能他也不知不觉注意到了，那仍然是她身体的动作如此轻软娇柔，像猫一样悄然无声。不过，那可是丰盈壮实的身体。宽阔圆润的肩膀和隆得高高的、还在葆其美妙青春的胸脯在围巾下现出清晰的轮廓。这身体也许将形成维纳斯

的线条，虽则现在已有些比例失调，前景可以预期。鉴赏俄罗斯女性美的行家看着格露莘卡，定能准确地预料，这份风华正茂的青春美到三十岁上便将失去和谐而发胖，面部的肌肉将趋松弛，眼角和额上将很快出现皱纹，容颜将变得粗糙，也许会转成深红色——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美，昙花一现的美，而这样的美偏偏在俄罗斯女性身上屡见不鲜。

阿辽沙当然不在想这些，尽管也像中了魔法似的；他带着一种别扭的感觉有些惋惜地暗自在问：她干嘛不能用自然的方式说话，偏要这样慢吞吞地吐字运腔？

她这样做，显然以为如此拖长语调是一种美，以为渲染音节和声韵的甜味是一种美。这当然属于低品位的坏习惯，只能证明所得到的教养太差，对于“体面”二字自幼形成的理解不免庸俗。然而，阿辽沙认为，这种吐字发音的腔调与她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太不相容了，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她的脸上洋溢着如此孩子气的纯真和喜悦，她的眼睛简直像婴儿一般明亮，显得如此幸福、安详！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迅即让她在阿辽沙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下，并且欣喜地在她笑盈盈的嘴唇上吻了好几下。她端的爱上了格露莘卡。

“我跟她是初次见面，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兴冲冲地说，“我想了解她，会会她，本想去见她，可她刚一获悉我有此愿望，便自己来了。我知道我和她在一起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全部解决！我的心有这样的预感……有人劝我不要采取这个步骤，但我预感到这一着能成功，结果走对了。格露莘卡向我解释得很清楚，详细说明了她的全部设想。她像一位好心的天使飞临此地，带来了宽慰和欢欣……”

“承蒙可敬可爱的小姐不嫌弃我。”格露莘卡拖着如歌的长腔说，可依然是那么笑容可掬。

“不许您对我说这样的话，迷人的仙女！谁能嫌弃您?！我要再亲一下您的下嘴唇。您的下嘴唇跟肿了似的，那就让它变得更肿，更肿，更肿……瞧，她笑得多可爱，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瞧着这位天使

真是赏心悦目……”

阿辽沙涨红了脸，打了一个小小的、不易察觉的寒颤。

“您太抬举我了，可爱的小姐，也许我根本不配接受您的错爱。”

“不配?！她还说不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又大声嚷道，口吻还是那样热情。“您知道，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的小脑瓜儿充满奇想，她的小心灵儿不易捉摸，可是高傲得厉害！她禀性高尚，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胸襟宽广，这您知道不？她只是命薄。她太过急于做出牺牲，太愿意为也许受之有愧或朝三暮四的人做出牺牲。有一个人，也是一名军官，格露莘卡爱上了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可军官把她忘了，与别人结婚成了家。事情已过去很久，有五年了。如今他写信说妻子去世了，他要到本城来。您知道吗，格露莘卡一直爱着他，至今只爱他一个人，而且已经爱了一辈子！他来了以后格露莘卡又将感到幸福，这五年来她一直是不幸的。什么人会指责她呢？什么人能夸耀自己曾得到她的垂青呢？只有那个疯瘫老商人，——其实那老人更像是她的父亲、朋友、靠山。格露莘卡遇上他时正值被她深爱的人所抛弃，痛不欲生……想投河自尽，是那位老人救了她，救了她的命!”

“您处处为我辩护，可爱的小姐，您这话说得太早了。”格露莘卡又慢慢吞吞插了一句。

“辩护？我哪能为您辩护？我哪敢为您辩护？格露莘卡，天使，把您的手给我。瞧她这只软乎乎的小手多好看，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看到了这只手，它给我带来了幸福，使我重获新生，现在我要吻这只手，手背和手心都要吻，这样，这样，这样!”

说着，她把格露莘卡那只确实很美、但也许过于肥软的小手吻了三次，似乎陶醉在狂喜之中。格露莘卡伸出她的手，一边发出神经兮兮却又清脆悦耳的笑声，一边注视着“可爱的小姐”。看得出，她很乐意让人这样吻她的手。

“也许过于兴奋了吧。”这个想法在阿辽沙脑中一闪。他脸红了。他的心一直处于某种特别不安的状态。

“可爱的小姐，您当着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面这样吻我的手，我可不会感动得羞愧难当。”

“难道我想这样来使您羞愧难当?”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有些困惑地接过话茬。“啊,亲爱的,您把我想得太坏了!”

“或许您对我也有些误解,亲爱的小姐。您或许把我看得太好了,实际上我要坏得多。我的心眼儿不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当时我把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迷住完全是为了拿他开心。”

“可现在您不是要救他吗?您作了保证。您要使他明白过来,您要如实告诉他,说您爱另一个人,爱了很久,那个人现在已向您正式求婚……”

“哦,不,我没有向您作过这样的保证。是您自己不断对我说这些话,我可没有作过保证。”

“如此说来,我误解了您的意思,”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轻轻说道,好像脸色也变了,有点儿惨白。“您许诺……”

“哦,不,天使小姐,我什么也没有向您许诺过,”格露莘卡心平气和地打断对方的话,依旧是那么一副无忧无虑的表情。“现在可以看出来了,可敬的小姐,在您面前我显得那么不仁不义、独断独行。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刚才我也许向您许诺过什么,可是这会儿再一想:万一我又喜欢他了呢?我说的是米嘉。要知道我已经喜欢过他一回,挺喜欢的,几乎有整整一个小时。没准儿我马上会去对他说,让他打今儿起就留在我家……瞧,我这人的心思说变就变……”

“刚才您说的……完全不是这样……”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几乎说不出话来。

“啊,刚才!说真的,我这个人心肠太软,又太痴情。只要想一想,他为我遭了多少罪!没准儿我回到家里,会觉得他怪可怜的,——那怎么办?”

“我没料到……”

“嗨,小姐,跟我相比,您显得那么善良、高尚。冲我这德性,现在您恐怕再也不会喜欢我这么个傻女人了。把您的小手给我,天使小姐。”她温柔地提出请求,并且似乎诚惶诚恐地抓起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小手。

“您瞧着,可爱的小姐,我也要像您对我一样吻您的小手。您吻了

我三下，我应该吻您三百下，咱俩才能扯平。就这么着吧，以后便由上帝来安排，兴许我会全心全意当您的奴隶，像奴隶一般处处讨您的喜欢。上帝怎么吩咐，咱们就怎么办，彼此之间用不着什么约定和许诺。您的小手多可爱，实在招人疼！可爱的小姐，您真是一位世间少有的大美人！”

她不紧不慢地举起那只小手凑向自己的嘴唇，其目的也实在是够奇怪的：用吻来相互“扯平”。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没有把手抽回去。格露莘卡末了那几句话尽管措辞同样很奇怪，说是将会“像奴隶一般”讨她的喜欢，但她听了这番许诺还是产生一线微弱的希望。她紧张地凝视着格露莘卡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她看到的依然是那种不存戒心的天真表情，依然是那份爽朗欢快的高兴劲儿……

“她也许太幼稚了！”这个想法像一朵希望的火花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心中一闪。

其时，格露莘卡仿佛在对“可爱的小手”激赏的同时正举着它慢悠悠地凑近自己的嘴唇。但在行将触及之际，她忽然把那只手举着不动有眨两三下眼睛的工夫，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

“我想告诉您，天使小姐，”骤然间，她用软得不能再软，甜得没法更甜的声音拖着腔儿说，“我改主意了，不再想吻您的手。”随即她就发出一阵乐不可支的轻笑。

“随您的便……您这是什么意思？”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蓦地打了个冷战。

“让您记住：您吻了我的手，而我没有吻您的。”

某种异常的神情在她眼睛里倏地一闪。她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

“厚颜无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顿时恍然大悟，满脸通红地从座位上跳起来说。

格露莘卡不慌不忙地也站了起来。

“我这就去讲给米嘉听，您吻了我的手，而我没有吻您的。真不知他会笑成什么样子！”

“女流氓，滚！”

“啊，真没羞，小姐，真没羞！您说这样的话实在有失身分，可爱的小姐！”

“滚，出卖自己的贱货！”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吼道。在她完全被扭曲的脸上每一根线条都在发抖。

“卖得是够贱的。一个姑娘家擦黑儿去男人家里要钱，上门出卖色相，别以为我不知道。”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声尖叫扑将过去，但阿辽沙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她拉住。

“别再向前，不要开口！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回答，她会走的，马上就走！”阿辽沙说。

就在这一刹那，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两位亲戚听到叫声跑来了，女仆也跑了进来。她们急忙走到她跟前。

“我走啦，”格露莘卡说着从沙发上拿起披肩，“阿辽沙，亲爱的，你送送我吧！”

“走吧，快走吧！”阿辽沙急得直叫，同时两手合在一起向她作恳求状。

“亲爱的小阿辽沙，送送我嘛！路上我有件很好很好的好事儿要告诉你！我是为了你才唱这出戏的，小阿辽沙！送送我吧，宝贝儿，回头你会喜欢的。”

阿辽沙扭绞着双手把脸转向一边。格露莘卡一路发出清脆的笑声跑出这栋房子。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号啕大哭，全身抽搐。大家都围着她乱作一团。

“我提醒过您，”年长的一位亲戚对她说，“我劝过您不要走这一着……您太冲动了……怎么能贸然采取这样的步骤！您不了解这些泼妇，据说这一个是其中最凶悍的……依我看，您也太任性了！”

“这是一只母老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狂叫着，“您干嘛阻止我，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该狠狠地揍她，狠狠地揍她！”

她无法在阿辽沙面前克制自己，或许也不想克制。

“得用鞭子抽她，得把她送上断头台，斩首示众！……”

阿辽沙向门口退去。

“可是，天哪！”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两手一拍，蓦地叫喊起来。“准是他！他竟会这样不要脸，这样没心肝！是他把当时发生的事告诉了那个贱货！哦，那真是在劫难逃的一天，应该永远诅咒那一天，永远诅咒！‘上门出卖色相，可爱的小姐！’她知道这事！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令兄是一个卑鄙小人！”

阿辽沙想要说些什么，可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他的心被痛苦揪得紧紧的。

“您回吧，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感到羞愧，我难受极了！明天……我跪着求您明天再来。不要谴责我，请原谅，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阿辽沙打着趔趄走到街上。他也想哭，和她一样。忽然她家的女仆追了上来。

“小姐忘了把霍赫拉科娃太太的信向您转交，从用餐时间起这信就在我们那儿。”

阿辽沙机械地接过一个粉红色的小信封，几乎无意识地把它塞进口袋。

十一

又一个人的名誉扫地

从城里到修道院不过一里(约一公里)多地。阿辽沙匆匆走在此刻空荡荡的路上。夜几乎已经来临，三十步外的物体已看不清楚。半道上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一株孤零零的柳树下面隐约可见一个模糊的黑影。阿辽沙刚走到路口，那黑影便一跃而起向他扑来，用穷凶极恶的声音喊道：

“要命的留下钱包！”

“是你，米嘉！”阿辽沙惊讶地发现，可还是给吓了一大跳。

“哈哈！你没想到吧？我心想：在哪儿等你好？在她家附近吗？从那儿出来有三条路，我有可能把你漏掉。最后我想还是守在此地，因为你非打这儿经过不可，去修道院没有别的路。来，告诉我实情，别怕坏消息会把我像一只蟑螂那样压死……你怎么啦？”

“没什么，大哥……我是给吓的。唉，德米特里！刚才父亲这一脸的血！”阿辽沙哭了起来，他的眼泪已强忍了好半天，现在终于像珍珠断了线似的纷纷垂落。“你差点儿杀了他……你诅咒了他……现在……这会儿……你还有心思开玩笑……‘要命的留下钱包！’”

“啊，怎么啦？不像话，是吗？不合时宜？”

“不……我只不过……”

“等等。你瞧瞧今夜这天气：云那么厚，风那么大，多可怕的黑夜！我躲在这儿的柳树下面等你，猛然间心想（上帝可以作证）：‘何必再晃来荡去，还等什么？这儿是一棵柳树，兜里有手帕，身上有衬衫，可以立马拧成一条绳子，加上背带——就不用再成为大地的累赘，不用再苟且偷生玷污这世界！’这时，我听见你走来了，——上帝啊，我一下子如梦初醒：不是有一个人为我所爱吗？他来了，他就是那个人，我亲爱的小弟，世上我最爱，也是唯一为我所爱的人！在这一时刻我是那么爱你，那么爱你，心想：‘我这就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接着，一个愚蠢的念头产生了：‘我来逗他一逗，吓他一跳。’于是我像个傻瓜似的叫喊：‘留下钱包！’原谅我的傻念头——这只是淘淘气罢了，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些废话统统见鬼去吧，告诉我，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说了什么？尽管冲我劈头盖脸压下来，把我砸昏，别可怜我！她大发雷霆了？”

“不，不是这么回事……那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米嘉。那儿……我刚才遇见她俩都在那儿。”

“谁跟谁俩？”

“我遇见格露莘卡也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里。”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顿时呆若木鸡。

“不可能！”他嚷道，“你在说梦话！格露莘卡在她家？”

阿辽沙把所发生的一切讲了一遍，从他走进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的那一分钟讲起。他叙述了有十来分钟，不能说十分流畅、连贯，但大体上似乎交代清楚了，一些最主要的话语、最主要的动作都没有漏掉，不时还画龙点睛地描绘一下他自己的感受。德米特里默默听着，凝滞的目光硬是纹丝儿不动，但阿辽沙看得清楚，大哥已经全明白了，对全部事实都有了认识。然而，他越往下听弟弟的叙述，脸色就越显得阴沉乃至可怕。他皱眉蹙额，咬紧牙关，凝滞的目光似乎变得更加凝滞、更加专注、更加凶险……唯其如此，下面的情形才格外出人意料：他原先如黑云压城的一脸怒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下子全变了，咬紧的牙分开了，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突然纵声狂笑，而且欲罢不能，毫不做作。他真是笑得前俯后仰，甚至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她硬是没有吻手！就是没吻，就这样跑了！”德米特里在近乎病态的亢奋中连声高喊，若非他的狂喜如此发自内心，简直可以称之为厚颜无耻了。“另外一位果真大叫那是只母老虎？一点不假，真是母老虎！该送她上断头台？是的，是的，说得对，说得对，我自己也认为应该，早就应该了！听我说，小弟，断头台是该上，可先得让我缓过气来。我了解那个天下第一狂，吻手这件事把她整个儿充分表现了出来，这女魔王！你能想象世上有多少魔鬼一样的女人，她便是其中的女魔王！也算得上一绝吧！你说，她跑回家去了？我立马……上她那儿去！阿辽沙，别责怪我，我承认，即使绞死她，也还不够……”

“那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又如何呢！”阿辽沙的感叹充满哀伤。

“对她我也看得很透，可以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得透彻！这是了不起的发现，比得上世界四大洲——不，五大洲——的发现！下出这样的一着！这正是那个女学生卡笺卡，她出于救父亲的一片孝心，甘冒惨遭侮辱的风险，敢于去找一名荒唐粗野的军官！这便是骄傲，这便是追求冒险，是向命运挑战，野心勃勃的挑战！你说，那位亲戚劝阻过她？知道吗，那位亲戚自己一贯自行其是，她是莫斯科那位将军夫人的亲妹妹，鼻子素来翘得比姐姐更高，可她丈夫因盗用公款事发，被剥夺了田产，落得一无所有，傲慢的太太一下子丢尽颜面，从此一蹶不振。她劝阻过卡嘉，可卡嘉不听。她自以为能战胜一切，什么都办得到，略

施小技便能把格露莘卡收拾得服服帖帖，总之——她自己相信自己，自己在自己面前逞能，这又怨得了谁？你以为，她是故意先吻格露莘卡的手，是耍手腕？不，她的的确确爱上了格露莘卡。应该说，不是爱上了格露莘卡，而是钟情于自己的幻梦、自己的胡想，因为那是她的幻梦，她的胡想！亲爱的阿辽沙，你是怎样从这几个女人那儿脱身的？是不是撩起你的长袍逃之夭夭？哈哈！”

“大哥，你好像不在乎自己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把那天的事告诉了格露莘卡，而格露莘卡刚才竟当面骂她偷偷上男人那儿去出卖色相！大哥，还有什么比这更侮辱人的？”

最令阿辽沙感到痛苦的是：德米特里仿佛乐意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受辱，尽管这是无法想象的。

“糟了！”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突然变得愁容满面，并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尽管刚才阿辽沙一古脑儿全说了，既说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所受的侮辱，也说到她叫喊“令兄是个卑鄙小人！”这句话，他却直到现在才注意到兹事体大。“是的，也许我果真对格露莘卡讲过有关卡嘉所说‘在劫难逃的那一天’的事。是的，我记起来了，是讲过！那是在莫克罗耶，当时我喝醉了，吉卜赛姑娘们在唱歌……可当时我在哭，我在哭哇，我跪在地上，冲着卡嘉的形象祈祷，这是格露莘卡理解的。我记得，当时她完全理解，她自己也哭了……啊，见鬼！其实这也是必然的。当时她哭了，可现在……现在是‘对准心脏捅一刀’！娘们就是这样。”

他低下头来开始沉思。

“是的，我是卑鄙小人！地地道道的卑鄙小人！”他忽然以悲怆的声调说。“反正都一样，不管当时我哭了还是没哭，反正我是卑鄙小人！你到那边去时转告一声，如果这样能消消她的气，我接受这个称号。够了，分手吧，何必多磨牙呢！没有什么能让人高兴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也不想再见面了，除非实在挨不过去。分手吧，阿列克塞！”

他紧紧握住阿辽沙的手，依然垂着眼睛，头也不抬，然后一下子离开原地，快步往城里走去。

阿辽沙望着他的背影，不相信他会就这样突然离去。

“等一下，阿列克塞，还有件事我只向你一个人坦白！”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忽然又回转身来，“你瞧着我，仔细瞧着：这儿，这儿正在策划一件可怕的丑事。”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说到“这儿”时连连用拳头捶胸，神态非常奇怪，仿佛丑事就现现成成地保存在他胸前什么地方，也许揣在他兜里，或者缝了起来挂在他脖子上。“你已经知道：我是卑鄙小人，公认的卑鄙小人！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过去、现在或将来，我做的任何一件事，在卑鄙的程度上都无法跟此时此刻我怀里揣着的丑事相比，就在这儿，这儿，它正在行动起来变为事实，我完全有可能加以制止，我能制止它，也能实现它，你得记住这一点！现在我告诉你，我要实现它，而不是制止它。刚才我把什么都对你讲了，可这件事没有讲，因为连我也还缺少一颗死不改悔的花岗岩脑袋来干这件事！我还可能悬崖勒马；如果我悬崖勒马，明天就能把丧失的名誉至少挽回一半，但我不会悬崖勒马，我要实现这个卑鄙的设想，你就提前充当一名证人，证明我是明知故犯，事先便说了这话。走向毁灭，迎接黑暗！解释没有必要，到时自会知道。臭脏的小胡同和女魔王！你我分手吧。你不用为我祈祷，我不配，也完全没有必要，毫无必要……我压根儿不需要！走！……”

他说走就走，这一次没有回头。于是阿辽沙朝修道院方向继续前进。

“他说什么？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会呢？”阿辽沙总觉得无法想象，“明天我一定要见他，一定要找到他，非找到不可。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辽沙绕过修道院，穿过小松林径直前往隐修所。有人给他开了门，尽管这般时分已不准任何人入内。当他走进长老的修室时，他的心在颤抖。

“我干嘛要出去？出去干什么？他为何要打发我‘到尘世去’？这里安谧清净，这里庄严圣洁，而那边纷乱扰攘，那边一片黑暗，一下子就会走丢，就会迷路……”

见习修士波尔菲里和帕伊西司祭修士也在修室内，帕伊西神父每隔一小时就来询问佐西马长老的病情。阿辽沙惊恐地获悉，长老的健康情况越来越不好。这一次甚至与修士们例行的晚间谈话也没有举行。平时，每天晚上做完礼拜就寝之前，修道院的修士们照例纷纷来到长老的修室，每个人都向他忏悔，出声告解当天自己的罪过，包括有罪的幻想、杂念、受惑甚至彼此间发生的争吵。有些是跪着忏悔的。长老一一予以赦解、调停、训诫、祝福，然后放行。长老制度的反对者攻讦的正是此类集会形式的"忏悔"，说这是把作为一项秘密圣事的告解庸俗化，几乎是亵渎神圣，尽管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反对者甚至向主教管区当局声称，这样的忏悔非但达不到弃恶从善的目的，事实上反而故意把人引入罪恶和迷惑。许多修士不愿去见长老，但是不得不去，因为大家都去，否则会被认为自高自大和离经叛道。据说，某些修士去作晚间忏悔之前，先互相约定："我说今天上午对你发过脾气，你得证实一下，"——这是无话找话说，纯粹为了交差。

阿辽沙知道，这种情况有时确实存在。他也知道，修士中有人对下述现象极为气愤：家属寄给修士的信照例先送到长老那里，由他先于收信人拆看。

当然，一般认为，这一切应以自由、真诚、发自内心的方式进行，一方自愿反省，另一方则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但实际情况有时很不真诚，矫揉造作乃至弄虚作假。然而，一些年事较长、阅历颇深的修士却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对于真心诚意入室以求灵魂得救者来说，这些修身养性之道无疑可指点迷津，将使他们获益匪浅；反之，谁要是视之为负担，啧有烦言，那还算什么修士，徒然进了修道院，尘世才是这等人的合适去处。想躲避罪过和魔鬼，不但在尘世做不到，在修道院也无济于事，所以没有必要为反对意见推波助澜"。

"他精力不济，昏昏沉沉睡着了，"帕伊西神父先给阿辽沙画十字祝福，然后压低声音告诉他。"甚至很难叫醒他。不过也不需要叫他。有时他会醒过来五分钟左右，请求把他的祝福带给修士们，并请求修士们为他做夜间祷告。明天一早他打算再领一次圣餐。他多次想到你，阿列克塞，问起你走了没有，我们告诉他你在城里。'我给他祝福正是为

了这个目的；眼下他的位置应该在那边，而不是这里，'——这就是他所说关于你的话。他提到你时总是关怀备至，一片爱心溢于言表；你可认识到自己赢得的是什么？只是他怎么认为你目前应暂处尘世？谅来，他预见到你的命运会有什么变化！你要明白，阿列克塞，你即使返回尘世，那也应该把它看作你的长老向你布置的修身功课，而不是去蹉跎岁月，也不是去寻欢作乐……"

帕伊西神父走了出去。长老即将离开人世，对于阿辽沙来说，这一点已毫无疑问，尽管还可能拖上一两天。阿辽沙坚决而热诚地拿定主意，虽然他曾允诺与父亲，与霍赫拉科娃一家，与兄长，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见面，明天他一定足不出修道院一步，一定要守在长老身边直至他去世。爱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起，他痛责自己在城里居然暂时忘却了被他撂在修道院里病榻上的垂死老者，忘却了这世上他最崇敬的人。阿辽沙走进长老的卧室，跪下来向恩师一躬到地。佐西马长老静静地睡着，一动不动，呼吸微弱而均匀，几乎觉察不出来。他的面容安详沉着。

阿辽沙回到邻室，——就是平日早晨长老接待来客的那间屋子，——只脱去靴子，差不多和衣躺到又硬又窄的皮沙发上，很久以来他每夜都睡在这张沙发上，只放一个枕头。刚才他父亲一再叫嚷的铺盖卷儿，他已忘了有多久不曾打开。他只脱下长袍，把它当被子盖在身上。但临睡前他跪下祈祷良久。他在热切虔诚的祷告中并不祈求上帝为他释疑解惑，只是渴求过去的那份欣慰，他的就寝晚祷通常是对上帝的赞美和颂扬，每次做完这样的祷告，那份欣慰总会充盈他的心灵，把他带入虽不深沉却很平静的梦乡。此刻他也在祷告，无意间忽然摸到兜里那个粉红色的小信封，这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女仆在路上追上来转交给他的。他的注意力受到了干扰，但仍把祷告做完。接着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信封拆开。里边有 Lise 写给他的一封信，Lise 是霍赫拉科娃太太的女儿，尚未成年，上午当着长老的面多次取笑阿辽沙的便是她。

她在信中写道：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

我是瞒着所有的人给您写这封信的,也瞒着妈妈。我知道这有多么不好。但我必须把我心中萌生的感觉告诉您,否则就再也没法活下去,而这种感觉,除了我们俩,暂时任何人都不该知道。可是,我那么想告诉你的话叫我怎么对您说呢?有人说纸不会脸红,请您相信我,这不是真话,这纸和此刻的我一样也在脸红。亲爱的阿辽沙,我爱您,我自幼在莫斯科便开始爱您,那时您跟现在还大不一样,打那时起我终生爱上了您。我的心选择了您,希望与您白头偕老。当然有一个条件,您得离开修道院。至于在年龄问题上我们可以等到符合法律规定的时候。到那时我一定能够康复,可以走路、跳舞。这是不在话下的。

您瞧,我什么都考虑过了,只是有一层我想象不出来:您读了这封信对我会有什么想法?我老是嬉笑胡闹,今天上午还惹您生了气,但您可以相信,刚才提笔写信之前,我曾在圣母像前做过祷告,此刻也在祈祷,而且几乎哭了。

您已经掌握了我的秘密;明天您来我家时,我不知该如何面对您。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万一我瞧着您,像个傻丫头似的忍不住又和今天上午一样笑了起来,那会怎样呢?您定将认为我是个专爱捉弄人的坏女孩,肯定不会相信我信中的话。因此我恳求您,亲爱的,如果您对我有同情心的话,明天您走进我家时,不要过于谛视我的眼睛,因为我遇上了您的目光,十之八九又会一下子笑出来,尤其看到您穿着这件长袍……想到这一点,我现在就浑身冰凉,因此明天您来到我家,在若干时间内索性不要看我,请您看着我妈或者窗外……

我竟给您写了一封情书,上帝啊,我干了什么!阿辽沙,别鄙视我,如果我做了什么非常可恶的事使您反感,请原谅我。现在我也许已经永远名誉扫地,从此我就把这个秘密交给您。

今天我肯定会哭。再见,一想到**再见**您时,我便不寒而栗。

Lise

阿辽沙，无论如何您一定要来，千万千万！Lise又及。

阿辽沙怀着惊异的心情读完这封信，一共读了两遍，想了想，不觉轻轻地、美美地笑了起来。他哆嗦了一下，觉得这笑是有罪的。但仅仅过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又笑了，还是那样轻声，还是那样幸福。他慢慢地把信装回到信封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躺下睡觉。他心中的惶惑顿时消失。

“主啊，怜悯他们吧，保佑所有那些不幸的和躁动的灵魂，把他们引上正途。你能给人指路，求你通过指点迷津拯救他们所有的人。你是爱，愿你把欢乐赐予众人！”阿辽沙画着十字喃喃自语，静下心来渐渐入睡。



咄咄怪事





一

菲拉邦特神父

一大早，天还没亮，阿辽沙就给叫醒了。佐西马长老睡醒后，觉得十分虚弱，不过仍要起床坐到扶手椅上去。他的神志完全清醒，面容虽然极其疲惫，但神色开朗，近乎愉悦，眼睛的表情欢快、和蔼而诚恳。

“也许我挨不过刚刚来临的这一天了。”他对阿辽沙说，然后表示要立即进行忏悔并领圣餐。

佐西马长老素来向帕伊西神父进行忏悔。在上述两项仪式完成后，开始举行临终涂油礼。司祭们陆续到齐，一间修室渐渐被隐修者挤满。其时天已大亮。从修道院那边也开始有人过来。涂油礼结束后，长老要跟所有的人一一吻别。由于修室逼仄，先来者只得出去，给后到者腾出地方。阿辽沙侍立在重又坐到扶手椅上的长老身边。长老尽其所能说着，尽其所能施教，他的声音虽然微弱，却还相当平稳。

“我对你们施教这么多年，也就是说了这么多年的话，好像已经养成出声说话并通过说话对你们施教的习惯，以致沉默对于我几乎比说话更困难，即使此刻我如此虚弱也是一样，亲爱的神父们和兄弟们。”他打趣道，同时深情地环顾聚集在他周围的人。

当时他说的话，有一些阿辽沙在事后还记得起来。然而，他说时尽管口齿还算清楚，声音也相当平稳，可话语颇不连贯。他说得很多，似乎想在这临终时分把生前未曾说透的一切统统说出来，再一次畅所欲言，倒不仅仅是为了说教，而是仿佛渴望着与所有的人分享他的喜悦和欢欣，再一次在生前敞开他的心扉……

“你们要彼此相爱，神父们，”长老教导说（据事后阿辽沙的回忆），“要爱上帝的臣民。我们来到此地，隐居在这院墙之内，并不因此就比世人神圣，相反，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唯其因为来到此地才对自己有

了认识，认识到他不如尘世间所有的人……一名修士在他的修室中隐居的日子越长，他应该越加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一旦他认识到自己非但不如所有的世人，而且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是有罪的，应该为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负责，为所有的人间罪恶包括全世界的和个别人的罪恶负责，只有在那个时候才算达到我们隐修的目的。要知道，亲爱的，我们中每一个人对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无疑都负有责任，不单单因为万物皆有罪这一共性，而是每一个个别的人都应该对世上所有的人、也对任何一个个别的人负责。这种觉悟乃是修士之路，以及世间任何人的道路之终极。因为修士并非另一种人，而只是世上所有的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只有达到了那样的觉悟，我们的心才会洋溢无限无垠、包罗万象、永不餍足的爱。那时，我们每一个人才有可能以爱心赢得整个世界，并以自己的眼泪洗刷尘世的罪过……你们每一个人都应省察自己的心，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向自己忏悔。不要害怕自己的罪过，即使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也不要害怕，只须悔过，但是不要与上帝讲条件。我要再次告诫你们——勿倨傲。勿在小人物面前倨傲，也勿在大人物面前倨傲。勿仇视拒绝你们、侮辱你们、詈骂你们和诽谤你们的人。勿仇视无神论者、诲恶者、唯物论者——甚至勿仇视其中的恶人，更无论其中的好人，因为他们中间也有许多好人，尤其在我们的时代。你们在祷告时要这样想到他们：'主啊，拯救一切无人为之祈祷的人，也请拯救那些不愿向你祈祷的人。'你们还须随即补上一句：'主啊，我做这样的祷告并非出于自大，因为我自己比所有的人更为卑劣……'你们要爱上帝的臣民，勿让外来人带走羊群，如果你们因怠惰、傲慢乃至更坏的私利而打起盹来，外人便将从四面八方乘虚而入带走你们的羊群。你们要不知疲倦地向人们宣讲福音……勿敲诈勒索……勿贪金银，勿藏财宝……恪守信仰，坚持旗帜并把它高高举起……"

以上所述系阿辽沙事后凭记忆所作的笔录，其实当时长老说的话没有这样连贯。有时他完全说不下去了，气喘吁吁，仿佛在积蓄力量，但情绪依然是那样欢欣。听者颇受感动，尽管许多人对他的话感到惊讶，大惑不解……事后所有的人都记得这些话。

当阿辽沙暂离修室的时候，麇集在修室内外的修士们普遍的激动和期待心情使他震惊。在某些人中间，这种期待几乎表现为焦躁不安，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表现为肃穆的企盼。人人都期待着在长老咽气之后立即会出现伟大的奇迹。这种心情从某种角度来看差不多有点儿轻率，然而就连一些十分持重的老修士也受到它的影响。表情最严肃的要算帕伊西司祭修士了。

阿辽沙暂离修室只为一件事：见习修士拉基津刚从城里来，带着霍赫拉科娃太太给阿辽沙的一封奇怪的信，拉基津通过另一位小修士悄悄叫他出去一下。霍赫拉科娃太太在信上告诉阿辽沙一个很有意思而且来得正是时候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有不少平民信女来觐见佐西马长老，求他祝福，其中有一个从城里来的老妇普罗霍罗夫娜，是一名军士的寡妻。她的儿子瓦先卡因公远赴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她已有一年没得到儿子的任何音信。她问长老：能不能在教堂里超荐她儿子的亡魂？当时长老的回答相当严厉，他禁止这样的法事，并称把活着的人当作死人为之悼亡就跟妖术魔法差不多。后来，长老原谅了她的无知，还安慰她几句。

霍赫拉科娃太太在信中写道：

"他简直就像看着一本预卜未来的天书似的安慰那老妇，说她的儿子瓦先卡肯定还活着，不久就会自己来看她，或者寄信来。长老让老妇回家去等着。您猜发生了什么？（霍赫拉科娃太太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预言竟不折不扣地实现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妇昨天刚回到家里，别人就把已经先于她到家的一封西伯利亚来信交给她。事情还不止于此。这封信是瓦先卡在路上写的，寄自叶卡捷琳堡。他在信中通知母亲，自己正在返回俄罗斯的途中，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公务员，估计在此信寄到后再过三个星期，他希望能"和母亲拥抱"了。

霍赫拉科娃太太热烈而恳切地请求阿辽沙把这一刚刚实现的"神奇预言"立刻转告修道院长以及所有的修士。

"这事应该让大家知道，让人人知道！"在信的结尾处她发出这样的欢呼。

她这封信是仓促间草草写就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写信人内心的激动。但是阿辽沙无须告诉修士们什么，因为大家已经全知道了。拉基津在嘱咐小修士去叫阿辽沙时，还另外托他“无比恭敬地向帕伊西神父大人通报，说拉基津有事禀告，而兹事体大，拉基津一分钟也不敢耽搁，故而跪请神父大人恕其唐突之罪”。由于小修士将拉基津求见的事向帕伊西神父通报在前，而把阿辽沙从修室里叫出来于后，所以当阿辽沙读完了信回到修室时，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就是把那封信作为佐证马上交给帕伊西神父。

这位司祭修士素来谨严，并不轻信，在绷着脸读了那封报道“奇迹”的信之后，连他也无法完全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情感。他的眼睛顿时发亮，嘴角一下子浮起一丝庄重而沉稳的微笑。

“我们真的将亲眼目睹?”他脱口而出说了这么一句。

“当然将亲眼目睹，当然将亲眼目睹!”周围的修士们齐声附和。

但是帕伊西神父重又沉下脸来要求大家暂时先别把此事说出去，“等进一步得到证实再说，因为世人过于轻信，何况这样的巧合也可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谨慎地加上这一附言，仿佛在为自己留一点余地，但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仅仅是巧合，个中原委在场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就在这段时间内，毋庸赘言，“奇迹”已传遍整座修道院，甚至到修道院来礼拜的香客也有许多人听说了。受这一奇迹震动最大的恐怕要数昨天来访的一位外地修士。他来自遥远的北方奥布多尔斯克一座名为圣西尔维斯特的小修道院。昨天正是他站在霍赫拉科娃太太附近，向长老先行一礼，然后指着那位太太的“已经霍然而愈”的女儿，郑重其事地向长老提问:“您怎么敢揽这样的事?”

现在这位外地修士陷入了相当程度的困惑，简直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仅在昨天晚上，他到养蜂场后面一间单独的修室刚去拜访过本修道院的菲拉邦特神父，这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印象。菲拉邦特神父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修士，他严守斋戒，缄口默修，前文曾经提到他反对佐西马长老，更反对整个长老制，认为这是一种有害而无聊的新花样。这位反对者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作为一名默修士

他几乎跟任何人都不说一句话。他之所以危险，主要在于有不少修士十分同情他，而香客中更有许多人把他尊为圣贤和伟大的苦行僧，尽管一致认为他无疑是个疯子。然而，恰恰是他的疯癫对人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位菲拉邦特神父从不去见佐西马长老。虽然他住在隐修所里，但别人并不严格要求他遵守隐修所的规矩，原因仍然在于他的举止简直像个疯子。他至少已有七十五岁，住在隐修所的养蜂场后面墙角一间破旧的修室里。这间东歪西倒的木屋年代已非常久远，还是上一世纪盖在那里给约纳神父住的，他也是一位持斋默修的大圣人，一直活到一百零五岁，在修道院及其周围一带，有关他的无量功德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饶有兴味的故事。

菲拉邦特神父好不容易才在七年前达到目的，住到这间与世隔绝的修室里来。其实这只是一间农舍，但很像一座小礼拜堂，因为里边有许许多多捐赠的神像，神像前面都点着捐赠的长明灯，菲拉邦特似乎就是为了照看它们和点灯被安置到这里来的。据说（事实也是如此），他三天只吃二斤（约八百克）面包，由住在附近养蜂场的一个养蜂人每三天给他送一次面包来，但菲拉邦特神父甚至跟侍候他的这个养蜂人也难得开口说话。四斤面包，加上星期日的一个白圆礼饼（修道院长在晚礼拜结束后从不忘记吩咐给这位疯僧送去），便是他一周的全部口粮。一只带柄大杯子里的水每天都有人给他更换。他难得出现在礼拜仪式上。来表示敬意的人看到，他有时整天跪着祈祷，膝不离地，目不斜视。即使偶与来访者交谈，他也只是三言两语，口气生硬，举止怪异，照例近乎粗暴。不过，有为数极少的几次，他与来访者谈得比较投缘，但大部分时间他只说某一句颇为费解的话，使来访者如堕五里雾中，尔后无论别人如何恳求，他决不作任何解释。他没有正式的神职头衔，只是一名普通修士。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流言，不过主要是在极其无知的人中间传播，说菲拉邦特神父与天上的神灵有往来，他只跟神灵交谈，所以不跟人们说话。

修道院的养蜂人也是一名沉默寡言、阴郁乖僻的修士，在他的指引下，那位奥布多尔斯克的修士得以来到养蜂场，进而向菲拉邦特神父那

间修室所在的角落走去。养蜂人曾向他言明在先:“也许他会跟你这样一个外地人说话,也许你怎么也没法使他开口。”据那位北方修士事后自述,他走近修室时心里惊恐万分。时间已经很晚。菲拉邦特神父那会儿正坐在修室门口一条矮矮的板凳上。一棵硕大的榆树在他上空飒飒地轻轻作响。晚风送来阵阵凉意。奥布多尔斯克的修士走到疯僧面前,趴在地上,请求给他祝福。

“修士,你要我也在你面前趴下不成?”菲拉邦特神父说。“起来!”

修士站了起来。

“愿上帝赐福予你! 一旁坐下。从哪里来?”

最令可怜的北方修士吃惊的是,菲拉邦特神父长期严格持斋,又已这么大岁数了,看上去还是一位强壮的老汉,高高的个儿,身板硬朗,不佝不偻,面容虽然清瘦,却显得精神而健康。毫无疑问,他身上还保存着相当可观的体力。他有着力士般的体型。别看他这大把年纪,他甚至算不上两鬓苍苍,头上颏下原先完全乌黑的须发还浓密得很。他的一双灰色大眼睛炯炯有神,可是往外凸得厉害,简直有些吓人。他说话的方音很重。身上一件红兮兮的庄稼汉长褂是用过去叫做“囚服料”的粗呢做的,腰间束一条粗绳。脖子和胸脯完全袒露。长褂里面露出极厚的麻布衬衫,有好几个月没换洗过,已经变成黑色的了。据说,他在长褂里边还戴着三十斤重的铁锁链。光脚上所穿的一双旧鞋都快烂成碎片了。

“从奥布多尔斯克的一座小修道院来,从圣西尔维斯特来。”外地修士恭顺地答道,一双小眼睛用犀利而好奇(尽管有些惊慌)的目光打量着这位隐者。

“我去过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住过一阵子。西尔维斯特他好吗?”

北方修士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们都是些没头脑的人! 你们是怎样吃斋的?”

“我们的膳食制度符合古老的隐修院规矩:在四旬斋期[1]内逢星期

① 复活节前四十天的封斋期。

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不开伙。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给修士们吃白面包、蜂蜜果羹、桑悬钩子、[1]腌白菜和麦片粥。星期六是白菜汤、豌豆面条、果汁糊，都是放了油的。星期天除菜汤外，还有鱼干和面糊。到了受难周，[2]从星期一直到星期六晚上，整整六天只有面包和水，伙房完全不举火，连这样也还得尽量节省，非不得已也不是天天进食，就像在四旬斋的第一周那样。受难节那天什么也不吃。在接下来的星期六也是这样，要直到下午三点才进一点儿面包和水，喝一杯酒。在受难周的星期四，我们吃不放油的熟菜，喝一点酒，其余的只能干吃。因为老底嘉正教会议关于受难周的星期四有明文规定：'不得于四旬斋最后一周之星期四持斋不严从而玷污四旬斋全程。'我们便是这样做的。不过这都没法跟您相比，神父大人，"稍稍壮起胆来的外地修士接着说，"因为您一年到头只吃面包和水，甚至复活节也不开斋；再说，我们吃两天的面包您要维持整整一个星期。您这样严格节制自己的饮食真是太神了。"

"那么牛奶菇呢?"菲拉邦特神父突然问，这"菇"字他是用喉擦音发的，跟"糊"差不多。

"牛奶菇?"北方修士莫名其妙。

"是啊。我可以不吃他们的面包，压根儿用不着，我可以到树林里去靠牛奶菇和野莓果过日子。他们在这儿可离不开他们的面包，可见已经跟魔鬼拴在一条绳子上了。现如今一些心术不正的人说什么像这样吃斋没有必要。他们的论调是傲慢的邪说。"

"是啊，说得对。"北方修士发出一声喟叹。

"你在那些人身边见到魔鬼了吗?"菲拉邦特神父问。

"哪些人?"北方修士怯生生问道。

"去年圣三一节[3]我去见修道院长，从那以后我没有去过。我看见魔鬼躲在一名修士胸前他的长袍里边，只露出头上的角；魔鬼还从另一名修士口袋里探头探脑朝外张望，眼睛贼尖贼尖的，它怕我；有一个魔

① 一种野生莓果。

② 复活节（总在星期日）前的星期五为耶稣受难节，这一周为受难周。

③ 基督教会纪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节日，在复活节后七周的星期日（自复活节那天算起第五十日）。

鬼在修士的肚子里安身，那是最肮脏的地方；更有一个魔鬼挂在修士的脖子上，跟他形影不离，那人把它戴在身上，可自己就是看不见它。”

“您……看得见？”北方修士问。

“对你说——我看得见，看得透亮透亮。我从院长那儿出来，瞅见一个魔鬼想躲开我，藏到门背后去了。那是头大家伙，有一尺半高，也许还不止；灰褐色的尾巴又粗又长，尾巴末梢嵌在门缝里。我眼疾手快，一下子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牢牢地夹住它的尾巴。那家伙没命地尖叫起来，拼命挣扎，我一个劲儿冲它画十字，一共画了三次。那家伙像一只给踩死的蜘蛛似的咽了气。谅来如今它在门角落里腐烂发臭，可是他们看不见，闻不到。我有一年没去了。因为你是外人，我才告诉你。”

“听您这番话真叫人害怕！有件事想请教，伟大而有福的神父，”北方修士的胆越来越大了，“您的大名人们纷纷颂扬，甚至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说您和神灵一直保持来往，这是真的吗？”

“有时会飞来。”

“怎么飞来？通过什么方式？”

“鸟。”

“神灵化作鸽子？”

“有神灵，也有圣灵。圣灵就不同了，能化作别的鸟降临：有时是燕子，有时是金翅雀，有时是山雀。”

“您又怎么能知道山雀是圣灵的化身呢？”

“它会说话。”

“怎么说话？说什么话？”

“人话。”

“他对您说些什么？”

“今天他就先来报过信，说将有个傻瓜来访，而且会提出各种荒唐的问题。你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修士。”

“您的话太可怕了，至福至圣的神父。”北方修士摇头道。不过，在他受惊的眼神中也流露出几分怀疑。

“这棵树你看见不？”菲拉邦特神父沉默片刻之后问修士。

“看见，至福的神父。”

“你看到的是一棵榆树，可我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

“什么样的景象？”修士默默地等了一回，见他不作解释，只得提问。

“夜里有这样的景象。你瞧见这两根树枝没有？在夜间，这是基督向我伸出他的两条胳膊，他用这两条胳膊在找我，我看得很清楚，浑身直哆嗦。可怕，真可怕！”

“既然是基督显灵，那有什么可怕？”

“怎么不可怕？也许他会把我抓住了飞起来带走。”

“活活抓走？”

“以利亚的灵魂乘旋风升天的故事①你没听说过？他会搂住我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那次谈话以后，奥布多尔斯克的修士回到指定给他的一间修室与本院一名修士同住。尽管头脑里颇有困惑，可是他的心无疑更多地倾向于菲拉邦特神父，而不是佐西马长老。奥布多尔斯克的修士首先拥护斋戒，而像菲拉邦特神父这样一丝不苟严守斋规的人“得见神迹”乃情理中事，并不奇怪。当然，他的话好像不太可信，不过也难说，天知道这些话里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而那些因敬畏上帝而神经错乱的修道者说的话、干的事比这更荒唐的也有的是。奥布多尔斯克的修士愿意相信魔鬼尾巴被门夹住的故事，不仅从譬喻的意义上相信，而且从不拐弯子的意义上相信也心甘情愿。此外，他来到这座修道院以前就已经对长老制度怀有很深的成见，不过迄今为止他只是从道听途说中知道长老制度，无非跟在许多人后面认定那是有害的新花样。在修道院里一天待下来，他觉察到某些不赞成长老制的浅薄修士私下也有些牢骚怪话。就其本性而言，他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修士，到处打听消息，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事。所以，有关佐西马长老一手创造新“奇迹”的特大新闻，使他陷入非同小可的困惑之中。

事后阿辽沙回想起，当时许多修士挤在长老的修室内外，其中就有这位奥布多尔斯克来客的身影，他曾好多次出现在阿辽沙眼前，只见他

① 见《旧约·列王纪下》第2章。

在人丛中从这一群转到那一堆，别人谈论什么他都爱听，逮住谁，就向谁问这问那。不过当时阿辽沙对他不太注意，一切都是事后才记起来的……

当时阿辽沙实在也无暇顾及这位客人，因为佐西马长老又觉得累了，重新躺到床上，在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阿辽沙，便打发人叫他去。阿辽沙立刻跑来。那时修室里待在长老身边的除了院长帕伊西神父、司祭修士约西甫神父和见习修士波尔菲里，没有别人。长老睁开疲惫的双眼注视着阿辽沙，突然问他：

"家里人在等你吗，孩子？"

阿辽沙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们是不是需要你？昨天你有没有答应过谁说你今天会去的？"

"答应过……父亲……两位兄长……还有别人……"

"瞧。那你一定得去。莫悲伤。你放心，我死之前定要当着你的面说我在世间的最后的话。我要对你说这话，孩子，也是我给你的临终遗言。给你，亲爱的孩子，因为你爱我。现在，你答应过哪些人，你就上哪些人那儿去吧。"

阿辽沙当即从命，虽然他不忍离去。但是，长老许诺一定让阿辽沙听到他在世间的最后的话，尤其重要的是作为给阿辽沙的临终遗言，这股欢欣的巨浪震撼着他的心灵。他赶紧准备出发，为的是办完了城里的事好尽快回来。正好帕伊西神父也向他说了一番送别的话，给阿辽沙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同时又使他深感意外。那时他俩已经走出长老的修室。

"记住，年轻人，牢牢记住，"帕伊西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世间的科学已汇聚成伟大的力量，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圣贤书中传给我们的天经地义统统作了解剖。经过残酷的剖析，过去认为神圣的一切，在世上的学者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们只是解剖各个局部，却没有看到整体，而且那种视而不见的盲目程度委实令人吃惊。事实上整体仍在他们眼前屹立不动，地狱之门也奈何它不得。它不是存在了十九个世纪吗？它不是至今仍存在于个别人和人民群众的心目之中吗？甚至在那些毁坏一切的无神论者心目中，它不是和以前一样屹立不动吗？

因为即使那些背弃基督教、反叛基督教的人自己，实质上遵循的仍然是基督的思想未变，因为无论他们的智慧还是他们的热情，都未能创造出一个比基督早就作出的榜样更高的理想来代表人和人的美德。至于先后做过的多次尝试，其结果一概都是些四不像的丑八怪。这点你要特别牢记，年轻人，因为你那行将离去的长老要指派你走向尘世。将来你回忆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也许不会忘记我发自内心给你的临别赠言，因为你还年轻，而尘世的诱惑如重重磨难，不是你所能经受得住的。现在你去吧，可怜的孤儿。"

说完，帕伊西神父画十字为他祝福。阿辽沙走出修道院，细细玩味这番出乎意料的话，一下子恍然大悟，在这位迄今对他相当严厉的方正修士身上，他刚刚意外地获得一位新的、热爱他的良师益友，仿佛是佐西马长老临终遗赠给他的。

"也许他俩之间果真有这样的默契。"阿辽沙忽然产生这么个想法。

他没料到适才会聆听帕伊西神父这番精深的议论，正是这一席话而非其他，恰恰证明帕伊西神父有着火热的心肠。他已经在急于尽快地武装阿辽沙年轻的头脑抵挡诱惑，并且构筑他所能想象的最坚固的防线，来保护别人临终托付给他的年轻的心灵。

二

在父亲那儿

阿辽沙先到父亲那儿去。快到目的地时，他想起昨天父亲曾坚持要他悄悄地进去，别让二哥伊万看见。

"究竟为什么？"此时阿辽沙忽然纳起闷儿来，"如果父亲有什么话想悄悄地对我一个人说，我又何必悄悄地进去？谅必昨天他太激动了，本来另有一些话要对我说，可是没来得及。"他这样想。

尽管如此，当他知道二哥不在家时，还是很高兴。给他开院墙小门的是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原来格里果利病了，躺在侧屋下房里），

阿辽沙问二哥在哪儿，她说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出去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爹呢？”

“起床了，在喝咖啡。”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答话的口气似乎有些勉强。

阿辽沙走进正屋。老头儿独自坐在桌旁，身穿旧外套，脚上趿着拖鞋，正在翻阅一些账册，但看得并不十分仔细，只当一种消遣。正屋上下就他一个人在（斯乜尔加科夫也出去买菜了）。他的心思并不在账册上。虽然他大清早就起了床，力图显得精神些，可他的气色仍然疲惫而又虚弱。一夜间，他的前额上泛起了大块大块的紫色淤斑，此时缠着一条红丝巾。鼻子一夜下来也肿得厉害，上面同样形成了好几处淤血斑点，虽然并无大碍，却给整个面部定下一种恼怒的神情，一望便知他火气特别大。这一点老头儿自己也知道，所以阿辽沙进来时，他不太友善地看了小儿子一眼。

“咖啡是冷的，”他生硬地大声说，“我不想请你喝。小老弟，今天我自己的食谱只有一道清淡的鱼汤，不邀请任何人。你来有何贵干？”

“来看看您身体怎么样了。”阿辽沙说。

“噢。另外，昨天我自己也说过要你来。这一切没什么了不起。倒让你担心了。其实，我就知道你转眼又会跑来……”

他说这话时带有很大的反感。其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忧心忡忡地照了一下镜子（打早晨起或许已不少于三四十次），看看自己的鼻子。他还开始不断地把缠在额上的红手帕调整得好看一些。

“红的比较好，要是白的就像在医院里似的，”他用说教的口吻指出，“你那儿有什么情况？你的长老怎样了？”

“他的情况很不好，也许今天会死。”阿辽沙答道，但父亲根本没在听，连自己问的话也随即忘了。

“伊万走了，”老头儿忽然说，“他千方百计想夺走米嘉的未婚妻，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住在此地。”他恶狠狠地补上这一句，并且撇着嘴朝阿辽沙看了一眼。

“难道是他自己对您这样说的？”阿辽沙问。

“是的，他早就告诉过我。你相信不：这话他说了大概已经有三个星期。难道说他到此地来也是想要悄悄把我宰了？那他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

“您怎么啦？您怎么说这样的话？”阿辽沙感到紧张得不得了。

“他并不向我要钱，这不假，可他还是休想从我这儿拿到一个子儿。最亲爱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打算在世上活得尽可能长久，这一点应该让你们知道，所以每一个戈比对我都有用，而我活得越长久，就越需要钱，”他一边往下说，一边在屋子里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两手插在宽松的外套口袋里，那件外套蹭满了油污，是一种黄色的麻织夏令衣料。“眼下我毕竟还算个男子，才五十五岁，但我还想再充当二十年男子。要知道，我老了以后，模样儿就会变得讨厌；将来她们不会自愿上我这儿来，那时我就用得着钱了。所以现在我要尽量攒钱，越多越好，完全是为我自己，我亲爱的儿子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你们应该知道，因为我想把放荡的日子一直过到底，这一点应该让你们知道。放荡的生活更有味道。人人都责骂放荡，可人人都过着放荡的生活，只是人人都偷偷摸摸，而我完全公开。正因为我老实，所有那些放荡的家伙都骂我。我可不想进你的天堂，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这一点得让你知道，再说，一个正派人进你的天堂甚至有失体面，就算有那么个地方吧。依我看，睡着了再也醒不过来，不就完结了？你们愿意，可以为我祈祷；不愿意就算了。这便是我的哲学。昨天伊万在这里说得好，尽管我们俩都醉了。别瞧伊万吹起来煞有介事，他什么学问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养。他平时不声不响，可不声不响的同时在暗暗嘲笑别人，——这便是他的拿手好戏。”

阿辽沙听着他说，并不接茬。

“为什么他几乎不跟我说话？即使说起话来也总是端着架子。你那个伊万不是东西！我可以马上就娶格露莘卡，只要我愿意。因为有了钱，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只要你想干什么，没有办不到的。伊万怕的正是这一点。他老是盯着我，生怕我结婚，所以撺掇米嘉娶格露莘卡。一方面，他想用这一招不让格露莘卡把我叼走（好像我不跟格露莘卡结婚，就会把钱留给他！）；另一方面，要是米嘉娶了格露莘卡，伊万

就能把他的阔小姐未婚妻据为己有，这便是他的如意算盘！你的伊万真不是东西！”

“您火气太大了。这是昨天的事造成的，您还是去躺下吧。”阿辽沙说。

“这话是你说的，”老头儿遽然指出，好像他刚刚头一回想到这一点，“是你说的，我不生你的气。要是伊万对我说同样的话，我就会冲他大发脾气。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生性暴躁的人。”

“不是生性暴躁，是给搅得心情烦躁。”阿辽沙面带笑容说。

“听着，今天我本想把米嘉这个强盗送去坐牢，可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当然，在如今的摩登时代，时兴把爹妈当作顽固分子对待，可是按照法律，即使在现今的时代好像也不允许把老父亲揪住头发拖来拖去，在老子自己家里把他打翻在地，再用鞋跟踩他的脸，并且扬言还要来彻底结果老子的性命——这些都有人可以作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整得他像一只虾米，冲他昨天的所作所为，我立马可以请他吃官司。”

“您不想控告他吧？”

“伊万劝我别这么做。伊万的话我才不理会呢，问题是我自己知道有这么个情况……”

他凑到阿辽沙面前，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像泄露什么重大秘密似的继续说：

“我要是把那混账东西送去蹲大狱，她听说是我告了那小子，马上会跑去探监。可要是今天她听说，是那小子把我这么个衰弱老人打得半死，她也许会抛弃那小子，上我这儿来探望……她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什么都跟你拧着。我摸透了她的脾气！怎么样，要不要喝点儿白兰地？你就来一点冷咖啡，我给你掺上四分之一小杯白兰地，这样才有味儿，小老弟。”

“不，不用了，谢谢。您要是肯给，我就把这只面包带走，”阿辽沙说着拿起一只价值三戈比的法式小圆面包放进长袍兜里，“白兰地您也别喝了。”他望着老头儿的脸，提心吊胆地劝说。

“你说得对，这玩意儿只能刺激神经，不会带来安宁。只是一小

杯……我去把它从小柜儿里边拿出来……”

他用钥匙把“小柜儿”打开,倒出一小杯来喝了下去,然后锁上柜子,重又把钥匙放在兜里。

“够了,喝一小杯死不了。”

“您这会儿心情好些了。”阿辽沙微笑道。

“嗬!我不喝白兰地也喜欢你,可是跟混蛋们打交道我也是个混蛋。伊万不去切尔马什尼亚——为什么?他想要刺探:倘若格露莘卡来,我是不是给她很多钱。全都是混蛋!对伊万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哪来这么个主儿?他完全不像咱们家的人。好像我会留给他什么似的!我连遗嘱也不会留下的,这一点得让你知道。至于米嘉,我要把他当作蟑螂那样踩死!夜里我常常趿着拖鞋收拾那些乌黑油亮的蟑螂:一脚踹下去,那声音嘣脆。你的米嘉也将发出那样嘣脆的一声响。我说你的米嘉,因为你爱他。是的,你爱他,可我不怕你爱他。要是伊万爱他,我对这种爱就得提防着点儿。但是伊万谁也不爱。伊万不是咱们一路人。老弟,像伊万那样的人根本非我族类,他们只是扬起的尘土……风一吹,尘土就过去了……昨天我关照你今天来,因为当时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愚蠢的想法。我想通过你了解米嘉的态度:如果我现在给他个一千两千的,这个穷光蛋兼大坏蛋会不会同意从此地销声匿迹五年,最好是三十五年,而且不带格露莘卡,完全放弃她。你看会不会同意,啊?”

“我……我去问问他……”阿辽沙嗫嚅道。“要是给三千,那他也许……”

“胡说!现在不用问了,什么也别做!我改主意了。那是昨天我一时糊涂让这个蠢主意钻进了脑袋。我什么也不给,一个子儿也不给,我的钱我自己需要,”老头儿连连摇手,“反正我要像踩蟑螂那样把他踩死。你什么也别对他说,免得他心存幻想。这儿也没你什么事了,你走吧。他一直把未婚妻对我瞒得紧紧的,那个未婚妻,就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会不会嫁给他?你昨天好像去找过她,是不是?”

“她怎么也不肯撒手不管米嘉。”

“这些娇贵的小姐偏偏就爱这号花天酒地的混账东西!我告诉你,

这些面无血色的小姐一文不值，哪儿比得上……唉！要是我像他那样年轻，再加上当年我的那张脸（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可比他漂亮），我一定也能跟他一样无往而不胜。他是个下流坯！反正他甭想把格露莘卡弄到手，甭想！……我要把他变成一潭臭泥浆！”

说到末了几句话时，他重又勃然大怒。

“你走吧，我这儿今天没你的事。”他没好气地断然说。

阿辽沙走过去向他告别，在他肩上吻了一下。

“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儿有些感到意外。“咱俩不是还要见面吗？你以为咱俩不见面了还是怎么着？”

“完全不是，我并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什么，我也没有别的意思……”老头儿望着他说，“喂，你听着，”他冲着阿辽沙的背影喊道，“你别隔太久再来，来喝鱼汤，我要熬一道有特色的鱼汤，不是今天那样的，你一定来！明天就来，听见没有？明天来！”

阿辽沙刚出门，老头儿马上再次走到小柜儿前，又喝了半小杯。

“再也不喝了！”他嘟哝着干咳一声清清嗓子，再次锁上柜子，又把钥匙放在兜里，然后走进卧室，浑身乏力地躺到床上，转眼便睡着了。

三

遇上了一群学童

“谢天谢地，他没有问我格露莘卡的事，”阿辽沙从父亲那儿出来向霍赫拉科娃太太家走去，一路寻思着，“否则我恐怕不得不把昨天遇见格露莘卡的情况告诉他。”

阿辽沙痛苦地感觉到，过了一夜角斗双方又来劲了，而他们的心肠却随着白天的来临而重新变硬。

“父亲肝火正旺，他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决心已经下定。那么德米特里呢？一夜下来，他也比昨天更坚定了，想必火气也大得很，当然

同样想好了什么办法……喔，今天一定得设法找到他，非找到不可……"

但是阿辽沙没能思量很久，因为路上他遇到了一件看似不太重要、却给他很大震动的事情。他刚穿过广场拐入一条小巷，准备走上与县城大街平行、与之仅隔一条小河的米哈伊洛夫街（我们的小城河汊纵横），只见下面小桥塊上有一小群学童，全是十岁左右的娃娃。他们正放学回家，有的双肩背着书包，有的单肩搭着皮袋子；有的穿短外套，有的穿小大衣；有几个甚至足登帮上带褶裥的高筒靴，那是得到有钱家长宠爱的小孩子特别喜欢炫耀的东西。这一帮小学生正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显然在商量某件事情。阿辽沙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地打孩子们身旁走过去，在莫斯科时他也是这样。虽然他最爱三四岁的小孩，但十岁、十一岁的小学生他也很喜欢。所以，尽管此刻心事重重，他也马上想要拐过去跟他们谈谈。走近这群孩子时，他定神注视那一张张活泼红润的小面庞，忽然看到所有的男童手里都拿着一块石头，有几个拿着两块。小河对面，与他们大约有三十步的距离，一个男孩正站在栅栏旁边。那也是个学童，也挎着书包，从个儿看不会大于十岁，甚至还要小些，面色苍白，似乎不太健康，一双黑眼睛闪闪发光。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一小群六名学童，他们显然是他的同学，和他一起刚从学校里出来，但是看得出他和他们处于敌对状态。

阿辽沙走到他们跟前，打量着其中一名穿黑色短外套的学童，对这个面色红润、有一头金色鬈发的孩子说：

"在我也挎你们这种书包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挎在左边，这样一下子就可以用右手够到它。可是你把它挎在右边，这样你要够到它就不方便了。"

阿辽沙没有施展任何事先想好的计谋，直接从这一具体意见入手。其实，成年人想要一下子得到孩子——尤其是一群孩子——的信任，舍此也别无他途。必须认真而又务实地像这样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开始跟他们打交道。阿辽沙凭本能懂得这个道理。

"可他是左撇子。"另一名样子相当健壮、约有十一岁的男孩立刻回答道。其余五名男孩眼睛也都盯着阿辽沙。

"他扔石块也是用左手的。"又一名男孩指出。

就在这一刹那，正好有一块石头向这群学童飞来，稍稍擦着那个左撇子男孩，但是从旁边飞了过去，尽管瞄得相当准，扔得很有力。投这块石头的是小河另一边的那个男孩。

"你也扔，瞄准他扔，斯穆罗夫！"孩子们都嚷了起来。

但斯穆罗夫(左撇子)用不着别人催促，马上就还以颜色；他把一块石头扔向小河那边的男孩，可是没有命中，石块掉在地上了。小河对面的男孩立刻又向这边的一群扔过来一块石头，这一回正好击中阿辽沙的肩膀，打得他好生疼痛。小河对面的男孩兜里揣满了事先准备好的石块。这从三十步外根据他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可以看得出来。

"他扔的是您，是您，他瞄准的是您。您不是卡拉马佐夫吗?"孩子们哈哈笑着一齐嚷了起来，"您正是卡拉马佐夫！嗨，大家一齐瞄准河对面，向他开火！"

于是六块石头同时从小河这边飞了过去。一块石头击中男孩的头部，他跌倒了，但旋又跳起来，开始拼命扔石块回敬这群学童。双方展开一场不间断的对攻。小河这边的孩子中间有好几个兜里也备有石块。

"你们干什么？你们不害臊吗，诸位？六个打一个，你们会把他打死的！"阿辽沙急得直叫唤。

他一跃而起，迎着雨点似的石块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小河对面的那个男孩。有三四个儿童暂时停止投掷。

"是他先扔的！"一名穿红衬衫的男童怒冲冲地用稚气十足的小嗓门喊道，"他是坏蛋，前不久他在教室里用削笔刀戳克拉索特金，戳得都流了血，只是克拉索特金不愿告状。可是这个坏蛋该打……"

"为什么呢？你们大概先惹他来着，是不是?"

"瞧，他又朝您背上扔过来一块石头。他认识您，"孩子们纷纷叫嚷，"他现在是冲您扔的，不是冲我们。大家听着，咱们再瞄准他，斯穆罗夫，这回别打偏了！"

于是双方重又燃起战火，这一回非常猛烈。小河对面的孩子胸前挨了一块石头；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顺着斜坡往上，向米哈伊洛夫街

上跑去。这边的一群发出欢呼:“啊哈,澡擦子害怕了,逃跑了!”

“卡拉马佐夫,您还不知道他有多坏,杀了他都太便宜了,”穿茄克衫、眼睛像火球似的一个孩子又说,看来他是年龄最大的。

“他怎么个坏法?”阿辽沙问,“爱告状,是不是?”

孩子们彼此丢了个眼色,似乎还带着一丝窃笑。

“您也往米哈伊洛夫街那儿走吗?”还是那个男孩继续说,“那么您会赶上他的……瞧,他又站住了等在那儿,他在瞧您。”

“他在瞧您,他在瞧您!”其余的孩子也附和道。

“您就问他喜欢不喜欢搓澡用的树皮笤帚,散乱了的。听着,您就得这样问。”

学童们齐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阿辽沙瞅着他们,他们也瞅着阿辽沙。

“您别去,他会揍你的。”斯穆罗夫大声告诫阿辽沙。

“诸位,我不问他澡擦子的事,因为你们一定想用这话去惹他。但是我会向他打听,你们为什么这样恨他……”

“那您就去打听吧,打听吧。”孩子们笑着说。

阿辽沙过了小桥,沿着栅栏顺着坡势往上,径直向那个遭同学排斥的孩子走去。

“小心,”孩子们在后面大声警告他,“他不怕您,他会乘您不防备捅冷刀子……就像对克拉索特金那样。”

那男孩站在原地等他。阿辽沙走到他跟前,看清楚这是一个顶多九岁的孩子,羸弱而又矮小,瘦削的长脸没有什么血色,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孩子身上的童装大衣破旧得相当厉害,已经不合他的身,显得怪难看的。两条光手臂露在袖外。裤子的右膝处打着一大块补丁,右边一只靴子尖上相当于大脚趾的地方有一个大窟窿,看得出那里涂了不少墨水。大衣两边鼓鼓的兜里揣着许多石块。阿辽沙走到离他只有两步的地方站住,用疑问的目光望着他。孩子从阿辽沙的眼神立即看出阿辽沙不想打他,也就放下好斗的架势,甚至主动跟他说话。

“我一个,他们六个。我一个人能把他们统统打退。”他忽闪着眼睛

突然说。

“有一块石头打中了你，一定疼得厉害。”阿辽沙指出。

“可我打中了斯穆罗夫的脑袋！”孩子大声叫道。

“他们在那边告诉我，说你认识我，故意向我扔石块，是吗？”阿辽沙问。

孩子阴着脸瞅他。

“我不认识你。难道你认识我？”阿辽沙继续问他。

“别来烦我！”孩子蓦然发火了，不过他仍站在原地，好像在等待什么，眼睛里又闪起凶光。

“好吧，我走，”阿辽沙说，“只是我不认识你，也不想惹你。他们告诉我人家是怎样惹你的，可我不想惹你，再见吧！”

“穿硬缎裤子的修士！”孩子喊了这么一句，他还是以凶狠和挑战的眼神目送着阿辽沙，顺势摆好架子，因为他估摸着现在阿辽沙一定会向他扑过去的。然而阿辽沙回头看了他一眼，就走开了。

可是，他才迈了三步，背上便挨了疼痛的一击，那孩子投来的是他兜里最大的一块圆石。

“你从背后下手？这样看来，他们说你趁人不备搞偷袭，这话不假喽？”阿辽沙又回过头来，但这一回孩子狠命地向阿辽沙又扔了一块石头，而且是直接冲他脸上扔的；阿辽沙总算挡得及时，石块打在他胳膊肘上。

“你真不害臊！我对你做了什么？”他喊叫起来。

孩子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默默地等着，单等阿辽沙这一回必定要跟他算账。可是眼看阿辽沙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向他进攻，他像一只小野兽似的恼怒到了极点，索性纵身一跃，主动向阿辽沙扑过来。阿辽沙还来不及躲闪，那凶恶的男孩已经低着头用两只手抓住他的左手，狠狠地一口咬在中指上。他的牙齿嵌进阿辽沙的中指，有将近十秒钟不放。阿辽沙疼得大叫，拼命想把手指抽出来。孩子总算松了口，跳回到原先的距离之外。阿辽沙的手指被咬得疼极了，在紧靠指甲的部位创口深可及骨，鲜血直淌。阿辽沙掏出一方手帕，把它紧紧缠在受伤的指头上。包扎足足花了将近一分钟。这段时间内那孩子始终站在那儿等

着。阿辽沙终于抬起头来，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

“好了，”阿辽沙说，“瞧，你把我咬得多么厉害，总该满意了吧？现在请你告诉我，我对你做过什么？”

孩子惊讶地睁大眼睛。

“虽然我跟你完全不认识，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阿辽沙依然心平气和地继续说，“但是不可能我没有对你做过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这样跟我过不去。那么，我究竟干了什么，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能告诉我吗？”

孩子没有回答，反而蓦地放声大哭起来，并且一下子从阿辽沙面前逃跑了。阿辽沙跟在他后面安步向米哈伊洛夫街走去，接着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看得见那孩子在远处奔跑，既不放慢脚步，也不扭头回顾，而且八成一路仍在放声大哭。阿辽沙暗下决心，一有时间定要找到那个孩子，解开这个使他大为震惊的谜。眼下他实在没有工夫。

四

在霍赫拉科娃家

阿辽沙很快来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门前，这栋砖石结构的两层楼房很漂亮，属于本城最好的建筑之列。尽管霍赫拉科娃太太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她拥有田产的另一省份，或在她拥有私人住宅的莫斯科，但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也有这栋从父辈和祖父一辈传下来的房子。再者，她在我们县内拥有的田产也是她全部三处田产中最大的，而迄今为止她来到本省的次数恰恰非常之少。听说阿辽沙来了，她赶紧跑到过道里来迎接。

“信收到没有？关于新出奇迹的信收到没有？”她说得很快，还有点神经兮兮。

“是的，收到了。”

“您是不是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事？信是不是让大家都看了？他让

一个母亲失而复得自己的儿子!”

“他今天要死了。”阿辽沙说。

“听说了,我知道,喔,我多么想跟您谈谈哪!跟您或者跟别的什么人谈谈所有这一切。不,得跟您谈,跟您!我怎么也没法见到他,真是太遗憾了!全城的人都心情紧张,人人都在等待。不过此刻……知道吗,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此刻正在我们这里。”

“啊,这太巧了!”阿辽沙喜出望外,“我就在府上和她见面,昨天她嘱咐我今天一定要去见她。”

“我全知道,全知道。昨天在她家里发生的事情……关于那个……贱货的种种可怕的行为,我都听说了,连细节也都知道。C'est tragique,[①]要是换了我,——我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可是令兄,您的那位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也实在——喔,上帝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给搅糊涂了,是这么回事:令兄现在里面坐着,不,不是昨天那位可怕的令兄,是另一位——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正在和她谈话:他们的谈话事关重大……您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们之间在谈些什么,——这简直要命,我可以告诉您,这真是怪事一桩,这是个谁也无法相信的可怕的故事:不知为了什么他俩都在坑害自己,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一点,还觉得乐在其中。我多么盼您来着!我多么盼您来着!这光景我实在看不下去。我马上就把一切都告诉您,不过眼下有另一件最主要的事情,——我甚至忘了那才是最主要的:告诉我,Lise 怎么会发歇斯底里的?她刚听见您来了,马上就发歇斯底里!”

“妈妈,现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是您,不是我,”忽然从厢房里透过门缝传来 Lise 尖细的声音。门缝很小很小,可是声音却很不自然,恰似一个人非常非常想要发笑、但又拼命不让自己笑出来。阿辽沙立刻发现了这道门缝,谅必 Lise 正坐在椅子上从门缝里瞧着他,但这景象他是没法看清楚的。

“这并不奇怪,Lise,并不奇怪……冲你这份任性我也会歇斯底里发作的。不过,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病得可不轻,昨儿一宿都

① 法语:这太可怕了。

在发烧,直哼哼!我好不容易挨到天明,才把赫尔岑什图贝给盼来。他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必须进一步观察。这个赫尔岑什图贝每次来总是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适才您刚走到大门口,她马上喊了一声,歇斯底里就犯了,吩咐立刻把她推到自己原先待的那间屋子里去……"

"妈妈,我根本不知道他来,我也完全不是为了躲开他才想换到这间屋里来的。"

"这可不是实话,Lise。是尤丽雅跑来告诉你说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来了,她一直在为你守望。"

"亲爱的妈妈宝贝,您这一手糟透了,一点儿也不风趣。要是您想补救一下,说一些特别精彩的话,那么,亲爱的妈妈,您就告诉来客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阁下:发生了昨天的事以后,不顾人人都把他当作笑柄,今天他居然还到我们家来,单单这一点已经证明他的头脑迟钝。"

"Lise,你太放肆了,告诉你,我总有一天要采取严厉措施。谁把他当作笑柄啦?他来我高兴还来不及,我需要他,少不了他。喔,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太不幸了!"

"您这是怎么啦,妈妈宝贝?"

"啊,你老是这样任性,Lise,谁也拿不准你到底是什么心思,还有你的病,昨儿发了一宿的烧,能把人吓死,偏偏那个要命的赫尔岑什图贝永远没一句囫囵话,最可气是他永远如此,永远如此!再加上所有这些事,一切的一切……甚至包括这件奇迹!喔,这件奇迹太使我惊讶了,给我的震动太大了,亲爱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还有此刻正在客厅里上演的那一出悲剧,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向您声明在先:我实在看不下去。也许是闹剧,而不是悲剧。告诉我,佐西马长老是不是还能活到明天?喔,我的上帝!我这是怎么搞的,每时每刻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所有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毫无意义!"

"很对不起,"阿辽沙骤然打断她的话,"请给我一块随便什么样的干净布条,让我包扎一下手指头。我把它给弄破了,伤得不轻,现在疼得很厉害。"

阿辽沙解开临时绷带,露出被咬伤的手指。手帕上沾了好多血。霍赫拉科娃太太惊叫一声,连忙闭上眼睛。

"上帝啊，伤成这样，太可怕了！"

Lise从门缝里一看见阿辽沙的手指，马上把门完全打开。

"进来，到我屋里来。"她用命令的口气急切地大声说，"现在别干蠢事了！喔，上帝啊，这么长时间，您怎么一直站着不吭声？妈妈，他会流血过多致死的！妈妈，您在哪儿啊，您在干什么？先拿水来，水！必须清洗伤口，只要浸入冷水止痛，让它泡在水里，一直泡着……快，快拿水来，妈妈，倒在涮杯盆里。您倒是快点儿啊。"她急得有些神经兮兮。阿辽沙的伤把她吓得魂飞魄散。

"要不要去请赫尔岑什图贝？"霍赫拉科娃太太喊道。

"妈妈，您简直要我的命。您那位赫尔岑什图贝来了只会说，他弄不明白！水，水！妈妈，看在上帝份上，您亲自去催一下尤丽雅，她不知在磨蹭些什么，永远快不了！快点儿啊，妈妈，否则我会死的……"

"这不碍事的！"阿辽沙说，瞧她们大起恐慌的样子反倒吃惊不小。

尤丽雅拿着水跑来了。阿辽沙把手指浸入水中。

"妈妈，看在上帝份上，拿软布团[1]来；要软布团和那种浑浑的、辣辣的药水——涂伤口的，叫什么来着？我们家有的，有的，有的……妈妈，您知道放那瓶药水的地方，在您卧室小柜的右边，那儿有一大瓶药水和软布团……"

"我这就统统去拿来，Lise，只是你别嚷嚷，别添乱。瞧人家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对待自己的不幸多么沉着坚强。阿历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是在哪儿把自己弄伤的？伤得这么厉害！"

霍赫拉科娃太太匆匆走了出去。Lise就等着这个机会。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她很快地对阿辽沙说，"您是在哪儿把自己弄伤成这样的？然后我还有别的事要跟您谈。说呀！"

阿辽沙凭本能感觉到，对她来说妈妈回来之前的这点时间很宝贵，——于是就把路上碰到一群学童的怪事匆匆告诉她，好多地方只得删繁就简，但还是做到准确、清楚。Lise听完后双手一拍，说：

"您怎么能去跟顽童搅和在一起，还穿着这身衣服？"Lise愤怒地

① 普遍使用药棉和纱布前用以蘸药裹伤的软麻布条或棉布条。

大叫起来，简直就像有权管他似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您自己就是个孩子，十足的小孩子！不过您一定得给我打听到那个可恶的男孩，把一切都告诉我，因为这里头准有什么秘密。现在谈第二件事，不过您先回答：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能不能忍着伤痛谈无关紧要的事情，但要保持头脑清醒？”

“完全可以，再说我现在已经不觉得太疼了。”

“这是因为您的手指浸在水中。这水必须马上更换，因为它很快就会变热。尤丽雅，你马上去地窖里拿一块冰来，另外再要一涮杯盆的水。好了，现在她走了，我说正经的：亲爱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请立刻把昨天我托人带给您的那封信还给我，——快，因为妈妈马上就要回来，可我不愿……”

“信不在我身边。”

“这不是真话，信在您身边。我就知道您会这样回答。信就在您这边的兜里。我为这个愚蠢的玩笑后悔了一整夜。马上把信还给我，拿来！”

“我没有带来。”

“但是我写信开了这样愚蠢的玩笑之后，您不可能把我看作一个小女孩，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子了！我为这愚蠢的玩笑请您原谅，但那封信您千万得给我带来，如果它真的不在您身边的话，——今天就去拿来，千万，千万！”

“今天决计来不了，因为我要去修道院，估计两天不能到府上来，也许要三四天，因为佐西马长老……”

“四天！您胡说些什么呀？听着，您读信后是不是大大地笑了我一场？”

“我一点儿也没笑。”

“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

“您在侮辱我。”

“丝毫没有。我读了以后马上就认为一切将会是这样的，因为佐西马长老去世后我就该离开修道院。接着我要继续学业，通过考试，到了

法定年龄，咱俩就结婚。我会爱您的。尽管我还没时间好好思考，但我认为找不到比您更好的妻子了，而长老嘱咐我应该结婚……”

“可我是个残废，要人用轮椅推我！”丽扎笑了起来，两颊泛起鲜艳的红晕。

“由我用轮椅推您，但我相信到那时您会康复的。”

“可您是个疯子，”丽扎神经质地说，“人家开个玩笑，您竟然这样想入非非！……啊，妈妈来了，也许来得正是时候。妈妈，您怎么老是慢慢腾腾的，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瞧，尤丽雅把冰块也拿来了！”

“喂，Lise，别嚷嚷好不好？别嚷嚷。我给你嚷得实在……我有什么办法，你自己把软布团塞到别处去了……我找哇，找哇……我怀疑你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怎么知道他会带着一个被咬伤的手指来这儿，要不然，也许我真的会故意这样做。天使妈妈，您说话开始变得非常风趣了。”

“就算风趣吧，可是 Lise，你对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手指头等等倒是很有感情！喔，亲爱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要我命的不是这一件或那一件事情，不是什么赫尔岑什图贝，而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这实在叫我受不了。”

“够了，妈妈，别提赫尔岑什图贝了，”丽扎快乐地笑道，“快把布条拿来，妈妈，还有水。这水叫做铅水洗剂。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名称我现在记起来了，很简单，不过这办法很管用。妈妈，您能想象吗？他竟在路上跟顽童们打起架来，是一个顽童咬了他的手指，他自己岂不也是一个小孩子？妈妈，像他这样的小孩子能结婚吗？因为他想结婚呢，妈妈。请想象一下他结了婚的样子，难道不可笑吗？简直太滑稽了！”

Lise 一直在吃吃地笑，有点儿神经质，一边狡黠地瞅着阿辽沙。

“那怎么结婚，Lise？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那男孩也许是个疯子。”

“啊，妈妈！难道有疯狂的孩子？”

“为什么没有，Lise？好像我说了蠢话似的。你们说的那个男孩也许让疯狗给咬了，他成了疯孩子，反过来又咬了靠近他的什么人。阿列

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瞧她给您包扎得多好,我可绝对做不到。您现在还觉得疼吗?”

“现在好多了。”

“您不怕水吗?”[1]Lise 问。

“够了,Lise,也许我说疯孩子的话确实太欠考虑,你马上就大做文章。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刚才听说您来了,急忙来找我,她急着想见您,一定要见您。”

“嗳,妈妈! 您一个人先走,现在他不能去,他太痛苦了。”

“谈不上痛苦,我完全可以去……”阿辽沙说。

“什么? 您要走? 这是您说的? 您是这样说的?”

“怎么啦? 等我在那边完了以后再来,我们还可以继续谈,您愿意谈多久都行。我很想立刻见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因为今天我很想尽快回到修道院。”

“妈妈,您快带他去吧。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见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以后不劳大驾再来看我,还是直接回您的修道院去吧,那才是您该去的地方! 我想睡了,我一宿没睡。”

“哎,Lise,你这是说的玩笑话,不过但愿你真的能睡一觉!”霍赫拉科娃太太说。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惹……那我就再待三分钟,如果您愿意,甚至五分钟。”阿辽沙嗫嚅道。

“甚至五分钟! 快把他带走,妈妈,这是个 monstre!”[2]

“Lise,你疯了。咱们走吧,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今天她太任性,我怕刺激她。唉,跟神经质的姑娘打交道真够受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 也许她见到您以后真的想睡了。您这么快就能使她安睡,这太幸福了!”

“啊,妈妈,您说得真动听,为这我要吻你,好妈妈。”

“我也吻你,Lise。听着,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霍赫拉科娃

---

① 狂犬病患者因喉头痉挛而不敢饮水。故而狂犬病又称“恐水病”。

② 法语:没心肝的怪物。

太太带着阿辽沙离去时，神秘兮兮而又郑重其事地压低声音说得很快，“我不想让您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也不想揭开个中内幕，但您进去以后自己就能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这实在令人震惊，这是最荒诞不经的闹剧。她爱您的二哥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偏又竭力使自己相信她爱您的大哥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这太令人震惊了！我和您一起进去，要是他们不撵我，就一直待到最后！”

五

客厅里的怪事

但是客厅里的谈话已经快结束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激动异常，尽管看上去态度坚决。当阿辽沙和霍赫拉科娃太太进屋的时候，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正起身要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阿辽沙心怀焦虑望着他。事情是这样的：对于阿辽沙来说，他有一个疑团此刻该解开了，这是一段时间以来使他忐忑不安的一个谜。大约在过去的一个月内，他已经有好几次从不同的方面听到这样的传闻，说他二哥伊万爱上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说伊万确实打算从米嘉那儿把她“夺走”。直到最近以前，阿辽沙始终觉得这事不可思议，尽管深感不安。两位兄长他都爱，唯恐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角逐。然而，昨天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突然直截了当向他宣布，对于兄弟伊万参与角逐甚至表示欢迎，说这将在许多方面帮他——德米特里——的忙。帮什么忙？帮助他娶格露莘卡？但阿辽沙认为，这是最糟糕的一条末路。撇开这一切不谈，到昨晚以前阿辽沙一直深信不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矢志不渝地热爱他的大哥德米特里，——但只是到昨晚以前他相信如此。另外，阿辽沙不知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定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可能爱伊万，而是爱他的大哥德米特里，并且爱的恰恰是他的本来面目，不管这样的爱是多么乖谬。

然而，通过昨天格露莘卡表演的那一幕，他一下子又模模糊糊产生

另一种认识。刚才霍赫拉科娃太太说出的“怪事一桩”这个词儿，几乎令他打一个寒颤，因为恰恰这天夜间天将破晓时，他在似醒非醒中大概冲着自己梦中所见突然说出：“怪事一桩，怪事一桩！”他整夜梦见的都是昨天发生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的那一幕。如今霍赫拉科娃太太毫不含糊地坚信，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爱的是二哥伊万，可是出于某种矫情的奇想偏偏要做“怪事一桩”，故作因感恩图报而钟情于德米特里的姿态，借以欺骗自己，折磨自己，——霍赫拉科娃太太这番话给阿辽沙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也许，”阿辽沙心想，“真情确实尽在此言中！但在这种情况下二哥伊万的处境又如何呢？”

阿辽沙凭着某种本能感觉到，像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样性格的人必须占据主宰地位，而她只能主宰德米特里那样的人，绝对主宰不了伊万那样的人。因为只有德米特里才可能（即便为期甚远）最终归顺于她并且“自己得福”（这甚至符合阿辽沙的愿望），但伊万就不可能。伊万不可能对她顺从，而且这种顺从也不会带给他幸福。关于伊万，不知为什么阿辽沙不自觉地已经在自己头脑里形成这样的概念。

上述种种疑惑和思虑是在他走进客厅的一瞬间出现的，只在他的头脑里一闪。接着还有另一个念头倏地闪现，而且挡也挡不住：“倘若她两个都不爱，既不爱这一个，也不爱那一个，又怎样呢？”

笔者要在这里指出，最近一个月内，每当这些念头在阿辽沙脑海中浮现，他总好像有羞愧之感，并为此责备自己。“对于爱情和女人我懂得什么？我怎么能下这样的判断？”每次出现类似的想法或推测之后，他往往在心中自责。可又没法不想。他本能地明白，比方说，眼下这种角逐对于他两位兄长的命运是个再重要不过的问题，有太多的事情将取决于此。

“一条爬虫吃掉另一条爬虫”，昨天二哥伊万愤激地谈到父亲和大哥德米特里时曾这样说过。由此可见，在他眼里大哥德米特里是一条爬虫，而且可能早已是一条爬虫喽？会不会是从二哥伊万认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时开始的？当然，伊万这句话昨天是脱口而出的，但唯其脱口而出，才更加重要。既然这样，又怎么谈得上和好呢？相反，他

们这一家子岂不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尤其令阿辽沙作难的是，他该同情谁？希望他们分别得到什么？两位兄长他都爱，但在如此可怕的重重矛盾之中，他该对其中每一个各怀什么样的祝愿？局面如此错综复杂，有可能完全迷失方向，而情况不明是阿辽沙的心所无法忍受的，因为他的爱永远具有积极的性质。他不能消极地爱。一旦有了爱心，他立刻就要着手帮助某人。为此必须树立目标，必须认准其中每一个人分别需要什么，什么对他有益，在确信目标无误之后，自然便可分别帮助其中每一个人。但眼下看不见明确的目标，只有一片模糊、一团乱麻。刚才人家说的是："怪事一桩！"即便对于这一桩怪事，他又明白什么？面对这一整部玄奥的天书，他一个字儿也看不懂！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见到了阿辽沙，便很快而高兴地向已经离座欲走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

"等一下！请再稍待片刻。我想听听我全身心都信赖的这一位的意见。叶卡杰丽娜·奥西波芙娜，您也别走，"她转而面向霍赫拉科娃太太补上一句。

她让阿辽沙在自己旁边坐下，霍赫拉科娃太太则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并排坐在对面。

"我亲爱的朋友们，在座的都是我的朋友，我在世上拥有的就是你们了，"她满怀激情开始说，声音中颤动着一颗颗真切痛楚的热泪，阿辽沙的心一下子又转向了她。"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昨天您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看到我当时的所言所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您没有看到，他看到了。昨天他对我有何想法——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一点：若是今天此刻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会表露和昨天一样的感情，——还是那样的感情，说同样的话语，做同样的动作。您记得我昨天的动作，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自己还制止了我的一个动作……"说到这里，她涨红了脸，双目闪光。"我向您宣布，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不会就此罢休的。听我说，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甚至不知道现在我是否爱他。他在我眼里已只有一副**可怜相**，这不是爱情的好兆头。如果我爱他，继续爱他，那我现在也许不会觉得他可怜，相反我会恨他……"

她的声音开始发颤，泪珠在她的睫毛上闪亮。阿辽沙内心猛地一震。

“这位姑娘是情真意切的，”他寻思着，“并且……她不再爱德米特里了！”

“确实如此！是这样的！”霍赫拉科娃太太大声表示赞同。

“且慢，亲爱的叶卡杰丽娜·奥西波芙娜，最主要的我还没说，没有说出经过这一夜我作出的最后决定。我感觉到，我的决定也许是残酷的——对我残酷，——但我预感到自己绝对不会改变决定，绝对不改，永生不改，就这样。我亲爱的、善良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他永远是我慷慨的顾问、洞察我心灵的引路人、我在世上唯一的朋友，他完全赞同并嘉许我的决定……他了解我的决定。”

“是的，我表示赞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声音较轻，但相当坚定。

“但我希望阿辽沙——对不起，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请原谅我在称呼上有些失礼——我希望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现在当着我的两位朋友的面也能告诉我：我做得对不对？我有一种出于本能的预感，您，阿辽沙，我亲爱的兄弟（因为您是我亲爱的兄弟），”她伸出自己发烫的手抓住阿辽沙冰凉的手，声情激越地又说，“不管我有多么痛苦，我预感到您的表态、您的赞许还是会给我带来安宁，因为听了您的话我会平静下来，心悦诚服——我有这样的预感！”

“我不知道您要问我什么，”阿辽沙的脸直红到发根，“我只知道我很敬爱您，此时此刻我希望您得到幸福胜过对自己的希望！……可是我对这类事情一窍不通……”不知为了什么，他忽然急急忙忙添上这么一句。

“在这类事情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在这类事情上目前最主要的是名节和义务，另外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但还有更高的，甚至可能有高于义务的情操。我的心意识到这种不可抗拒的感觉，它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不过可以用三言两语加以概括，我已经拿定主意：即便他娶了那个……贱货，”她开始用极有分量的语调说，“那个我永远，永远不能原谅的贱货，**我也决不抛弃他**！从现在起，我决不抛弃他，决

不!"她沉浸在一种悲壮的兴奋之中,横下一条心来断然声明。"我不准备老是跟在他后面,不想时时刻刻使他眼见心烦——我才不会这样做呢! 我要住到别的城市去,哪儿都行,但我将永生永世关注他,终我一生也不松懈。将来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如果感到不幸——我认为这是肯定而且马上就会发生的,——他可以去找我,他遇到的将是一个朋友、姐妹……当然仅仅是姐妹,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他将会认识到,这的确是他的姐妹,一个爱他并把一生都奉献给他的姐妹。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我要坚持到他终于明白我的心,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羞于向我和盘托出!"她似乎已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将成为听取他祷告的上帝,——他至少欠我这么多,因为他背叛了我,因为我缘他而忍受了昨天的耻辱。我要让他终其一生时刻都看到,我这一辈子对他忠贞不渝,永远忠于我曾向他许下的诺言,尽管他对我不忠,背叛了我。我将……我将仅仅充当使他幸福的手段,或者说是使他幸福的工具、机器,而且以此终我一生,至死不变,并要让他今后终其一生都看到这一点。这便是我的决定!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对我表示高度赞赏。"

她呼吸急促。也许她本来打算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远比刚才大方、洒脱和自然,但结果却搞得过于匆忙,过于直露。许多地方显得年少气盛,不少方面看得出昨天的余怒未消,急欲抖一抖傲气,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的脸色一下子趋于阴沉,眼睛的表情也变得不妙。这一切阿辽沙立刻注意到了,一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恰恰在这个当口儿,二哥伊万作了补充。

"我只是谈出了我的想法,"他说,"这举动出自任何别人都难免有做作、过火之嫌,而您并不给人这样的印象。别人这样做是不对的,您却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这该如何解释,但我认为您是绝对真诚的,所以您也是正确的……"

"但这仅仅是此刻的一时之见……此刻又意味着什么呢? 无非是昨天受到了侮辱,——此刻意味着的便是这种伤害!"霍赫拉科娃太太终于忍不住了,她本不愿意掺和进来,但还是沉不住气,却不料事情被她一语道破。

"不错,不错,"伊万抢着说,不知打哪儿突然来了一股狂热劲儿,而

且显然因别人打断他的话而感到恼火，"话是不错，在别人身上此刻仅仅反映昨天的印象，那就仅仅是一时之见；可是凭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性格，此刻将延伸到和她的一生一样长。在别人身上仅仅是许诺而已，在她身上却是永无尽头、负担沉重、也许相当凄苦然而持久不懈的义务。她将靠恪尽义务这种意识来支持自己！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今后您将在对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壮举和自己的悲哀不断进行痛苦的反思中度日，但结果这种痛苦将得到缓解，那时您的生活就会变成对自己的设想得以实现的甜蜜的回味，这一设想确实值得骄傲，无论如何是极其大胆的，但您赢得了胜利，这种意识最终将给您带来最充分的满足，使您甘愿对其余的一切认命……"

他说这番话无疑憋着一股怨气，显然故意如此，或许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意图，即故意在说挖苦话。

"喔，上帝啊，一切完全给弄拧了！"霍赫拉科娃太太又发出了感叹。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说说看！我是多么想知道您会怎么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声说罢，突然泪如泉涌。阿辽沙从沙发上站起来。

"没事儿，没事儿，"她抽抽搭搭地继续说，"这是因为心里太乱，一宿没睡好，但是在您和令兄这样两位朋友身边，我觉得自己还挺得住……因为我知道……你们二位决不会撇下我不管……"

"真不幸，也许明天我就要去莫斯科，将离开您很长一段时间……不幸的是，这已不可更改……"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遽然说。

"明天就去莫斯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容颜顿时变得面目全非。"但是……但是，我的上帝啊，这真是太幸运了！"她在倏忽间又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欢呼道，而且在倏忽间驱除了眼泪，不留一点痕迹。正是在这一瞬间，她身上起了奇妙的变化，令阿辽沙惊讶不置。刚才那个可怜的、感情扭曲、受到伤害的姑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一位女性完全能控制自己，甚至在某一点上感到非常满意，仿佛发生了什么一下子令她兴高采烈的事情。

"哦，并不是说幸好我将和您分手，当然不是这样，"她面带和蔼的礼节性微笑似乎在纠正自己的措辞，"像您这样一位朋友不可能想到这

方面去。相反,我为即将与您离别而深感遗憾,"她骤然走到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面前,抓住他的双手,热情洋溢地握了一下;"但有一点倒是幸运的,那就是您到了莫斯科可以当面向姨妈和阿嘉莎转告我目前的处境有多么糟糕,您对阿嘉莎可以毫无保留,对亲爱的姨妈就饶了吧,反正您知道该怎么做。您无法想象,昨天和今晨我是多么不幸,浑然不知自己该怎样下笔给她们写这封可怕的信……因为这在信中根本无法表达于万一……现在我只消写三言两语,毫不费事,因为您要到那里去与她们晤面,可以把一切都说清楚。喔,我太高兴了!但我仅仅为这一点而高兴,请再次相信我。您本人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替代的……我马上就去写信,"最后她突然说,甚至已经迈了一步,准备走出房间。

"那么阿辽沙呢?您不是一定想要听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意见吗?"霍赫拉科娃太太叫了起来。从她的话中可以感到一种辛辣和愤懑的音调。

"这我没有忘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猝然止步,"叶卡杰丽娜·奥西波芙娜,在这样的时刻您为什么这样跟我过不去?"一份无可奈何的埋怨之情溢于言表。"我说过的话我还可以重申。我需要听他的意见,还不止于此,我需要他作出决定!他说了算!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与她的暗示相反,我渴望听到您的话已到了这样的程度……可是,您怎么啦?"

"我决没有想到,这事我无法想象!"阿辽沙蓦地发出一声痛心的感叹。

"无法想象什么?"

"他要去莫斯科,而您居然说您很高兴,——您这是强作欢欣!然后您马上解释,您不是为这一点而高兴,相反,您为……要和一位朋友离别而感到遗憾,——但这又是您故意在演戏……就像在舞台上演滑稽戏那样!……"

"像在舞台上?……怎么?……您这是什么意思?"深感惊愕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声诘问,她满脸通红,双眉紧锁。

"不管您如何使他相信您对他这样的朋友依依不舍,您仍然当着他

的面坚持说，幸好他要走了……”说到这里，阿辽沙似乎已经喘不过气来。他站在桌后并不坐下。

“您在说些什么，我不明白……”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好像一下子给照了个透亮……我知道我这样说不好，但我还是要把话统统说出来，”阿辽沙仍用发颤的声音时断时续地往下说。“我恍然大悟，您也许根本不爱我的大哥德米特里……从一开始就不爱……德米特里对您可能也完全没有爱慕之情……一开始就不爱……而只是怀有敬意……是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会有胆量把什么都抖出来，但总得有人说真话……因为这里谁也不愿说真话……”

“什么真话?”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叫声中开始出现歇斯底里的成分。

“我来说吧，”阿辽沙仿佛从屋顶上掉了下去，别人不容易听清楚他的话，“马上把德米特里叫来——我能找到他，——让他到这里来，拿起您的一只手，然后再拿起二哥伊万的一只手，把你们俩的手结合在一起。您是在折磨伊万，仅仅因为您爱他……您使他痛苦，是因为您对德米特里的爱是矫情的怪事一桩……是不真实的爱……因为您把这想法强加于自己……”

阿辽沙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不做声了。

“您……您……您这个小疯僧，您就是这么个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咬牙切齿断然道，她的脸已经变得煞白，嘴也气歪了。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一下子笑出声来，并且离座起身。帽子拿在他手里。

“你错了，我的好心的阿辽沙，”他说这话时的表情阿辽沙还从未在他脸上见到过，——那是一种朝气蓬勃、真诚坦荡的感情流露，“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来没有爱过我！她一直知道我爱她，尽管我始终没有只言片语向她吐露过我的爱慕之情，——她明明知道，但并不爱我。我也始终没有做过她的朋友，一天也没有：傲慢的女性不需要我的友谊。她把我留在身边是为了不断进行报复。她对我并利用我进行报复，凡是这段时间以来她从德米特里那儿经常和每时每刻受到的侮辱，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开始，她都睚眦必报……因为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已作为一次侮辱留在她的心中。这便是她的心！这么多日子我从她口中听到的尽是她对德米特里的爱。现在我要走了，但我要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您确实只爱他。而且，他给您的侮辱越多，您对他的爱就越深。这就是在您身上的怪事一桩。您爱的正是他的本来面目，爱的是那个侮辱您的他。如果他弃旧图新，您马上就会把他扔了，再也不爱他。但您需要他，以便不断欣赏您矢志不移的壮举，也可以不断谴责他的不忠。这一切无不出于您的傲气。噢，这自然少不了长期忍辱负重的能耐，但是为了傲气什么都不在话下……我太年轻，一直太爱您了。我知道不该对您说这话；就我这方面而言，离开您一走了之会多一些体面，对您也少一些伤害。但我此去路远迢迢，而且永不再来。这就算是永别了……我不愿守着一桩怪事作陪客……我已不会再说话，所有的话都说了……别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您不可以生我的气，因为我受到的惩罚是您的一百倍，单单我再也见不到您这一点已经够了。别了。我不需要您许婚。您一直在自觉地折磨我，太自觉了，故而此刻我不能原谅您。将来我会原谅，但现在我不要您许婚。

Den Dank，Dame，begehr ich nicht."①

末了一句他是面带冷笑加上的，从而完全出人意料地表明他也能熟读席勒到背诵的程度，这在过去阿辽沙是不会相信的。伊万从房间里走了出去，甚至没有向女主人霍赫拉科娃太太道别。阿辽沙急得把两手一拍。

"伊万，"他失魂落魄地在后面呼唤，"回来，伊万！不，不，现在他决计不肯回来了！"他再次痛心地憬悟道，"但这是我惹的祸，都怨我，是我开的头！伊万说的是气话，不应该。这不在理，这是气话……"阿辽沙连声悲叹，像个疯子。

---

① 德语：女士，我并不要求得到酬报。（这是德国诗人席勒1797年所写叙事诗《一只手套》结尾部分的一行。美丽的库尼贡达把一只手套扔进猛狮逞威的深坑，以考验骑士德洛尔热的爱情。骑士从坑中取出手套后，永远离开了她。）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忽然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

"您什么祸也没有惹，您的行为好极了，像个天使，"霍赫拉科娃太太低声向伤心的阿辽沙说，说得很快，也很兴奋。"我要尽最大的努力留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她喜形于色，阿辽沙瞧着更是沮丧万分；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突然又回来了。她手中拿着两张一百卢布面额的钞票。

"我要请您帮个大忙，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直接面对阿辽沙开始说，语气听来沉着平稳，好像刚才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一星期前——对，大概是一星期以前——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干了一件卤莽而理亏的事，这行为很不像话。这里有个不好的去处，一家酒店。他在酒店里遇上了那个经常为令尊办点儿事的退役上尉。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不知为什么对这个上尉大发脾气，竟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拖到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如此侮辱人格，在街上又拖了不少时间，据说，这个上尉的儿子还是个小孩，在本地学校读书，他见状一直在旁边跟着跑，大声哭着为父亲求饶，吁请众人挺身相救，但是众人只顾大笑。对不起，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一想起他的这一可耻行径，我就按捺不住怒火中烧……这样的行为只有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大发雷霆……和欲望冲动时干得出来！我甚至没法讲清楚这件事，我做不到……我一说就语无伦次。我打听了有关那个受害者的情况，了解到他很穷。他姓斯涅吉辽夫。他在军队里不知犯了什么过失被开革了，这我没法给您讲清楚，眼下他拖着一家人贫困潦倒，家里几个孩子还有病，妻子好像发了疯，境况十分悲惨。他在本城已经住了很久，平时做些营生，不知在哪儿当过书记员，可是现在一下子什么钱也挣不到了。我把目光投到您身上……我是说我想到了您——我不知该怎么说——是这么回事，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想求您，心地无比善良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去他家走一遭，随便找个借口去见一见他们，我是说去见一见这个上尉，——哦，上帝啊，我说话老是颠三倒四——用客客气气和小心谨慎的方式——只有您一个人才会这样做，"阿辽沙骤然脸红了，"设法给他这点资助，这里是二百卢布。他肯定会收下……我的意思是一定得说服他收下……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来着？

您瞧，这不是作为私了给他的赔偿，让他别去控告（他好像有控告的打算），而只是表示一点同情和帮他一把的心意，您代表的是我，只代表我——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未婚妻，而不是代表他本人……总而言之，您能把这事办妥……我本想自己去，但您去一定比我好得多。他住在湖滨街一所房子里，房东姓卡尔梅科娃……看在上帝份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请您帮我这个忙，现在……现在我有点儿……累了。再见……”

她一下子转过身去，很快又消失在帷幕后面，以致阿辽沙一句话也来不及说，——而他却有话要说。他想请求原谅，责备自己，——反正想说些什么，因为他的心里实在堵得慌，不宣泄一下他决计不愿从屋子里走出去。但是霍赫拉科娃太太抓住他的手，把他带了出去。在过道里她又跟刚才一样让阿辽沙站住。

“她的自尊心太强，老是跟自己较劲儿，但是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真招人疼！”霍赫拉科娃太太压低嗓门连声赞叹。“喔，我真喜欢她，尤其在某些时候，现在我又对一切都感到高兴了！亲爱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这事您还不知道呢，我来告诉您：我们大家，所有的人——其中有我，有她的两个姨妈——反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 Lise，我们已有整整一个月始终怀着一个愿望，为一件事祈祷：但愿她跟您的宝贝大哥——对她毫无感情、根本不爱她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分手；但愿她能嫁给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他是个出色的、有教养的年轻人，而且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制订了一整套周密的计划，我甚至暂时可能不走，就为了这事儿……”

“可她不是哭了吗？她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伤害！”阿辽沙激动地说。

“女人的眼泪不可信，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在这类事情上我一贯反对女人，我站在男人一边。”

“妈妈，您是在要他学坏，那会害他的。”门背后传来 Lise 尖细的声音。

“不，这都是我引起的，完全是我的错！”无比伤心的阿辽沙一再自责，他为自己的举止失检痛悔不已，甚至羞愧得双手掩面。

“相反，您的行为像个天使，像个天使，我要千遍万遍地重复这

句话。”

“妈妈，为什么他的行为像个天使?”Lise 的细嗓音又在说话。

“刚才那一切我看在眼里，不知为什么顿时会产生一个印象，”阿辽沙继续说，他似乎没有听见 Lise 的声音，“我觉得她爱伊万，我就说出了这样的蠢话……这下会出什么事呢?”

“谁会出事？谁会出事?”Lise 大声问道，“妈妈，您非要把我憋死不可。我在问您，您就是不回答我。”

就在这个时候，女仆跑了进来。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好了……她在哭……歇斯底里又犯了，浑身哆嗦。”

“怎么回事?”Lise 叫了起来，声音已显得惊慌不安，“妈妈，是我要犯歇斯底里了，不是她!”

“Lise，看在上帝份上，别嚷嚷，别把我往死路上逼。你年纪还小，大人知道的事情不能全让你知道，等我回来以后，凡是可以让你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喔，我的上帝！我来了，来了……歇斯底里——这倒是个好兆头，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犯歇斯底里好得很。正该如此。我在这方面一贯反对女人，反对这等歇斯底里的发作和女人的眼泪。尤丽雅，你先去说我马上就到。至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这样走了出去，那得怨她自己。但令兄不会离开本城的。Lise，看在上帝份上，别嚷嚷！啊，是的，你没有嚷嚷，是我在嚷嚷，原谅你的妈妈；不过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您注意到没有，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刚才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走出去的时候完全是一副血气方刚的样子，把所有的话一吐为快以后就走了出去！我原以为他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不料他竟然也会这样热烈火爆、直来直去，这样虎虎有生气、稚嫩得可爱，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太好了，就像您一样……还有他背的德文诗，完全跟您一样！但我得走了，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您赶紧去办她托的那件事，快点回来。Lise，你不需要什么吗？看在上帝份上，你一分钟也不要拖住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他很快就会再来看你的……”

霍赫拉科娃太太终于急急忙忙走了。阿辽沙离去之前想推开那扇

门见一见 Lise。

“千万别开门!”Lise 叫了起来,“现在千万别开门! 您就在门外说吧。您怎么当上了天使? 我只想知道这件事。”

“因为我干了一件可怕的蠢事,Lise! 再见!”

“不许您这样说走就走!”Lise 又喊道。

“Lise,我有大不幸! 我很快就要回来的,可是我有很大很大的不幸!”

于是他从屋里跑了出去。

六

陋居里的怪事

阿辽沙确实有大不幸,这是迄今为止他很少经历过的。他挺身而出,结果“出了洋相”,——而且是栽在什么事情上? 爱情纠葛!

“这方面我懂得什么? 在这些问题上我能说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上百次地红着脸扪心自问。“喔,出丑倒不算什么,出丑是我应得的惩罚,——糟糕的是,从此我无疑将成为新的不幸的祸根……而长老打发我是来调解撮合的。难道有这样撮合的吗?”这时他又猛想起自己想成人之美却弄巧成拙的情景,重又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虽然我做这一切无不出于真心,但今后一定要放聪明些。”他遽然得出结论,甚至没有因此而露出一丝笑意。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委托办事的地点在湖滨街,而大哥德米特里正好住在离湖滨街不远的一条小巷里,这儿去是顺路。阿辽沙决定在见上尉之前先去找他,尽管预感到大哥不会在家。阿辽沙猜想,大哥现在可能要故意躲着他,——但是阿辽沙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时间在流逝,从阿辽沙走出修道院的那一刻起,对垂死的长老的惦念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他。

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交代的这桩差事中,有一个情况引起他

极大的兴趣。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提到，一个年龄很小的学童——那个上尉的儿子——大声哭着在父亲旁边跟着跑，阿辽沙脑中当时就倏地闪起一个念头：这男孩八成就是刚才那个学童，当阿辽沙追问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时，那孩子咬了他的手指。现在，阿辽沙对此几乎已有十成把握，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一些其他的念头把他的心思岔开去了，他决定不去“反思”自己刚才惹的“祸”，不用后悔药折磨自己，而是干该干的事；至于将来会怎样，就让它怎样吧。想到这里，他完全振作起来了。顺便提一下，当他折入德米特里所住的那条小巷时，觉得饿了，便从兜里取出在父亲那儿拿的圆面包，边走边把它吃了。这给他添了一些体力。

德米特里不在家。小屋的房东——做家具的老木工和他的老伴以及他们的儿子，——甚至用一种可疑的目光瞅着阿辽沙。在阿辽沙的一再追问下，老头儿回答道：

“他已经三天没在家住了，也许出门去了外地。”

阿辽沙明白，他是按房客的嘱咐回答的。当阿辽沙问及他是不是在格露莘卡那里，是不是又猫在福马那里时（阿辽沙故意使出单刀直入这一招），房东们甚至一齐惊恐地望着他。

“他们喜欢他，怪不得都护着他，”阿辽沙心想，“这倒不错。”

他终于在湖滨街找到卡尔梅科娃的房子。那是一所东倾西圮的破旧小屋，只有三个临街的窗户，泥泞的院子中央孤零零站着一头母牛。阿辽沙穿过院子，从一个入口走进过道；过道左侧住着年迈的房东和她的也已老了的女儿，看起来，两人都耳聋。阿辽沙向她们询问上尉的话重复了好几遍，其中一个总算明白问的是她们的房客，便指指过道另一端的门示意他上里屋去找。上尉的住所确实只有一间里屋。阿辽沙抓住铁拉手正欲开门，忽然对于门里边出奇的一片寂静感到惊讶。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话中他得知，退役的上尉是个有家小的人。

“他们或许在睡觉，或许听见我来了，正等着我推门进去，”阿辽沙忖道，“我还是先敲门为好。”

于是他便敲了敲门。里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儿，甚至可能在十秒钟后才有动静。

"什么人?"有人非常生气地高声问。

阿辽沙这才把门推开,跨过门坎。他来到了里屋。这屋子虽然相当大,但给为数不少的人口和各种各样的家什挤得实在转悠不开。左边是一个俄式大炉子。从炉子到靠左的窗户拉着一根穿过整个房间的绳子,绳上挂满五花八门的破衣服。左右两侧靠墙各有一张床,上面铺着手工编织的毯子。左边一张床上像小山丘似的堆着四个印花布套枕头,一个比一个小。右边一张床上只见一个很小的枕头。正对房门的所谓上座那边有一小块用布帘或被单隔开的地方,那布帘也张挂在横贯上座的绳子上。帘后可以看到靠墙一侧的搁板加上一把椅子也是一张床铺。一张普通木料的农家方桌从上座挪到了中间的窗前。每个窗户有四小块发霉变绿的玻璃,所有三个窗户都已几乎不透光,而且关得紧紧的,因此屋子里又闷又暗。桌上一只平底锅里剩下一些荷包蛋的残屑,旁边是一片有人吃过的面包,此外一只酒瓶子仅在最底部残留着些许冲淡了的忘忧琼浆。

左边床畔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像是有身分的,穿一件花布连衣裙。可怜的女士一张脸又瘦又黄,面颊深陷,一望便知她有病。但最令阿辽沙吃惊的是她的眼神——那眼神像在十分急切地企盼得到回答,同时却又极端矜持。在这位女士自己开口之前,当阿辽沙向男主人说明来意的时候,她的栗色大眼睛一直以这种矜持和疑问的目光轮番看着交谈双方。这位女士身旁靠近左边窗户的地方,站着一个容貌相当丑陋的少女;略带红色的头发稀稀落落;衣着寒酸,却很整洁。少女不屑地打量着走进来的阿辽沙。右边还有一个女的,也坐在床畔。这是一个惨不忍睹的生命体,她也是个年轻女子,二十来岁,但是驼背再加瘸腿(后来别人告诉阿辽沙,她的两条腿完全萎缩了)。她的一副拐杖就放在旁边床和墙壁之间的角落里。可怜的少女却有一双特别美丽、善良的眼睛,她以一种安详、温顺的神情望着阿辽沙。一位先生坐在桌旁快要吃完荷包蛋。他大约四十五岁,个儿不高,体型瘦弱,头发微红,稀疏的胡须也呈微红色,极像一束松开的树皮澡擦子(阿辽沙一看见他的胡子,头脑里立即闪现这一比喻,尤其是"澡擦子"这个词儿)。显然,刚才从门里边高声问"什么人"的

正是这位先生，因为屋里没有别的男人。可是当阿辽沙进门时，他却从桌旁所坐的一条板凳上霍地站起来，用一方破餐巾匆匆抹了抹嘴，直奔到阿辽沙跟前。

“一个修士为修道院募化来了，他可真是找对了施主！”站在左边角落里的少女大声说。

但是，跑到阿辽沙面前的那位先生，用脚跟迅即向她转过身去，扯开激动得有点儿破音的嗓门冲她说：

“不，您哪，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不是这么回事儿，您哪，您猜错了！现在我要请问，”他突然又向阿辽沙转过身来，“您降临……敝处有何贵干，您哪？”

阿辽沙仔细端详着初次见面的这位先生。此人给阿辽沙的印象是举止乖戾、急躁易怒。虽然他刚才喝了酒，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没有醉。从他脸上表现出来的是极端的狂妄，同时——说也奇怪——兼有明显的怯懦。他像是久居人下，曾饱受屈辱，然而一朝得势便想抖一抖威风。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好像满心想要打您，可又满心害怕您会打他。他的言词和他的颇为刺耳的声音语调流露出一种装疯卖傻的幽默，时而尖刻，时而畏缩，往往虎头蛇尾，不能一以贯之。他问所谓“降临敝处”的来意时似乎浑身在发抖，眼珠子凸出，自己直逼到阿辽沙紧跟前，使对方本能地后退一步。这位先生穿一件深色粗布外套，衣料极差，上面污迹斑斑，还打了补丁。裤子的颜色却浅得出奇，是一种早已没人穿的极薄的方格面料，显得又皱又短，仿佛绷在一个已经长大的小孩腿上，不合身了。

“我是……阿列克塞·卡拉马佐夫……”阿辽沙开始回答。

“我完全能理解，您哪，”那位先生当即生硬地说，表示他本来就知道对方是谁。“我也可以告诉您，我是斯涅吉辽夫上尉，您哪；可我还是想知道您有何……”

“我只是来看看。我个人有几句话想对您说……如果您允许的话……”

“那好吧，这里有椅子，便请落座，您哪。在古老的滑稽戏里往往这样说：‘便请落座’……”说着，上尉动作很快地抓来一把空椅子（做工粗

糙的普通椅子，通体白木，外面什么也不包），几乎就放在房间的正中央；然后给自己抓来另一把同样的椅子坐在阿辽沙对面，仍和他靠得很近，他们的膝盖几乎碰在一起。

“我是尼古拉·伊里奇·斯涅吉辽夫，您哪，前俄国步兵上尉，您哪，虽因劣迹昭著而身败名裂，但终究是上尉。其实应该叫‘您哪没了夫’，而不是斯涅吉辽夫，因为打后半辈子起我说话爱带‘您哪’。没完没了地‘您哪’、‘您哪’是在屈辱中养成的习惯。”

“这话很有道理，”阿辽沙含笑道，“但不知是无意间形成的还是故意如此？”

“上帝可以作证，不是故意的。过去从不这样，前半辈子从来不说‘您哪’，可是一旦跌倒了，爬起来便开始‘您哪’不离口。这是天意。我看得出，您对当代问题感兴趣。不过，我的居住环境根本无法接待客人，我有什么事情竟能引起您这样的好奇心？”

“我来……就为那件事……”

“什么叫就为那件事？”上尉不耐烦地打断对方的话。

“就为您和家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那次会面的事。”阿辽沙不好意思地说。

“哪次会面，您哪？莫非就为了那件事，您哪？这么说，是有关澡擦子、树皮澡擦子的事？”他突然挪了挪身子，这下真的与阿辽沙膝盖相撞了。他的嘴唇奇怪地紧紧抿成一条线。

“什么澡擦子？”阿辽沙嘀咕道。

“爸爸，他这是来向你告我状的！”从布帘后角落里响起一个阿辽沙已经不陌生的声音，原来是今天遇到的那个男孩在叫唤。“今天我咬了他的手指头！”

布帘揭开，阿辽沙看到，今天袭击他的那个孩子就在神像下的角落里，他躺在搁板加一把椅子构成的铺位上，盖在身上的是他自己的外套，还有一条很旧的棉被。很明显，他身体不舒服，从亮得异样的眼睛推断，他正在发烧。和今天早些时候不一样，现在他毫无惧色地望着阿辽沙，仿佛在说：“我在自己家里，你能把我怎么样？”

“什么？咬了手指头？”上尉坐在椅子上跳了一下，“他把您的手指

给咬了,您哪?”

“是的。今天他在街上跟一群孩子互相扔石块。他们六个人扔他,他才一个人。我向他走过去,他向我扔石块,后来又扔了一块打在我头上。我问: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他忽然扑过来,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头,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马上揍他,您哪!我这就揍他,您哪。”上尉整个身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我完全不是来告状的,只不过讲述事情的经过……我绝对不希望您揍他。再说,看样子他现在有病……”

“您以为我会揍他,您哪?我会当着您的面把我的小伊柳沙揍一顿,让您痛痛快快出口气?您要我马上这样做吗,您哪?”上尉说着猛地向阿辽沙转过身来,那架势好像要发动袭击似的。“我为您的手指表示遗憾,先生,但是,您要不要我在把小伊柳沙揍一顿之前,先用这把刀子砍掉我自己的四个指头?当着您的面马上砍掉,以满足您正当的泄愤要求?为了消您心头之恨,您哪,我想四个指头对于您已经足够,您不要求第五个指头了吧,您哪?……”他猝然刹住话头,好像气儿喘不过来。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颤动、抽搐,目光极富挑衅性。他简直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

“现在我大概全明白了,”阿辽沙继续坐着回答,声音平静而忧伤。“就是说,您的儿子是个好孩子,他爱父亲,他袭击我是因为家兄侮辱了您……这件事我现在明白了,”他斟酌着重复道,“但家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这我知道,如果他有可能到府上来,或者最好仍在那个地方跟您见面,他一定会当众向您赔礼道歉……只要您愿意。”

“把人家的胡子扯了下来,然后赔礼道歉……就算完事了,满意了,是不是这样,您哪?”

“不,相反,他将按您指定的方式尽量满足您的一切要求!”

“那么,倘若我要求令兄阁下在那家酒店里——字号是‘京都酒店’,您哪,——或者在广场上向我下跪,他就跪下?”

“是的,他会跪下。”

“您的攻心战术成功了，您哪！您让我感动得都掉眼泪了，您哪！我这人心肠太软。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全家：我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是我的骨肉，您哪。我死了，谁会疼他们，您哪？我活着的时候，除了他们，谁又会疼我这样的千人嫌？这是上帝为每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安排好的大事，真了不起，您哪！因为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得有人疼，您哪……”

“啊，这完全正确！”阿辽沙随之发出感叹。

“够了，别再扮演小丑了！不知打哪儿来了个白痴，您就大出洋相！”窗前那个少女出人意料地叫了起来，同时冲她父亲扮了个鄙夷和蔑视的鬼脸。

“等一下，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让我顺着这个路子把话说完，”做父亲的向她喝道，虽然用的是命令口吻，却以大加赞许的目光望着她。“她就是这样的性格，您哪。”上尉又转而面向阿辽沙。

“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间
他不愿为任何事物祝福。[①]

应该把诗中的男‘他’改成女‘她’：她不愿为任何事物祝福，您哪。现在请允许我把您介绍给我的太太：这是阿丽娜·彼得罗芙娜，一位无腿的女士，四十三岁，她能行走，只是走不多，您哪。她出身寻常百姓家。阿丽娜·彼得罗芙娜，修饰一下您的面容：这位是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站起来，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他抓住阿辽沙的胳膊，一下子把他拉了起来，你简直料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您在被介绍给一位女士，必须站起来，您哪。孩子他妈，这不是那个卡拉马佐夫，您哪，那一个……唔，嗯，别提了，这一位是他的弟弟，有许多温和贤良的美德。请允许我，阿丽娜·彼得罗芙娜，请允许我，孩子他妈，请允许我先吻一下您的手。”

---

① 这是俄国诗人普希金1823年所写的一首诗《恶魔》中的末尾两行。同时代人认为普希金通过诗中“恶魔”的形象，为他的诗友十二月党人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画了一幅肖像。

于是他恭恭敬敬甚至满怀柔情吻了妻子的手。窗前那个少女转过身去背对此情此景。他妻子凝聚着矜持和疑问的脸上顿时现出异常和蔼的表情。

“您好，请坐，切尔诺马佐夫先生。”她说。

“是卡拉马佐夫，孩子他妈，卡拉马佐夫。”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补充一句：“她出身寻常百姓家，您哪。”

“卡拉马佐夫也好，别的什么也好，我总以为是切尔诺马佐夫……您请坐，他干嘛把您拉起来？他说我是无腿的女士，腿是有的，可肿得跟水桶似的，而我的身体干枯了。以前我胖得多，可现在骨瘦如柴……”

“她是寻常人家出身，寻常人家出身，您哪，”上尉再次在一旁提示。

“爸爸，我说爸爸！”一直在椅子上不言不语的驼背姑娘忽然开口了，并随即用手帕遮住眼睛。

“小丑！”窗前的少女没好气地说。

“我们家的新闻听说了吗？”做母亲的摊开双手分别指着两个女儿。“就像天上飘浮的云；云飘过去了，我们又有了音乐。以前我们在军队里的时候，常有这样的客人到我们家来。孩子他爸，我并不是做什么比较。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教堂执事的老婆那时常来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心地再好不过的人，而娜斯塔霞·彼得罗芙娜是从地狱里蹦出来的。’我回答说：‘这要看谁喜欢谁了。我看你呀，堆儿不大，味儿倒是臭到家啦。’她说：‘非得治一治你不可。’我冲她说：‘你呀，你这把黑剑，你上这儿来教训谁？’她说：‘我经常放进清爽的空气，你放进的是秽气邪气。’我回答她：‘你去向所有的军官先生打听打听，我身上的气味是不是秽气邪气？’打那时候起，这事儿就一直压在我心上。前不久我跟现在一样坐在这儿，我看见那位每年来本地过复活节的将军走进来。我就问他：‘将军大人，一个良家妇女能让空气出入无禁吗？’他回答说：‘您这儿应该开一扇气窗或者把门打开，因为您这儿的空气不新鲜。’他们全都唱一个调！他们干嘛老爱管我的空气？死人的气味比这更难闻呢。我说：‘我不想弄脏你们的空气，我要定做一双鞋离开这儿。’二位爷，亲爱的，别责怪你们的亲娘！尼古拉·伊里奇，

孩子他爸，我怎么会不顺你的心呢？要知道我只有一件可心的事儿，那就是小伊柳沙放学回来疼我。昨天他带回来一只苹果。请原谅，二位爷，原谅你们的亲娘，亲爱的，原谅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可是你们干嘛讨厌我的空气？”

可怜的妇人突然放声大哭，眼泪像小河一样直淌。上尉赶紧抢步上前。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亲爱的，好了，好了！你并不孤单。大家都爱你，太爱你了！”他又开始吻她的双手，用两个手掌温柔地抚摸她的面孔，还拿起餐巾来为她抹去脸上的泪水。阿辽沙甚至觉得自己眼睛里也闪起了泪花。“怎么样，看见了吗，您哪？听到了吗？您哪？”他猛然向阿辽沙转过身来，指着可怜的疯妇人，恶狠狠地冲着阿辽沙说。

“看见了，也听到了。”阿辽沙嗫嚅道。

“爸爸，爸爸！难道你跟他？……你别理他，爸爸！”小男孩蓦地大声叫喊，并且从他的铺位上撑起半个身子来，用燃烧的目光望着父亲。

“够了，您的小丑戏该收场了，别再装腔作势了，您这套愚蠢的表演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仍从那个角落里嚷道，她已十分恼火，甚至跺了跺脚。

“这一回您发火完全有道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我马上让您消气。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戴上您的小帽，我也拿起我的礼帽——咱们走吧，您哪。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必须对您说，只是不能在这屋里说。对了，这位坐着的小姐是我的女儿尼娜·尼古拉耶芙娜，您哪，我忘了向您介绍——她是活生生的天使……是奉上帝的差遣飞到人间来的……如果您能理解的话……”

“瞧他那浑身哆嗦的德性，像抽风似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还在大发雷霆。

“这一位，就是刚才冲我跺脚还骂我小丑的，——也是活生生的天使，您哪。她骂得对，您哪……咱们走吧，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必须了结这事儿，您哪……”

于是，他拉住阿辽沙的手，带他走出屋子来到街上。

七

清爽空气中也有怪事

“外面空气清爽，您哪，在我的公馆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空气都不新鲜。咱们散散步吧，先生。我有件事很想引起您的注意，您哪。”

“我也有一件要事相告……”阿辽沙指出，“只是不知道如何启齿。”

“您当然有事要跟我谈，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您哪？您无事决不会来找我。难道您真的只是来告小犬的状，您哪？这简直不可思议，您哪。说到小犬，在里边我不可能把一切都向您讲清楚，您哪，这会儿在此地我要把那一幕描述给您听，您哪。事情是这样的，才一星期以前，澡擦子还不是这样稀稀拉拉的，——我说的是我的胡子，您哪；澡擦子是给我的胡子起的别名，主要是一些小学生，您哪。我要说的是，那天令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揪住我的胡子，从酒店里拖到广场上。当时正赶上孩子们放学出来，伊柳沙也在里边。他看见我那副模样，马上跑到我跟前，大声叫着：‘爸爸，爸爸！’他把我抓住，抱住，想帮我挣脱出来，并且向侮辱我的令兄高喊：‘放开他，放开他，他是我爸爸，您饶了他吧！’——他真是这样喊道：‘饶了他吧。’还用一双小手抓住令兄，抓住令兄的手，把令兄的那只手抓起来吻，您哪……我记得那会儿他的小脸蛋是什么个样儿，您哪，我没忘记，您哪，想忘也忘不了，您哪！……”

“我发誓，”阿辽沙激动地说，“家兄一定以最真诚、最深刻的方式向您忏悔，哪怕就在那个广场上下跪也行……我非要他做到不可，否则我就不认他这个兄长！”

“啊哈，这还仅仅是设想而已，不是他本人的表示，不过是您出于一颗热心仗义执言罢了，您哪。您该这样说清楚，您哪。不，既然如此，请允许我兜底说一说令兄至高无上的骑士风度和军官风度，因为当时他正是这样说的，您哪。他揪住澡擦子把我拖着走，完了以后把我放开，

您哪。他说:‘你是一名军官,我也是一名军官,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正派人当决斗副手,可以派他来。我一定奉陪,尽管你是个混蛋!’他就是这样说的,您哪。真正的骑士风度!当时我带着伊柳沙走了,可是事关家族荣辱的一幕在伊柳沙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当然喽,我们哪儿谈得上保持贵族的体面。不说您也知道,刚才您已亲临我的公馆——您看到了什么,您哪?家里三位女眷:一位无腿疯子;另一位无腿驼背;第三位有腿,可又太聪明,是个大学生,一心想返回彼得堡,到涅瓦河畔去争取俄国妇女的权利,您哪。伊柳沙我就不说了,他才九岁。一家子全指着我一个人,要是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我只想问您这一点,您哪。若是我要求和他决斗,他马上把我杀了,那会怎样呢?那时他们怎么办,您哪?更糟的是,倘若他没把我杀死,只是把我弄成残废,活儿不能干,一张嘴还留着,那时谁来糊我的口?那时谁来养活他们娘儿四个?难道不让伊柳沙上学,每天打发他去求乞?要求和他决斗,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如此这般。纯粹是无稽之谈,此外什么也不是,您哪。”

“他必须向您赔礼道歉,他一定得当着大庭广众向您一躬到地。”阿辽沙重又愤激地说,此时他的目光如炬。

“我考虑过向法院告他,”上尉继续说,“但是,打开我国的法典瞧瞧,我能从肇事人那里为我个人所受的侮辱得到多少赔偿,您哪?不料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还把我叫去,冲我喝道:‘休想!你要是敢告他,我就让满世界都知道,是因为你搞诈骗他才打你,到时候小心你自己吃官司。’只有上帝可以作证,谁是这诈骗行为的主谋,我只不过奉他人之命行事的一名走卒罢了,您哪。明明是她自己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指使我干的!她又说:‘这还没完,我要把你轰走,永远不要你办事,往后你甭想从我这里挣到一个子儿。我还要告诉我那掌柜的(她管老萨姆索诺夫叫“我那掌柜的”),他也会把你轰走的。’我心想,要是连萨姆索诺夫也要撵我,那我还能从谁那儿挣钱?要知道,我只剩下他们这两个客户了。令尊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由于其他原因已不再信任我,您哪。这且不说,他还掌握着我签收的字据,打算拖我上法庭呢。考虑到种种缘故,我只得忍气吞声,您哪。我家的境况您已经看到

了，您哪。现在我可以问了：今天伊柳沙把您的手指咬得疼不疼？在公馆里当着他的面我不敢详细询问。”

“是的，很疼，当时他火气大得不得了。因为我是卡拉马佐夫，他是替您向我报仇的，这一点我现在明白了。但是，您没有看见，他跟同学们是怎样互相扔石块的。这非常危险，他们会把他砸死的，他们是孩子，不懂事，石块飞过来会把脑袋打破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您哪。今天他让石块打中了，没砸在脑袋上，是砸在胸前心脏的上方，那里有一块青紫斑，您哪。他一路哭着回家，还不断哼哼，所以病了。”

“知道吗，是他首先向同学们发动进攻的。他是为了您才这样恼火。他们说，前不久他用削笔刀在一个姓克拉索特金的男孩腰部戳了一刀……”

“我也听说了，真危险，您哪。克拉索特金是本地一个当官的，也许还会有麻烦，您哪……”

“我建议您，”阿辽沙热切地往下说，“在一段时间内别让他去上学，等他平静下来……等他心中的火气退了……”

“火气?!”上尉马上接过话茬。“不错，是有火气，您哪。这么一个小东西身上的火气可大着呢。您还不全知道，您哪。请允许我专门给您讲一讲这个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开始逗他，老是澡擦子长、澡擦子短的。学校里的孩子没有什么同情心：他们分开时一个个都是天使；可是凑在一起，尤其在学校里，往往就没有同情心了。他们开始逗他，激起了伊柳沙的义愤。换了别的寻常孩童，小小年纪的弱者，只能逆来顺受，为自己的父亲感到羞愧；可伊柳沙愣是一个人起来卫护父亲，反抗所有的人。他卫护父亲，也是卫护真理，卫护正义，您哪。因为他在吻令兄的手，哀求他‘饶了爸爸，饶了爸爸’的时候，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这一点只有上帝知道，还有我知道，您哪。

“瞧，咱们的孩子——不，不是你们的，而是我们的孩子，您哪——被人瞧不起、但是人格高尚的贫民的孩子，九岁便知道什么是世上的真理，您哪。富家子弟哪儿能知道！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如此深

刻的认识，而我的小伊柳沙在广场上吻他手的时候，一分钟内便悟透了真理的全部涵义，您哪。

“这真理进入了他的意识，给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击，您哪，”上尉情绪激昂、又显得有些狂乱地说，同时右手握成拳头猛击左手的掌心，似乎想形象地表现“真理”给了他的伊柳沙怎样的一击。

“就在那一天，他发了寒热，您哪，夜里尽说胡话。整整一天他跟我没说上几句话，简直不开口。我注意到他不时从角落里瞅着我，而且次数越来越多地伏在窗台上装做温习功课的样子，可是我看得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功课上。第二天我喝醉了，您哪，许多事情记不起来，因为我是个有罪的凡人，想借酒浇愁，您哪。这时孩子他妈也哭了起来，您哪——我很爱孩子他妈，您哪——我把最后的一点儿钱都买酒喝了，因为心里头实在太痛苦，您哪。请不要鄙视我，先生。在咱们俄国，醉鬼都是心地最善良的人。咱们这儿最善良的人也总是最贪杯的醉鬼。我醉倒了，不太记得那天的伊柳沙，可是恰恰在那一天，孩童们在学校里从早晨起就拿他开心。他们冲他大喊大叫：‘澡擦子，你爸让人家揪住了澡擦子从酒店里给拖出来，你在旁边跑着求饶。’

“第三天，他从学校里回来，我一看——他面无人色，煞白煞白的。我问他：‘你怎么啦？’他不做声。在公馆里没法谈，否则孩子他妈和两位小姐马上就会掺和进来，——何况两位小姐已经全听说了，她们甚至当天就知道这事。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已经在发牢骚：‘两个小丑，滑稽戏子，你们俩凑在一起还能有什么正经名堂？’我说：‘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说得对，我们还能有什么正经名堂？’那一回我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傍晚，我带伊柳沙出来散步，您哪。应该让您知道，以前我和他也每天傍晚出来散步，走的正是现在我和您走的这条路线，从我们的院子门口到前边路上孤零零横在围栏旁的那块大石头附近，围栏后面便是本城的牧场。这地方很僻静，也很美，您哪。我和伊柳沙照例手拉手走着；他的手很小很小，手指细长冰凉，——他本来就有胸痛的毛病。他叫我：‘爸爸，爸爸！’我问：‘什么事？’只见他忽闪着一双眼睛说：‘爸爸，那天他怎么那样对待你？’我说：‘有什么办法，伊柳沙。’他说：‘别跟他

讲和，爸爸，别跟他讲和。同学们说他为这件事给了你十卢布。’我说：‘不，伊柳沙，现在我决不会拿他的钱。’他浑身开始发抖，两只小手抓住我的一只手又吻了起来。他说：‘爸爸，爸爸，你去找他决斗，学校里大伙都笑你是胆小鬼，不敢跟他决斗，可是会收下他的十卢布。’我回答道：‘伊柳沙，我不能找他决斗。’接着就把刚才我向您陈述的理由对他简单讲了一遍。

“他听完后说：‘爸爸，爸爸，你还是不要讲和。等我长大了，我去找他决斗，我一定杀了他！’他的眼睛亮得像两盏小灯。不管怎样，我这个做父亲的总得向他说句合乎真理的话，我对他说：‘杀人是罪过，哪怕在决斗中杀人也一样。’他说：‘爸爸，爸爸，长大了我要把他打翻在地，我要用自己的军刀把他手中的军刀打飞，我要冲上去挥舞着军刀对他说：“我可以马上把你杀死，但是我饶了你，去吧！”’您瞧，您瞧，先生，这两天他的小脑袋在怎样运转，他整日里想的就是挥舞军刀复仇这回事，所以夜里也说这样的梦话，您哪。

“可是放学回家时看得出他给打得很厉害的样子，我是前天才发现的。您说得对，我再也不让他上那所学校了，您哪。我了解到他一个人竟敢反抗全班，向他们所有的人挑战，知道他憋着一肚子怨气，他的心在燃烧，——我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我们爷儿俩又出来散步。他问道：‘爸爸，爸爸，世上有钱人是不是比谁都强大？’我说：‘是的，伊柳沙，世上没有比富人更强大的了。’他说：‘我要发好大好大的财，我要当军官，把所有的人都打败，沙皇将给我奖赏，我回来后，那时谁也不敢……’他顿了一会儿，他的小嘴唇还在发颤，然后又说：‘爸爸，咱们这个城真不好，爸爸！’我说：‘是的，伊柳沙，咱们这个城是不怎么样。’他说：‘爸爸，咱们搬到别的城里去吧，到没有人知道咱们的一个好城市去。’我说：‘咱们搬，咱们搬，伊柳沙，——只要我攒够了钱。’我很高兴有机会能把他从阴暗的念头引开，于是我和他开始幻想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我们要买一匹马和一辆板车，让他妈妈和两个姐姐坐车，用篷把她们遮起来，我们俩在旁边步行；偶尔我也让他坐一阵子车，我在旁边步行，因为必须爱惜我们的马，不能让它太劳累了，就这样出发。伊柳沙听得高兴极了，特别欣赏他将有自己的马，自己也可以坐车。众所周

知，俄国男孩生来就离不开马。我们聊了很久，我暗暗感谢上帝，我总算把他的心思岔开并使他得到了安慰。

“这是前天晚上的事，可是昨晚情况又变了。早晨他又去了那所学校，回来时面色阴沉，阴沉得可怕。傍晚我拉着他的手出来散步，他一句话也不说。当时起了点儿风，太阳让云给遮住了，空气中已让人感到秋天的凉意，天色在暗下来。我们手拉手走着，爷儿俩心情都很郁闷。我说：‘孩子，咱们来商量一下搬家的事吧，’——我想把他引到昨天的谈话上去。他不做声。只是我感到他的小手在我手中哆嗦了一下。唉，我心想这下糟了，又出事了。我们俩和现在一样走到这块大石头旁，我在石头上坐下。天空中放起了许多风筝，随风发出嗡嗡响和劈啪声，可以看到共有三十来挂。眼下正是放风筝的季节，您哪。我说：‘伊柳沙，咱们也该把去年的风筝拿出来放了。你把它藏哪儿了？我来修补一下。’这孩子仍不开口，眼睛看着别处，身体侧对我站着。这时忽然一阵风夹带着沙子呼啸而过……他一下子扑到我怀里，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把我紧紧抱住。

“要知道，小孩子如果很少开口，自尊心又强，而且能憋住眼泪好久不哭，那么，当巨大的悲哀压得他实在憋不住的时候，一下子涌出来的就不是泪水，简直是一条条小河，您哪。他哗哗流下的热泪顿时把我的脸全弄湿了。他哭了起来，浑身发抖，像在抽风似的，使劲抱住坐在石头上的我。他抽噎着说：‘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他太让你丢脸了！’于是我也哭了起来，您哪。我们俩抱在一起坐着发抖。他叫着爸爸，爸爸，我喊着伊柳沙，小伊柳沙！当时没有人看见我们，您哪，只有上帝看见，保不齐上帝会给我记上一笔，您哪。不，我不会揍我的伊柳沙让您消气的，您哪！”

临了，他又回到刚才那种揶揄和挖苦的调调儿。不过，阿辽沙感到自己已经赢得对方信任，如果换上别人处于自己的地位，这位上尉不会跟他这样“谈得来”，也不会向他介绍这么多情况。这给心灵的泪杯行将溢出的阿辽沙平添了几分勇气。

“啊，我真想和您的伊柳沙重归于好！”他感动地说，“如果您能作出这样的安排……”

“当然，您哪。”上尉含含糊糊应道。

“现在我要谈另一件事，请您听着，”阿辽沙继续说，“请您听着！我受人之托来找您。家兄——就是那个德米特里——也使他的未婚妻蒙羞受辱。关于那位贤德的小姐，想必您已有所闻。我有权向您披露她的感受，甚至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她听说了您受到的侮辱以及您的不幸处境，委托我立刻——我刚从她那里来——把她提供的这点资助带给您……但这仅仅是她的意思，并不代表德米特里，因为德米特里也背弃了她，所以绝对不代表他，也不代表他的弟弟——我本人，更不代表其他人，仅仅代表她一人！她恳求您接受她的帮助……你们都受到了同一个人的伤害……她从德米特里那儿受到了程度上不下于您的伤害之后，才想起了您！这意味着妹妹向兄长伸出了援手…… 她委托我恳请您正是像接受妹妹的帮助那样接受这二百卢布。这事谁也不会知道，任何不实之词和流言蜚语都不会产生……这便是二百卢布，我确信您应该收下，否则……否则世上所有的人彼此岂不都将成为仇敌？须知世上也有兄弟姐妹……您有高尚的心胸……您定能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能明白！……”

说着，阿辽沙把两张一百卢布的新钞票递给他。他们两人当时正站在围栏外那块巨石附近，四周别无他人。钞票似乎对上尉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他骤然一震，但起初好像仅仅由于惊讶——他根本不存类似的奢望，这样的结局为他始料所未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提供帮助，而且是如此可观的数目。他接过那两张钞票，有一分钟几乎无言以对，一种全新的表情在他脸上闪现。

“这是给我的，是给我的，您哪？这么多钱，二百卢布！天哪！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了，上帝啊！还说是作为妹妹……这是真的？真是这样？”

“我可以向您起誓，我对您说的全都是真话！”阿辽沙郑重宣布。上尉的脸红了。

“听我说，亲爱的，听我说，您哪。要是我收了下来，我不会成为一个卑鄙小人吧？在您眼里，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不会成为一个卑鄙小人？不，您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请听我把话说完，您

哪，”他急于往下说，两只手不断触摸阿辽沙，“您劝我接受，说是‘妹妹’让捎的；可要是我收了下来，您内心会不会鄙视我呢，您哪？啊？”

“不会，决不！我可以向您起誓，不会，否则我的灵魂得不到拯救！而且决不会让外人知道，除了我们几个：我，您，她，还有一位女士——她的知心朋友……”

“这不打紧！听我说，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请听我说完，您哪，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刻。您甚至无法理解这二百卢布现在对我意味着什么，”可怜的人继续说，同时渐渐进入某种近乎狂喜的慌乱心态。他仿佛给震懵了，说得极其匆忙，好像生怕人家不让他把话说完。“再说，这钱的来历正大光明，它来自一位如此可敬而神圣的‘妹妹’，您哪。您知道吗，现在我可以给孩子他妈和女儿小尼娜——我那驼背的天使——治病了。赫尔岑什图贝大夫出于恻隐之心来过我家，为她们母女俩检查了整整一个小时，说：‘我真弄不明白。’不过，本地药房有卖的矿泉水（大夫处方中开了）无疑对她有好处，大夫还开了洗脚的药剂。矿泉水每壶三十戈比，大概要喝四十壶。我收下处方后放在神像下的搁板上，至今还在那里。大夫给尼娜开的处方是用一种溶剂洗脚，每天早晚都要热洗。试想，在我们的公馆里，没有用人，没有帮手，没有澡盆，没有热水，这样的治疗我们怎么做得到，您哪？小尼娜全身害关节炎，这我还没有对您说过，她的整个右半身每天夜里都酸痛，苦不堪言，可是信不信由您，我家这位天使忍着痛楚不让我们着急，也不哼哼，以免吵醒我们。我们平时有什么吃什么，而她总是拿只能扔给狗吃的最差的一块。‘我不配吃这东西，我夺了你们的食物，我是你们的累赘，’——这便是她那双天使的眼睛想要说的话。我们照料她，她感到心情沉重，常说：‘我不配，不配，我是个毫无价值的残废，一点用处也没有。’怎么能说不配呢，您哪？明明是她以自己的温顺向上帝祈祷拯救了我们全家；要是没有她，没有她柔婉的话语，我们那里会变成一座地狱，您哪。她甚至把瓦尔瓦拉的心肠都软化了。不过您别苛责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您哪。其实她也是个天使，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来我们这儿过暑假，本来有十六卢布，那是她教课攒下来留着做盘缠的，准备到九月份——也就是现在——用这笔钱回彼得堡去。可是我

们把她的钱拿来过日子花了，现在她没有回去的盘缠，事情就是这样，您哪。再说，她也不能走，因为她像苦役犯似的为我们干活，我们把她当力畜使唤。她得照料所有的人，缝补、刷洗、扫地，服侍她妈上床，而她妈脾气古怪，您哪；她妈老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您哪；她妈是个疯子，您哪！现在有了这二百卢布，我就可以雇一个女用人，您哪；明白吗，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可以给亲人们治病，您哪；我可以打发女大学生回彼得堡去，您哪；我可以买牛肉，改善一家的伙食，您哪。上帝啊，这可是求之不得的梦想啊！"

阿辽沙说不出有多高兴，因为他带来了这么多的幸福，因为这可怜的人已同意成为这样的有福之人。

"且慢，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且慢，"上尉又抓住一个突然浮现的新梦想，又以狂热的绕口令速度喋喋不休地说开了，"知道吗，我和伊柳沙现在也许真的能实现梦想了：我们可以买一匹马和一辆大篷车，要一匹黑马——他说非要黑马不可，——就像我们前天凭空想象的那样举家外迁。我在K省有个当律师的熟人，您哪，是小时候的朋友，您哪。我从一个可靠的人那儿听说，要是我到K省去，他好像能在自己的事务所里给我一个办事员的职位，您哪。谁知道，也许真能给……只消把孩子她妈弄上车，把小尼娜弄上车，让伊柳沙坐到赶车的座位上，我自己步行，就能把一家子统统搬走……上帝啊，倘若能把本地的一笔宕账要回来，或许连这方面的花销都够了，您哪！"

"会够的，会够的！"阿辽沙也兴高采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还可以给您送来，您要多少都可以；另外，您知道吗，我也有钱，您需要多少就拿多少，算是一个兄弟、朋友给的，将来可以还嘛……（你们会发财的，一定会发财的！）知道吗，你们想出迁往他省这个主意真是再好不过了！这是你们获救的良策，对您的伊柳沙尤其如此。而且，最好要快一点，赶在冬季天寒地冻之前。到了那边，希望您给我们写信来，希望我们能成为兄弟……不，这不是梦想！"

阿辽沙想和他拥抱，因为事态的发展太顺利了。但是，他朝上尉一看，刚要做的动作遽然中止：上尉站在那里，脖子伸长，嘴巴噘出，脸色煞白，神态狂乱，两唇微微翕动，仿佛有话要说，但是没有声音，而嘴唇

还在翕动，样子很是奇怪。

“您怎么啦?”阿辽沙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打了个寒颤。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我……您……”上尉结结巴巴地欲言又止，一双怪异而狂野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阿辽沙，那神态活像一个决心飞身跳崖的人，同时嘴角的表情却仿佛在微笑。“我，您哪……您……要不要我来给您表演一套小魔术，您哪?”他突然说起了很快的悄悄话，声音已变得稳定，不再结结巴巴。

“什么魔术?”

“一套有趣的小魔术，”上尉仍说着悄悄话；他的嘴撇向左边，左眼微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阿辽沙，好像被他吸引住了。

“您怎么啦，什么魔术?”阿辽沙可真的害怕得叫了起来。

“好吧，那您就瞧着!”上尉蓦地尖声说道。

言毕，他向阿辽沙扬了扬在谈话过程中一直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一角捏在一起的两张钞票，突然发疯似的把它们揉做一团紧紧攥在右手握成的拳头里。

“瞧见没有，瞧见没有，您哪!”他向阿辽沙尖叫着，脸色煞白，神态狂乱；猛然间，他举起拳头使劲把两张揉皱的钞票摔在沙地上。“瞧见没有，您哪?”他指着沙地又是一声尖叫。“就是这个样子，您哪！……”

他倏地举起右脚，带着一股疯狂的狠劲用鞋跟猛踩钞票，每踩一脚都要忿忿地呼喊，急促地喘气。

“不要你们的钱，您哪！不要你们的钱，您哪！不要你们的钱，您哪！不要你们的钱，您哪!”他忽然往后一跳，挺直身子站到阿辽沙面前。他的整个姿态表现的是一股难以形容的傲气。

“回去报告差遣您来的人，就说澡擦子不出卖自己的人格，您哪!”他大声嚷着向空中伸出一只手，然后很快地转过身去，拔腿便跑。可是跑了还不到五步，又整个儿转过身来，向阿辽沙飞一个吻。但接着，又跑了不到五步，他最后一次转过身来，但这一回脸上没有扭曲的怪笑，相反，他的整个面孔都在震颤，涕泪纵横。他结结巴巴、又快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边哭边喊：

“要是我收下您送来的钱作为对我们蒙受耻辱的赔偿，我还能对我

的伊柳沙说什么呢?”

说完,他拔腿就跑,这一次已经不再回头。

阿辽沙望着他的背影,心头的忧伤非言语所能表达。喔,阿辽沙明白,那人直到最后一刹那之前自己也不知道会把钞票揉做一团摔在地上。越跑越远的上尉一次也没有回顾,阿辽沙知道他不会再回头。在上尉去远消失以后,阿辽沙把两张钞票捡起来。钞票只不过给揉得很皱,给踩得扁扁地嵌进了沙地,但是完好无损,当阿辽沙把它们展开抚平时,甚至跟簇新的一样飒飒作声。他把两张钞票抚平后折起来放在兜里,于是动身去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汇报她交办的差事取得这般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著;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书名原文: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ISBN 7-5327-3352-1

Ⅰ.卡… Ⅱ.①陀…②荣… Ⅲ.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Ⅳ.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843 号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и томах, тт. Ⅸ-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本译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9.125 插页 2 字数 779,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 册

ISBN 7-5327-3352-1/I·1960

定价: 47.00 元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ISBN 7-5327-3352-1

9 787532 733521 >

定 价：47.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